

目 录

· 古代医家经验 ·

总论疮疡

- 李 杲 明疮疡之本末····· 3
- 张介宾 疮疡论证····· 6
- 王维德 阴疽论····· 8
- 高秉钧 申明外疡实从内出论····· 10
- 张山雷 论阴证阳证及疡科大法····· 12

诸癰

- 王肯堂 治癰准绳····· 20
- 陈文治 诸癰治法选粹····· 32
- 陈实功 顽癰方治····· 40
- 吴 谦 治癰金鉴····· 43
- 孔继英 顽癰治验举隅····· 45

癩疹、游风、痞瘤、血风疮

- 王肯堂 癩疹、赤白游风、痞瘤证治准绳····· 47
- 吴 谦 赤白游风、痞瘤证治心法····· 61
- 邹 岳 赤白游风证治真诠····· 63
- 王肯堂 浸淫疮治要····· 64
- 陈实功 血风疮方治····· 66

吴 谦	血风疮心法要诀	67
脱疽、臁疮		
王肯堂	脱疽证治准绳	68
陈实功	脱疽论治	72
邹 岳	脱疽真诠	81
马培之	脱疽辨治	83
王肯堂	臁疮证治准绳	84
陈实功	臁疮论治	90
王维德	臁疮指要	93
刘吉人	腿面臁疮论	94

· 现代医家经验 ·

统论皮肤病

郭仲柯	探本求源诊病 内外兼治用方	99
张锡君	皮肤诸证 乌蛇蝉衣	114
沈楚翘	审病因细辨证 法前贤勿拘泥	120
郭长贵	辨治皮肤病 活用仲景方	128
孙泽民	风燥瘀虫湿是因 散润化搜除为法	131
徐宜厚	火热内郁轻宣而泄 六淫邪客诸花可解	135

银屑病

朱仁康	毒蕴风燥看白疮 血热血虚两证分	140
俞锡纯	银屑病治疗三法	143
胡建华	详察病机审四证 解毒活血守大法	146
石春荣	溯源白疮因毒瘀 剔邪顽疾赖蛇虫	150
周鸣岐	凉血润燥 祛瘀解毒	154

- | | | |
|--------------|---------------------------------|-----|
| 金起凤 | 消银解毒汤 治疗银屑病····· | 159 |
| 朱进忠 | 寒闭热郁银屑病 孰多孰寡首辨析····· | 163 |
| 王药雨 | 菝葜土乌梅汤治疗脓疱性牛皮癣····· | 166 |
| 金梦贤 | 驱虫疗癣汤治疗牛皮癣····· | 169 |
| 隐疹、痞瘤 | | |
| 赵炳南 | 治分四证荨麻疹 寒热滞虚重邪风····· | 171 |
| 朱仁康 | 风痞瘤六证····· | 175 |
| 顾丕荣 | 隐疹祛风应别新久 祛消熄御治分四法····· | 181 |
| 周凤梧 | 荨麻疹夹斑毒，热壅阳明
清邪热透斑疹，重用石膏····· | 185 |
| 周鸣岐 | 内风外风均伤正 治表治里皆治风····· | 189 |
| 林鹤和 | 隐疹难求一方治 唯取辨证以应机····· | 191 |
| 李寿山 | 顽疾痞瘤症 养阴搜风汤····· | 195 |
| 湿疹 | | |
| 朱仁康 | 重内困病表治里 详外治殊途同功····· | 198 |
| 赵炳南 | 要在湿热互结 主用全虫验方····· | 202 |
| 张志礼 | 急慢湿疹，治分三证
湿热血燥，脾虚湿停····· | 210 |
| 周慕新 | 辨幼儿湿疹，重在内虚
祛风湿热毒，法莫拘泥····· | 214 |
| 马莲湘 | 婴儿湿疹热毒伏 内外合治干湿分····· | 217 |
| 高体三 | 顽固湿疹寒湿为病 温补脾肾透邪有方····· | 220 |
| 邹铭西 | 辨证辨病 明缓明急····· | 222 |
| 赵思兢 | 湿疹奇效方····· | 226 |
| 王静安 | 黄连消风散治疗小儿顽固性湿疹····· | 228 |

朱进忠	久病湿疹，扶土以调升降 血中燥热，养血而慎辛温·····	231
硬皮病、神经性皮炎、鱼鳞病		
赵炳南	气血凝滞硬皮病 补益肾脾用温通·····	234
朱仁康	论治硬皮顽症 主用独活寄生·····	237
张锡君	肌痹通经络，在肾治肾 皮痹调气血，在脾治脾·····	243
丁济南	从痹论治硬皮病 乌头桂枝方建功·····	248
徐宜厚	温阳通痹治疗硬皮病·····	251
姜树荆	标实本虚 两期四证·····	254
邓铁涛	硬皮病治验举隅·····	258
赵炳南	虽无明征亦祛湿 幸有良方用全虫·····	260
朱仁康	病分两类疗顽癣 证列三型治内外·····	266
周鸣歧	通补并行鱼鳞病 疏风解毒天疱疮·····	274
周围血管病		
奚九一	辨治周围血管病 慎勿胶执用化瘀·····	282
施汉章	虚寒当归四逆 热毒四妙勇安·····	291
顾伯华	病分三期 攻补兼施·····	295
汪渭忠	温化寒湿或清解 或用补益气血虚·····	297
李廷来	炎变阶段重清解 慢性缺血主化瘀·····	299
唐祖宣	脱疽三证·····	303
方致和	化瘀通脉为大法·····	305
朱仁康	血栓闭塞性脉管炎五证·····	308
顾伯华	祛瘀乃静脉炎之大法·····	311
夏 涵	静脉血栓形成的阶段治疗·····	314

施汉章	血栓性静脉炎的辨治体会·····	316
唐祖宣	静脉血栓形成治疗三法·····	319
尚德俊	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的治疗体会·····	321
周次清	大动脉炎治验举隅·····	324
跋	·····	327

古代医家经验

李杲

明疮疡之本末

李杲（1180～1251），字东垣，金代医家

《生气通天论》云：营气不从，逆于肉理，乃生痈肿。又云：膏粱之变，足生大丁，受如持虚。《阴阳应象论》云：地之湿气，感则害人皮肉筋脉。是言湿气外伤，则营气不行。荣卫者，皆营气之所经营也。营气者，胃气也，运气也。营气为本，本逆不行，为湿气所坏，而为疮疡也。膏粱之变，亦是言厚滋味过度，而使营气逆行，凝于经络为疮疡也。此邪不在表，亦不在里，惟在其经，中道病也。已上《内经》所说，俱言因营气逆而作也。遍看诸疮疡论中，多言二热相搏热化为脓者，有只言热化为脓者，又言湿气生疮寒化为热而为脓者，此皆疮疽之源也。宜于所见部分，用引经药，并兼见证中，分阴证阳证，先泻营气，是治其本，本逆助火，湿热相合，败坏肌肉，而为脓血也，此治法也。宜远取诸物以比之，一岁之中，大热无过四五月之间，当是时诸物皆不坏烂，坏烂者，六七月之间湿令大行之际也。近取诸身，热病在身，只显热而不败肌肉，此理明矣。标本不得，邪气不服，言一而知百者，可以为上工矣。营气不从，逆于肉理，乃生疮痈。且营气者，胃气也。

饮食入于胃，先输于脾，而朝于肺，肺朝百脉，次及皮毛，先行阳道，下归五脏六腑，而气口成寸矣。今富贵之人，不知其节，以饮食肥醲之类，杂以厚味，日久太过。其气味俱厚之物，乃阳中之阳，不能走空窍先行阳道，反行阴道，逆于肉理，则湿气大胜，则子令母实，火乃大旺。热湿既盛，必来克肾，若杂以不顺，又损其真水，肾既受邪，积久水乏，水乏则从湿热之化而上行，其疮多出背出脑，此为大丁之最重者也。若毒气行于肺，或脾胃之部分，毒之次也。若出于他经，又其次也。湿热之毒所止处，无不溃烂，故经言膏粱之变，足生大丁，受如持虚。如持虚器以受物，物无不受。治大丁之法，必当泻其营气。以标本言之，先受病为本，非苦寒之剂为主为君不能除其苦楚疼痛也。诸疮疡有痛，往往多以乳香、没药，杂以芳香之药止之，必无少减之理。若使经络流通，脏腑中去其壅滞，必无痛矣。苦寒之剂除其疼痛，药下于咽喉，则痛立已，此神品药也。疮疡食肉，乃自弃也。疮疡者，乃营气不从而作也，今反补之，与自弃何异？虽用药施治而不能愈。地之湿气，自外而入内者，疮疖当先服药，而后用针。如疮疖小，不欲饮药，或婴儿之疮，当先温衣覆盖，令其凝泣壅滞，血脉温和，则出血立已。若不如此，血脉凝滞便针，则邪毒不泻，反伤良肉，又益其疮势也。疮疡及诸病面赤，虽伏大热，禁不得攻里，为阳气怫郁，邪气在经，宜发表以去之，故曰火郁则发之。虽大便数日不见，宜多攻其表，以发散阳气，少加润燥之药以润之。如见风脉风证，只可用发表风药，便可以通利，得大便行也。若只干燥秘涩，尤

宜润之，慎不可下也。诸九窍不利者，慎不可下也。疮疡郁冒，俗呼昏迷是也，宜汗之而愈。验疮各色治之，当从《素问》《针经》《圣济总录》《易老疮论》及诸家治疮用药法度，此为紧要，临病之际，宜详察焉。

（《东垣试效方》）

张景岳

疮疡论证

张景岳（1563~1640），名介宾，明代医家

凡疮疡之患，所因虽多，其要惟内外二字；证候虽多，其要惟阴阳二字。知此四者，则尽之矣。然内有由脏者，有由腑者；外有在皮肤者，有在筋骨者。此又其深浅之辨也。至其为病，则无非血气壅滞，营卫稽留之所致。盖凡以郁怒忧思，或淫欲丹毒之逆者，其逆在肝脾肺肾，此出于脏，而为内病之最甚者也；凡以饮食厚味，醇酒炙煨之壅者，其壅在胃，此出于腑，而为内病之稍次者也。又如以六气之外袭，寒暑之不调，侵入经络，伤人营卫。则凡寒滞之毒其来徐，来徐者其入深，多犯于筋骨之间，此表病之深者也；风热之毒其来暴，来暴者其入浅，多犯于皮肉之间，此表病之浅者也。何也？盖在脏在骨者多阴毒，阴毒其甚也；在腑在肤者多阳毒，阳毒其浅也。所以凡察疮疡者，当识痈疽之辨。痈者，热壅于外，阳毒之气也，其肿高，其色赤，其痛甚，其皮薄而泽，其脓易化，其口易敛，其来速者，其愈亦速。此与脏腑无涉，故易治而易愈也。疽者，结陷于内，阴毒之气也，其肿不高，其痛不甚，其色沉黑或如牛领之皮，其来不骤，其愈最难，或全不知痛痒，甚有

疮毒未形而精神先困，七恶叠见者，此其毒将发而内先败，大危之候也。知此阴阳内外，则痈疽之概可类见矣。然此以外见者言之，但痈疡之发，原无定所，或在经络，或在脏腑，无不有阴阳之辨。若元气强则正胜邪，正胜邪则毒在腑，在腑者便是阳毒，故易发易收而易治；元气弱则邪胜正，邪胜正则毒在脏，在脏者便是阴毒，故难起难收而难治。此之难易，全在虚实。实者易而虚者难也，速者易而迟者难也。所以凡察痈疽者，当先察元气以辨吉凶，故无论肿疡溃疡，但觉元气不足，必当先虑其何以收局，而不得不预为之地。万勿见病治病，且顾目前，则鲜不致害也。其有元气本亏而邪盛不能容补者，是必败逆之证。其有邪毒炽盛而脉证俱实者，但当直攻其毒，则不得误补助邪，所当详辨也。

（《景岳全书》）

王维德

阴疽论

王维德（1669～1749），字洪绪，号林屋散人，清代医家

阴毒之证，皆皮色不异，然有肿与不肿者，有痛与不痛者，有坚硬难移者，有柔软如绵者，不可不为之辨。肿而不坚，痛而难忍者，流注也；肿而坚硬微痛者，贴骨、鹤膝、横痃、骨槽等类也；不肿而痛，骨骱麻木，手足不仁者，风湿也；坚硬如核，初起不痛者，乳岩、瘰疬也；不痛而坚，形大如拳者，恶核、失荣、马刀也；不痛不坚，软而渐大者，癭瘤也；不痛而坚，坚如金石，形大如升斗者，石疽也。此等证候，尽属阴虚，无论平塌大小，毒发五脏，皆曰阴疽。如其初起，疼痛者易消；重按不痛而坚者，毒根深固，消之不易，治之之法，集有一定不易之方在焉。

初起之形，阔大平塌，根盘散漫，不肿不痛，色不明亮，此疽中最险之证。倘误服寒凉，其色变如隔宿猪肝，毒攻内腑，神昏即死。夫色之不明而散漫者，乃气血两虚也；患之不痛而平塌者，毒痰凝结也。治之之法，非麻黄不能开其腠理，非肉桂、炮姜不能解其凝结，此三味酷暑不能缺一也。腠理一开，凝结一解，气血能行，行则凝结之毒随消矣。治疽之方，悉列于后，照方治无不愈，如增减定

无功效。

阳和汤：熟地黄一两，麻黄五分，鹿角胶三钱，白芥子二钱（炒研），肉桂一钱，生甘草一钱，炮姜炭五分，不用引。此方主治骨槽风、流注、阴疽、脱骨疽、鹤膝风、乳岩、结核、石疽、贴骨疽，及漫肿无头，平塌白陷，一切阴凝等证。麻黄得熟地不发表，熟地得麻黄不凝滞，神用在此。

（《外科证治全生集》）

高秉钧

申明外疡实从内出论

高秉钧（1755～1827），字锦庭，清代医家

夫外疡之发也，不外乎阴阳、寒热、表里、虚实、气血、标本，与内证异流而同源者也。其始或外由六淫之气所感，或内被七情所伤。经云：邪之所凑，其气必虚。又云：营气不从，逆于肉理，乃生痈肿。明乎此义，则治证了然矣。

如夏令暑蒸炎热，肌体易疏，遇凉饮冷，逼热最易内入。客于脏者，则为痧为胀；客于腑者，则为吐为泻；客于肌表者，则为痞为癩、为暑热疮、为串毒、为丹毒游火；客于肉理者，则为痈为疡；客于络脉者，为流注为腿痛。斯时正气壮强，逼邪外出，依法治之，在内证尤为易愈，或三日，或五日，或一候，即霍然矣，若外疡则稍多日期。亦有暑邪内伏，遇秋而发者，在经则为疟，在腑则为痢，其在肌络则为流注、腿痛等证，是名阳挟阴，用药则以解散和营通络，即不散而成脓，亦不至有大患。又有正亏邪伏深入，交寒露霜降而发者，在内则为伏邪瘧疟，朝凉暮热，或昼夜热而不退，缠延不已，致阴虚化燥，痉厥神迷，内闭外脱，不可为治；在外发痈疡，则为正虚邪实，阴中挟

阳，成脓溃后，虽与性命无妨，然收功延日，不能速愈。此阴阳、寒热、表里、虚实、气血、标本之大凡也，为疡科中之第一义，故首揭之。

（《疡科心得集》）

张山雷

论阴证阳证及疡科大法

张山雷（1873～1934），名寿颐，民国医家

论阴证阳证

疡科辨证，首重阴阳。然阴阳二字，所包者广。不仅以热证为阳，寒证为阴；红肿焮赤为阳，平塌坚硬为阴也。王洪绪《外科证治全生集》断断然以痈疽二字判分阴阳，谓高突红肿者为痈、为阳证，坚硬不红者为疽、为阴证。世之治外科者多宗之。虽曰借此字面以示区别，尚无不可。然顾其名必思其义，一字自有一字之确诂，必须切合训诂本旨，而后名正言顺，可为后学法守。其亦知痈疽二字之本义乎？痈者壅也，疽者止也，皆为气血壅闭，遏止不行之意，本是外疡笼统之名词，无所轩轻于其间，何尝有一阴一阳之辨别？岂可自我作古，强为分派，而谓古人制字当如吾意，独具见解，此土豪劣绅武断乡曲之故智，大不可也。《医宗金鉴·外科心法》不问阴阳，统称痈疽，最是通论。凡古书之外疡名词，或称某痈，或称某疽，皆当认为笼统之辞，断不可误信王氏之说，而执痈疽二字妄为分别。惟阴阳二证，虽无代表之字面，而未尝无界限之可言，但

取义亦非一端，必须融会贯通，悟彻至理，而后见微知著，有决无疑。有可以经络之部位分阴阳者，如头面为阳，背后为阴；股外为阳，股内为阴之类是也。有可以人体之向背分阴阳者，如面前及胸腹之部多阳证，脑后及腰背之部多阴证是也。古者圣人南面而立，向阳而治，故面前属于阳，背后属于阴，确有至理。有可以病因之寒热虚实分阴阳者，如热病皆阳证，寒病皆阴证；实病者多阳证，虚病者多阴证是也。有可以病势之迟速分阴阳者，其来也疾，三日五日而其形已巨者，皆阳证；其来也缓，旬日匝月而无甚变迁者，多阴证是也。有可以病形之浅深分阴阳者，发于肤表之间，不着筋骨，而支体之运动自如者，皆阳证；发于肌肉之里，推筋着骨，而身躯之动作不便者，皆阴证是也。有可以肿势之坚软分阴阳者，如其肿坚凝，按之如石者，多阴证；其肿虽巨，按之犹和者，多阳证是也。有可以痛势之缓急分阴阳者，如暴戾迅速，掣痛猛烈者，多阳证；顽木不仁，痛反和缓，或但觉酸楚牵强，竟不作痛者，多阴证是也。乃或者必以焮赤高肿为阳，漫肿不红为阴，但就表面而言之，似亦未尝不确。不知痲患皮肤殷红者，其病最浅，仅在腠理之间，所以肤表易于变色。如暑月热疔、疔疹、疽疥之类，皆非外痲重要之病。或则肌肉柔软之部，如臍内、腋下、股阴、脘中诸处，及其人之骨小肉脆，肌肤柔白者，生痲往往发红。此则阳证虽多红肿之候，究之红肿一端，未可定为阳证之代表。且亦有明是阴证，而皮肤必发红肿者，如脑疽、背疽，病在太阳寒水之经，脉多细小，舌必白腻，均是阴证之确候，而外形亦或高突发红。

则以此病初起，必先发见黍米一粒，头白根坚，病即在于肌肤之间，故能皮肤变色，此红肿不足以概阳证之确据也。若夫疡发于肌肉之里，去皮毛尚远，则内纵成脓，而肤必不改色，或肩背肌肤致密之处，及其人之色苍皮老者，发疡虽浅，色亦不变，又何得因其不红，而概谓之为阴证。要之见证论证，分别阴阳，务必审察其人气血虚实及病源浅深，而始有定论。望色辨脉，兼验舌苔，能从大处着想，则为阴为阳，属虚属实，辨之甚易。若仅以所患之地位为据，已非通人之论，而拘拘于方寸间之形色，亦只见其目光之短浅，究竟于病情病理两无当也。

论肿疡行气之剂

疡之为病，必肿必痛，其故无他，气血壅滞，窒塞不通而已。所以消肿止痛，首推行血行气，为必要之法。惟行血不可太猛，破血逐瘀之品，非可轻率乱投，转滋流弊；而行气之药，可以万全无害。抑且血之壅，即由于气之滞，苟得大气斡旋，则气行者血亦行，尤为一举而两得。此则古人治疡，注重气分，洵为握要之图也。宋李氏《集验背疽方》有五香连翘汤、内补十宣散，窦氏《疮疡经验》有许多流气饮，虽方药未免从杂，而多用气分之药，最是古人治疡正轨。寿颐谓气为血帅，血随气行，天地之大，必以空气运行，化生万物；而人在气交之中，动作行为，无一非此大气流行，为之鼓荡。所以凡治百病，必参以气分之药，而后吹嘘运用，功效乃神。古人补血之方，首推四物，地黄厚腻，非得归、芎辛温运动之力，则呆滞有余，弊

多利少。制方精义，即在利用气药。而俗人昧焉，且谓当归、川芎，即是补血之物，于古人用药真义，未能体会，那不可怪。况在疡患，明是气滞不行为病，苟不振动其气机，何能有济？此固治疡者，始终利赖之捷诀，而凡通达经隧，宣导络脉之法，固无一不在行气二字之中者矣。

论外疡治痰之剂

痰者，本非吾人体中应有之物质，而以观近人病状，则挟痰之证甚多。岂丹溪所谓东南地土卑湿，由湿生热，湿热生痰，果得之于土薄水浅，而非人力之所能为耶？毋亦体质素弱，脾运失司，大气之斡旋无权，饮食之消化不力，坐令水谷之精，不为津液，以洒陈于五脏，和调于六腑，而徒酿为顽痰浊饮，有以助长病魔耳。古人恒谓肺为生痰之源，胃为贮痰之器者。以肺为呼吸之道路，气机不利，则气化为水，而水饮停留；胃为水谷之渊藪，运化不灵，则食即生痰，而浊涎盘踞。此痰饮之潜滋暗长于肺胃中者，尤其浅而易知，显而可据。若夫经络肌肉之间，而亦多痰病，则非其肺胃之痰，可以随气血流行，以入经隧。盖亦其人之运行不健，营卫周流有时偶滞，遂令络脉中固有之津液，留顿于不知不觉之中。譬彼源泉，本是澄清之故道，而下流既阻，污朽积焉，有如山蹊，初亦行人之捷径，而为间不用，茅草塞焉。此四肢百骸，皮里膜外，所以停痰积饮之渊源，而外发痈疡，亦往往而多痰证，则治疡者，可不于此加之意乎？惟痰能为疡，其基础则本于气机之阻滞，其成就亦别有感触之原因。有因外风时热，以激动其痰者，则

风性升腾，上行而迅疾，其证多在颈项腮颐，如发颐疔腮，项前颌下诸痛，皆本于结痰，而动于外风，成于血热，则化痰也，而必泄热疏风；有因肝胆内热以熬炼其痰者，则相火郁窒，入络而贯联，其证多在耳后项侧，如瘰疬马刀，连络成患，皆本于木火，而煎烁血液，驯致坚凝，则化痰血，而必疏肝清火。有胃络之结痰，则乳房之结核是，宜兼泄胃家之实。若夫气液久虚，痰流经隧，历久始发之流痰，则非培补不为功。而久郁之痰，有年痼疾，如石疽、乳岩者，则根深蒂固，且其人必满腹牢骚，又非药力之可以抒愁解结者，夫岂化痰二字，所能希冀百一？此虽同是痰病，而浅深大是不侔，果能分别源流，投机处治，当亦可以十全八九。又凡疡患之挟痰者，尚有部位可据，亦必见证分治。则项侧耳前后多风火，亦多肝火，宜辨内外之因；胁肋痲串，有实火，亦有虚火，宜求铢两之称。若胸腹肩背，皆是流痰，而四肢之部，则惟两臂，间有流痰发生，而自股以下无之，学者慎弗以股胫之疡，误作挟痰论断，而反以贻笑方家也。

论外疡清热之剂

外疡为病，外因有四时六淫之感触，内因有七情六郁之损伤，种种原由，无不备具。而以最普通者言之，则热病有多数也。盖外感六淫，蕴积无不化热，内因五志，变动皆有火生，此则内科百病，属热者，亦必居其大半。况在外疡，肌肤灼痛，肉腐成脓，谓非热郁于中，有以消烁之而何。此世俗治疡，所以无不注重于清润寒凉一途，诚

不能不谓其大有适用处也。虽然，疮疡之属于热者，固是最多，顾必不敢偏信林屋山人阳和一汤。谓为泛应曲当，而妄加无辜者以炮烙之刑，听其惨暑哀号，焦肌铄骨。究之热病情况，万有不齐，欲求其分量咸宜，铢两悉称，似亦不易。固非如街头卖药，市上摇铃者，记得芩、连、膏、黄、银花、地丁数味，而可以尽疡医之能事者也。试以疡病之属于热者，分别言之。有风热之证，因风而生热者，如头面诸疡，及游风之类是也。虽宜清热，而必先辛凉疏风，不得早用寒凉之药，否则热已退而坚结犹存，久留不消，终为顽证。甚者寒凉直折，反致血滞气凝，适以助虐。有湿热之病，因湿而生热者，如湿痒诸疮，及疔疮、流火是也。虽亦必清热，而尤须淡渗导湿，不得恃芩、连等味，否则热势渐解，而湿积不化，肿腐难疗。惟有毒火之证，发为疔疮，来势迅疾，易散难聚，则热毒不仅直入血分，且必与心肝二脏有直接关系，所以毒散走黄，毒散而内陷，俗谓之走黄，字义极不可解，而妇孺皆知有走黄二字。以患疔毒死者，或有全体发黄如金色者，实即毒入经络，不能自化，郁蒸以成此变。走黄之名，盖由于此。必有神志昏迷，肝火横逆见证。则治法虽在肿犹未盛之时，而审证既真，即当大剂凉血，并清心肝之热，鲜地、芩、连、犀、羚、丹、芍均是必需之要。否则变幻异常，捷于奔马，一击不中，补救甚难。此疡科中最为激烈暴戾之证，所当救焚沃焦，重剂急进，不可轻描淡写，杯水车薪，反致顷刻燎原，不可向迩者也。疔毒之易于走黄者，头面诸疔为甚，肿势漫溢，坚硬异常，针之无血、无水、无脓，一至神思恍惚，

言语模糊。宜其难疗，早用犀、羚，可治十九，亦是凉降以平气火，使之不复上攻耳。所以头面之疗，易成危候也。又手指亦多疗疮，用药亦同此理，但其势较缓，可治者多。惟红丝疗一种，自发肿之处，生出红晕一条，现于肌肉之表，从臂上行，渐以及腋，相传谓此红晕过腋入胸，即为不治。而颐治疡卅年，尚未见此坏证，或亦古人理想之辞。阎师谓此是心家之热，药以泻心为主，重用芩、连、栀、翘，投之辄效。总之，皆清心肝二脏之热。盖心肝是君相二火之源，证虽在表，而源本于里，所谓病之轻者，皆在经络，惟重病则涉及腑脏者，此也。外疡之宜于大剂寒凉，而不虞其太过者，惟此一证。足部亦有所谓水疗者，初则红肿蔓延，大热大痛，不一二日，而腐化甚巨，此其湿火毒邪，亦必犀、羚、芩、连，大剂急投，可救危难。而又以淡渗导湿辅之，此是湿火与毒火相合之病，与专治毒火者，尚宜微分门径。若夫外疡溃后，有火宜清，则视其证之险夷，而辨铢两，苟非阳发水疗，水疗亦称阳发毒。绝少大凉之法。盖溃后最宜顾其元气，而尤必以调和胃气为主。苦寒损胃，且耗真元，若不知分量，而惟以清凉解毒四字，作为枕中鸿宝，则疡患之不死于病而死于药者多矣。

论外疡理湿之剂

普通疡患，惟湿热二者最多。偏于热者，灼痛成脓；偏于湿者，发痒流水。大率痛痒脓水之分途，即热毒湿邪之分证也。热毒为患，多发于身半以上；湿毒为患，多发于身半以下。是火恒炎上，湿恒润下之征。且湿疡浸淫，每

在皮肤之表，四肢之末，则湿之积滞，其源由于脾土之卑监，卑监二字，借用《素问》之土运不及，名曰卑监，是土德之卑下也。而脾主肌肉四肢，湿邪淫溢，则渐渍于肌肉，走窜于四肢，亦固其所。惟是湿邪为疡，最多挟热，苟非湿与热蒸，亦不四散走窜，惟与热交并，乃始流注于肢体，外达于皮毛。所以治疡之湿，亦必与清热之剂，相助为理。有湿而兼风热者，如游风之上行于颈项，洋溢于肩背，则清化湿热，而必佐之以疏风；有湿而兼血热者，如疥癬之痒搔，则清热化湿，而必主之以凉血。有脾胃湿热，而旁行于肌表者，则黄水疮等之滋水频仍，宜醒胃快脾，而分利以通之；俗称天泡疮者是。有肝肾湿热，而下流于阴股者，则阴匿疮等之湿痒不已，如前阴之肾囊风，后臀之坐板疮，皆是。宜凉肝清肾，而苦寒以燥之。若湿热下注，已达股胫，为湿注、湿臃、跗肿、流火之属，燥湿清热，仍非淡渗通利不为功。惟湿盛火盛，红肿巨腐之阳发大证，则毒火猖狂，不三五日而腐烂盈尺，苟非大剂清热解毒，急起直追，鲜不误事。此是燎原之火，救焚手段，万不容缓带轻裘，从容贻误者也。若夫湿重热轻，流入关节，则为流注；寒湿互结，滞于经络，则为痹着；凝于筋骨，则为附骨、环跳、鹤膝、委中诸证。脉必涩滞，舌必白腻，是宜于燥湿宣络，温经流气。初起之时，必以温运入手，苟得气血流通，投匕辄效。若至迟延淹久，湿郁于中，驯致化热，内欲蒸脓，已难操十全之胜算矣。

（《疡科纲要》）

王肯堂

治癬准繩

王肯堂（1549～1613），字宇泰，明代医家

《病源论》云：癬发之状，皮肉癢疹有如钱文，渐渐长胤，或圆或斜，痒痛有匡栏，癬内生虫，搔之有水，此由风湿邪气客于腠理，复值寒湿与血气相搏，血气闭涩则发此疾。风癬者，是恶风冷气客于皮，折于血气所生，亦作圆文匡栏，但抓搔顽痹，不知痛痒，内亦有虫。又有逸风疮，生则遍体状如癬疥而痒，此由风气逸于皮肤，因名为逸风疮也。干癬者，但有匡栏，皮枯索痒，搔之白屑起是也，亦是风湿邪气客于腠理，复值寒湿与血气相搏所生。若风毒气多，湿气少，故风沉入深，故无水而为干癬，中亦有虫。又有白癬，其状白色而痒，皮由腠理虚而受风，风与气并，血涩而不能荣肌肉故也。湿癬者，亦有匡栏如虫行，浸淫赤湿，遇痒搔之多水成疮。盖风毒气浅，湿气偏多而为湿癬，中亦生虫。

丹溪云：癬疮用防风通圣散，去芒硝、大黄，加浮萍、皂角刺。

又方 治癬用

浮萍一两 苍耳 苍术二两 苦参一两半 黄芩半两

香附二两半

上为末。酒调服，或酒糊丸。

何首乌散 罗氏 治脾肺风毒，攻肿遍身，癬变成癧疹，搔之成疮，或肩背拘急，肌肉顽痹，手足皴裂，风气上攻头面生疮，及治紫癧、白癧、顽麻等风，并宜服之。

荆芥穗 蔓荆子 威灵仙 何首乌 甘草炙 防风 蚬蚶草各等分

上捣罗为末。每服一钱，食后温酒调下，沸汤亦得。

白蒺藜散 治一切癬及疥，风痒痲疮等疾。

白蒺藜 秦艽去芦土 枳壳麸炒，去瓢 独活 防风 并去芦，各二两 人参 苦参 玄参 丹参 沙参各去芦 甘菊花 梔子仁 黄芩 茯神去木 茱萸 细辛去苗 麻黄去节，各二钱半 乌蛇四两，酒浸取肉

上为细末。每服二钱，食前，温酒调下。

苦参丸 治肺毒邪热生疮疥癬，并宜服之。以苦参一味为细末，粟米饭丸如桐子大，每服五十丸，空心，温水、饮汤送下。

苦参丸 治一切癬，皮肤瘙痒。

苦参去芦，一斤半，锉 菖蒲四两 乌蛇八两，酒浸取肉

上为细末，炼蜜和捣三五百下，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三十丸，熟水送下，不拘时候。

三神丸 治一切癬。

蒺藜炒 海桐皮锉 草乌头盐炒熟，去盐不用，各一两

上为细末，面糊和丸，如绿豆大。每服十丸加至十五丸，温酒、盐汤送下。

胡粉散 治一切癬疮，瘙痒甚者。

胡粉别研 雄黄别研 硫黄别研，各一钱半 大草乌三钱，生用 斑蝥一钱 砒五分 蝎梢三钱 麝香三分

上为细末。先用羊蹄根蘸醋擦动，次用药少许，擦患处。

银粉散 治一切顽癬。

轻粉 黄丹 白胶香 沥青各等分

上为细末，麻油调。拭净或抓破，竹篦挑搽。二次便干，数次剥去壳也。治牛皮癬如神。

八宝散 治风癩、松皮顽癬，久不愈者。一乡人患此疾数年不愈，后得此方，试用有效。

藿香 破故纸 槟榔 大腹皮 雄黄 轻粉 硫黄 白矾枯，各一两

上为细末。小油调擦，日上三五次，痒则擦之。

五倍子散 治癬，久不瘥。

五倍子一两，火烧烟尽 黄柏锉 当归锉，炒 膩粉 漏芦 白矾煨，各一分

上为细末。先用盐浆水洗，拭干敷之。

丁香散 治一切癬。

丁香研 蛤蟆灰各一两 麝香研，二钱半 白矾熬令汁枯，研 五倍子研 膩粉研，各半两

上研匀。干敷癬上，以瘥为度。

水银膏 治一切癬。

水银二钱半 芫荇仁研末 姜黄研末，各半两 酥二两

上先将酥和水银，以柳椎研搅。候水银散即下芫荇、姜黄末，搅匀，瓷盒盛。旋取涂癣上，日三二次。

定粉膏 治干、湿癣，风癣，不拘年月。

定粉 水银 芫荇 胭脂各一分

上同研匀。用陈猪脂一两，同研成膏。先用汤洗，后以膏子临卧涂之。一上便瘥。本法猪脂须用三年以上者，今若无，但陈者亦可。仍用后方淋洗。

棟实半升，如无实，以根皮代之 棟叶及嫩枝细锉
凌霄花及藤锉细，各一升 枳壳去瓢 蛇床子 地榆 丹参
皂荚 苦参并细锉，各三两

上同煎浓汁，热洗患处。

黄连膏 治一切久癣，积年不瘥。四畔潜侵，复发成疮，疮疱赤黑，痒不可忍。搔之出血。

黄连去须 黄柏去粗皮 豉细研 蔓菁子 杏仁汤浸，去皮尖双仁，细研，各半两 水银一钱

上先以水银，于掌中唾研如泥，次入乳钵内下生油一合和匀，次入药末同研成膏，瓷盒盛。日三五度涂疮上。

癣疮方 槿树皮，不犯铜铁。每二两入芦荟三钱，白及三两，细研为末。刮癣出血，用好醋调敷，虽痛却一敷可愈。

一方用芦荟 大黄 轻粉 雄黄 蛇床子 槿树皮
槟榔

上先刮破癣，用醋调药末涂之。

顽癬，用槿树皮加巴豆、斑蝥为细末；又加生砒少许，水调敷。

治癬积年不瘥者。

上用斑蝥一个，去头翅足，以针扎灯焰上烧，米醋内淬，如此三两次，就烧成存性黑灰，研为细末。用红枣一个，汤泡剥去皮、核，与斑蝥一处同研烂。先以手抓或生布擦动癬，然后搽药，不可侵好肉，恐有毒。

治牛皮癬 用清香油一两，入全蝎七枚，巴豆二十枚，斑蝥十枚同熬。候色焦者先去之。去了，入黄蜡一钱候熔，收起。朝擦暮愈，不损皮肉。

又方

绿萹根不拘多少 花椒一两 信些少 防风 白及
百部 白敛各半两 江子十五粒

上各为末。和绿萹根捣熟成团。将药于癬上擦之，候痛过洗浴。

又方 一味绿萹根，去粗皮，取细皮贴肉者，捣烂。用醋调涂癬上。立愈。

治癬，用藜芦细捣为末，生油调敷。

治癬神效方

藜芦根半两 轻粉二钱半

上为细末，凉水调搽癬上。

《简要济众》治癬疥久不瘥。羊蹄根捣绞取汁，用膩粉少许，调如膏。涂敷患处，三五遍即瘥。如干，即用猪脂调和敷之。

取楮皮枝中白汁，涂癬甚妙。

治癬湿痒。用楮叶半斤，细切，捣敷癬上。

经验方 治五种疮癬。以韭根炒存性，旋捣末，以猪脂调敷之三五度瘥。又方，患癬疮，捣山豆根末，腊月猪脂调涂之。

半夏散 治一切癬。

上以半夏三两，捣为末。以陈酱汁调和如糊。摩涂癬上，日两三度即瘥。

东坡先生家藏方

决明子不以多少，为细末

上用水银、轻粉少许，与药末同研为膏散，以物擦破癬上，用药敷之立瘥。

鲫鱼膏 治诸癬疮，或干或湿，痒痛不可忍。

鲫鱼中者，一尾 乱发如鸡子大，二枚 猪脂半斤
雄黄一两半 硫黄一两

上件药，先煎猪脂令沸，即下鱼煎令烟尽，次下发令销，滤去粗。下雄黄、硫黄末，搅令匀，于瓷器中。不拘时候涂之，以瘥为度。

凌霄花散 治风湿兼热，生诸癬久不愈。

凌霄花 黄连 白矾各二钱半 雄黄 天南星 羊蹄根各半两

上为细末。抓破，用生姜汁调药擦之。如癬不痒，只用清油调药，立效。

昨叶荷草散 治一切癬，无问风湿气血，与夫相染而生，并宜用之。

昨叶荷草即瓦松晒干，一两 枯白矾一钱 雄黄半钱

上为细末。用羊蹄菜根，先蘸醋擦癬上，令痒破。即用药末乘湿涂敷。不过两三次即愈。

是斋治诸癬

贯众 吴茱萸 官桂各等分

上为细末。先用手抓破，用药擦之，米醋调敷亦得。

砒霜散 治诸癬，不问干湿，积年不瘥。

砒霜二钱半，研 硫黄研 密陀僧研 膩粉各七钱半，
研

上件同研令匀。如癬干即用生油调涂，若癬湿即用药掺之。

治癬疥疮，痒不可忍。

皂角三锭，煨，去皮子 黄连半两，为末 膩粉二钱半

上将皂角为末，用米醋二大盏同煎如稀汤，用绵滤去粗。入黄连末、膩粉调令匀。候癬发时，恶水出便可，先用構树白皮搔破后，涂药三两上便愈。

治疥癬用松胶香研细，约入轻粉和匀，凡疥癬上先用油涂了，涂未一日便干，顽者三两度。

治癬疮 取蟾蜍烧灰为末，用猪脂和敷之

戴院使云：疮如牛皮模样，痒甚不可忍者，又疼。用黄连、木香、黄柏皮、杉木节二个，明矾少许，以上各等分为末。用好真香油，调涂大效。

风癬

乌蛇丸 治一切风癬，多年不瘥者。

乌蛇酒浸，去骨 白附子炮 附子小便浸一宿 天麻

各二两 全蝎炒 羌活 乳香 僵蚕炒，各一两半 苦参十两 槐花半斤

上为细末。用生姜汁一斤，蜜一斤，二叶同熬成膏，入药和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三四十丸，空心用温酒送下；夜晚荆芥汤送下。

白花蛇丸 治风癬疮，皮肤瘙痒久不瘥。

白花蛇三两，酒浸 苦参去芦，二两 麦门冬一两半，去心 黄芩 防风去芦 白鲜皮 甘草炙 枳壳麸炒，去瓢 栀子仁 赤芍药 川大黄 苍耳子 羌活去芦 黄芪 锉去芦 白蒺藜各一两

上件为细末。炼蜜和捣三五百下，丸如梧子大。每服三十丸，食后薄荷酒送下。

本事乌头丸，治风癬妙。方见紫白癩风。

宣风换肌散 治一切风癬疥疮，疙瘩风疮。

甘草炙 黄芪 当归各一两 黄连 黄芩各酒浸，炒 大力子炒 防风 白芷 荆芥穗 川芎 乌蛇肉各半两 羌活 苍术 何首乌各三钱 全蝎十枚，炒

上为细末。酒调服，茶清亦可，每服二钱。

雄黄膏 治风毒，疥癬。

雄黄细研 膩粉研 白矾枯 川椒 藜芦各二钱半 附子半两，炮去皮脐

上为细末，入乳钵内再研如粉。用炼了腊月猪脂半斤，黄蜡二两，净铛内慢火煎。候蜡销倾于瓷盒内，入雄黄等末搅匀。每日四五度取少许，敷涂之。

硫黄散 治风毒癬，遍身皆生，瘙痒。

硫黄研 雄黄研 朱砂细研 麝香细研 吴茱萸 附子生用各二钱半 巴豆去皮、油 川椒各一两

上为细末，同研令匀。先用新布擦癬令水出，便用醋调涂之，不过三两上即瘥。

韭根收多年者 藜芦 瓜蒂 白矾 雄黄 水银 胡粉各二钱半

上先将雄黄、白矾、胡粉研极细。却入水银，用柳木槌研匀。用猪脂一斤，将韭根、藜芦、瓜蒂煮数沸，去粗放温。调前药涂疮，大有神效。

祛风白芷散见面部面疮。

丹参汤 治风癬瘙痒，洗浴。

丹参去芦 蛇床子各三两 苦参五两 白矾二两，研细

上除白矾外，筛为粗散。用水三斗煎取二斗，滤去粗。入白矾搅令匀，乘热于避风处洗浴用，水冷为度。拭干了，用藜芦末粉之，相次用之，以瘥为度。

干癬

治干癬，痒痛不止。

草乌头 狼毒各二钱半 斑蝥七个，去头足翅

上件生用为细末，用唾津调。用竹篦子刮破，涂药热擦入肉，候出黄水，三两日即瘥。

又方 斑蝥五月五日取，十枚 麝香半钱

同研为细末，醋调涂癬上，出少黄水瘥。

又方 川乌头二枚，生用 蝎五个

为细末，面油调作膏，涂之。

治干癣积年生痂，搔之黄水出，每遇阴雨即痒。

巴豆十粒

上于炭火烧之，令油出尽。即于乳钵内，用少许酥和研如膏。薄涂之，不过一两度愈。

又方 用狼毒，醋磨涂之。

又方 斑蝥半两，微炒研细末，蜜调薄敷，即瘥。

罗氏柏脂膏 治干癣。

柏油一斤 黄醋半斤 杏仁四十五粒，锉碎 朴硝一抄

上件相和，于铁器内。用老生姜、葱白三根，一顺搅五七次，煎沸滤过成膏，于疮上搽之。

一抹散 治干癣不瘥。

天南星 草乌头各一枚，生用

为细末，用羊蹄根捣绞取汁调涂，不过三上瘥。

湿癣

癣在头项间，后延上至耳成湿癣。他治不应，以芦荟一两，甘草末半两，和匀。先用温浆水洗癣，拭干，敷之神妙。刘禹锡方，名芦荟散。

硫黄散 治湿癣痒痛，不可忍。

硫黄半两 膩粉二钱半，研 龙脑一钱 斑蝥半两

上件药，同研细如粉，用面油调如泥，痒痛时抓破后，用药擦之立瘥。

又方

乌梅十四枚，用肉 大蒜十四颗，梁上尘二合

上件相和，入盐三合熟捣。用醪醋一升浸一宿，涂于

癬上即瘥。

黄连散 治癬，湿痒不可忍。

黄连 黄柏 胡粉各一两，研细 雄黄半两，研细
上为细末，同研令匀。先用温浆水洗疮，然后取药敷
之。不过四五度即瘥。

治湿癬，白秃。

上取为马齿苋膏涂之；若烧灰敷之，亦瘥。

孟诜云：芫荇和蜜，治湿癬。

治湿癬方 黄连 明矾煨，各半两 胡粉 黄丹 水
银各二钱

上为细末。用猪脂油一两，来研。令水银星尽散，瓷
盒收用。

螺壳散 治湿癬，痒不可忍。

螺壳一两 乱发灰 龙脑 胡粉研，各半两

上为细末，研匀。以油淀和涂之。

荆芥散 治多年湿癬。

荆芥穗不拘多少，以瓦罐盛，盐泥固济，只留一窍，用
炭火烧，候出青烟便去火，用湿纸塞了窍，放冷取出，研
细末，半两 麝香一钱 膩粉五钱

上研匀。先以口含盐浆水，抓洗疮令破，帛子搥干了，
以生油调药敷之。

〔罗〕 祛湿散 治多年湿癬，大有神效。

蚕砂四两 薄荷半两

为细末。每用不拘多少，干掺疮上，或用生油调搽。

〔子和〕一女子年十五，两股间湿癬，长三四寸下至膝。

发痒时爬搔、汤火俱不解，痒定黄赤水流，又痛不可忍。灸炳熏漂，硫黄、茛菪、白僵蚕、羊蹄根之药，皆不效。其父母求疗于戴人。戴人口：能从予言则瘥，父母诺之。以铍针磨尖快，当其痒时，于癣上各刺百余针，其血出尽，煎盐汤洗之。如此四次，大病方除。此方不尽以告后人，恐为癣药所误，湿淫于血，不可不砭者矣

〔灸法〕日中时，灸病处影上三炷灸之。咒曰：癣中虫，毛戎戎。若欲治，待日中。又法，八月八日，日出时，令病人正向东面户内长跪，平举两手，持胸两边，取肩头小垂际骨解宛宛中，灸之。两火俱下，各三壮若七壮，十日愈。

（《证治准绳》）

陈文治

诸癣治法选粹

陈文治，字国章，号岳溪，明代医家

癣有五，名曰湿，曰顽，曰风，曰马，曰牛。总而言之，无非血分燥热，以致风毒客于皮肤也。

凡湿癣，痒如虫行，搔之则有汁出，风毒少，湿气多。顽癣，全然不知痛痒。

风癣即干癣，搔之则有白屑。风毒多，湿气少，故为干癣。

马癣，微痒，白点相连，又曰狗癣。此由腠理虚而受风，血涩不能荣肌也。

牛癣，如牛颈皮厚且坚。

其他曰鱼鳞癣、荷叶癣，皆因形而名，不出乎五者之类，杨梅癣则因曾生杨梅疮之余毒也。

初起有可下者，打脓散去黄连、金银花、穿山甲、芒硝，加赤、白芍药，水酒各半煎熟，入大黄，再煎一沸，露一宿，五更服。亦有可汗者，四物汤加荆芥、麻黄各五钱，浮萍一两，葱豉煎服，取汗。经久不可汗、下者，止用防风通圣散，去硝、黄，加浮萍。年久不愈者，体盛，兼吞顽癣丸或龙虎丹，另用何首乌、白芷、苏木等分，入猪油

及盐少许浸酒送下。体虚者不可妄用风药。气虚者何首乌散、消风散。血燥者四圣不老丹或肾气丸，久服自效。有虫者俱宜间服蜡矾丸。

薛云：疥癣皆由脾经湿热及肺气客于肌肤所致。风毒之浮浅者，为疥；沉深者为癣。盖癣乃发于肺之风毒，而疥则兼乎脾之湿热而成也。久而不愈，延及遍身，浸淫溃烂，或痒或痛，其状不一，皆有细虫，亦能染人。

治法当以杀虫渗湿清毒之药敷之，内服和脾清肺除风散湿之剂，庶可除根。

面上风癣，初起痞瘤，渐成细疮，时作痛痒，发于春月，名吹花癣，女人多有之。此皆肺经蕴积风热，阳气上升，发于面部或在眉目之间，久而不已，恐成风疾。治法惟清心火，散肺经风热，然后以消毒散热之药敷之。

风癣由恶风冷湿气客于肌皮，搏于血气所生，有如钱文，渐渐长开，或圆或斜，有匡闌。但抓搔顽痹，不知痛痒，内亦有虫。

打脓散 治诸癣，肿脓不溃

金银花一钱 黄连一钱 黄芩一钱 黄柏二钱 甘草节七分 大黄一两 归尾一钱 芒硝二钱 穿山甲七分
木鳖肉虚者七枚，实者九枚

上水煎，五更服。大便见脓、小便见血为效。

顽癣丸

浮萍一钱 苍术一钱 苍耳子一钱 苦参两半 黄芩钱半 香附二钱五分

上为末，酒糊为丸，白酒下。

消风散

荆芥 甘草各二两 人参 川芎 僵蚕 白茯苓 防风 藿香 蝉蜕 羌活各一两 陈皮 厚朴各五钱

右为细末，凡风头痛鼻流清涕者荆芥汤下，疮癣温酒下，各二钱。

祛风败毒散 治风疮疥癣瘾疹，紫白癫风，赤游风，血风，疔疮，丹瘤，上部者加桔梗一钱，下部者去蝉蜕、僵蚕，加木瓜、牛膝各一钱。

枳壳 赤芍药 前胡 柴胡各五分 川芎 羌活各八分 蝉蜕 甘草各三分 苍术 牛蒡子 荆芥 薄荷各六分 连翘 独活各七分 僵蚕七分

生姜水煎。

川槿皮膏

川槿皮 白及各二两 百部五钱 草乌三钱 槟榔四钱 大枫肉七钱 文蛤三钱 南星二钱 草果二个 蝉蜕一钱五分 轻粉三钱 硫黄二钱 雄黄五分 枯白矾五分 麝香五厘

轻粉以下五味各为极细末，川槿皮等十味用酽醋四大碗，慢火熬至一碗，滤去渣，再用慢火熬成膏，入轻粉等五味搅匀，收磁瓶。以穿山甲爬破癣皮搽之。

二娘子散 治诸癣。

川槿皮三钱 滑石三钱 斑蝥十枚去翅头足 白薇晒研三钱 鹰条七分 蚯蚓泥一钱七分 红娘子四钱 青娘子四枚

上为末，井花水调，厚敷患处。年久者五次，新近者

三次除根。

一方治湿癣，用枯矾、黄连各五钱，胡粉、黄丹、水银各二钱，人猪脂二两，研待水银不见星收磁罐搽。

一方治湿癣多年不愈，以蚕沙四两，薄荷五钱为细末，干掺上或用生油调搽，大有神效。

一丹溪方治湿癣，以芦荟一两，甘草五钱各为末，温浆水洗癣，敷之神效。

一方治湿癣，用苍术、川椒各二钱，水煎三四沸，频频熏洗，一二日即愈。

一方治风湿癣并年久顽癣，用川槿皮四两，半夏、槟榔、木鳖肉各五钱，俱切片，雄黄三钱，斑蝥、白砒各一钱，俱研末，用井水河水各一碗，共浸一处，日晒夜露三昼夜，鹅翎扫癣上，百发百中。

一方治顽癣，用川槿皮、巴豆、斑蝥各一钱，生砒少许，共为细末，水调敷，神效。

一方治顽癣，用人言一分，川椒五分，飞矾三分，轻粉一钱，以蜜调，用土大黄根擦之。

一方治风癣，用苦楝根皮、小麦、川椒各等分，水煎三五沸，熏洗，其效如神。

一方用大鲜南星，捣如粉，用好醋漂之其粉，沉醋下者，晒干，再用醋调涂之。

一方治风癣，用大枫子仁一两，杏仁去皮尖，川槿皮各五钱，雄黄、水银、轻粉、黄丹各二钱、川椒、细茶、樟脑、罐口泥、蛇床子各三钱为细末，以柏油调和，捣无水银星为度，擦患处。

一方治风癣，即干癣，用狼毒、草乌各二钱五分，斑螫七个，研为末，津唾调涂。

一方治风癣，遇阴雨即痒及搔破流黄水者，以狼毒末涂之。

一方天麻散浸油可搽风癣。

一方治马癣，用马鞭草，不犯铁器，捣自然汁半盏，饮尽，十日即愈。

一方独蒜头捣烂，加明矾三两，入好醋一杯，炖滚，先以谷树叶擦破，用笔蘸涂。

一方治牛皮癣，用清油一两，入全蝎七个，巴豆二十粒，斑螫十个，熬焦滤渣，入黄蜡一钱，候溶收贮，频搽。

一方治鱼鳞癣，用鲤鱼头一个，五倍子三个，俱烧灰挺杵细，清油调，鹅翎涂，不拘遍数。

一方治荷叶癣，用川槿皮、海桐皮、甘草、大枫子仁、槟榔、半夏各五钱，为粗末，以河水井水共一碗，先浸一宿，春秋晒三日、露三夜，夏晒一日、露二夜，冬月晒七日、露五夜，绢滤去渣，另用轻粉三钱，研极细，入前汁中，和匀，用时以热汤洗癣净，穿山甲刮破，笔蘸药涂上，不日可愈。顽癣、杨梅癣并宜此方，屡见神效。但冬月夜露则冻，不如春秋用之相宜。

一方治杨梅癣，用陈石灰、大枫子、枯矾各一钱，为细末，谷树汁、羊蹄根，但谷树北方所无，不用亦可。

洗疥癣通用方

金银花 苦参 野菊花各二两，鲜者倍 当归尾 黄柏 黄连 黄芩 白芍药 白芷 连翘 桔梗 甘草节

羌活 防风 荆芥 皮硝各一两 铜青五分

上用生料，切碎，以布袋盛之，不拘多少浓煎。无风暖处浴洗，良久为妙，渣可再煎。

治癣通用五方：

一方治诸癣，以槿树皮（不犯铁器）二两，芦荟三钱，白及三钱，细研为末，刮癣出血，用好醋调敷，一次即愈。

一方治诸癣，用麻油二两，入巴豆、蓖麻子各十四粒，斑蝥七个，熬至枯黑，去渣，入白及五钱，芦荟末三钱，搅匀收磁罐。刮破搽之。

一方用川槿皮、剪草、木鳖子等分为末，醋调效。

一方以羊蹄根汁，调膩粉敷三五遍即瘥。

一法癣痒至剧，汤火不能解，痒后复痛，乃湿淫于血所致，宜以痒时用攒针刺出恶血，磁锋亦可，三四次即愈。

八宝散 治风癩及松皮顽癣，久不愈者，此方神效。

藿香 破故纸 槟榔 大腹皮 雄黄 石硫黄 轻粉
白矾枯，各一两

为末，香油搽擦，日三五次。

定粉膏 增治不拘久近风湿癣、干癣、痹癣

定粉 水银 茺萸 胭脂各等分

上用陈猪脂一两，同研成膏，先以汤洗，后以膏，临卧涂之，一上即瘥。

洗方

枳壳二两 蛇床三两 楝树子八两或以根皮代 皂荚
三两 苦参三两 楝叶嫩枝剉一升 地榆三两 丹参三两
凌霄花及藤剉一升

上煎浓汁热洗之，用前膏涂之。

乌蛇丸 治风癬

乌蛇酒浸去皮 附子童便浸一宿 白附子、天麻各二两 全蝎 羌活 乳香 僵蚕炒各两半 苦参十两 槐花八两

右为末，用生姜汁一斤，蜜一斤，同熬成膏，入药和丸，每服三四十丸，温酒下，夜卧荆芥汤下。

白花蛇丸 治风癬。

苦参二两 白蒺藜 防风 黄芩各一两 苍耳子 白鲜皮 甘草 枳壳各一两 麦冬两半 赤芍药 大黄 羌活各一两 山梔仁 黄芪各一两 白花蛇三两酒浸

右为末，炼蜜，重捣为丸，每服三十丸，薄荷酒下。

宣风换肌散 治一切风癬，疥癩疙瘩疮。

甘草一两 川芎五钱 当归 黄芪各一两 黄芩五钱 黄连五钱 全蝎十枚炒 大力子炒，五钱 荆芥穗 乌蛇肉 防风 白芷各五钱 苍术制 何首乌羌活各三钱

上为末，酒调服，每二钱。

硫黄散 治风毒癬。

石硫黄 明雄黄 附子生用 麝香 吴茱萸 朱砂各二钱半 巴豆霜 川椒各一钱

右为末，同研匀，先用新布擦癬，令水出，即用此药入醋一盅调涂之，不过三五次而愈。

一抹癬 增 治干癬。

南星 草乌各生用一枚

上为末，用羊蹄根捣汁绞取调涂，不过三五次愈。

湿癬方 增

黄连 枯矾各五钱 胡粉 黄丹 水银各二钱
上为末，用猪脂一两夹研，令水银不见星收用。

擦癬方 良方

（《疡科选粹》）

陈实功

顽癣方治

陈实功（1555～1636），明代医家

顽癣乃风热湿虫四者为患，其形大小圆斜不一，有干湿新久之殊。

风癣如云朵，皮肤娇嫩，抓之则起白屑。

湿癣如虫形，搔之则有汁出。

顽癣抓之则全然不痛。牛皮癣如牛项子皮，顽硬且坚，抓之如朽木。马皮癣微痒，白点相连。狗皮癣白斑相簇。

此等总由血燥，风毒客于脾肺二经，初起用消风散加浮萍一两，葱、豉作引，取汗发散。久者服首乌丸、蜡矾丸，外擦土大黄膏，或槿皮散，选而用之，俱可渐效。

徐曰：此症非服药所能治。

土大黄膏

土大黄膏用白矾、硫黄八两共相参，川椒三味研成末，顽癣搽之效不难。

治干湿顽癣，不论新久，但皮肤顽厚，串走不定，惟痒不痛者。

硫黄八两 生矾四两 点红川椒二两

上各为末，用土大黄根捣汁，和前药调成膏，碗贮。新

癬抓损擦之，多年顽癬，加醋和擦，如日久药干，以醋调搽。牛皮癬，用穿山甲抓损擦之妙。

徐曰：此搽药最效。土大黄俗名秃菜根。

楣案：颈项之癬，先用刀剃，次以土大黄醋磨极浓，新笔蘸涂，微觉痒痛，干则再涂，次日即结痂，更数日痂落，皮肉如常。余曾亲试，如不用刀剃，则不痒痛而无效。

顽癬必效方

顽癬必效川槿皮，轻粉雄黄巴豆宜。斑螫大黄百药饼，阴阳水和海桐皮。

治多年顽癬，诸药熏擦搽洗不效者。

川槿皮四两 轻粉 雄黄各四钱 百药煎四饼 斑螫全用，一钱 巴豆去油，一钱五分 大黄二两 海桐皮二两

上为极细末，用阴阳水调，抓损敷药，必待自落。

徐曰：此方要烂皮。

又顽癬方

顽癬方中川槿皮，斑螫轻粉亦相宜，再加七个枫子肉，新笔频涂癬可医。

川槿皮二钱 轻粉五分 斑螫七个 大枫子七个 河井水共一碗，煎一半，露一宿，笔蘸涂之。

徐曰：此亦烂皮之方。

顽癬浮萍丸

浮萍丸内用钩藤，苍术黄芩共苦参，僵蚕苍耳豨莶草，丸服何忧癬更侵。

紫背浮萍 苍术 苍耳草各二两 苦参四两 黄芩

僵蚕各一两 钩藤一两五钱 豨莶草二两，酒蒸
共为末，酒糊丸，白滚汤每服二钱，随病上下服。
(《徐评外科正宗》)

吴 谦

治 癬 金 鉴

吴谦，字六吉，清代医家

此证总由风热湿邪，侵袭皮肤，郁久风盛，则化为虫，是以搔痒之无休也。其名有六：一曰干癬，搔痒则起白屑，索然凋枯；二曰湿癬，搔痒则出粘汁，侵淫如虫形；三曰风癬，即年久不愈之顽癬也，搔则痒顽，不知痛痒；四曰牛皮癬，状如牛颈之皮，厚而且坚；五曰松皮癬，状如苍松之皮，红白斑点相连，时时作痒；六曰刀癬，轮廓全无，纵横不定。总以杀虫渗湿，消毒之药敷之。轻者羊蹄根散，久顽者必效散搽之。亦有脾、肺风湿过盛而肿痛者，宜服散风苦参丸，解散风湿，其肿痛即消。又有面上风癬，初如痞瘤，或渐成细疮，时作痛痒，发于春月，又名吹花癬，即俗所谓桃花癬也，妇女多有之。此由肺、胃风热，随阳气上升而成，宜服疏风清热饮，外用消风玉容散，每日洗之自效。

羊蹄根散

羊蹄根（末）八钱 枯白矾二钱

共研匀，米醋调擦癬处。

必效散

川槿皮四两 海桐皮 大黄各二两 百药煎一两四钱
巴豆（去油）一钱五分 斑蝥（全用）一个 雄黄 轻粉各四钱

共研极细末，用阴阳水调药，将癬抓损，薄敷。药干必待自落。

散风苦参丸

苦参四两 大黄（炒香） 独活 防风 枳壳（麸炒） 元参 黄连各二两 黄芩 梔子（生） 菊花各一两

共研细末，炼蜜为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三十丸，食后白滚水送下，日用三服，茶酒任下。

疏风清热饮

苦参（酒浸，蒸晒九次，炒黄）二钱 全蝎（土炒）
皂刺 猪牙皂角 防风 荆芥穗 金银花 蝉蜕（炒）各一钱

酒、水各一盅，加葱白三寸，煎一盅，去渣；热服，忌发物。

消风玉容散

绿豆面三两 白菊花 白附子 白芷各一两 熬白食盐五钱

共研细末，加冰片五分，再研匀收贮。每日洗面以代肥皂。

（《医宗金鉴》）

孔继菱

顽癬治验举隅

孔继菱（1748~1820），清代医家

妇人某，不知其姓氏，诣予求治。舒臂就诊，见其手腕皆似疮似癬，赤而微突，着指强涩，几无隙处。问遍身皆然乎？曰：下身微少，胸腹肩背成一片矣。问痒乎？曰：痒甚。然不敢重爬，重则疼，且易破。予曰：此风之为也。经曰：劳汗当风，寒薄为皴，郁乃痲。又曰：脉风成为疔，夫同一风也，中于卫则为皴，中于营则为疔。皴，即今之所谓粉刺也。惟其发于卫分，色从气化，故破而出白。疔即今之所谓癩也，惟其结于营分，色从血化，故聚而为赤。此症自以疏风为主，而用活血透表之药，从营分驱去风邪，当必不误。欲立方，又踌思曰：此虽外症，根蒂深矣。观其皮肤之间，鳞次甲比，已从营分突出卫分，坚结固护，如蟹匡螺壳，然岂寻常风药所能破其藩篱。然风药太重，加以峻烈，其性既轻而上浮，其势又慄而难制，营卫受其鼓荡，势必不静，倘从鼻口溢出，是治病而益其病也。奈何？既而曰：得之矣，药何常顾用之何如耳。乃仍用荆、薄、羌、防等驱风，和之以归、芍，托之以参、芪，引之以红花、姜黄，剂不甚重，而水必倍加，煎汤必盈二、三升，连口服

下，使汤液充肠满腹，药力借水力以行，势必内盈外溢，透出肌表。桂枝汤之必啜热粥，五苓散之多饮暖水，皆此意也。何以猛药为哉？其人如法服之，果数剂而愈。后数月，又遇一妇，与此症同，即用前法，亦寻愈。

（《孔氏医案》）

王肯堂

癩疹、赤白游风、痞癩证治准绳

王肯堂（1549～1613），字宇泰，明代医家

孙真人论曰：《素问》云，风邪客于肌中则肌虚，真气发散，又被寒搏皮肤，外发腠理，开毫毛，淫气妄行之则为痒也。所以有风疹瘙痒，皆由于此。又有赤疹者，忽然起如蚊虫咬，烦痒极者，重抓疹起，搔之逐手起。又有白疹者发冷；亦有赤疹，盖赤疹者发热。夫风癩疹者，由邪气客于皮肤，复遇风寒相搏，则为癩疹。若赤疹者，由冷湿搏于肌中，风热结成赤疹也。遇热则极，若冷则瘥也。白疹者，由风气搏于肌中，风冷结为白疹也，遇冷则极，或风中亦极，得晴明则瘥，着厚暖衣亦瘥也。其脉浮而洪，浮则为风，洪则为气，风气相搏，则成癩疹，致身体为痒也。丹溪云：疹属热与痰，在肺清火降痰，或解散出汗，亦有可下者。疹在表者，消毒饮子、防风通圣散。在里者，大柴胡汤、四顺饮子。虚者补中益气汤。皆同伤寒施治也。朱院君三十余，久患癩疹，身痹而紫色，可与防风通圣散加牛蒡子为极细末。每二钱，水盏半，入姜汁令辣，煎；食前热饮之。

或问斑疹何如？曰：方论皆谓缘肌中有湿，若凉热之

气所折，热结不散则成赤疹。若因风邪所折，风热相搏则成白疹。赤疹得热则剧，得冷则减，盖热气郁于内，故恶热宜冷。白疹得阴雨则甚，得晴则消，盖热气散释于外，故恶冷宜热。热搏于血分，其邪因并发于表则赤。若风湿搏于气分，则气液不行，因邪并发于表则白。夫如是然后与治法相应，邪热者，故恶热而喜凉。邪湿者，故恶雨而喜晴矣。方论中又有风痘癩者，即《内经》所谓汗出见湿，乃生痲疹。又曰：劳汗当风，寒薄为郁乃痲疹，即癩疹属也。皴，痞癩类也，此皆谓外邪郁肌肉玄府之热者矣。然则与《内经》言少阳少阴而君相二火，客热之胜为丹疹外发者，方论中则无有也。故人气、君相二火郁发而变者，宜乎未之及耳。若此条是人气所变之一者也。故二火郁发出血气之表，与外邪所郁无异。更有小儿发痘疮之外必有出疹二次，亦是君相二火发出未尽之胎毒也。

初虞世治皮肤风热，遍身生癩疹。牛蒡子、浮萍等分，以薄荷汤调下二钱，日二服。

苦参丸 《衍义》 有人病遍身风热细疹。痒痛不相任，连脑、胫、脐、腹及隐处皆然，涎痰亦多，夜不得睡。

以苦参末一两，皂角二两，水一升揉滤取汁，银石器熬成膏，和苦参为丸如桐子大。食后温水服二十丸，次日便愈。

《千金方》治法，白疹宜者矾石汁拭之。或煮蒴藿和少酒以浴之良。姚氏，以治赤疹，或煮石楠汁拭之良。或水煮鸡屎汁拭之。余一切如治丹方法。俗呼为风屎，亦名风尸。盛者石楠汤主之。

石楠汤 《神巧方》亦名石楠根饮子 治风瘾疹，搔之则作疮。风尸身痒，卒风面目肿起。

石楠叶 《神巧》用根 干姜炮 黄芩 细辛去苗 人参去芦，各一两 桂心 麻黄去节 当归 芍药各一两半 甘草炙，二两 干地黄七钱半 食茱萸一两二钱半

上为呶咀。每服四钱，水一大盏，好酒二合，同煎至八分，去滓。热服不拘时候，衣盖令出汗。

加味羌活饮 治风寒暑湿外搏肌肤，发为瘾疹，憎寒发热，遍身瘙痒，随藏气虚实，或赤或白，心迷闷乱，口苦咽干。

羌活 前胡并去芦，各一两 人参 桔梗并去芦 甘草炙 枳壳去穰，麸炒 川芎 天麻 茯苓去皮，各半两 薄荷 蝉蜕去头，各三钱

上为细末。每服三钱，水一盏，生姜三片，煎至七分，去滓。温服无时。

羚羊角散 治风瘾疹，遍身痒痛，心胸满闷。

羚羊角屑 白鲜皮 白蒺藜 防风去芦 麻黄去节 甘草炙 羌活去芦，各一两 枳壳麸炒，去穰，半两 人参去芦 杏仁去皮尖，麸炒 黄芩各七钱半 生地黄

上为呶咀，每服四钱，水一中盏，煎至五分，去滓。入酒一合，更煎一两沸温服。

桦皮散 治肺脏风毒，遍身疮疥及风瘾疹。

枳壳去穰，用炭火烧存性 桦皮烧灰，各四两 甘草炙，半两 荆芥穗 杏仁各二两，麸炒，去皮尖

上件除杏仁用水一碗，于银器内熬去水一半已来，放

令干，另研令细；次用诸药末同研匀，于瓷盒内收之。每服三钱，食后温酒调下。

犀角散 治风癩疹，心闷。

犀角屑 川升麻 人参 玄参 沙参 防风四味，各去芦 白鲜皮 白蒺藜各一两 甘草炙 马牙硝各半两，研 牛黄二钱半，研细

上为细末，入牛黄末同研令匀。每服二钱，用竹叶汤调下，不拘时。

鬼箭羽散 治风癩疹，累医不效。

鬼箭羽 白蒺藜 防风去芦 白敛 甘草炙 白矾枯，各一两

上为细末。先用粟米粉五合粉身了。每服二钱，温熟水调下，不拘时。

漏芦丸 治风癩疹。

漏芦一两 枳壳麸炒，去穰 苦参各三两 防风去芦 川大黄煨 乌蛇

上为细末。炼蜜和捣三二百下，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三十丸，用温浆水送下，食后服。

枫香丸 治风癩疹，痒不可忍。

枫香 白鲜皮 白蒺藜 蛇床子 羚羊角屑各一两 川乌头炮，去皮脐 藁本去芦 仙灵脾 蔓荆子 莽草 赤箭各半两

上制服法，同前。

加味乌荆丸 治癩疹上攻头面。赤肿胀痒，抓之皮脱落作疮作痒，或痛淫液走注，有如虫行。

川乌头汤洗，浸三五次，去皮尖，焙干 荆芥穗各半两 当归水浸三日，洗，焙干秤一两 薄荷五钱

上为细末。醋煮糊和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五十丸，温酒或清茶送下。

治风瘾疹，痒不可忍。

赤土不拘多少，细研。

每服一钱，空心温酒调下。

治遍体疹风 侧子作末 冷酒调服。

治风瘾疹，痒不止。

枳壳麸炒，去穰，三两 为细末。每服三钱，水一中盏煎至七分，去滓。温服无时。一方，水煮枳壳，为煎，涂之。

治风疹入腹，身体肿。舌强干燥。

蔓菁子三两，为细末

每服二钱，温酒调下。

又方

白蜜一合 酒二合 二味调和，空心温服。

又方

白僵蚕不拘多少，焙令黄色

上为细末。用酒调服之。立瘥。

乌蛇膏 治风瘾疹，结肿攻冲，遍身发热痒痛，及治筋脉挛急。

乌蛇 当归去芦 木鳖子去壳 枳壳去穰 大黄各一两 天麻 附子 乌喙 天南星 桂心 细辛去苗 吴茱萸 羌活去芦 苍术去粗皮 防风 牛膝 川椒 白芷

白僵蚕 干蝎各半两

上件药并生用锉碎。以头醋半升，拌浸一宿。用腊月炼成猪脂二斤于当中，入药以慢火煎，看白芷变黄紫色下火，滤去粗令净，入于瓷盒内盛之，用摩涂于所患处立效。

蒴藿膏 治风瘙癩疹，皮肤中苦痒，搔之血出。

蒴藿根 蔷薇根各二两 白蒺藜 附子 独活去芦
白芷 防风去芦 苦参去芦 川升麻 漏芦 汉防己 川
椒 木香 蛇衔草 茺蔚子 枳壳一方作枳实 莽草 犀
角屑各一两

上件并生用细锉。以头醋浸一宿，明旦用铜石银锅中盛，慢火上。以腊月炼成猪脂二斤半，与药同煎，令白芷赤色膏成，滤去粗，盛瓷盒中。每取涂摩患处，累用即瘥。一方，无蔷薇根。

莽草膏 治身体赤癩疹而痒，搔之随手肿起。

莽草七钱半 当归 芎藭 大戟 细辛 芍药 芫花
川椒 踯躅花 附子 蒴藿根各一两 苦参二两 猪膏
成炼者，三斤

上件细锉。用酒浸一宿，猪膏煎之，候附子色黄膏成，去粗。以敷病上，日三用之。

青羊脂膏 治风热赤疹，搔之遂手作疮。

青羊脂四两 甘草 芍药各三两 白芷 白及 黄芩
防风去芦 黄芪 升麻 寒水石各一两 石膏 竹叶
切，各一升

上为咬咀，先用水八升煮石膏、竹叶取四升，去粗，浸诸药。猪脂二斤合煎，膏成。敷病处效。

蒴藿煎 治赤、白风癩疹。

蒴藿根 白蒺藜 兔藿 细辛 虎杖各三两 辛夷
白矾 盐各二两

上锉并生用拌匀。每药五两，水一斗煮取二升，去粗，再煎至半升。用绵蘸药涂患处，频涂之即效。

治风肿及癩疹。

白矾 石灰各一两

上件为末。用生姜自然汁调和如稀糊。薄涂患处，日用一上效。

治风癩疹，宜用枫香汤 洗之

枫香半斤 芎藭 川大黄 黄芩 当归 川升麻 甘草
射干各二两 苦参三两 蛇床子一两

上件药并生用咬咀。每用五两，水一斗煮取五升，去粗。看冷热洗病上，日三五度。

治风身体生癩疹，宜用蒴藿根汤 洗之。

蒴藿根 蒺藜苗 当归各五两 蛇床子 细辛各二两

上件细锉。用水一斗五升煮取一斗，去粗。看冷热洗患处，日用三五度，药水冷，再温用之。

地骨皮汤 治风癩疹。

地骨皮半斤 当归四两 盐二两 白矾末一两

上件细锉。每用药五两，水九升，煎取二升，去粗再煎至一升，收瓷器中。用绵蘸拭患处，五七度瘥。

治风癩疹，淋洗神效。

蒴藿 白蒺藜 白矾细研后入 茵芋 马蔺子 茺蔚子
细辛 扁竹各二两

上锉。用醋浆水一斗煮取五升，去粗。入白矾洗之。
治风癩疹，百治不瘥神效。

白矾五两

上为末。用酒三合，小便一升，煎如稀膏。以棉蘸药于上，轻手揩之令热彻入皮肤，其风疹须臾消散。一方，只用白矾末，酒浸，帛蘸染患处。

治十种癩疹。

上用石灰不拘多少。研极细，和醋浆水涂疹上，随手即减。《千金方》用石灰淋取汁，洗之良。

又方 蒴藿煮汤，和少酒涂之，无不瘥。亦可作汤浴。

治癩疹痒 茺蔚子茎，作汤浴之良。

治风疹痒不止。

芸苔菜三握捣取汁，于疹上熟揩，时时取少药，揩令热彻，又续煎椒汤洗之。

又方

蛇蜕皮一条。水一升煎取半升。鸡翎蘸热药汤，涂上即瘥。

单方 治面目身体生斑，或痒或癩子肿起，不即治，甚杀人。

上用羚羊角烧为灰，研令极细。以鸡子清和涂之，极神验。无鸡子，水和涂亦妙。

癩疹入腹，亦能杀人。用蚕沙，煎浓汤洗之。

风瘙癩疹成疮

夫风邪客热在于皮肤，遇风寒所伤则起癩疹，热多则色赤，风多则色白，甚者痒痛，搔之则成疮也。

卷柏散 治风皮肤癩疹，及风热生毒疮。

卷柏 枳壳麸炒，去穰 羌活去芦 麻黄去节 五加皮各一两 赤箭 天竺黄 藁本去芦 防风去芦 芎藭 黄芪 桑耳 犀角屑各半两 乌蛇二两，酒浸

上为细末。每服二钱，食前薄荷汤调下。忌热面、鸡、猪、鱼、蒜等物。

丹参散 治风瘙，皮肤赤，癩疹瘙痒，随搔生疮。

丹参 人参 苦参并去芦 雷丸 牛膝去芦 白附子 炮 白花蛇酒浸，二两

上为细末。每服二钱，食前煎甘草酒，放温调下。

升麻膏 治诸热风毒气，攻冲皮肤，搔生癩疹，赤起生疮，兼有黄水结为脓疱痛。

川升麻 白敛 漏芦 枳壳 连翘 蓝叶 黄芩 梔子仁 蒴藿根 玄参去芦 大黄 蛇衔草 川芒硝 犀角屑各一两

上件细锉。用竹沥三升拌匀，经一宿，用成炼猪脂二斤同煎，候白敛色焦黄，绞去粗，令凝用。摩涂患处，日六次瘥。

治风瘙癩疹，遍身皆痒，搔之成疮。

茵陈生用 苦参各五两

上件细锉。用水一斗煮取二升，温热得所。蘸棉拭之，日五七度瘥。

又方

蚕砂一升

上用水二斗煮取一斗二升，去粗。温热得所，洗之，宜

避风处。

赤白游风

〔薛〕赤白游风，属脾肺气虚，腠理不密，风热相搏，或寒闭腠理，内热怫郁。或阴虚火动，外邪所乘。或肝火风热，血热。治法：若风热用小柴胡汤加防风、连翘。血热用四物加柴胡、山梔、丹皮。风热相搏，用荆防败毒散。内热外寒，用加味羌活散。胃气虚弱，用补中益气汤加羌活、防风及消风散。血虚用加味道遥散。阴虚逍遥散、六味丸。若肝肾虚热，用六味丸，则火自息，风自定，痒自止。若用祛风辛热之剂，则肝血愈燥，风火愈炽，元气愈虚，腠理不闭，风客内淫，肾气受伤，相火翕合，血随火化，反为难治矣。一男子，秋间发疙瘩，此元气虚而外邪所侵也。先用九味羌活汤二剂，又用补中益气加羌、防而愈。后不慎起居，盗汗晡热，口干唾痰，体倦懒言，用补中益气汤加减八味丸而愈。一妇人，身如丹毒，搔破脓水淋漓，热渴头晕，日晡益甚，用加味道遥散而愈。一妇人，患赤白游风，晡热痒甚。予用清肝养血之剂，不信。乃服大麻风药，臂痛而筋挛，又服化痰顺气之剂，四肢痿弱而殁。一妇人患前症，数用风药，煎汤泡洗，以致腹胀而殁。一女子，赤晕如霞，作痒发热，用加味小柴胡汤加生地黄、连翘、牡丹皮而愈。

如冰散 治风邪热毒，壅滞肌肉，荣卫不宣，蕴积成肿，血涩肤腠，如丹之状，风随之行，游无定处，邪毒攻冲，焮赤热痛。

朴硝五两，另研 寒水石 蛤粉各三两 白芷一两
片脑一钱，另研

上为细末，研匀。每用新汲水调，稀稠得所，以鸡翎涂扫，不令药干。

治赤游肿方

川大黄二两 慎火草五两

上各捣涂之，干即再涂。

治赤游肿流，遍身赤色，入腹即死方。

上用生猪肉敷上，数数换之。其肉虫、鸟俱不食，臭恶甚也。

痞 瘤

夫人阳气外虚则多汗，汗出当风，风气搏于肌肉，与热气并，则生痞瘤。状如麻豆，甚者渐大，搔之则成疮也。

羚羊角散 治风热，皮肤生痞瘤，痒痛。

羚羊角屑 乌蛇肉酒浸 川大黄 玄参去芦，各一两
枳壳去瓢，麸炒 白蒺藜 甘草各半两，炙 秦艽去芦、
土 防风去芦，各七钱半

上件咬咀。每服五钱，水一中盏煎至七分，去滓。入牛蒡根汁半合，更煎一两沸。温服，不拘时候。

秦艽汤 治风热毒气，客于皮肤，遍身生痞瘤如麻豆。

秦艽去芦，一两 防风去芦 黄芩 麻黄去节 甘草
炙 玄参去芦 犀角屑 牛蒡子炒 枳壳去瓢，麸炒 川
升麻各七钱半

上件咬咀。每服五钱，水一中盏煎至七分，去滓。温

服，不拘时候。

当归饮子 治心血凝滞，内蕴风热，发见皮肤，遍身疮疥，或痒或痛，或脓水浸淫，或发赤疹、痞癩。

当归去芦 白芍药 川芎 生地黄 白蒺藜 防风去芦 荆芥穗各一两 何首乌去芦 黄芪去芦 甘草炙，各半两

上咬咀。每服四钱，水一盞半，姜五斤，煎至八分，去粗。温服不拘时候。

乌蛇散 治风热，遍身生痞癩，瘙痒。

乌蛇肉酒浸，二两 羌活去芦 白鲜皮 桂心 甘草炙 枳壳去瓤，麸炒 蒲黄炒 蔓荆子 芎藭 当归去芦，各半两，天麻 麻黄去节 秦艽去芦 牛蒡子炒 藁本去芦 白僵蚕炒，各七钱半

上为细末。每服二钱，温酒调下，不拘时。

荆芥散 治风热，皮肤瘙痒，生痞癩。

荆芥 赤茯苓去皮 苦参去芦，各一两 蔓荆子 天麻 人参去芦 防风 独活各去芦 枳壳麸炒，各半两 牛蒡子炒 黄芩各七钱半 乌蛇肉二两，酒浸

上为细末。每服同前法。

防风散 治风痞癩。

防风去芦 杏仁麸炒，另研为泥 白僵蚕炒，各二两 甘草炙，一两

上为细末。每服三钱，空心，蜜水调下，或温酒调服亦得。日进二服。

牛膝散 治风痞癩。

上用牛膝，酒浸，捣为末。每服二钱，食前，温酒调下，兼治骨疽，风癩皆效。

蒺藜丸 治风瘙痒，生痞癩。

白蒺藜 秦艽去芦 赤茯苓去皮，各一两 羌活 苦参并去芦 黄芩 细辛去苗，各半两，枳壳七钱半，去瓢、麸炒 乌蛇肉三两，酒浸

上为细末，炼蜜和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三十丸，温蜜汤送下，不拘时候。

黑龙丸 治风毒上攻头面，多生痞癩。

羌活去芦 薄荷叶 蔓荆子 细松烟墨 独活去芦，各一两 川芎 甘草炙 白附子炮 山梔子 白芷 防风去芦 荆芥穗 天南星姜制 草乌头生 白僵蚕炒 川乌头炮，去皮、脐，各半两

上为细末。炼蜜和丸，每一两作十丸。每服一丸。细嚼，茶汤或温酒送下，食后服。

莽草膏 治风瘙痒，皮肤生痞癩，体肿疼痛。

莽草一两 当归去芦 芎藭 大戟去皮 川椒 附子 细辛去苗 赤芍药 芫花 踯躅花 蒺藜各二两

上细锉。用醋三升浸一宿，用猪脂三斤同煎，令附子色黄为度，绵滤去粗。每涂摩病处，日三五上。

治风瘙痒，皮肤生痞癩，搔之成疮，宜用此粉身即瘥。

芎藭 麻黄根锉 白芷各三两 雷丸五两 藿香二两 藜芦一两半

上为细末，入英粉五两，相和令匀。逐日粉身上 治风热皮肤瘙痒，搔之生痞癩，粉身。

麻黄根五两 蛇床子四两 白蒺藜 白矾各二两 白米粉二升

上为细末，用疏生绢袋盛。痒即粉身。

柳枝汤 治风瘙，皮肤生痞瘤。搔之肿痒，洗之。

嫩柳枝 桃枝 蒴藿 苦参各五两 槐白皮四两 茵陈 狼毒 青葙叶 麻黄各三两

上细锉和匀。每取一斤，用水五斗煮取四斗，去粗。更入盐及朴硝各二两，搅匀。看冷热，于温室中洗浴，浴罢衣覆出汗痒。切慎外风。

丹参汤 治风热，皮肤生痞瘤，苦痒成疥，洗之。

丹参 苦参各四两 蛇床子生用，三两

上件药，用水一斗五升煎至七升，去粗。乘热洗之。

治皮肤风热，生疮痞瘤，或痒痛。垂柳汤 洗之。

垂杨柳一斤 杏仁三两 白矾生用，二两

上件用水一斗五升，煎去七升，去粗，于无风处洗浴极妙。

（《证治准绳》）

吴 谦

赤白游风、痞痛证治心法

吴谦，字六吉，清代医家

赤白游风

赤白游风如粟形，浮肿焮热痒兼疼，表虚风袭怫郁久，血赤气白热化成。

〔注〕此证发于肌肤，游走无定，起如云片，浮肿焮热，痛痒相兼，高累如粟。由脾肺燥热，而兼表虚腠理不密，风邪袭入，怫郁日久，与热相搏，则化热益盛而成。滞于血分者，则发赤色；滞在气分者，即发白色，故名赤白游风也。初俱宜荆防败毒散疏解之。赤者次服四物消风饮；白者次服补中益气汤，加防风、蝉蜕、僵蚕、生何首乌治之。初俱用牛肉片贴之（猪、羊俱可）。游走太速者，砭之；定停者，以真君妙贴散鸡子清调敷。其看顺逆之法，与丹毒门参考。忌鱼腥、鸡、鹅、动风燥血之物，犯则难愈。

四物消风饮

生地三钱 当归二钱 荆芥 防风各一钱五分 赤芍
川芎 白鲜皮 蝉蜕 薄荷各一钱 独活 柴胡各七分
红枣肉二枚，水二盅，煎八分，去渣服。

痞 瘤

痞瘤汗出中邪风，状类豆瓣扁瘤形，日痒秦艽汤宜服，夜重当归饮服宁。

此证俗名鬼饭疙痞。由汗出受风，或露卧乘凉，风邪多中表虚之人。初起皮肤作痒，次发扁疙痞，形如豆瓣，堆累成片。日痒甚者，宜服秦艽牛蒡汤；夜痒重者，宜当归饮子服之。外用烧酒浸百部，以蓝布蘸酒擦之，谨避风凉自效。

秦艽牛蒡汤

秦艽一钱五分 牛蒡子（炒，研） 枳壳（麸炒）
麻黄（蜜炙） 犀角（镑） 黄芩 防风 甘草（生）
黑参 升麻各一钱

水二盅，煎八分服。

（《医宗金鉴》）

邹岳

赤白游风证治真诠

邹岳，清代医家

赤白游风发于肌肤，游走无定，起如云片，浮肿焮热，痛痒相兼，高累如粟。由脾肺燥热风热壅滞而成。滞于血分者则发赤色，滞 in 气分者则发白色，故名赤白游风也。初俱宜服荆防败毒散去木鳖加丹皮治之，外搽太极黑铅膏。赤者次服四物消风饮，白者次服补中益气汤加防风、蝉蜕、僵虫、何首乌治之，则风火自息，肿痒自平矣。若赤肿游人腹者不治。

又有过饮烧酒而得者，饮冷米醋一两杯即解，此又似是而非也，宜分辨之。

四物消风散

生地三钱 当归一钱 白芍一钱五分 川芎一钱 防风一钱 荆芥一钱 鲜皮一钱 虫蜕一钱 薄荷五分 甘草七分

（《外科真诠》）

王肯堂

浸淫疮治要

王肯堂（1549～1613），字字泰，明代医家

浸淫疮者，浅搔之，漫延长不止，搔痒者，初如疥，搔之转生，汁相连著是也。仲景云：从口流向四肢者，可治，四肢流来入口者，不可治。运气：浸淫皆属火。经云：岁火太过，甚则身热肤浸淫是也。

升麻汤 治心有风热，生浸淫疮遍体。

升麻 大黄锉，微炒 黄芩去黑心 枳实面炒 芍药各一两 当归切，焙 甘草炙，各半两

上锉碎。每服五钱匕，水一盞半，灯心一握，煎至一盞去滓。空心，温服。

香瓣疮方 治面上、耳边生浸淫疮，有黄水出，久不愈。

羖羊须 荆芥 干枣去核，各二钱

上烧灰存性，研匀，入膩粉半钱，同研极细。每用少许清油调搽。先以温汤净洗拭干，涂药三二次效。亦治大人、小儿两吻生疮。

鸡冠血涂方 治卒得浸淫疮，不早治则绕身周匝，能杀人。《外台》云：浸淫疮转广有汁，多起于心。

上以雄鸡冠上刺血敷之，日三五度。

《简要济众方》浸淫疮，痛不可忍者，发寒热。刺蓊末，水调敷疮上，干即易之。

又方 鲫鱼一尾，长三寸者 豆豉一合

上杵 如膏涂之，亦疗马鞍疮。

又方 苦瓠一两，蛇退烧，半两 露蜂房微炙，半两
梁上尘

上为末，油调涂。

又方 伏龙肝七钱半 乱发烧，七钱半

上为末，猪脂和涂。

又方 以鸡冠血和黄连末涂。煎鲫鱼膏涂。生切鲫鱼片，和盐贴。烧胡燕窠，水和涂。

山妻年五十。旧患发颐之处，腠理虚疏，每食则汗出成流。一日忽成浸淫疮，脓汁所至辄皮破肉腐。敷银粉、黄连、黄丹、枯矾之属，皆不验。用猪胆汁调芦荟末涂之。脓水即干而痊。

热汗浸渍成疮

玉粉散 七粉散 七宝散并见热疮、痂子。

（《证治准绳》）

陈实功

血风疮方治

陈实功 (1555~1636)，明代医家

血风疮乃风热湿热血热三者交感而生，发则瘙痒无度，破流脂水，日渐沿开，甚者内服消风散加牛膝、黄柏，外搽解毒雄黄散，或如意金黄散。如年久紫黑坚硬，气血不行者，用针砭去黑血，以神灯照法熏之，以解郁毒，次以前药敷之，方效。

解毒雄黄散 治风湿流注腿脚，致生血风顽疮，紫黑瘙痒者。

雄黄四两 硫黄八两

上二味，共碾细末，柏油调搽，纸盖之，三日一换。

徐曰：治癬亦效。

如意金黄散 见肿疡门。

治症同前，用公猪胆汁调稠敷患上，油纸盖扎勿动，待其自脱，脱后色红再敷之，以色白为度。

神灯照法 见肿疡门。

治年久紫黑血风顽疮，流水作痒不绝，先用葱汤洗净，以灯焰熏之，每熏二捻为度。

(《外科正宗》)

吴 谦

血风疮心法要诀

吴谦，字六吉，清代医家

血风疮证生遍身，粟形瘙痒脂水淫，肝肺脾经风湿热，久郁燥痒抓血津。

此证由肝、脾二经湿热，外受风邪，袭于皮肤，郁于肺经，致遍身生疮。形如粟米，瘙痒无度，抓破时，津脂水浸淫成片，令人烦躁、口渴、瘙痒，日轻夜甚。宜服消风散，外敷雄黄瘙散。若日久风邪郁在肌肤，则耗血生火，瘙痒倍增，夜不得寐，挠破津血，生烦，大便燥秘，咽干不渴，此属火燥血短。宜服地黄饮，外擦黄连膏、润肌膏，合而用之悉效。兼忌椒、酒、鸡、鹅、动风等物。

雄黄解毒散

雄黄 寒水石（煨）各一两 白矾（生）四两 共研细末，滚水调敷。

地黄饮

生地 熟地 何首乌（生）各三钱 当归二钱 丹皮
黑参 白蒺藜（炒、去刺） 僵蚕（炒）各一钱五分
红花 甘草（生）各五分
水煎，早、晚服。

（《医宗金鉴》）

王肯堂

脱疽证治准绳

王肯堂（1549～1613），字宇泰，明代医家

《灵枢》云：发于足指，名曰脱疽。其状赤黑者死，不治。不赤黑者，不死，治之不衰，急斩之，否则死矣。《鬼遗》云：恫敦疽，发两足指，五日不穴死，四日可刺，其色发黑痛者，不堪，未过节者，可治。足指生疔，重者溃而自脱，故曰脱疽。或曰：惟足大指患之为脱疽，其余足指患之，曰敦疽易治。惟脱疽难治。初发结毒，焮赤肿痛者，以五神散及以紫河车、金线钓葫芦、金鸡舌、金脑香，捣烂敷，及以汁涂敷。又以万病解毒丸，磨醋暖涂之。未成焮痛者，除湿攻毒，更以隔蒜灸之至不痛，用十二经消毒散加引经药。若肿势盛，未得紧急者，宜作蛇伤治之，及作瘴气治之效。未成焮痛，或不痛，或大痛者，宜隔蒜灸，更用解毒，以消毒万全汤，临证加减。未成，若色黑，急割去。速服补剂，庶可救。若黑延上，不可治。未成，若色赤焮痛者，托里消毒更兼灸，以人参败毒散去桔梗，加赤牛膝、银花、白芷、大黄，痛止，次以十宣散加天花粉、金银花、赤牛膝。未成欲成，若色紫不痛，隔蒜灸五十壮，尚不知痛，又明灸之。服活命饮，次以托里散，溃脱而愈。

未成欲成大痛，色赤而肿，隔蒜灸至痛止，以加味荆防败毒散加赤牛膝、银花、白芷、大黄；次以活命饮。

〔薛〕脱疽，因醇酒炙煨，膏粱伤脾，或房劳损肾，故有先渴而后患者，有先患而后渴者。若色赤作痛，自溃者可治，色黑不溃者不治。色赤作痛者，元气虚而湿毒壅盛也，先用隔蒜灸，活命饮、托里散，再用十全大补汤、加减八味丸。色黯不痛者，肾气败而虚火盛也，隔蒜灸、桑枝灸，亦用十全大补汤，加减八味丸，则毒气不致上浸，元气不致亏损，庶可保生。亦有因修手足、口咬等伤而致者。若元气虚弱，或犯房事，外涂寒凉，内服克伐，损伤脾胃，患处不溃，若黑黯上延，亦多致死。重者须当以脚刀转解周界，轻拽去之，则筋随骨出，而毒得泄，亦不痛。否则毒筋内断，虽去而仍溃，且偏僻之处，气血罕到，药难导达。况攻毒之剂，先伤脾胃，不若灸法为良，重者须解去为善。故孙真人云：在肉则割，在指则截。盖亲之遗体，虽不忍伤，而遂至夭殁，则尤伤矣。况解法无痛，患者知之。一人足指患此，焮痛色赤，发热，隔蒜灸之，更以人参败毒散去桔梗，加金银花、白芷、大黄，二剂痛止，又十宣散去桔梗、官桂加天花粉，数剂而平。

一人年逾四十，左足大指赤肿焮痛，此脾经积毒下注而然，名曰脱疽。喜色赤而肿，以人参败毒散去人参、桔梗，加金银花、白芷、大黄二剂，更以金银花、甘草节、瓜蒌，四剂顿退，再以十宣散去桔梗、桂，加金银花、防己，数剂愈。一人患此，色紫赤不痛，隔蒜灸五十余壮尚不痛，又明灸百壮方知，乃以败毒散加金银花、白芷，数剂而愈。

一膏粱，年愈五十亦患此，色紫黑，脚焮痛。孙真人曰：脱疽之证，急斩之去毒，延腹必不治，色黑不痛者，亦不治。喜其饮食如故，动息自宁，为疮善证，遂以连翘败毒散六剂，更以金银花、甘草节、瓜蒌二十余剂，患指溃脱，更以芎、归、生地、连翘、金银花、白芷，二十余剂而愈。次年忽发渴，服生津等药愈甚，服八味丸而止。大抵此症皆由膏粱厚味，或房劳太过，丹石补药所致。其发于指，微赤而痛可治，治之不愈，急斩去之，庶可保，否则不治。色紫黑或发于脚背，亦不治。或先渴而后发，或先发而后渴，色紫赤不痛，此精气已竭，决不可治。一莒莠，左足指患一泡，麻木色赤，次日指黑，五日连足黑冷，不知疼痛，脉沉细，此脾胃受毒所致。进飞龙夺命丹一服，翌日令割去足上死黑肉，割后骨始痛可救，治以十全大补汤而愈。盖死肉乃毒气盛，拒截荣气所致，况至阴之下，血气难达。经云，风淫末疾是也。向若攻伐之，则邪气乘虚上侵，必不救矣。一人足指患之，大痛色赤而肿，隔蒜灸之痛止，以人参败毒散去桔梗，加金银花、白芷、大黄而溃，更以仙方活命饮而痊。一人足指患之，色黑不痛，令明灸三十余壮而痛，喜饮食如常。予谓：急割去之，速服补剂。彼不信，果延上，遂致不救。一人足指患之，色紫不痛，隔蒜灸五十余壮，尚不知痛，又明灸百壮始痛，更投仙方活命饮四剂，乃以托里药溃脱而愈。一人足指患之，色赤焮痛作渴，隔蒜灸数壮，以仙方活命饮三剂而溃，更服托里药，及加减八味丸，溃脱而愈。若早用前法，不至于此。一膏粱之人，先作渴足热，后足大指赤痛，六脉洪数而无力，左

尺为甚，予谓：此足三阴虚，当滋化源为主。固服除湿败毒等药，元气益虚，色黯延足。予乃朝用补中益气汤，夕用补阴八珍汤，各三十余剂，及桑枝灸，溃而脓清，作渴不止，遂朝以前汤送加减八味丸，夕用十全大补汤三十余剂而痊。是时同患此证，服败毒之药者，俱不救。

附方

五神散 搽一切瘡毒、蛇伤、蝎螫，大效。

金线钓葫芦 紫河车各二钱 续断子去壳 雄黄各一钱 麝香少许

上末，醋调涂患处，蛇伤以刀割去损肉，以末干搽，或以唾调搽，或加骑蛇狮子根叶，同前捣用，亦妙。

洗瘡方

水苦芥 槐枝叶 柳枝叶 嫩柏叶 小青叶 连义大青

上煎水，浸洗。

（《证治准绳》）

陈实功

脱疽论治

陈实功（1555～1636），明代医家

夫脱疽者，外腐而内坏也。此因平昔厚味膏粱，熏蒸脏腑，丹石补药，消烁肾水，房劳过度，气竭精伤，兼用房术之药，或噙舌下，化水直至丹田，或纳脐中，使热径投内肾，为丸掌握，作香鼻嗅，或抹阴鼎，或搽阳器，图使坚硬，希求常济，多致阳精煽惑，淫火猖狂。其蕴蓄于脏腑者，终成燥热火症。其毒积于骨髓者，终为疽毒阴疮。巧人行拙，谁防祸起萧墙。智者多愚，自谓喜从天降。直至骨枯髓涸，脏败腑亡，方悔解脱无方，罹殃有故。凡患此者，多生于手足，手足乃五脏枝干。疮之初生，形如粟米，头便一点黄泡，其皮如煮熟红枣，黑气侵漫，传遍五指，上至脚面，其疼如汤泼火燃，其形则骨枯筋缩，其秽异香难解，其命仙方难活，故谓血死心败，筋死肝败，肉死脾败，皮死肺败，骨死肾败，此五败者，虽有灵丹，丧命而已。生此疾者，死生付于度外。孙真人曰：在肉则割，在指则切，即此病也。治之于早，乘其未及延散时，用头发十余根缠患指本节尽处，绕扎十余转，渐渐紧之，毋使毒气攻延良肉。随用蟾酥饼放原起粟米头上，加艾灸至肉

枯疮死为度。徐曰：灸而后割，不至痛极血涌，亦良法也。次日，本指尽黑，方用利刀寻至本节缝中，将患指徐顺取下，血流不住，用如圣金刀散止之。余肿以妙贴散敷之。次日倘有黑气未尽，单用蟾酥锭研末掺之，膏盖，黑气自退，患上生脓，照常法用玉红膏等药生肉护骨完口，此为吉兆。内服滋肾水养气血健脾安神之剂。若内外无变症，十中可保其三四矣。若割取之后，黑色仍浸，痛肿尤甚，败恶无脓，口干舌硬，精神不爽，食不知味者，终死。凡治此不可一己专任，必与高明众议，听患者愿割与否，因此症首尾吉凶难定，故不可轻易医治。又有似是而实非者，详注在后，宜参观之。

徐曰：此症十死八九，即治之得法，亦难轻许其活。此论却是一篇劝戒文，不独生脱疽者然也。

脱疽看法

起疮不渴，口润舌和，性志寻常，无妄暴急，循礼为吉。初出形如麻子，焮热作痛，一指皆肿，根脚收束者吉。已成头便作腐，肉不紫黑，疼痛有时，脓出肿消者吉。已溃先脓后腐，肉色红活，毒不走散，气不腥秽者吉。未疮先渴，喜冷无度，昏睡舌干，小便频数，阳痿者逆。初起形如粟米，肉便紫色，不肿刺疼，黑气延散者逆。已成疮形枯瘁，肉黑皮焦，痛如刀刺，毒传好指者逆。已溃肉枯筋腐，血水臭汗，疼痛应心，零仞彻骨者逆。

脱疽治法

脱疽多生足指，少生手指，初起水窠黄泡者，即灸之。初生如粟，里可容谷，皮色紫赤，不作焮肿，发扎仍灸。已灸之后，疮受火气，发泡作脓，外药箍之，内兼补托，毒势已成，疮形稍陷，但紫色未攻脚面者，评议割取。既割之后，血水淋漓，疼痛不减，和气血，补脾胃。已成饮食减少，身体倦怠，便数口干，滋津液壮肾水。破后气血受伤，脾胃虚弱，自汗盗汗，恶心干呕，睡卧不宁，日晡发热，疼痛若楚，烦闷谵妄，俱宜大补气血。富贵及膏粱素饕色欲，每于房术纵恣日久，禁行割法。

徐曰：看法与诸症同，治法前已说明，重出不必。

脱疽主治方

解毒济生汤

解毒济生汤草芎，花粉柴芩归茯苓，知柏二花兼远志，犀角升麻牛膝同。

治脱疽初起，恶寒体倦，发热作渴，或肿或紫，或麻或痛，四肢倦怠，心志恍惚不宁者。

川芎 当归 黄柏 知母 天花粉 金银花 麦冬
远志 柴胡 黄芩 犀角 茯神各一钱 甘草 红花 升
麻手指加 牛膝足指加各五分

水二茶盅，煎八分，临服入童便一杯，随病上下服。

徐曰：药味甚杂，不足法。

阴阳二气丹

阴阳二气麦天冬，冰柏元参青黛同，泽泻辰砂矾五味，人中甘草有殊功。

治脱疽久服丹石补药，致亏肾水，多成口燥咽干，至饮冰雪不知其冷，此孤阳独旺，宜服此解之。

天冬捣膏 麦冬捣膏 五味子炒研 黄柏 人中白小
儿溺者生用研 元参泡去粗皮捣膏各一两 青黛色娇嫩者
甘草 枯矾 辰砂为衣 泽泻各三钱 冰片一钱

各为细末，同元参二冬膏子，加炼蜜少许，再捣千余下，软硬得中，丸如桐子大，每服六十丸。童便、乳汁各一盅，空心送下。安睡一时，其效如神。

徐曰：此方无法，不可学。

清神散

清神散内牛朱砂，豆粉梅花冰片加，解毒更兼甘草节，诸疮烦呕自然瘥。

治脱疽疗疮发背毒积甚者，腠理发越不尽，烦躁闷乱，睡则谵言，呕吐不食。

甘草节五钱 绿豆粉一两 朱砂三钱 梅花片五分
牛黄三分

上为细末，每服一钱，淡竹叶、灯心汤调服。

徐曰：此治热毒犯心经之方。

雌雄霹雳火

雌雄霹雳火纯阳，蕪艾双黄丁麝香，阴毒阴疽阴发背，用之一灸自回阳。

治脱疽及一切发背，初起不疼痛者。

艾茸二钱 丁香 雄黄 雌黄各二分 麝香一钱

上四味共研极细，搓入艾中，作黄豆大丸，放于患上灸之，毋论痛痒，以肉焦为度。如毒已经走散，就红晕尽处排炷灸之，痛则至痒，痒则至痛为妙。灸后仍用提疔麦子贴上膏盖，次服蟾酥丸，及解毒济生汤，转回活色，有脓为妙。

徐曰：阴症灸法。

金液戊土丹

金液戊土丹五味，牛黄神志冰麝香，砂雄硝石乌梅肉，石菖蒲与人中黄。

治脱疽及疔疮发背，先因纵食膏粱厚味法酒，又或丹石补药，勉力入房，多致积毒脏腑，久则胃汁中干，肾水枯竭，不能上制心火，以致消渴消中消肾，饶饮多干，能食多瘦，九窍不通，惊悸健忘。见此诸症，后必发疽，多难治疗，宜预服此。

可转重就轻，移深居浅，又解五金八石之毒药也。

人中黄制法在末卷 乌梅肉 茯神 胡黄连 五味子 各一两 石菖蒲 辰砂 雄黄 远志 硝石各三钱 牛黄 冰片各一钱 金箔二十张，为衣

各为净末，配准前数，共入乳钵内，再研千转，于端午七夕，或二至二分吉辰，在净室中先将乌梅、地黄二膏捣极烂，和药。渐加炼蜜少许，徐徐添捣，软硬得中。

每药一两，分作十丸，金箔为衣，每服一丸。用人乳、童便共一大杯化药，随病上下食前后服之。此药最解膏粱金石药毒，杀三尸，除劳热，极有奇功。又治烦颠，安神志，辟瘴，辟瘟，及诸邪魅谵语，失心丧志者俱效。修合

之时，服药之际，俱忌妇人僧尼孝服鸡犬等见之。此药用蜡封固收藏，不泄药味，愈久愈效。

徐曰：此亦通治之方。此等前已有。

楣案：《全生集》载脱疽治法，大人以阳和汤，小孩以小金丹，最狠者以犀黄丸，皆可消之。如色红者，即非脱疽，当作痈治。

又案：歌有麝香而方无之，方有胡黄连而歌无之，制法有地黄膏，而歌与方皆遗之。

脱疽应用方

针刺法 蟾酥丸 蟾酥饼见疔疮门 蜡矾丸 神灯照法 太乙膏 真君妙贴散 内疏黄连汤 托里消毒散 猪蹄汤 玉红膏见肿疡门。十全大补汤 参术地黄膏 人参养荣汤 补中益气汤 加减八味丸见溃疡门。桑木灸法见脑疽门。人参败毒散见时毒门。如圣金刀散 花蕊石散见金疮门。

脱疽治验

一男子近年五旬，右足小指初生如粟米形，渐成白泡，三日始痛，请治。头已腐烂，一指紫肿。此脱疽也。用艾火明灸十三壮，始大痛乃止，又用针刺灸顶，贴蟾酥饼，膏盖，其余紫肿，用披针击刺七八处，发泄毒血，用蟾酥锭磨浓涂之，肿外以真君妙贴散敷护良肉，使不外侵。时病者脉数，身发寒热，恶心体倦，先用人参败毒散，解其表症，次用黄连内疏汤，通其大便，而恶心烦热亦止，又用托里消毒散，加金银花、牛膝数服，早用八味丸，晚用蜡

矾丸，相兼服之，随又针刺。徐曰：针刺本不必，又针刺更不必。泄其毒气，解毒为脓，肿方不散，后用十全大补汤加山萸、五味、麦冬等药，调理月余而愈。此疽若不针灸，发泄毒气，专假药力敷围，再加峻药攻利，必伤元气，岂能保乎？

徐曰：此症并非脱疽，乃湿毒也，掺解毒清火药即愈，因误治遂成大症。

一客商右足次指生一紫泡，痒痛异常，次日，指甲俱紫欲黑，余曰：此乃肝肾二经之毒。甲乃肝之余气，甲紫则肝受毒也，骨乃肾之余，肾伤则骨黑。彼问何以致之。余曰：凡人劳疲筋力伤于肝，误服热药伤于肾，此句徐圈。批曰名言。旁人曰：情实有此。彼久客狎妓，常服兴阳细丸，恣情取乐，已二年矣。余欲辞不治，彼哀告求生，冀得还乡。余令先取妓者顶发十余根，捻线缠扎患指尽处，随将艾炷在紫色处排匀三炷，每灸七壮，各贴蟾酥饼，膏盖，过夜一指皆黑，量其筋骨皮肉俱死，用利刀顺节取脱患指，徐曰：此是古法。乃冰冷恶物，预煎甘草汤浸洗良久，候瘀血稍尽，以止血散掺之。次日，灸处紫，色不退，恐其上延，又以神灯法照之，候血散皮绉，合蟾酥丸料，多加海羊研烂敷之，早晚二次，肿不复作，紫色变红，红色溃脓，外用生肌止痛活血收敛之药，又熬参术地黄膏，朝服接补真元，午服健脾药以固胃气，晚用金液丹以解药毒，如此调理三月而愈。或问：用妓发何也？余曰：以彼心爱之发贴之，虽疼而不疼。徐曰：神其说以欺人。妓又如在目前，此妙用也。

一妇中年肥胖，患渴三载。右手食指麻痒月余，节间生一小泡，随后本指渐肿，疼胀不堪，原泡处生黑斑，半指已变紫黑，此亢阳之极，乃成脱疽，脉洪大数而有力，与肥人相反，如再黑色上延，坏人迅速。询知此妇本富室，无嗣，口纵膏粱，冬炽炉炭，又多服种子热药，中年丧夫，家业为嗣子荡尽，久怀忧郁，后与寡母同栖，身耽寂寞。此先富后贫，所愿不得，又为失荣症，辞不可治。再三哀恳，余乃遵孙真人治法，在肉则割，在指则切，先服人参养荣汤，随用软绢条尺许，缠裹黑色尽处好肉节上，以渐收紧，次用利刀放准依节切下，将手浸苦草温汤中片时，血出不多，疼亦不甚。余曰：切而不痛，此为气血筋骨俱死。此指虽脱，未可得愈。因以八味丸料，加人参、麦冬，大剂煎服，先救肾水，次扶脾胃，间用金液戊土丹以解药毒。后三日，将缠裹处渐渐放松，以通血脉，搽贴红黑二膏，生肉止痛。既而手背手掌日渐发肿，势恶之甚，惟不黑色，此内毒已出之故，仍用神灯照法，兼以猪蹄汤淋洗，其肿处又出数头，流去脓血无数，两月外，方得肿稍退，脓稍减，又以参术膏、人参养荣汤兼服，半年外始愈，而指失矣。

徐曰：此脱疽之类也。

一男仆冬月严寒，主使赤足覆地，不敢移，血冻麻木，次日，十指俱紫，又数日，全变黑色，麻木不痛。请余视之，强用辛热散寒活血熏洗等药，不应。又延黑脚面骨节一段，甚疼，余曰：后必十指齐脱，其主疑为脱疽。余曰：似是而非，尚可不妨，令常用桑木火灸之，取其温暖活血，又能解散郁毒，患处渐腐渐脱，自不走散。内服健脾养血

之药，外用红黑二膏生肌，百日外愈。

徐曰：此冻极血凝之症。

一待女年二十岁，貌颇美，主嫌脚大，用布任意缠紧，以线密缝，胀痛不堪，诉主不听，半月后流出臭水，方解视之，双足前半段尽皆黑腐，骨肉已死。余曰：已坏者不可复救，只救未坏者可也。先煮参粥食之，次煎葱汤，令主家仆妇将两足浸入汤内淋洗，再换汤浸，但腐肉不痛者逐一剪割，连续知痛者，以花蕊石散搽之，俾将坏者复生，已坏者得脱，内服补中益气汤，外搽生肌玉红膏，此与前案男仆虽俱得愈，俱废疾终身。

一男子右足小指缝中初生一点黄粟泡，皮肉随变紫色，阴疼不肿，有如刀刺，视其形色，真脱疽也。诊其脉，又细数无力，此肾经败症，询知生平大饮，内有妻妾三人，精力已竭，纵治无功。遂起辞之，后延至脚面足底皆穿，疼痛不彻，饮食日少，气血日衰，形体日削，一月后百苦而终。

徐曰：此阴毒之症，多不治。

（《外科正宗》）

邹岳

脱疽真论

邹岳，清代医家

脱疽生足指上，手指生者，间或有之。盖手足十指，乃脏腑枝干。未发疽之先，烦躁发热，颇类消渴，日久始发此症。初生如粟，黄疱一点，皮色紫暗，犹如煮熟红枣，黑气侵漫腐烂，延开五指，相传甚则攻于脚面，痛如汤泼火燃，腥臭之气，异香难解。多由膏粱、药酒及房术、丹石、热药，以致阳精煽惑，淫火猖狂，蕴蓄于脏腑，消烁阴液而成。斯时血死心败，皮死肺败，筋死肝败，肉死脾败，骨死肾败，见此五败，虽遇灵丹，亦难获效。古法必以割去其指为上，而亦不尽然也。人身气血周流于上下，则毒气断不结聚于一处，火毒聚于一处者，亦乘气血之亏也。脱疽之生，止四余之末，气血不能周到，非虚而何？大补气血，益之泻毒之品，自可奏功如响，但宜治之早耳。初起内服顾步汤，外用大粟米煮饭，拌芙蓉叶、菊花叶各五钱贴之。不痛者，宜先用阳燧锭灸之，日后调理，补中益气汤、六味地黄汤随宜酌用。按书诸论脱疽，卑生于足大指，别指生者名敦疽。此非确论，然脱疽生于属阴经之指者多，屡经如此。

顾步汤

黄芪一两 人参三钱 金钗一两 当归一两 银花三
两 牛膝一两 菊花五钱 甘草三钱 蒲公英五钱 紫花
地丁一两 口渴者加天花粉三钱

（《外科真诠》）

马培之

脱疽辨治

马培之（1820～1903），名文植，晚清医家

古书谓丹石温补，膏粱厚味太过，脏腑燥热，毒积骨髓，则生脱疽，盖富贵之疾也。然农夫童稚间或有之，岂亦得于丹石温补、膏粱厚味乎？有湿热为患者，有感瘟疫毒疔之气而成者。其人肾水素亏，湿热乘虚下陷，滞于经隧，营卫之气不能下达。又或严寒涉水，气血水凝，积久寒化为热，始则足指木冷，继现红紫之色，足跗肿热，足指仍冷，皮肉筋骨俱死，节缝渐次裂开，污水渗流，筋断骨离而脱。其感温疫而成者，夏秋之间，暑湿温病兼旬不解，邪陷下焦血分，流传于络，两足痛而足指冷，入暮为甚，不能站立，人以为痹痿也。迨至指跗红紫而脱疽已成矣。有落数指而败者，有落至踝骨不败者，视其禀赋之强弱。要皆积热所致，以养阴清火为主；胃气虚者，略加平补以扶正，勿过寒凉。而参、芪、肉桂，助阳劫阴，均非所宜。

（《医略存真》）

王肯堂

臁疮证治准绳

王肯堂（1549～1613），字宇泰，明代医家

《鬼遗》云：两曲腓，膀肚下内外两踝前，有廉刃两边，为里外廉。上结痈肿，此处近骨难瘥。宜用收毒散外贴四畔，中心即用活血肉药贴，无害。或问：足内外廉生疮，连年不已何如？曰：此由湿热下注，瘀血凝滞于经络，以致肌内紫黑，痒痛不时，女人名为裙风裤口疮，即臁疮也，最难克效。盖以裙扇地，风湿盛故也，宜服独活寄生汤、防风通圣散加牛膝、木瓜、防己，外用隔纸膏，或制女贞叶贴之。

〔薛〕臁疮生于两廉，初起赤肿，久而腐溃，或浸淫瘙痒，破而脓水淋漓。盖因饮食起居，亏损肝肾，或因阴火下流，外邪相搏而致。外廉属足三阳湿热可治，内廉属足三阴虚热难治。若初起恶寒壮热，肿焮作痛者属湿热，用槟苏败毒散。若漫肿作痛，或不肿不痛者属阴虚，用补阴八珍汤。若脓水淋漓，体倦食少，内热口干者属脾虚，用补中益气加茯苓、酒炒白芍药。若午后热，或作痛，头目不清者属阴火，前汤加酒炒黑黄柏，及六味地黄丸。若午后发热，至子时分方止是血虚，前汤加芎、归、熟地。若

郁结伤脾而甚，用归脾汤加柴胡、山梔。若怒动肝火而甚，用补中益气汤加川芎、山梔、黄芩。内热口干，肢体倦怠，或痰涎上升，或口舌生疮，属脾肾虚热，用六味地黄丸、补中益气汤。若患处黑黯，肢体畏寒，饮食少思，或脾肾虚败，用八味丸。或误用攻伐，复损胃气，绝其化源，治亦难矣。鸿胪翟少溪，两膝生疮，渐至遍身，发热吐痰，口燥咽干，盗汗心烦，溺赤足热，日晡益甚，形体日瘦，此肾经虚火也。用六味丸，不月诸证悉退，三月元气平复。一男子，左膝肿，肉色如故，寒热恶心，饮食少思，此脾气不足而为外邪所感也。用六君加藿香、桔梗、川芎而寒热止，又用补中益气汤而肿痛消。陆懋诚，素因阴虚，过饮入房，发热腿痛似膝疮，用发表之剂，两腿肿黯，热气如雾，欲发疮，脉皆洪数，两尺尤大。余曰：属足三阴虚，酒湿所乘，元气损而邪益甚耳。用十全大补加山药、山茱萸、附子，一剂脉证顿退，却去附子，又二剂痊愈。一男子先患两膝，后及遍身，生疮似疥非疥，时或脓水淋漓，两腿为甚，肢体倦怠，作痒烦热，年余不愈。余作肾经虚火，用加减八味丸而痊。

二妙丸 治下焦湿疮，但是下焦有疮，皆可服。潜行散末、苍术末各等分，炼蜜为丸，桐子大。

〔海〕 黄芪丸《局方》 治两膝脚膝生疮，服此立安。

川乌头炮，去皮脐 川楝子 地龙去土，炒 茴香炒
杜蒺藜炒，去刺 赤小豆，防风去芦 黄芪锉，各一两
乌药

上为细末。酒煮面糊为丸，如桐子大。每服十五丸，温

酒下，盐汤亦得，妇人醋汤下，并空心服。

治臙疮极妙 地骨皮一斤，黄柏皮二两，锉为粗末。用香油一斤半煎，滤过，药油六七两，入净松香二十两，黄丹二两，同煎，候黄丹微黑色，却入轻粉七角，光粉二角，煎法皆如煎膏法，用长条纸拖过，挂干用。若疮紫黑，先用三棱针去恶血，以冷水洗净，随疮大小，剪膏药掩上，用绢帛扎紧。俟一周时，再换膏药，换时须用冷水洗疮，不过数换，不问新久即愈。须忌日气、火气、阳气。倘换膏药再看，如有黑肿未尽，可再出血，以紫黑血尽为度。

治臙疮，用糯米泔漱口过洗疮，拭干，却以地骨皮为细末；蜜调，敷疮上，又以油纸缚之。

〔丹〕治臙疮

白胶香 黄柏 软石膏另研，各一两 青黛 龙骨各半两

上为细末。以香油调敷患处。

又方 用羯羊屎二分，石膏一分，赤石脂半分，为细末。香油和之，旧黑油伞纸作隔膏，缚之除根。

〔罗〕翠玉膏 治臙疮。

沥青一两 黄蜡 铜绿各二钱 没药 乳香各一钱

上件，先将铜绿为细末，入香油调匀，又将黄蜡、沥青，火上熔开，次下油铜绿，火上搅匀，将没药等二味，旋入搅匀。用河水一碗，将药倾在内，用手扯拨匀，油纸裹，看疮大小，分大小块，口嚼捻成饼子，贴于疮上，纸封三日，易之。

〔丹〕臙疮，用砂糖水煮冬青叶，三五沸捞起，石压干。

将叶贴在疮口上，一日换二遍。脚痛成疮，水蓼煎汤，洗疮候干自安。

〔山〕 臃疮，用韭汁洗净拭干，锉虎骨敷上。

乳香散 郭氏 治诸疔侵蚀，日久不愈，下注臃疮，内外踝生疮、顽疮等证。

枯矾 白胶香 赤石脂各半两 黄丹 乳香 没药各三钱 轻粉二钱

上为细末，加麝些少，如疮湿，干上，干则香油调敷。

轻粉散 郭氏 治下注疔疮，蚀臭腐烂疼痛，不可忍者。

黄柏蜜炙 密陀僧 黄丹 高末茶 乳香各三钱 轻粉一钱半 麝香少许。

上为末。用葱汤洗疮，次贴此药，兼治小儿疔疮。

治臃疮方

鼠粪 苦参 桃枝 杉树刺 柳枝 松枝 麸酱 鸡子壳 皂角 雀粪 芍药 木绵子 芝麻 桑枝 蛇壳 锅底煤 杜当归须各四钱 松明不拘多少

上为细末。先将松明捶碎，和诸药于瓦铫中，掘一地坑，将药铫安坑中，四围用火熬熔，取出再研，令匀，傅疮自然痊可。忌一切发气、热物。

隔纸膏 治内、外臃疮。

当归 白芷 黄连 五倍子 雄黄 没药 血竭 海螵蛸 白及 白敛 黄柏 厚朴以上各半两 黄丹六钱 乳香研，二钱半 轻粉一钱

上为细末，研匀。用清油调成膏，用油纸贴药敷疮上，

绢帛缚定。有脓水解开，刮去不洁，再贴药，如此数次即愈。须先用烧盐汤洗净，片帛拭干，待片时，水气干，然后贴药。

治臙疮久不愈

龙骨二钱半 轻粉少许 槟榔半两 乳香 没药各一钱 干猪粪半两，烧存性

上为细末。先以烧盐汤洗疮，以软绢帛拭干，清油调敷；疮湿则干掺之。

治臙疮下注

白石脂 龙骨各半两 白矾一两，枯 五倍子二两，烧存性 黄丹三钱，飞 雄黄少许

上为细末。先将葱盐汤，洗疮见赤肉。然后将前药敷疮上，用药如法。厚者却用帛子缚者，不要动，直候干，自脱去疮皮。

治臙疮

黄丹 轻粉 白及 樟脑 败船灰各等分

上研细末，以桐油调成膏，摊在油纸袋内。先煎温葱汤洗净，以帛拭干，将药置疮上，扎住。用了一面，翻转如前洗贴。一方，无轻粉，若用粪船灰亦妙。

治臙疮方 詹武子年三十时，曾患此，用之屡效。

白及 白敛 黄柏 黄丹另研，各等分

上为极细末。入轻粉些少，研匀，以炼蜜和成剂，捏作饼贴疮上，深者填满，以帛片包扎，一日一换，后来疮渐干，或有裂处，只须干掺，以瘥为度。

治血住脚

桑树菰 牛屎菰又名石灰菰，生地上，如有石成块者碎，其中有灰起 肥株树菰 胎发男用男，女用女，三个上 上将三菰焙干，各五钱；胎发烧灰存性，三钱，并为细末，研匀。湿则干掺，干则清麻油调涂。

治疔疮方

冬青叶 腊猪胆 百草霜二味和匀

上将冬青叶，与本人嚼烂，先以葱椒洗净疮口，以胆霜敷后，却敷嚼叶在上，三四次即可。

奇妙梔子散 治远年日久，内外疔疮。

山梔子不拘多少，烧作灰，研为细末 乳香另研，各半钱 轻粉少许

上研匀，以瓷器盛。每用时，先以葱白、花椒煎汤，洗净疮稍歇；再以温浆水，又洗一次。候恶水去尽，再将白水煎百沸，候温再洗。但疮口无脓水血丝，清水各尽，又用粉帛片拭干，然后敷药。如干者香油调敷，湿者干掺，但将疮口实满，软绢帛护之。坚硬不作脓者，未可用。肿如软有脓者，依前法再洗后，敷贴之，三二次即愈。乃一药二洗之功也。

治疔疮方 先以葱白、浆水熬汤，洗净疮口，拭干，涂以轻粉末，掺上疮口，却用五灵脂、黄柏各等分，碾细末，凉水调敷疮上，纸盖定，三五次即平复。

（《证治准绳》）

陈实功

疔疮论治

陈实功（1555～1636），明代医家

疔疮者，风热湿毒相聚而成。有新久之别，内外之殊。新者只用三香膏，乳香法纸贴之自愈。稍久紫黑者，以解毒紫金膏搽扎渐可。年久顽疔，皮肉乌黑下陷，臭秽不堪者，用蜈蚣钱法。去风毒，化瘀腐，方可得愈。外疔多服四生丸，内疔多服肾气丸。

三香膏

三香膏内乳松香，轻粉油调纸内藏，葱汤洗净方膏贴，何愁新久烂疔疮。

治疔疮初起，多疼少痒，未经受风紫黑者。

乳香 松香 轻粉各等分

上为细末，香油调稠，用夹纸一面以针密刺细孔，将药夹搽纸内，先以葱汤洗净，将纸有孔一面对疔贴之，三日一换自效，忌房事、煎炒等件。

徐曰：此治一切湿风疮俱效。

乳香法纸

法纸方奇用乳香，纸卷浸入甘草汤，摊时再掺真轻粉，止痛生肌贴烂疔。

治疔疮作痛不愈，先碾乳香细末一两听用，以呈文油纸四张，每纸一张摊平，用乳香二钱五分，细摊平纸上，双折卷一寸阔，将卷纸复作一条，外用以绢扎之，用甘草一两二钱，水三碗，将卷过药纸浸入甘草汤内，上用重物压之，煮数滚，取起纸来，解去扎线，将纸摊开桌上，每张用轻粉三钱掺乳香上，棕糊刷排刷令匀，提起药纸，带湿以无药一面对板壁上贴之，阴干收用。临时随疮大小，剪纸多少，先用温汤洗净，随将纸有药一面对疮贴之，绢扎，三日一换，自然止痛生肌。如贴后内无水出，不必换贴自愈。

徐曰：做法无谓。

蜈蚣钱

蜈蚣钱治久顽疔，独活桐油白芷煎，甘草加上同熬滚，倾入疮中黑腐痊。

治疔疮多年黑腐，臭烂作疼，诸药不效者，用桐油二两，独活、白芷、甘草、蜈蚣各一钱，入油内煎滚，先将疔疮洗净，用白面水调作圈，围在疮之四边，毋令泄气走油，将脚放平，以茶匙挑油，渐渐乘热加满，待油温取去，已后腐肉风毒自然脱下，用解毒紫金膏搽上，纸盖绢扎，三日一换。

徐曰：此法甚奇，一切腐败顽肉~~虫蚀~~俱可用。

解毒紫金膏 见结毒门。

治疔疮毋论新久，及顽疮年久不~~愈者~~。

四生丸

四生丸疗久疔疮，骨节多疼举动妨，~~地龙白附僵蚕等~~。

草乌灵脂共丸良。

治外疔血风顽疮，骨节疼痛，不能举动，或行步不前，或浑身疼痒，或麻痹不仁，或生斑疹。

地龙去土 僵蚕炒去丝 白附子 五灵脂 草乌去皮尖，泡，各等分

上为细末，米糊丸桐子大，每服三四十丸，食前茶酒任下。

徐曰：此法不验。

（《外科正宗》）

王维德

膝疮指要

王维德（1669~1749），字洪绪，清代医家

生于小腿，男人谓之烂腿，女人谓之裙风。气滞血瘀，经年累月，臭烂人憎。初起或由搔破，或生小疮化大，或因经热汤之气所致，或食毒物而成。当以老蟾破腹，蟾身刺数孔，以肚杂代包，填入孔内，蟾身覆盖孔外。每日煎葱椒汤，俟温，早晚各洗一次。以蟾易贴，内服醒消丸，亦早晚二服。三日后取地丁大力鲜草捣烂填孔外，盖乌金膏，仍以醒消丸日服。如皮中渗出清水，嫩膏加五美散敷。如内发痒，白花膏贴。如内有硬块如石，如生商陆捣烂涂，如孔内常有血出，先以参三七末撒内，次用牛蒡叶、根捣填，俟患口收小，不用草填，日以五宝散撒上，仍以乌金膏贴之收功。倘年老体虚，酌投补剂。

（《外科证治全生集》）

刘吉人

腿面臃疮论

刘吉人，晚清医家

凡小腿前面有刀口骨，此骨棱上皮肉薄，如有破烂，极难治愈，以其上至足三里穴，下至下廉、条口穴，故有臃疮之俗名，小腿前面骨为臃骨。其成疮之因不一，有生小颗粒，抓破成疮者；有因生紫泡而成者；有因生紫泡长一寸宽如韭菜之刀臃疔，溃后而成者，此种极重难治。有不因生疮，而被物划破而成者；亦有因撞碰跌打而成者。此二种初起无湿热之毒，其因撞碰跌打而成者，则有热血瘀滞凝结，切忌用清凉败毒之药，以致冰凝难愈。亦有因内脏病而成者，如胃病当下不下，变为病移生于小腿者，此则不可求其速愈，愈则胃病而不能食矣。当下去病根，疮则留之以泻病气，缓缓听其自然收功，不可勉强治之，以求速效。其因血瘀者，但用温和活血散瘀膏药贴之，不可上药，因药多不合用故也。如用药则可以浮海散掺之。其被物划破者，始则无毒，继则湿热乘之下注，亦绵缠难愈，若再误用提毒升丹，此处肉薄之所，易于翻花起肛，色变红紫。亦有用丹石散者，虽愈之后，皮色有黑斑，用桐油敷者，亦有黑斑难退。凡患此者，切忌久行久立，犯之则

湿热随气血下注，更加难愈。此症虽不杀人害命，而久患多年者，颇不乏人，实缠绵之症也。

此症切忌手抓、火烫、走泄。欲速愈者，不可犯之。宜忍耐痛痒，严守禁忌，方易收功。犯酒色二字者，倍加痛苦，不可不慎。

白油膏 专治数十年疔疮，并坐板疮、秃疮，及一切诸疮久不愈者，皆效。百发百中，真神方也。

方用桐油二两，防风、白芷各一钱五分，放生油内泡一夜，入锅内慢火熬枯，去渣，将油再入锅内，熬至欲沸时，用熟鸡蛋一个，去壳放油内炸，至深黄色，去蛋，用油再慢火熬炼，待油极明时，能照见人须眉，入白蜡六分，黄蜡四分，熔化，赶紧用竹纸十余张，乘热浸油内拖过提起，一张一晾，晾干，于冷风处，令毒火吹尽，然后贴之。贴上顷刻脓粘满纸，再换再贴，如此十余次，数日脓尽肉满，生肌而愈。如脓多者，再合一料，则改用黄蜡六分，白蜡五分，不得稍有增减，增减则不效。

黄香膏 治疔疮如神，并治一切痈疮，皆效。久不收口，亦能成功。

方用松香二斤，白水煮透，取出放冷水内，接洗数十下，再煮再洗九次，倾于石上，待冷取起，每用一两，加轻粉三钱，银朱一钱，研细，白蜜少许，炼老成珠，加菜油少许，其上倾热，搅匀，看疮之小大捏作饼子，贴疮上用绸条缚之。一周时取下，用滚水泡之，搓洗极净，再翻转贴之。周时再取下，再洗再贴，只须一饼，再贴至疮愈，不必更换。疮好之后此饼洗净，收存，遇别人患此疮，仍

可与贴，仍照前洗净，再贴疮愈，仍可洗净收存再用。若一饼医过三人者，此饼更有效验，治过十人，其效更速，真神奇矣！

夹纸膏 专治疔疮。

方用樟脑三钱，铜绿一钱，用猪板油和药，捣烂如泥，以油纸夹之，贴患处，一二日翻转贴之，三四日脓尽而愈。如四日后脓尚未尽，再换一贴，无不愈者。

治腿足浮肿、破烂似疔疮而非疔疮者

方用生黄豆一把，自己将口漱净，嚼烂，敷之数日，痊愈。

治疔疮浸淫多孔方

方用凤仙草全株，煎水洗之。

（《外科学讲义》）

现代医家经验

郭仲柯

探本求源诊病 内外兼治用方

郭仲柯（1923～ ），陕西中医学院教授

治病求本，着眼全局，内外结合

《内经》曰：“治病求本”。临证应本着整体观念，治病求本的原则，强调辨证施治，内外结合，分别处理。不少皮肤病，是整个机体疾病在皮肤的反映，如药物性皮炎，全身性红斑狼疮等。不但有皮肤病病理表现，更有全身症状；又如败血症感染引起的荨麻疹，则皮肤症状只是败血症的一种局部反应。因此，在治疗皮肤病时必须从全局出发，同时考虑必要的对症与个体特点，予以辨治。

在内外治法方面，应根据不同疾病，灵活地具体掌握。一些皮肤病以全身反映为主的如麻风、药疹等，要着重内治；一些皮肤病如慢性脓疱疮、癣类疾病，虽与全身有关，但以皮肤病变为主，且病变位置浮浅，应以外治为主；而有些皮肤病，如湿疹是一组炎性皮肤症候群，在治疗上应内外兼顾。

施法遣方，灵活善变，独辟蹊径

皮肤病从治疗途径上有内治和外治。临证时不论确立内治，还是外治之法，均以基础理论为指导，以丰富的外科知识为基础，触类旁通，举一反三，结合皮肤病特点，不泥守于孤法死方，而是根据证情，灵活施法用方。主张：“为医之道，不可偏执，临证立法，施方用药，贵在灵活多变，方能取效”。这是由于患者体质强弱有异，病位有别，夹杂邪气不同，故具体治则亦当有别，应审证求因，随证加减。治疗皮肤病，或散风清热，利湿杀虫，或凉血活血，益气固表，或养血润燥，补益肝肾，调补冲任。各司病机，灵活变化，既能执持，又有圆活，能方能圆，运用自如。

治疗一些急性渗出性皮肤病（急性湿疹、脚癣感染、接触性皮炎、药物性皮炎等），善用“清热、凉血、利湿”之法，常以高氏葶藶渗湿汤加减化裁予之。根据病情，每伍以宣肺的枇杷叶、桑白皮；清肝的龙胆草、柴胡；清心的山栀、黄连、淡竹叶；健脾的陈皮、川朴；燥湿的半夏、苍术；通腑的大黄、枳实等。而对急性荨麻疹，则善以祛风止痒为法，方取经验方，荆防方、麻黄方之类。

慢性瘙痒性皮肤病，多因久病而致血虚风燥，加之瘙痒较著，患者精神负担较重，睡眠不足，致心神失调，而使皮肤病愈发愈重。故治疗时紧抓心神失调，血虚风燥之病机，善用安神养血润燥，佐以活血之法，以王氏当归饮子加减使用。如慢性荨麻疹加党参、蝉蜕、白芍、白术、合欢皮、珍珠母；神经性皮炎加夜交藤、远志、生牡蛎、鬼

箭羽、皂刺；慢性湿疹加天冬、全蝎、乌蛇、薏苡仁、秦艽；斑秃加菟丝子、女贞子、旱莲草、枸杞子，去荆芥、防风、黄芪、甘草；皮肤瘙痒症加僵蚕、蝉衣、苦参、珍珠母、石斛、白鲜皮、五味子；银屑病加紫草、丹参、山豆根、赤芍，去荆芥、防风；脂溢性皮炎加赤石脂；各种紫癜加茜草、仙鹤草、三七粉等活血止血药。

例 1：张某，女，31 岁。1982 年 11 月 10 日初诊。

全身皮肤瘙痒半月，夜间较重，愈搔愈痒。

来诊时皮肤可见广泛抓痕、血痂，糜烂及肥厚，舌质淡，苔薄，脉沉细滑。证因有孕，气血不足，又加劳累，而致血虚风燥。遂拟当归饮子加合欢皮、夜交藤。每日 1 剂，水煎服，共进 9 剂而愈。

对某些顽固性的皮肤病，具有皮肤肥厚，苔藓性变，瘀斑，皮肤色素沉着，结节性红斑，瘢痕疙瘩，疼痛，盘状或部位固定性皮炎等表现者，则常以“活血化瘀，软坚散结”，为治则。方用软皮汤、解毒活血汤、散瘀活血汤之类。如治疗毛发红糠疹，据本病皮损以毛囊性角化的小丘疹、上有淡红色鳞屑、皮肤粗糙等为主，符合《金匱要略》肌肤甲错”这一病机，而采用散瘀活血汤为主治疗，取得良效。

临证还善用虫类药物，且常以虫类药物为主组方。如自拟之全虫汤、乌蛇败毒汤等。此类药有搜风止痒，化瘀通络，熄风理气，解毒，壮阳益肾之功效，但有一定毒性。故用时必须辨证明确，选药精当，掌握好配伍、剂量、疗程。又因该类药其性多燥，宜配伍养血滋阴之品，如胡麻仁、生地、麦冬、玄参；又攻坚之剂，多为咸寒，宜配伍

辛温活血和络之品，如川芎。这样能制其偏，而增加疗效。

在辨证用药的原则下，还结合有关中药有效成分处方。如治疗缠腰火丹（带状疱疹），常加具有抗病毒作用的马齿苋、大青叶、板蓝根、蒲公英；治疗脓疱疮，常加有抑菌作用的蚤休、千里光、银花、黄芩、黄柏、连翘；治疗真菌性皮肤病，习用土槿皮、大蒜、丁香、黄精、桂皮、茵陈、苦楝子等抗真菌药；治疗疣类皮肤病，自拟祛疣汤。

板蓝根 30g 香附 15g 木贼 30g 连翘 15g 马齿苋 30g 内服外用

例 2：杨某，男，30 岁，农民。

自述左胸腰部起小水泡，烧灼疼痛难忍 1 周，曾服多种西药及中药清热解毒之剂无效。

检查：左胸前至后背腰部簇集红斑、水泡性皮损 6 处，个别为豆大水泡，触痛明显，舌边红，苔黄腻，脉弦数。诊为缠腰火丹（带状疱疹），证属肝胆火盛，湿热搏结。治以泻火利湿，解毒止痛。处方：

龙胆草 12g 黄芩 10g 木通 10g 车前子 12g 当归 10g 生地 10g 板蓝根 15g 马齿苋 30g 延胡索 12g
水煎服，3 剂。

外用：金黄膏外敷，每日 1 次。

二诊：6 剂后，皮损基本干燥，结痂，痛除。上方加丹参 15g、赤芍 10g，继服 6 剂。

三诊：12 剂后，皮损痊愈。

巧用外治，匠心独运

皮肤局部损害，是皮肤病病情的真实反映，皮肤损害的性质，有无渗液是选择外用药的主要依据，所以临证时务须详察皮肤损害的情况，探求其病因病机，以辨别病性之急慢及不同类型，从而采用涂、敷、搽、洗之剂。

急性期宜缓和治理，当用性质温和，挥发性好，无刺激性的药物；慢性期加强治疗，宜用透人性强，富于刺激性的药物。

皮损有明显渗出者，均用水溶液湿敷，以散热，减少分泌，消炎止痒，保护创面及药物的持久作用。如黄连液、明矾水等。无渗液者，可外用药粉、粉水剂，如二妙散、炉甘石洗剂；少量渗液宜用粉油剂，而不用刺激性强的酊剂或不透气的软膏，以免加重病情。慢性皮损，粗厚革化者，以外搽药膏为主。膏剂、散剂因作用表浅，透人性不好，故对慢性皮炎一般不用。对亚急性损害以糊剂、膏剂为主。

关于中药外洗的应用，中药外洗不同一般单纯的热疗和水疗，而是药物经过煎煮后，其有效成分溶解于水中，通过温和药力的化学渗透作用，改善局部血液循环，有利于浸润吸收，使皮肤对外界刺激的敏感性降低，耐受性增加，免疫力提高，且方法简便，效果显著。故对某些肥厚瘙痒性皮肤病，常用祛风止痒，杀虫解毒，疏通血脉的除湿止痒洗剂

蛇床子 30g 地肤子 30g 花椒 10g 苦参 20g 明矾 30g

百部洗剂

百部 120g 苦参 120g 蛇床子 60g 雄黄 15g 狼毒 90g

治疗皮肤瘙痒症、神经性皮炎、湿疹等，长期使用，效果甚佳。

不论急、慢性皮肤病，均应避免搔抓、热水烫、肥皂擦洗、剧性药物涂擦等刺激，不少皮肤病要忌食辛辣食物，如鱼、虾、蟹等动风之物；对幼年及女性患者面部、外阴部，不宜涂擦刺激性较强、浓度高的药物。

几种皮肤病之治疗

一、银屑病

该病的病因病机虽有诸多方面，但究其实质主要在于血热。由于情志内伤，气机壅滞，郁久化热，毒热伏于营血，或因饮食失节，过食腥发动风生热之品，致血热内盛，加之复受风热，毒伏血络，伤血化燥而成。创生元饮，药用：

生地 15g 玄参 15g 栀子 12g 板蓝根 15g 蒲公英 10g 地丁 12g 野菊花 10g 贝母 12g 土茯苓 12g 桔梗 10g 当归 10g 赤芍 10g 花粉 10g 甘草 6g

每日 1 剂，水煎服。

对该病要重视早期防治，因病程长，诱发因素多，对痊愈患者，应注意巩固疗效，防止复发。

例 3：林某，男，46 岁，干部。1981 年 1 月就诊。

主诉：因感冒后，四肢伸侧及背部出现红色皮疹 20 天，

皮损见上述部位有绿豆大丘疹及斑片，上覆银屑，舌红紫，脉弦滑。经服生元饮 15 日后皮损色淡，鳞屑减少，新疹停止出现。21 天后，背及前臂大部分皮损消退。33 天后临床痊愈。

二、湿疹

湿疹是常见皮肤病之一，其病因为风、湿、热之邪内侵，其机理为脾湿内蕴，流溢肌肤，加之风邪外袭，久郁化热，导致营卫运行失畅而病，延及后期，病久邪深，伤阴耗血，致血虚风燥，肌肤失养，而呈皮肤干燥的慢性病变。急性期以湿热为主，慢性常伴血虚。久居湿地、气候变化、季节因素、多食生冷甜膩之物或过食高粱厚味、嗜酒等，为其诱因。在辨证上，首先辨明风、湿、热、营虚、血燥，再分清孰轻孰重，可从皮疹的色泽，疮面的干湿，痒感的差异以及发病部位几方面辨证。在施治方面，主张标本兼治，内外俱施，以运化脾土为主。临床分四型：

1. 风湿偏盛：治宜疏风胜湿。自拟湿疹 1 方。药用：
羌活 党参 白鲜皮 茯苓 当归 僵蚕 蝉蜕 荆芥 防风 藿香 厚朴 陈皮

若舌苔薄黄，口干，加苦参、知母、黄芩，去羌活；体实去党参；体虚加白术。

2. 风热挟湿：治宜祛风清热渗湿，用自拟湿疹 2 方。药用：

桑白皮 黄芩 荆芥 山栀 连翘 赤芍 防风 木通 车前子

若有表症，加牛蒡子；渴饮者，加石膏、知母，去桑

白皮；心烦尿赤，加生地、赤苓；剧痒，加苦参、白鲜皮、僵蚕。

3. 湿热偏盛：以清热利湿为主。用自拟湿疹3方。药用：

野菊花 马齿苋 生地 栀子 黄芩 黄连 黄柏
苦参 萆薢 土茯苓 白鲜皮 海桐皮 蛇床子

若病发于上部，加羌活、葛根、升麻，去黄连、黄柏；病发于下部，去黄芩、栀子，加木通、滑石；热毒重，加连翘、丹皮、蒲公英，去蛇床子、土茯苓。

4. 血燥生风：治宜养血润燥驱风，用自拟湿疹4方。药用：

乌梢蛇 当归 川芎 赤芍 白蒺藜 生地 荆芥
防风 胡麻仁 玄参 麦冬

若吞咽干燥者，加天冬；有瘀血者，加丹参、红花、紫草；苔藓样变，加三棱、莪术。

对顽固性皮损时有糜烂、渗液，瘙痒无度，常用全虫方。药用：

全蝎 皂刺 猪牙皂 白蒺藜 炒槐花 枳壳 苦参
荆芥 蝉蜕 灵仙

外治：湿热偏盛，糜烂渗液，瘙痒无度者，给予生地榆15g，马齿苋30g，水煎湿敷。渗液减少后撒布青黛散、黄连油；以丘疹为主者，用三黄洗剂；皮损浸润脱屑，用除湿止痒汤或紫草油膏、吴海膏（吴茱萸、海螵蛸各16g，凡士林适量）。

例4：王某，男，58岁，工人。

患阴囊湿疹，反复发作。皮损见外阴及股内大片潮红，

阴囊水肿，间有大片糜烂，小片渗液，边缘有少量结痂与内裤粘连，伴剧痒，心烦不安。经用湿疹4方内服及外治，3剂后炎症明显减轻，渗液停止，疮面干燥，继续治疗6天后痊愈。

三、青年痤疮（粉刺）

《外科正宗》曰：“粉刺属肺，馥鼻属脾，总皆血热郁滞不散。所谓有诸内，形诸外”。本病是常见的青春发育期皮脂腺疾病，因饮食不节，过食油腻辛辣之物，致脾胃湿热，复受风邪，蕴滞肌肤，搏结于面而成。治宜宣肺泄热，凉血利湿化瘀。创方消痤汤，药用：

丹皮 枇杷叶 大黄 赤石脂 当归 赤芍 生地
薏苡仁 红花

感染者，加蒲公英、地丁、二花；有囊肿，加夏枯草、贝母、三棱、莪术、丹参；肺经风热盛，加鱼腥草、桑皮、白花蛇舌草；脾胃湿热盛者，加大薏苡仁量，或加苦参，或合茵陈蒿汤；冲任不调者，加益母草、凌霄花或合逍遥散。同时配合恰当外治之剂，可缩短疗程。常用5%硫黄软膏、三黄洗剂。

例5：蒋某，男，工人。

面部痤疮，挤之有粉状物伴豆大小疙瘩，反复发作2年。伴发痒、口干、便秘，皮损见面部油腻多脂，散在米粒大暗红色丘疹及结片状结痂，个别呈黄豆大囊肿。舌质暗红、苔薄黄，脉滑数。诊为囊肿性痤疮。证属肺胃湿热兼血瘀。治则：清热化湿，佐以宣肺化瘀软坚。处方：

消痤汤去当归、生地，加夏枯草15g，三棱12g，莪术

12g，丹参 12g，苦参 10g，苍术 10g

水煎服，每日 1 剂。

外用：5% 硫黄软膏。

10 剂后皮损减轻，囊肿软缩。20 剂后病告痊愈。半年后随访未复发。

急性皮肤病多湿热 主用萆薢渗湿汤

萆薢渗湿汤出自《疡科心得集》，为外科皮肤科常用名方之一。由萆薢、薏苡仁、黄柏、赤苓、丹皮、泽泻、滑石、通草八味药组成。

皮肤为人之卫外，毒邪侵犯，首当其冲。急性皮肤病，每因湿热熏蒸肌肤或兼感风邪而引起，故大凡皮肤病的急性期，皆可以萆薢渗湿汤化裁与之，湿重宜兼温化，热重宜兼清利，兼挟风邪宜疏风散邪，实证宜兼攻逐，虚证宜兼扶正。总之临床应用此方时应坚持辨证施治，随证加减则疗效甚佳。

一、杷桑萆薢渗湿汤

即本方去泽泻加枇杷叶、桑白皮、辛夷花、赤石脂、白芷。用于因过食油腻之物，致肺胃湿热，复受风邪，蕴滞肌肤，搏结于头面、颈部的急性皮肤病，如痤疮感染，面颈部的接触性皮炎，大头瘟（包括颜面丹毒）。证见皮肤潮红，双目俱肿，眼睛赤痛或面颈部红斑、丘疹、水泡，脉浮数或滑数者。方中炙枇杷叶、辛夷花质轻上浮，可直达肺胃，有清宣降气之功，桑白皮有泻肺利尿之效，其性寒凉，经归肺胃，可清肺胃热毒；赤石脂、白芷可增强宣肺清热、

抑制皮脂渗出的功效。

例 6：董某，女，17 岁，农民。1984 年 7 月 5 日诊。

证见颜面、双手背皮肤潮红，起皮疹，灼痒。患者于 4 天前，觉面部干燥不适，故而洗脸后搽雪花膏 1 次，6 小时后，颜面、双手背发红、灼热、麻木、肿胀，其上起小丘疹。即到当地治疗，不效。查舌红、苔黄腻，脉滑数。证为肺胃湿热，搏结于面。方用：杷桑草薺渗湿汤去黄柏，加生地 12g，黄芩 10g，大青叶 15g。水煎服，进 6 剂，皮损消失而愈。

二、柴胆草薺渗湿汤

即本方去泽泻，加柴胡、龙胆草、当归、黄芩，用于脾失健运，湿浊内生，郁久化热，湿热搏结或肝胆之火妄动熏蒸肌肤，循经外溢而致之胸腹、少腹、阴部皮肤病，如带状疱疹、阴囊急性感染、妇人阴痒等。证见局部皮损潮红，灼热刺痛如火烧火燎，水疱壁紧张或患处糜烂渗液，浸淫成片，结痂瘙痒、伴口苦、咽干，烦躁易怒，胁痛，舌质红、苔黄，脉弦数。该方既可清热解毒利湿，又能泻肝胆之实火。临证若遇疼痛较著者，需加化瘀通络之品，如元胡、金铃子、乳香、没药、丹参之属，亦可合芍药甘草汤疗之。若局部肿胀明显，糜烂而汁水频流，需重用生苡仁，易赤苓为土茯苓，瘙痒甚加苦参、海桐皮、全蝎、僵蚕。

例 7：王某，男，45 岁，工人。1983 年 5 月 16 日诊。

自述胸腰部起水泡，烧灼疼痛难忍，伴口苦，烦躁易怒，大便干燥 3 天，曾用西药病毒灵、维生素 B₁₂ 等药无效。

检查：右胸部及腰部簇集红斑水泡皮损7处，个别呈豆大水泡，触痛明显，舌边红、苔黄腻，脉弦数。诊断为缠腰火丹（即带状疱疹），证属肝胆火盛，湿热搏结。治以泻火利湿，解毒止痛之法，拟以柴胆葶藶渗湿汤去黄柏，加板蓝根15g，马齿苋30g，延胡索10g。水煎服。

外用：金黄膏外敷。

用药6剂后皮损基本干燥，结痂，疼减。9剂后，皮损痊愈。

三、蚤休葶藶渗湿汤

即本方去泽泻、黄柏，加蚤休、马齿苋、黄连、栀子。用于暑邪湿热侵入肺经，不得疏泄，热盛则肉腐为脓所致之化脓性皮肤病。如泛发性脓疱疮、多发性疖病、暑疖、皮肤外伤感染等。证见：局部起脓疮，以头面、四肢为多，密集而色黄，围绕红晕，破后糜烂，或伤处红肿，脓水频流，浸淫四窜，自觉瘙痒，伴身热不扬，胸闷，便干，尿短赤，舌红，脉濡数者。方中蚤休、马齿苋、薏苡仁3味量至30~60g；若脾胃虚，湿盛者，去栀子、黄连，加山药、扁豆。蚤休、马齿苋性味甘、苦寒，清热解毒而无伤脾败胃之弊，故以重剂投之；黄连、栀子性味苦寒，有清热燥湿、泻火解毒之功。诸药合用达清利湿热，泻火解毒之效。

例8：仁某，女，16岁，学生，1984年9月1日诊。

全身出疹，起脓疮，剧痒，以夜间为甚1月余。有疱疹接触史。检查：双手指缝、前臂、腋窝、股内侧及小腿屈侧可见大片状较密的红色丘疹、脓疱疮，部分脓疮已破、糜烂，有大量脓性分泌物、血痂，舌红、苔薄黄而腻，脉

数。诊为疥疮（脓疥），证属湿热郁肺，虫毒外袭。治以清热解毒，利湿杀虫之法。方用蚤休草薜渗湿汤去赤苓，加苦参 12g，土茯苓 15g，3 剂。水煎服。

外用：10% 硫磺软膏涂搽。

二诊：服药后炎症减轻，痒可忍受，脓性分泌物减少，部分皮损基本干燥，有脱屑。继用上方化裁加减，治疗 1 周，皮损恢复正常。

四、凉血草薜渗湿汤

即本方去泽泻，加生地、赤芍、紫草、白茅根。用于湿热内蕴或禀性不耐，食入忌物，蕴热成毒，郁于肌肤，充于腠理，浸淫皮肤，甚则毒热入营，致气血两燔的变态反应性皮肤病，如药物性皮炎、过敏性紫癜。该类疾病，一般在上部的病变多兼风热，瘙痒多兼风邪，渗液过多，大都属脾胃湿热。治疗上主张标本兼治，内外治法同施，以凉血清热、解毒利湿为主。病发于上部去黄柏，加菊花、蔓荆子、升麻；病发于下部加牛膝；热毒重加连翘、蒲公英、白花蛇舌草；血热而见出血点、瘀斑者，加生地榆、茜草、仙鹤草、芥穗炭，以增凉血止血的作用；剧痒者，加刺蒺藜、白鲜皮、白僵蚕；反复发作，加丹参、当归、黄芪、苍术；有里热实证加大黄、枳实，以增强凉血、化瘀、通腑泄热之效。

例 9：李某，男，24 岁，工人。1983 年 5 月 7 日诊。

患泛发性湿疹已 3 年余，时轻时重，反复发作，每在夏秋季较重，自觉瘙痒难忍，抓之则糜烂，汁水淋漓，甚为痛苦。诊见皮肤潮红，颈、胸及阴囊、四肢有较密集之

红色小丘疹，部分皮损呈糜烂、渗液、结痂状，对称分布，舌质红、苔黄腻而少津，脉弦数有力。证属素体血热，复受湿热之邪，湿热交蒸于肌肤，不得外泄而发为湿疹，拟清热利湿为法。用凉血革藓渗湿汤加野菊花 30g。水煎服，6 剂。

外用：生地榆、马齿苋。水煎湿敷，6 剂。

二诊：用药后，渗液减少，皮疹基本消退，部分皮损已干燥、结痂。继用原方 6 剂，共治疗 24 天，皮肤疾患乃愈。

五、土苓革藓渗湿汤

即本方去赤苓，加土茯苓、牛膝、地丁、银花。用于火毒、湿热下注，郁于肌肤而致之下部皮肤病，如下肢丹毒、足癣感染、大脚风等。发生在下部的皮肤病，只要有腿肿足胀，局部疼痛，都可用此方加减治之。若局部肿而焮红、灼疼，此为毒热炽盛之象，宜合黄连解毒汤；若肿甚而没指，宜兼化瘀通络加丝瓜络、透骨草、地龙、王不留行等药，亦可用白茅根、赤小豆；若坚肿难消者宜加活血透托之品，如穿山甲、皂刺、乳香、没药等；足癣奇痒难忍者加白鲜皮、地肤子、蛇床子、海桐皮。

例 10：张某，男，37 岁，工人。1983 年 6 月 8 日诊。

自诉右脚红肿疼痛，糜烂，灼痒 1 周。曾患脚气 1 年余，1 周前右脚趾间瘙痒、灼热，起水泡，糜烂，流液，肿痛不能行走。经某医院治疗不效。检查：右足背肿胀（++），皮肤潮红，趾缝有密集性小水泡，个别处皮肤发白，糜烂渗液，基底面潮湿鲜红，舌质红，脉滑数。诊断为足

癣合并感染。证属湿热下注，治以清热解毒，利湿消肿之法。处方：土苓草藓渗湿汤加白鲜皮、地肤子各 12g。2 剂煎服。

外用：五加皮、地骨皮、大枫子、白矾各 15g，皂角、醋酸铅各 10g。水煎湿敷。

二诊：右足肿痒渐消，渗液减少。继用上 2 方，内服外洗，并外用新脚气粉扑撒，而告愈。

（白崇智 整理）

张锡君

皮肤诸证 乌蛇蝉衣

张锡君（1913～ ），重庆市
中医院主任医师，著名临床家

乌蛇蝉衣汤是在验方乌蛇败毒散的基础上，经过长期临床实践总结出来的一首方剂。治疗湿疹、风疹、疱疹、荨麻疹等，临床效果颇为满意，治疗红斑性狼疮、黑变病等疑难病证，收效也好。

药物组成：

乌梢蛇 15g 蝉蜕 6g 僵蚕 6g 露蜂房 6g 丹皮 9g
赤芍 9g 苦参 9g 土茯苓 30g 虎耳草 30g 千里光
30g 白鲜皮 9g

本方具有清热解毒，除湿通络，祛风止痒，化瘀消疹之功效。

一、湿疹

急性期乌蛇蝉衣汤加防风通圣丸或牛黄解毒片；亚急性期加薏苡仁、茯苓等除湿之品；慢性期加四物汤等养血之剂。

例 1：徐某，男，16 岁。1974 年 9 月 31 日诊。

1 周前，全身发现米粒样丘疹，阴部尤甚，瘙痒甚剧，

大便干燥，小便黄赤，心烦不眠，口渴，舌红苔黄，脉滑数。证属风邪热毒，蕴结肌肤。治以清热解毒，通腑泻热。处方：

乌梢蛇 15g 蝉蜕 6g 丹皮 9g 赤芍 9g 千里光 30g 虎耳草 30g 牛耳大黄 15g

防风通圣丸 6包，每次 1包，每日 2次。

3剂后疹退痒稍减。按此方加减又服 4剂，痒除病愈，至今未复发。

二、风疹

用乌蛇蝉衣汤加银翘荆防等祛风解毒之品。

例 2：曾某，女，15岁。1974年 10月 15日诊。

患者两天前发热恶寒，咳嗽，流涕，次日全身出现红色斑疹，瘙痒，遇热痒甚，二便调，舌红苔薄黄，脉浮数。查枕后淋巴结肿大，咽喉明显充血。诊为风疹。证属风热犯肺。治以疏风清热，宣肺解表。处方：

乌梢蛇 15g 蝉蜕 6g 蜂房 6g 荆芥 9g 防风 9g 瓜蒌壳 9g 白鲜皮 9g 银花藤 30g 连翘 9g 千里光 30g 鱼腥草 30g

服 3剂疹退病减，再服病愈。

三、荨麻疹

例 3：刘某，男，6岁。1975年 5月 3日诊。

患者反复全身起风疙瘩 2年，时出时没，早晚较剧。近两天复发，瘙痒甚剧，夜寐不安，纳可，舌红苔薄白，脉浮数。证属风热束表。治以疏风解表。处方

乌梢蛇 10g 蝉蜕 6g 赤芍 9g 防风 6g 荆芥 6g

薄荷 6g 千里光 30g 虎耳草 30g 白鲜皮 6g

银翘丸 10 丸，每次 1 丸，每日 3 次。

服 3 剂，疹消病愈。续服 2 剂，巩固疗效。

四、脓疱疮

临床分湿热和脾虚两证，而以湿热多见。治以清热解毒，除湿排脓。方用乌蛇蝉衣汤合五味消毒饮。

例 4：张某，男，65 岁。1974 年 7 月 12 日诊。

患儿 1 周前头面、四肢起红疹，瘙痒，搔后出现脓疱，溃后糜烂流黄水，烦躁不安，纳呆，口渴，大便两日未解，小便黄，舌质深红，苔黄腻，脉滑数。证属湿热内蕴，熏蒸皮肤。治以清热解毒，除湿排脓。处方：

乌梢蛇 9g 蝉蜕 6g 土茯苓 15g 银花 15g 薏苡仁 15g 野菊花 15g 紫花地丁 15g 虎耳草 15g 千里光 15g

防风通圣丸 4 包，每次半包，每日 2 次。

服 2 剂大便通畅，诸证减轻。防风通圣丸停药。按上方加减，续服 1 周而愈。

五、接触性皮炎

例 5：王某，女，31 岁。1975 年 8 月 12 日诊。

2 天前接触生漆后即觉全身发痒，继之头面出现紫红色丘疹，眼睑及面部浮肿，瘙痒难忍，烦躁不安，纳差，舌红苔薄白，脉稍数。诊为漆疮。证属风热湿毒。治以清热解毒，祛风除湿。处方：

乌梢蛇 9g 蝉蜕 6g 蜂房 6g 地肤子 9g 白鲜皮 9g 荆芥 9g 防风 9g 千里光 30g 虎耳草 30g 排风藤

30g

另用鲜漆枯草 60g 捣烂外搽。

2 剂症减，再 2 剂而愈。

六、剥脱性皮炎

例 6：张某，女，5 个月。1975 年 5 月 17 日诊。

患儿生后 1 个月出现红疹，后渐加重，面部出现水肿及渗液性结痂，有部分出现鳞屑。经某医院诊为剥脱性皮炎，治疗效果不显。现全身脱屑脱皮，以头部为甚。有时发热，伴有渗液性结痂。患儿哭闹不安，时有吐乳，便干，舌红苔薄黄，手纹紫。诊为湿毒疮。证属湿毒入血，外发肌肤。治以凉血解毒，除湿清热。处方：

乌梢蛇 4g 蝉蜕 4g 丹皮 4g 赤芍 4g 生地 8g
银花 4g 连翘 4g 苦参 3g 千里光 10g 土茯苓 10g
野菊花 10g

另用紫草根 15g，用菜油煎枯后去滓，取油外搽。同时，以珍珠粉 3g，每日 1g，分 3 次服。

上方略有加减，服药、外搽 1 个月而愈。

七、红斑狼疮

例 7：罗某，女，33 岁。

患者 1969 年 7 月因受烈日暴晒后，自觉身痛乏力，心慌，发热，面部起红斑。检血白细胞 $2.7 \times 10^9/L$ ，血沉 89mm/小时，转氨酶 180 单位。尿常规：蛋白（+），管型（少许），血中检出红斑狼疮细胞。经某医院诊为系统性红斑狼疮。曾服大量激素、硫唑嘌呤、潘生丁等药治疗效果不显，来请诊治。现面部红斑，发热，口渴，便结，尿黄，

舌红苔黄，脉滑数。诊为阳毒发斑。证属热毒内蕴，经络瘀阻所致。治以清热解毒，活血通络。处方：

乌梢蛇 15g 蝉蜕 9g 蜂房 9g 白鲜皮 9g 赤芍 9g
丹皮 9g 生地 20g 虎耳草 30g 千里光 30g 路路通
30g 牛耳大黄 30g

防风通圣丸 7 瓶，每日 1 瓶，分 3 次服。

按上方随证加减连服 2 个月，病情好转。白细胞 $8.2 \times 10^9/L$ ，血沉 18mm/h，转氨酶 110 单位，精神好转，面部红斑基本消失。续以滋养肾阴为主，用六味地黄丸、二至丸加味并与乌蛇蝉衣汤交替服达半年之久，病情基本稳定。1973 年 9 月上班工作。1974 年顺产一女。1980 年随访母女健壮。

八、皮肤炎

本病多由湿热风毒所致，治宜疏风清热，解毒除湿。

例 8：朱某，女，9 岁。1970 年 3 月 3 日诊。

患儿半年前患外感后，发热不退，面部出现水肿性紫红斑，压之不凹陷，继之手背及全身出现伴有水肿的红斑，肌肉疼痛、触痛，乏力，嗜睡，纳呆，经某医院诊为皮肤炎。治疗半年效不显。来请会诊，诊为阳斑。证属湿毒入血所致。治宜除湿解毒，活血通络。处方：

乌梢蛇 9g 蝉蜕 6g 丹皮 6g 赤芍 9g 薏苡仁 30g
紫草 9g 猪殃殃 30g 土茯苓 30g 白花蛇舌草 30g
半枝莲 30g 排风藤 30g

癌痛宁 1 瓶，每次 2 片，每日 3 次。

按上方增损连服半年，诸证大减。白细胞由 $1.17 \times$

$10^9/L$ 升到 $4 \times 10^9/L$ 。尿常规正常。后用大补阴丸、归脾丸之类，与前方交替服达3年之久。经复查皮炎已愈。随访2年未复发。

九、黑变病

本病多属阴虚挟瘀，或湿毒入络，或气血亏虚等。治以养阴化瘀，或除湿解毒通络，或气血双补。方用乌蛇蝉衣汤加减。

例9：向某，女，43岁。1978年8月15日诊。

患慢性湿疹5年，每年夏秋季复发。3日前湿疹复发，瘙痒甚剧，逐渐皮肤变黑，以后出现网状褐色斑。近1周来色黑加深，经某医院诊为黑变病，多方治疗不效。来请诊治。现证：面、颈及手背部一片黑色网状斑，胸部呈点状斑，时有瘙痒，口中无味，纳差，舌淡苔白腻，脉濡数。月经量少，色淡有瘀块。证属湿毒挟瘀。治以除湿解毒，化瘀通络。处方：

乌梢蛇 15g 蝉蜕 9g 蜂房 6g 丹皮 9g 赤芍 9g
当归 12g 土茯苓 30g 薏苡仁 30g 路路通 30g

大黄廑虫丸 6瓶，每日1瓶，分3次服。

服7剂后，病见好转。按上方增损连服3个月黑斑尽退。

(余朋千 整理)

沈楚翘

审病因细辨证 法前贤勿拘泥

沈楚翘（1909～1989），原上海
中医学院附属曙光医院主任医师

皮肤病虽然名目繁多，皮损多种多样，病情错综复杂，但其症状归纳起来，不外痒、痛、渗出（或脱屑）。其病因不外风、湿和热（亦有虫、毒、瘀等）。其病机多为风湿热邪郁于肌肤，气血运行受阻，肌肤失养而成。急性病变多属湿热，慢性多属血燥。急性期多用祛风清热利湿法，慢性期多用养血润燥法。

其临床表现：偏于风者，多泛发全身，游走不定，瘙痒颇剧，大多为干性，少渗出，或有脱屑，皮损多为丘疹、风团。偏于热者，其症多见红、肿、热、痛、痒（或痒痛交作），皮疹多为斑丘疹；偏于湿者，多见瘙痒、糜烂、渗液较多，或黄水淋漓，病程缠绵难愈，皮损多为水泡、脓疮。

皮肤病多发于浅表肌肤，但与内脏关系密切。心主血脉而藏神，肝主筋而其华在爪，肾主骨而其华在发，肺主皮毛，脾主肌肉。一旦脏腑功能失调，气血运行不利，皆可导致皮肤病发生，即所谓“有诸内必形诸外”。因此，治

疗皮肤病亦需从整体出发，辨证论治，调理脏腑，使其各复其职。若只着眼于局部皮肤，而忽略内调脏腑气血，即使皮损暂时好转或消失，也易复发，甚至愈发愈重。若以活血化瘀、养阴清热、养血祛风、调理脾胃、泻火解毒、平肝重镇、清热利湿法分别治疗红斑性肢痛症、白塞氏病、银屑病、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急慢性湿疹等难愈易复发的顽疾，则疗效颇著。

重活血化瘀

据王清任《医林改错》中“青筋暴露，非筋也，现于皮肤者血管也。血管青者，内有瘀血也”及《素问·调经论》中“孙络外溢则经有留血也”等论述，认为血瘀证在皮肤病领域中的表现可归纳为以下几点：舌质暗滞，边有瘀点或瘀斑，舌下色青紫；出血倾向，表浅静脉怒张，皮肤颜色改变（暗褐、紫斑、白斑等）；毛发的变化（脱发、发枯黄等）；感觉的异常；皮肤粗糙、角化过度，异常组织增生，如结节红斑、皮下囊肿等；顽固而持续性隐痛，或刺痛难忍等。

活血化瘀法对下肢结节痛，包括结节红斑、硬红斑、结节性脉管炎、过敏性紫癜、血栓性静脉炎、血栓闭塞性脉管炎、皮肤变应性血管炎、红斑肢痛症等常可取得满意效果。但具体应用时，尚需区别寒热虚实，配合其他疗法，可收到事半功倍之效。

据红斑性肢痛症见有皮肤紫红、充血，温度增高，疼痛等症状，认为该病是由湿热蕴于肌肤，经络阻隔，气血

凝滞而成，每治以活血化瘀配合清热利湿。

例 1：陆某，男，58 岁。1980 年 5 月 3 日初诊。

1979 年 1 月两足跟肌腱呈针刺样疼痛，逐渐发展到两足底，局部皮色紫红，温度显著增高，焮热作痛，入夜尤甚，活动及站立时疼痛加重。自用冷水浸泡，疼痛可缓解数小时，而后又复作痛。以后两踝及膝部出现结节性红斑，时隐时现，焮热作痛。经某医院皮肤科诊断为“红斑性肢痛症”。曾用中西药治疗无效，而来本院中医治疗。脉弦细数，舌苔黄。症属湿热下注，气血凝滞，脉络不和。治拟活血化瘀，清热利湿通络法。药用。

当归 10g 丹参 10g 丹皮 10g 赤芍 10g 白芍 10g
牛膝 10g 赤小豆 15g 忍冬藤 15g 天仙藤 15g 络石藤 15g 伸筋草 15g 茯苓皮 15g 冬瓜皮 15g

水煎服。

二诊（1980 年 11 月 14 日）：两足肿势已消，红斑退尽，皮色如常，疼痛亦止，步履便利。

白塞氏病，法宗《金匱》

白塞氏病又称口、眼、生殖器皮肤综合征，是一种原因不明的皮肤粘膜综合病症。相当于《金匱要略》所描述的“狐惑”一证，“蚀于喉为惑”，“蚀于阴为狐”。在《金匱》治疗本病应用百合地黄汤、甘草泻心汤等方的启示下，认为本病的病机为肝肾两亏，湿热为患。总的治疗原则为益气养阴，清热利湿。由于发病的部位不同，故治疗方法亦有差异。发于口、眼部位者，多为阴虚火旺，虚火上炎。

治当以滋阴降火为主；发于外阴者，为湿热下注，故以清热利湿为主；发于下肢结节性红斑，多为瘀血凝滞，应在上法中配合活血祛瘀之法。

例2：郑某，女，31岁。1980年4月10日初诊。

2月21日出现发热，关节酸痛，继之口腔粘膜、外阴部发生溃疡作痛，2月27日入本院皮肤科病房，诊断为白塞氏病。经过1个月治疗，病情好转出院。但不久又复发，口腔粘膜又生溃疡，午后低热，神疲乏力，口干而渴，脉弦细，舌苔薄边尖红。证属肝肾阴虚，虚火上炎，脾胃湿热循经上熏所致。治拟养阴清热利湿法。药用：

大生地 15g 麦冬 10g 山药 10g 朱茯苓 10g 生石膏 15g 知母 10g 牛膝 10g 竹叶 10g 玄参 10g 谷麦芽各 10g 杭甘菊 6g 代赭石 30g 鲜芦根 1支（去节）
水煎服。

二诊（4月17日）：服上方7剂，诸症均减，口腔溃疡渐瘥，再以上方加减治疗两月而愈，随访至今未见复发。

重辨证明病因 分标本审虚实

神经性皮炎相当于祖国医学的“牛皮癣”、“顽癣”。多由风湿热邪郁于肌肤，日久耗血，血虚风燥，肌肤失养所致。该病有两大特点，一为血虚，一为肝旺。血虚由风邪引起，血虚而致肌肤失养，故养血润燥是治本，常用生熟地、当归、丹参、鸡血藤、何首乌、赤白芍之类；肝旺是引起瘙痒的主要病机。肝为风木之脏，体阴而用阳，其性刚强，肝气急而易亢。该病患者大多性情急躁，心烦易怒。

又多因精神紧张，情绪抑郁而发作，瘙痒颇剧，夜不安寐，故用重镇之品，如代赭石、灵磁石、珍珠母、石决明之类，以平肝潜阳，重镇安神。止痒效果较单纯用祛风、杀虫止痒为佳。

例3：何某，男，30岁。1977年12月28日初诊。

面、颈部及手背皮疹作痒已3年。3年前在后颈发现一枚黄豆大皮疹作痒，经自用地塞米松软膏擦涂后，皮疹消失，停药后不久又复发，皮损逐渐延及整个颈部、前额、两颊和两手背，瘙痒不堪，抓破出血，入夜作痒尤甚，影响睡眠，冬春季发作较重，平素性情急躁。经某医院诊为播散性神经性皮炎。治疗效果不显，而来求治。检查：前额、两面颊部、后颈部皮损呈散在性分布，部分有融合之苔藓样暗褐色斑片，周围有如针头至绿豆大扁平丘疹，部分有明显抓痕和血痂，手背亦有同样皮损，脉弦细，苔白。证属血虚风燥，肌肤失养而成。治宜养血祛风，重镇止痒法。药用：

荆芥 10g 黄芩 10g 生地 12g 丹皮 10g 赤芍 10g
白芍 10g 紫草 10g 生甘草 6g 乌梅 10g 灵磁石
10g 代赭石 30g 地肤子 10g 豨莶草 15g 牛膝 10g
水煎服。

二诊（1978年3月8日）：上方连服3个月，皮损消退大半，瘙痒大减，时有反复，已能安睡。再以上方为主继续服用。

三诊（9月26日）：上方加减治疗半年，皮损基本消失，瘙痒已停。

1981年3月21日随访：患者自述停药半年后，皮损有少量发出，微痒。目前虽入春季，未见发作。

治湿别内外 法度需分明

湿疹是一种过敏性疾病，是皮肤科常见病、多发病之一。病因较复杂，常与人的体质或神经系统功能障碍有关。瘙痒剧烈且又易复发。湿疹顾名思义，与“湿”关系密切。而湿有内外之分，内湿多由过食腥辣醇酒厚味，损伤脾胃，运化失司，以致湿热内生；外湿多由感受风湿邪气，内外之湿相合，发于肌肤而成。因此，湿疹总的病因不离湿热。急性湿疹热重于湿，症见皮肤潮红、焮热，作痒，渗水，溲黄便干，苔黄腻，脉滑数。治宜清热凉血燥湿之法，选用苦寒清热解毒燥湿之品，如黄芩、黄柏、苦参、白鲜皮等；清热凉血药可用生地、丹皮、赤芍、紫草之类。若皮损泛发全身，瘙痒明显，多与风邪有关，应佐以祛风之品，如荆芥、防风、桑叶、菊花、豨莶草等，慢性湿疹多为湿重于热，湿热郁于肌肤，耗血生燥，使气血运行不利，而致皮肤粗糙、角化、肥厚。治宜养血活血，祛风利湿为主。常用当归、赤芍、丹参、鸡血藤等养血活血；茯苓、泽泻、赤豆、薏苡仁之类清热利湿。后期佐以健脾益气之品，如党参、白术、山药等，以杜绝生湿之源，减少湿疹复发。

例4：张某，男，45岁。1978年9月6日初诊。

1年前患湿疹，时轻时剧，瘙痒。经某医院治疗好转。前日因饮酒后又复发作，初起两小腿作痒，皮色微红，搔破后流黄水，人暮加重，瘙痒，夜不能安睡。胸部、两上

肢亦有散在丘疹、水泡、糜烂。因服西药效果不佳，转中医诊治。检查：四肢伸侧、胸部皮肤潮红，有散发或集簇粟粒大红色丘疹，间有水泡，部分糜烂，渗出液较多色黄，尤以两小腿为著，脉弦滑，苔黄腻，边尖红。证属湿热内蕴，风邪外袭，发于肌肤。治用祛风清热，解毒利湿法。药用：

荆芥 10g 黄芩 10g 银花 15g 连翘 15g 赤芍 10g
丹皮 10g 白鲜皮 15g 土茯苓 15g 苦参 10g 豨莶草
15g 地肤子 10g 六一散（包）15g

水煎服。

上方加减治疗月余而收功。

效法于前贤 蛇丹治心肝

带状疱疹，相当于祖国医学的“蛇丹”、“蛇串疮”、“缠腰火丹”。历代医家多认为本病因肝胆湿热内蕴，外发肌肤而成，常用龙胆泻肝汤加减。本病除与肝有关外，还与心有关。因该病还常发于头面部，皮损潮红焮热，刺痛剧烈，全身伴有心烦口干，溲黄便干，苔黄舌尖红，脉弦数。《内经》云：“诸痛痒疮，皆属于心”，心属火而主血脉，火性炎上，如心火亢盛，热伏营血，透发肌表而成火丹，故与心关系密切。因此，治疗该病，当从心肝论治。常用泻火解毒，平肝镇静法。泻火解毒乃泻心肝之火毒，以治本。常用犀角地黄汤、黄连解毒汤加减；平肝镇静以止痛，用以治标。标本兼顾，收效显著。

例 5：林某，男，80 岁。1981 年 2 月 19 日初诊。

7天前自觉右侧头痛，继而起发小疹，上至头角，下至耳后，疼痛如针刺，夜不安寐，心烦口干，故来就诊。查其右侧头顶开始，下至锁骨上部，皮损为集簇性、绿豆大小水泡，基底潮红，排列呈带状，各群之间皮肤正常，间有丘疹、血痂。右颈部淋巴结肿大如蚕豆，压痛明显，脉弦数，苔薄黄，舌尖红。证属心肝火毒蕴热，透发肌肤而成。治以泻火解毒，平肝镇静。药用：

黄芩 10g 黄连 3g 甘中黄（包 6g） 赤芍 10g 蒲公英 15g 紫花地丁 15g 野菊花 6g 灵磁石 30g 珍珠母 30g 代赭石 30g

水煎服。

二诊（2月23日）：经服上方4剂，小水泡逐渐消退，局部疼痛大减，已能安睡。继以上方加减服16剂而愈。

（王裘祚 贾鸿魁 整理）

郭长贵

辨治皮肤病 活用仲景方

郭长贵 (1916~1988)，原安阳市中医院副主任医师

小柴胡汤治缠腰火丹

缠腰火丹多系肝胆火盛所致。肝胆表里相配，火热炽盛，瘀滞二经，蕴结于肌肤，致成本病。小柴胡汤原为伤寒少阳病而设，以其疏肝利胆，解表清里，与本病肝胆火盛之病机契合，故移花接木用治缠腰火丹，稍事加减，每多获效。临证可减参草之补，加入二花、地丁、丹皮、猪苓、泽泻等清热解毒利湿之品。

刘某，女，70岁，居民。1981年8月13日初诊。

患者2天来左肋肋陆续出现1条带状水疱，成簇密集，内含透明液体，小如粟米，大如蚕豆，痛如火燎，心烦不安。诊为缠腰火丹，治以小柴胡汤加减：

柴胡 10g 黄芩 12g 栀子 12g 金银花 15g 地丁 15g 当归 12g 生地 15g 丹皮 15g 猪苓 15g 泽泻 12g 陈皮 10g 甘草 6g

3剂，日1剂，水煎服。

外用：痈毒散（滑石 90g，甘草 15g，黄连 30g，地榆

30g，冰片 3g，上药共研为细末）香油调涂患处。每日换药一次。

复诊（8月17日）：药后小水泡已干枯塌陷，部分大水泡破裂，出现糜烂面，疼痛减轻。继用上方 3 剂，外用药同前，溃烂处撒生肌散。

三诊：水泡消失，糜烂面愈合，饮食增加，精神转佳，基本痊愈。为巩固疗效，上方减地丁，加醋元胡 12g，续服 3 剂而愈。

泻心汤治湿毒疡

湿毒疡与急性湿疹相似，多由湿热火毒蕴结肌肤而成。以丘疹色红、糜烂、渗液、浸淫成片，剧烈瘙痒为主要特征。《内经》云：“诸痛痒疮，皆属于心”，心主火，本病乃湿热火毒为患，故用《金匱要略》治热痞的泻心汤加味治疗，屡用屡验。临证可加入银花、连翘清热解毒，猪苓、地肤子、白鲜皮利湿止痒。方中大黄通便，猪苓利尿，使湿热从二便分消，尤对皮损色红、剧痒、渗水多的患者，能迅速遏止病势，一般二三剂药即使水干痒止。又配外用药助其利湿解毒之功。

赵某，男，35岁，工人。1981年5月4日初诊。

述其双下肢丘疹月余，瘙痒流水，经用西药不效。查见自臀部以下至足有散在性丘疹，色暗红，搔破处渗流黄粘水，瘙痒难忍。舌质红，苔黄腻，脉滑数。诊为湿毒疡。治以泻心汤加味：

大黄 12g 黄芩 12g 黄连 9g 黄柏 15g 金银花

15g 连翘 10g 茵陈 15g 防己 10g 猪苓 15g 川牛膝
15g 白鲜皮 15g 地肤子 15g 3剂

外用滑石 36g，甘草 6g，地榆 12g，黄柏 12g。共研为细末，香油调涂患处，日1次。

复诊时已不渗水，瘙痒减轻。继用上方2剂，外用药同前。后因他病来诊，言其药后即痊愈。

桂枝汤治风疹块

风疹块又称“痞瘤”、“瘾疹”等。本病多由汗出肌松，复感风邪，郁于肌肤，致营卫不和而成。桂枝汤为《伤寒论》太阳中风证所设，具有解肌祛风、调和营卫之功。临证加入祛风活血之品治疗风寒型风疹块，收效亦佳。

王某，女，30岁，工人。1981年12月15日初诊。

于1周前，因劳动汗出，下班后又遇大风，即全身发痒，旋起扁平疙瘩。经用扑尔敏等不效。且每遇凉水洗手而加重。证见全身遍布豆瓣至指头大扁平丘疹，色淡不红，部分融合成片，瘙痒难忍。舌苔薄白，脉浮缓。此汗出受风，营卫不和所致。治以桂枝汤加味：

桂枝 9g 白芍 12g 炙甘草 6g 蝉蜕 12g 荆芥 10g
防风 10g 白鲜皮 15g 赤芍 12g 生姜 3片 大枣 4
枚 3剂

复诊时瘙痒若失，疹块已消。守上方加制首乌 15g，以巩固疗效。1年后随访无复发。

(刘天骥 整理)

孙泽民

风燥瘀虫湿是因 散润化搜除为法

孙泽民（1900～ ），副主任医师

皮肤病内服药物的使用，必须审病求因，辨证用药。具有“风”的证候者，用祛风药以祛风散邪，并取“血行风自灭”之意，兼用养血活血药；具有“虫”的证候者，当以虫搜虫，处方中多用虫类祛风药，兼用利湿清热之品；具有“燥”的证候者，多选用滋阴养血润燥药，并兼用祛风药以标本同治；属湿者，区别湿之偏热偏寒；属瘀者，视病位或上或下，用药各有专司。根据皮肤病的痒疹、疮癣的不同表现，选择针对性的药物，不拘于一方一药，方可取效。

对于顽固性皮肤病和疑难病症，在不断寻找新药物的同时，每从理论上反复推敲前贤定论，对病因病理探求更正确更客观的解释，以改善和提高疗效。如红斑性天疱疮，认为本病存在气虚表不固的特点，故用大剂量黄芪补气固表；白癜风，前人多用活血祛风平肝之剂施治而少效，故提出本病应从肾入手，创制温肾活血汤取得了较好疗效。

皮肤病应内外结合，尤重视外治法。皮肤为人之大表，外治法是否得当对疗效有极大关系。因此，在外治的方法、

剂型、炮制、处方、药物等方面，坚持博采众方，寻觅有效的偏方、验方，在实践中使用并改进，创制了许多新方，仿古而不泥古。如改进油膏制剂方法，原法是将中药浸油数天，然后熬枯取渣，改为以沸油煎半小时为度，特别是紫草、甘草、当归等，先行浸湿，待其半干，然后放入煎沸之油中，使药效得以保存。

湿疹是孙师最擅长的病种之一。认为主要是内在的湿热和外在的风湿之邪搏结于肌肤而发，每因气候环境以及嗜食鱼、虾、蟹等腥发动风之物而诱发。以清热利湿为主，一般用苦参、白鲜皮、地肤子、木通、车前子等清热利湿止痒药。如见红肿、糜烂、渗液多者，尚可加入解毒燥湿之品；属久病脾胃虚损者，应从培补脾胃入手，使脾健则湿自化。常用基本方：

银花 15g 地肤子 10g 蝉蜕 10g 刺猬皮 10g 白僵蚕 10g 白鲜皮 10g 苍耳子 10g 木通 10g 苦参 12g 车前子 15g

湿热证之偏热者，加黄柏、龙胆草各 10g，茯苓 30g，槐花、蚕沙各 12g；偏湿者，加草薢、泽泻、薏苡仁各 10g。血热证于基本方内去苍耳子、地肤子，加丹皮 10g、玄参 12g，蒲公英、生地各 30g；血虚证于基本方内去银花、苍耳子、木通、车前子、苦参，加大小胡麻、首乌各 15g，刺蒺藜 10g、玉竹 12g，痒甚者尚可加用乌梢蛇或白花蛇、全蝎、蜈蚣等虫类药；对顽固性湿疹，或年老体衰者，病情缓解后可用生地 250g、胡桃肉 120g、猪油 500g、冰糖 500g，混和煎熬去渣取膏，每服 15ml，开水冲服。

除内服外，尚应结合外治法，常用之方有：

1. 四清散

生黄柏 30g 炒苍术 240g 白芷粉 180g 槟榔粉
120g

共研细末备用。

功能：清热除湿，解毒止痒。

主治：一切湿疹，脂水不多，瘙痒较甚者。

用时将本散 30g，加 3 号料（硫黄、雄黄各 120g，银珠 30g，枯矾 60g，共研细末）研匀，撒扑或加油膏调敷患处。

2. 移风膏

大枫子肉 120g 防风 60g 黄柏 120g 玄参 150g
生地 150g 麻黄 90g 当归 90g 植物油 2500g 黄凡士林 500g 樟脑 100g

制法：将药物浸入油中，春秋二季浸半月，夏季浸 7 天，冬季浸 1 个月，再熬枯去渣，加凡士林熬数沸，趁热投入黄蜡（冬季用 280g，夏季用 1000g，春秋二季用 500g），后下樟脑，搅拌均匀，冷凝成膏。使用时涂敷患处。

功用：清热除湿，祛风止痒，润泽肌肤。

主治：一切湿疹，渗液不多，或久治不愈，皮肤粗糙肌厚，鳞屑脱落，并可治面游风。

附：本膏 100g，加四清散 20g，黄芪 6g，轻粉 3g，亦可治疗各类头癣、牛皮癣。

3. 中草膏

一见喜 500g 黄柏 120g 当归 120g 生地 120g 植

物油 2500g 樟脑 100g 凡士林 500g

制法同移风膏。用时以本膏 500g 加入青蛤散 90g，调匀外敷患处。

功能：清热利湿，凉血解毒止痒。

主治：一切湿疹，渗液较多，兼治天疱疮、婴儿皮炎。

4. 海珍松膏

黄凡士林 植物油各 2500g 松馏油 100g 煅珍珠母粉 海螵蛸粉各 15g 氧化锌 滑石粉各 30g

制法：先煮沸凡士林，再倾入植物油同熬，趁热投入黄蜡（春秋二季用 500g，夏季用 750g，冬季用 120g），离火后按油膏 500g 加入余药，搅匀冷凝成膏，适量涂敷患处。

功用：清热利湿，解毒止痒。

主治：一切湿疹，妇女外阴湿疹，男子阴囊湿疹，亦可治皮脂溢出性皮炎。

银屑病多因血热、血瘀复感风邪而致，自拟“双根汤”。药用：

板蓝根 15g 山豆根 10g 生槐米 15g 乌梅肉 10g
全当归 12g 红花 6g 刺猬皮 15g 丹皮 10g 丹参 10g
生甘草 6g

以清热凉血活血为主，辅以利湿祛风之品，随证灵活加减。同时外用银中膏：

当归 250g 植物油 500g 凡士林 2500g 生甘草 250g 乌梅肉 500g 山慈菇 15g 首乌片 250g 樟脑 200g 狼毒 150g 外搽，取其清热润燥活血止痒之功。

（宗义明 整理）

徐宜厚

火热内郁轻宣而泄 六淫邪客诸花可解

徐宜厚（1940～ ），武汉市中医医院主任医师

花类药的数量在本草中记载虽少，但历代文献对其功效的阐述颇多。《神农本草经》载花类药6种，开创了花类药治疗皮肤病的先河；唐·孙思邈《千金翼方》，治身瘙痒用柳花，悦人面有旋覆花。元·朱震亨《丹溪心法》介绍以花类药为主治疗皮肤病的经验，如凌霄花散治疔风，仅用3g凌霄花末，酒调送下治身上虚痒；明·李时珍《本草纲目》集中地反映了花类药治疗皮肤病的重要成就：风热面肿用辛夷花；臁疮黧黯用紫葳、旋覆花、蜀葵花、马蔺花、李花、梨花、木瓜花、杏花、樱桃花、桃花；面疮用凌霄花、曼陀罗花、桃花，白发变黑用榴花；丹毒用银花；风瘙疹痒用苍耳花、楝花；疣痣用芫花；恶疮用银花、黄芩花；杨梅疮用银花、野菊花、槐花；风癩用杨花、凌霄花；热疮用葵花、荷花；痂疮用桃花；软疔用白梅花；秃疮用黄葵花、桃花等。近人赵炳南自拟红花、鸡冠花、玫瑰花、凌霄花、野菊花组成的凉血五花汤治疗玫瑰糠疹、多形性红斑、红斑狼疮等皮肤病，常获良效。

临床实践体会：凡花类药皆是质地轻扬，大多能升能浮，能宣能透，具有轻而扬之的作用，在“十剂”中应属轻剂的范畴。引起皮肤病的原因虽多，但从脏腑辨证的角度，肺主皮毛，心主血脉则是部分皮肤病辨证论治的主要依据。因此，花类药的轻扬宣达，既能治六淫外邪客于皮毛的疮疡，又能治火热郁抑于心经的皮肤病，使之从汗而泄，或者火散而愈。常用的花类药有杭菊花、金银花、野菊花、绿萼梅、厚朴花、槐花、款冬花、红花、白扁豆花、凤仙花、玫瑰花、月季花、山茶花、白残花、凌霄花、葛花、栀子花、茉莉花、鸡冠花、辛夷花、荷花等。此外，比较少用的还有：桃花、白茅花、芫花、葵花、石榴花、白槿花、合欢花、密蒙花。根据各种花类药的不同性能，有时单用，有时相须，多是视具体病症配伍应用。兹分述如下：

1. 酒皴鼻：初期多由肺经郁热，上熏于鼻。所以鼻炎及其鼻翼两侧出现红斑、丘疱疹、脓疱、丘疹，进而肥厚增生如瘤状。治宜清宣肺热法。方用栀子金花丸加味。药用：

栀子仁 6g 酒炒枯芩 6g 升麻 6g 红花 6g 凌霄花 6g 炒丹皮 6g 银花 10~15g

2. 红斑性痤疮：痤疮俗称“酒刺”，是青年人常患的一种皮肤病。皮疹通常发生在面颊、口鼻四周，其中以炎性丘疹和弥漫性红斑比较多见，故又称酒皴鼻样痤疮。内因肺经血热，外因触冒风热，以致血热郁滞肤表。治宜宣肺凉血，佐以化痰法。方用枇杷清肺饮加减。药用：

枇杷叶 6g 酒炒黄芩 6g 桑白皮 6g 升麻 6g 红花 6g 凌霄花 6g 炒槐花 10g 野菊花 10g 沙参 10~12g

3. 口周皮炎：口的周围皮肤，如鼻唇沟、下唇，部分延及颊部，出现红斑、斑丘疹，伴有糠秕状鳞屑，病情时轻时重，缓慢而顽固。此病可能与《灵枢·经脉》所说“唇疹”一症相近，系由脾经郁热所致。治宜清解脾热。方用泻黄散加减。药用：

藿香 10g 生石膏 10g 炒槐花 10~15g 栀子 10g 凌霄花 10g 荷花 10g 防风 10g 荆芥 10g 厚朴花 6~10g

4. 急性荨麻疹：身半以上，特别是头面部位突然发起大小不等的红色风团，小如蚊叮，大如地图，甚则眼睑宣浮，痒感颇重。同时兼有咽喉红肿，发热，口干思饮，脉浮数，舌质正常、苔薄黄。辨为风热客于肺卫。治宜辛凉宣透法。方用银翘散加减。药用：

银花 12g 野菊花 12g 连翘 10g 炒牛蒡子 10g 防风 10g 荆芥 6g 蝉蜕 6g 红花 6g 炒丹皮 6g 凌霄花 6g 甘草 6g 生地 6g

5. 急性点滴状银屑病：湿热病后，部分病人的皮肤上发起点滴状红斑，上覆银白色鳞屑，刮去鳞屑则有筛状出血，严重时皮疹往往遍布全身，兼有咽弓红肿，舌质红，苔薄黄，脉浮数。辨为外感风热，内郁血热，风热相搏，热窜肌腠而成。治宜清营凉血，佐以宣透法。方用银花解毒汤。

银花 15g 炒槐花 15g 玫瑰花 12g 玄参 12g 沙参

12g 生地 12g 红花 6g 凌霄花 6g 炒丹皮 6g 紫草 6~10g

6. 皮肤瘙痒症：瘙痒是皮肤病最常见的自觉症状。对于瘙痒的辨证，《杂病源流犀烛》曾有一段扼要论述：“血虚之痒，虫行皮中；皮虚之痒，淫淫不已；风邪之痒，痒甚难忍；酒后之痒，痒如风疮，常搔至血出”。沈氏数语虽然不能概括痒的全貌，但对痒的辨证确是十分中肯，因此，可以作为全身性瘙痒辨证论治的纲要。一般来说，局限性瘙痒以外治为主；全身性瘙痒重在內治，而在內治方中也不能由于痒与风的关系密切，过多地投用散风之品，要防其风药耗损阴血，肤失濡养，这样痒非但不能止，反而更能加重痒感的延续。所以，虚是各种痒之本，风、热、湿则是痒之标。治宜养阴疏表，相兼并行法。方用首乌七花汤。药用：

何首乌 12g 生地 10g 熟地 10g 钩藤 10g 杭菊花 10g 防风 6g 凌霄花 6g 款冬花 6g 红花 6g 玫瑰花 6g 白扁花 6g 鸡冠花 6g

7. 玫瑰糠疹：首次在腋窝或腹股沟处，发现淡红色斑疹，其长轴与皮纹一致，呈椭圆形，上覆少量糠秕状鳞屑，微痒。正因为是在发病过程中先有母斑，后出子斑，所以又称为“母子癣”。多由血分风热，扰于肌膜。治宜凉血散风法。方用凉血五花汤加味。药用：

银花 10g 野菊花 10g 玫瑰花 10~12g 鸡冠花 6g 凌霄花 6g 生地 6g 炒丹皮 6~10g 荆芥炭 6g 土茯苓 30g

8. 日光性皮炎：皮肤在强烈日光的曝晒下，数小时内，面、颈和前臂等部位出现红斑、水肿，甚至发生水泡，呈急性皮肤炎症。中医认为致病的主要因素是阳光的过度照射，故称之为“日晒疮”，又叫“夏日沸烂疮”。由感受暑热之气，致气血沸腾，热盛成毒，则伤肤腐肉而暂时成疮。治宜清暑透热法。方用白虎五花汤。药用：

生石膏 15g 绿豆衣 15~30g 炒知母 6g 红花 6g
凌霄花 6~10g 银花 10g 炒槐花 10g 青蒿 10g 山药
10g 野菊花 10~15g

花类药还可在接触性皮炎、药疹（如麻疹样药疹、猩红热样药疹）、红斑狼疮、皮炎等疾病中，作为消退红斑、瘀斑、丘疹的主要辅助药来应用，常获得良好效果。

花类药适用于风热、血热所致的各种皮肤病，这是因为花类药的性味，以甘辛性温居多，酸寒次之。血得热则行，风得辛则散，酸能柔肝，寒能胜热。同时，花质轻扬，故对发生于肌腠之疾，皆属正用之理。但在具体应用时要注意审证求因。如肺胃积热配栀子、黄芩、生石膏、大黄；营血两燔应加玄参、丹皮、生地、赤芍；风热初客递增防风、荆芥、炒牛蒡子、蝉蜕；热炽化毒增入紫草、野菊花、土茯苓、绿豆衣（心热用犀角或水牛角，肝热用羚羊角），疗效更佳。

朱仁康

毒蕴风燥看白疮 血热血虚两证分

朱仁康（1908～ ），中国

中医研究院研究员，著名皮肤病学家

血分有热是银屑病的主要原因，若复因外感六淫，或过食辛辣炙煨、鱼虾酒酪，或心绪烦扰、七情内伤，以及其他因素侵扰，均能使血热内蕴，郁久化毒，以致血热毒邪外壅肌肤而发病。根据皮损特点及其舌象脉症，分为血热风燥和血虚风燥两证进行辨证论治。

一、血热风燥证

主要临床表现为皮损基底鲜红或暗红，覆有鳞屑，自觉瘙痒，搔刮后点状出血现象明显，伴有咽痛，口渴，大便干，小便黄，舌质红，苔薄黄，脉弦滑数。病机为血热内蕴，郁久化毒，热盛生风，风盛则燥。据叶天士《外感温热篇》中“在卫汗之可也，到气才可清气，入营犹可透热转气，入血就恐耗血动血，直需凉血散血”之治疗原则，采用清热解毒法，着重清泻气分毒热，气分毒热得以清泻，波及营血之毒热随之消减。选克银一方。药用：

土茯苓 30g 忍冬藤 15g 草河车 15g 白鲜皮 15g
北豆根 10g 板蓝根 15g 威灵仙 10g 生甘草 6g

每日1剂，早晚水煎各服1次。

二、血虚风燥证

主要临床表现为皮损基底暗淡或暗紫，层层脱鳞屑，瘙痒明显，搔刮后点状出血现象不明显，大便正常或秘结，舌质暗或淡，苔薄，脉弦细。病机为风燥日久，毒热未尽，伤阴耗血，肌肤失养。因毒热未尽，阴血已伤，单清热解毒则有苦寒化燥之弊，反而更伤阴耗血；如仅滋阴养血润燥，恐敛邪使毒热难解，故滋阴养血润燥与清热解毒并用，攻补兼施以治之。选克银二方。药用：

生地 30g 丹参 15g 玄参 15g 麻仁 10g 大青叶 15g 北豆根 10g 白鲜皮 15g 草河车 15g 连翘 10g

每日1剂，早晚水煎各服1次。

应用原则及加减：

在使用上述2个方剂时，应注意以下几条原则：

1. 辨证准确：银屑病的诊断不难，确诊后关键是辨证准确，依其皮损的特点和舌象脉症，进行辨证论治。

2. 守方不移：只要辨证准确，服药1~3周可见效。一般平均坚持服药7~10周。

3. 改变药量：若服药1~3周效不显，可适当加重用量，如土茯苓可用40g左右，草河车、白鲜皮可增用到30g。

4. 调换方剂：血热风燥证经克银一方治疗一段时间后已见效果，再服之皮损变化不大，若皮损已由鲜红转为红褐或淡红，可改用克银二方继续治疗；血虚风燥证用克银二方治疗，但在治疗过程中复感外邪或饮食不当，皮损加重或又有新起的斑疹，可加重克银二方中清热解毒药的用

量，或改用克银一方调治。

根据皮损变化和兼症可适当予以加减：

若皮损鲜红，面积较大，重用生地，加丹皮、赤芍、紫草以加强凉血作用，或加生石膏、知母，以增强清解气分热势的力量；若皮损紫暗，加赤芍、桃仁、红花，以增加活血之力；血热风燥证之鳞屑较厚者，加黄芩、大青叶；血虚风燥证之鳞屑较厚者，加当归、鸡血藤；若瘙痒较甚者，加白芷；咽痛者，除适当调整北豆根、板蓝根用量外，也可选配锦灯笼、黄芩、胖大海等药；便干是银屑病患者常见症状，可根据不同病情选用生川军、大青叶、火麻仁等药调之；烦躁口渴者，加麦冬、沙参、玉竹等，甚者加石膏、知母、山梔、竹叶等药；小便黄者，加木通、竹叶、生草梢。

俞锡纯

银屑病治疗三法

辨治银屑病可分三证，即“热症”、“瘀症”和“燥症”。分别用清热、活血、养血三法。

一、清热法

银屑病在进行期时，大部分是有热象的，但因热邪的性质与病位不同，可分为：

1. 清热凉血法：用于进行期不断出现新疹，色鲜红，呈点滴或斑片状，全身泛发，表面覆盖银白色鳞屑，剥去鳞屑基底见有出血小点，伴瘙痒，心烦，怕热，尿黄赤，大便秘，舌红苔薄，脉弦滑有力。方用：

土茯苓 30g 槐花 30g 生地 30g 白茅根 30g 紫草 15g 甘草 6g

便秘甚者加川军 10g。若皮疹初起，呈点滴状，疹色鲜红，鳞屑少，口干舌燥、扁桃腺肿大者，加解毒的银花、大青叶、板蓝根各 15g；若皮疹由点滴状丘疹扩大而变为斑块，表面鳞屑较多，以上肢或躯干上部为甚，尤有分布头皮者，加祛风的荆芥、防风、牛蒡子各 10g，蝉蜕 6g。头皮为银屑病好发部位，在该处的皮疹较为顽固，用一般的疏风药无效时，往往加虫类熄风药如蜈蚣、乌梢蛇之类。若皮疹以下肢为多，胸脘满闷，四肢沉重，舌苔白腻，有湿

浊不化证候者，加利湿的茯苓、薏苡仁各 15g，防己 10g；若皮疹由鲜红逐渐转为暗红之斑块，舌出现瘀斑者，加活血的赤芍、归尾各 15g，红花 10g；若症见口渴心烦，舌苔黄燥，脉洪大，属肺胃邪热未解者，加生石膏 30g，知母 10g。

2. 清肝胆湿热法：用于湿热之邪客于肝胆，皮疹大小不等，基底潮红肿胀，或因搔抓见少量渗液结痂，下肢较多，胸脘满闷，口苦咽干不欲饮，舌红苔黄腻，脉弦滑或濡缓。方用：

土茯苓 30g 茵陈 30g 黄芩 10g 白鲜皮 10g 苦参 10g 栀子 10g 薏苡仁 15g 茯苓皮 15g 银花 15g 甘草 6g

二、活血法

皮疹肥厚，呈地图状斑块，浸润明显，色泽暗紫，舌有瘀斑。方用：

土茯苓 30g 三棱 10g 莪术 10g 皂刺 10g 陈皮 10g 苏木 10g 红花 10g 赤芍 15g 归尾 15g 甘草 6g

若皮疹偏重于下肢，苔黄腻者，用土茯苓、茵陈各 30g，三棱、莪术各 10g，活血兼利湿。

三、养血法

病情迁延日久，热象已消，无新疹发生，皮疹潮红减退，鳞屑覆盖较多，有皲裂，基底浸润肥厚，病损处裂痛，伴瘙痒，咽干，舌淡红、苔白，脉濡细或沉细。方用：

土茯苓 30g 大熟地 30g 蜂房 15g 当归 15g 首乌 15g 白芍 12g 丹参 12g 天麦冬各 6g 玉竹 10g 甘草 6g

辨别皮疹的寒、热、风、湿，对于立法是非常重要的。根据分布、颜色、性质的不同，而作为对银屑病辨证的依据。如皮疹分布在四肢伸面的属阳，屈面则属阴；头面、上肢及躯干上部的多属风，下肢的多属湿；皮疹基底潮红，多属热邪燔于营血等。同时还应结合脉、舌的变化加以全面分析：苔黄燥为热在气分，黄腻为热在肝胆，舌质淡为虚寒，苔白腻为寒湿。脉弦滑为热症、痰症，脉沉细或濡细则为虚寒。前者病位在里，后者病位在表。临床上有时舍症脉舌而重疹，有时舍疹而重症脉舌，具体情况分别对待。

胡建华

详察病机审四证 解毒活血守大法

胡建华（1924～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教授

银屑病为原因不明的皮肤病之一。以青壮年发病率为最高，有些学者认为本病伴有微循环功能障碍，认为其血液流变学指标也有病理性改变，且随着银屑病类型、病情的不同而异。临床中对部分患者进行肝血流图检查，发现有些患者有明显的肝静脉波及门脉波升高，提示有肝脏血液瘀或者滞，回流受阻，有机能性门脉高压。据此重用活血化瘀药物，取效较佳。根据临床表现，将本病分为血热、血燥、血瘀、风湿四证以论治。对血热证及有明显感染者，用具有杀菌、抑菌及抗病毒的清热解毒药物；对血瘀证患者，重用活血化瘀药物。这两类药物可调节机体反应性，改善全身及局部的血液循环，直接或间接起到抗炎效果。同时配合外用保护性泥膏或软膏，可获较佳效果，且降低复发率。故将其辨证、治疗论述如下：

一、血热证

皮疹扩散迅速，基底潮红，鳞屑易剥离，自觉口渴烦躁，瘙痒便干，舌质红或暗红，舌苔黄或白，脉弦滑或滑数。证属血分郁热。治宜清热凉血活血。处方：

白茅根 30g 生地 30g 大青叶 30g 板蓝根 30g 白花蛇舌草 30g 薏苡仁 30g 鸡血藤 30g 紫草根 15g 生槐花 15g 丹参 10g 当归 10g 赤芍 10g 川芎 6g 陈皮 6g

二、血燥证

病程久，皮肤干燥，色淡红或暗红，鳞屑厚，新生皮疹较少；舌质淡红或暗红，舌苔剥落，脉缓或沉细。证属阴血耗伤，肌肤失养。治宜滋阴润燥，养血活血。处方：

生地 30g 白花蛇舌草 30g 大青叶 30g 板蓝根 30g 薏苡仁 30g 丹参 15g 鸡血藤 15g 当归 10g 麦冬 10g 赤芍 10g 川芎 6g 陈皮 6g

三、血瘀证

病程长，皮肤增厚，色暗红，舌质暗红，有瘀斑或瘀点，脉细缓涩。证属气血凝结，经脉阻滞。治宜活血化瘀行气。处方：

大青叶 30g 板蓝根 30g 薏苡仁 30g 生地 15~30g 鸡血藤 15g 当归 10g 赤芍 10g 丹参 10g 桃仁 10g 红花（或三棱、莪术）10g 川芎 6g 陈皮 6g

四、风湿证

病程长，周身泛发斑块状皮损，伴关节疼痛或变形（以小关节为主），部分患者血沉增快，苔薄白或腻，脉弦滑或微数。证属风湿毒热，痹阻经络。治宜祛风除湿，解毒通络活血。处方：

大青叶 30g 板蓝根 30g 白花蛇舌草 30g 鸡血藤 30g 秦艽 15g 独活 10g 当归 10g 赤芍 10g 防风

10g 牛膝 10g 陈皮 6g

对重症红皮病型银屑病患者，治宜清营解毒，凉血活血护阴。处方：

大青叶 30g 板蓝根 30g 白花蛇舌草 30g 生地 30g
银花 30g 白茅根 30g 玉竹 10g 麦冬 10g 生玳瑁
6g 生栀子 6g 川连 3g

以上各型患者均同时配合应用叶酸、维生素E、C及外用保护性泥膏或硼酸软膏。

例1：董某，男，41岁，干部。

患者于1年前头部痒，脱皮，逐渐加重成片，未予重视。2月前因感冒，咽痛2天后身上长红疹脱白皮，遂去某医院诊治，诊为“牛皮癣”，用过去氯霜、水杨酸、康纳霜等多种药膏，服去氯羟嗪、复方青黛丸、安他乐及各种维生素均无效，且皮疹增多，头部、面部遍布红疹，因而情绪不佳，眠差，皮疹布满全身，遂来我院求治。患者烦躁不安，剧痒，便干。检查：躯干、四肢、头面部遍布指盖至核桃大小不等斑状皮损，基底潮红，上覆云母状银白色鳞屑，去掉鳞屑有点状出血点，并有多处抓伤，部分抓伤处有银白色鳞屑，头部皮损基底暗红且明显高出皮面，上覆厚云母状银白色鳞屑，抓伤与毛发粘结在一起形似帽状，舌质红苔黄，脉滑数。证属血分郁热。诊为血热银屑病，治宜清热凉血活血。以血热证方加白鲜皮、首乌藤。

8剂后炎症减轻，皮损见薄，痒减，夜可入睡。

继服上方20天后，皮损明显变薄，部分消退，炎症大有好转。

30天后，除头部及下肢少许皮损外，余均已消退，不痒，一般状况良好。

60天后，除头部有少许皮屑外，余均已恢复正常，残留多数褐黄色色素斑，头发生长良好，恢复原来形象。

68天后，除右小腿有小指盖大皮损，皮肤略粗糙外，余均已恢复正常。又巩固治疗1月。

例2：何某，女，57岁，工人。

全身出红斑已24年，开始头部出少许红斑，痒，脱皮，逐渐扩大增多。曾在本市各医院诊治。内服、外用多种中、西药，皆罔效。近1年来皮疹越来越重，头颈部斑块影响颈部活动，关节疼痛，遂来我院求治。检查：患者烦躁不安，情绪欠佳，头颈部皮损自两肩间通过头部至前额、两侧至耳下方，为整片边缘清楚、境界明显之皮损，基底厚色暗红，外覆厚厚一层云母状银白色鳞屑，有多数皲裂，颈部活动受限；右大腿外侧、两肘部、外阴、肛门部有同样手掌大至20cm×30cm大皮损。手指关节及膝关节略肿大，舌胖暗有剥离苔，脉沉细。肝血流图示肝动脉充盈不良，门脉压力升高。证属阴血耗伤，肌肤失养。诊为血燥银屑病。治宜滋阴润燥，养血活血。方用治血燥证方加减。

服药2周后痒痛均减轻，皮损较前变平。服药1月后，基底明显变薄，颈部下方皮疹消退。服药两月后，头颈部大斑块消退，残留小块皮损，不痒，不痛。服药3个月后，头部皮损基本消退，颈部恢复正常。服药4个月后，除右腿残留1小块基底较薄皮损外，余皆痊愈，巩固治疗。

石春荣

溯源白疔因毒瘵 剔邪顽疾赖蛇虫

石春荣（1891～1985），吉林伤科名医

白疔即银屑病，是以红斑、鳞屑为主的慢性顽重症皮肤疾病，临床极难调治。中医亦称之为疔风、松皮癣、干癣、蛇风等。其病因病机，总由血热风盛，或营血亏损，生风生燥，肌肤失养所致。银屑病之皮肤损害，远较一般皮肤疾患为重，且缠延反复，顽固难愈。根据其发病过程及局部皮损特点详论之，应着重从“毒”立论，方能切中病机。验于临床，其病因病机多由素体血热蕴毒，或复感外邪，袭人肌表，内外合邪，搏结肌肤，久蕴成毒，瘵而发为白疔顽疾，恰如陈远公所云：“皆因毛窍受风湿之邪，而皮肤全无血气之润，毒乃伏之而生癣矣”（《洞天奥旨》）。治疗银屑病，在辨证的基础上，从“毒”立论，提出清热凉血解毒、祛风止痒解毒、驱湿活络解毒、养血润燥解毒等治法，皆着眼于毒，颇多效验。并认为临床治疗银屑病顽疾，草木之品确有一定疗效，但总不尽人意；同时根据本病顽毒深遏肌腠，为害酷烈，难散难除的病机特点，重点选用虫类药物，以虫药毒性之偏以毒攻毒，取虫药善行之性入络剔毒，即所谓“辄仗蠕动之物，以松透病根”（《临

证指南医案》),直捣病所。其常用虫类药为乌梢蛇、蛇蜕、全蝎、露蜂房、蝉蜕、僵蚕、蚕衣等。并喜用自拟之经验方“乌蛇消疮饮”。药用:

乌梢蛇 20~30g 全蝎 5~10g 露蜂房 10g 蝉蜕 10g 苦参 15g 白鲜皮 15g 银花 15g 丹皮 15g 赤芍 15g 何首乌 15~30g 生甘草 10g

用法:将乌梢蛇碎成小段,放入铁锅内,加少许香油,微火烘焙,稍见黄脆即好,碾细末备用;全蝎亦同法制用。余药水煎分3次服,送服乌梢蛇、全蝎粉。临床运用之时,尚当辨证加减,以求全功。如风毒偏盛者,多见皮损迅发周身,此起彼伏,头部多发,瘙痒无度,加疏风止痒解毒之品,如蒺藜、蛇蜕、荆防,并配鸡血藤、红花等活血药物,所谓“治风先治血,血行风自灭”。热毒偏盛者,多见皮损红赤泛发,痛痒相兼,便秘尿赤,口渴喜凉,苔黄脉数,加清热凉血解毒之品,如重楼、玄参、槐花、连翘。血燥偏甚者,多见肌肤粗糙,大量皮屑,皮损肥厚、瘙痒,咽干便燥,加养血润燥解毒之品,如生地、当归、鸡血藤、胡麻仁。湿毒偏甚者,多见皮损红斑糜烂,或有脓痂,多发于腋窝或腹股沟等处,迁延难愈,加利湿化浊解毒之品,如黄柏、苍术、土茯苓、蜈蚣等。尚有寒滞血瘀挟毒者,皮损紫黯,久治不愈,皮屑较厚,或关节不利,冬寒加重或复发等,加温散化瘀剔毒之品,如白芷、威灵仙、莪术、丹参、鸡血藤、蜈蚣、僵蚕等。

方中蛇虫诸药为攻毒、剔毒之主药,如用量过小或入汤煎,则疗效不满意,每有药不胜毒之虞,故应用一定要

足量并用散剂方好。乌梢蛇更是一定要重用，每剂药成人用量应在 30g 左右，方可收到较好疗效。曾治疗几例顽重银屑病患者，最大用量达日服乌梢蛇粉 50g，而收卓效，亦未见任何毒副作用。但具体应用，出于诸多原因，每从小剂量服起，渐增至常量或大量。

综而论之，治疗银屑病顽疾，抓住病因病机的主要矛盾，突出从“毒”立论，以蛇虫药物攻毒剔毒为主药治之，并有针对性的辨证遣药而为辅佐，灵活运用于临床，终收事半功倍之效。

王某，男，26岁，农民。1981年5月3日初诊。

患者于3个月前无明显诱因头身突发红疹，伴瘙痒，遂去某医院诊治，印象为过敏性皮疹，服扑尔敏及外用肤轻松等药物，数日后皮疹愈重，上覆多量白屑，经皮肤科诊为银屑病，治疗效果欠佳，遂投中医求治。现皮疹瘙痒较重，伴口渴、心烦，便秘溲赤，查皮损泛发周身，头部较重，皮疹色红，上覆多量银白色鳞屑，大量脱屑，搔抓剥离后，皮损基底色红并见筛状出血点，舌红苔黄白而腻，脉细数。患者平素嗜酒，内科检查无异常。辨证属素体毒热内蕴，复感风热之邪，血热风毒，搏结肌肤，内不得疏泄，外不得透达，伤人肌肤，而发白疔。治宜清热凉血，搜风解毒之法。药用乌蛇消疮饮加重楼 15g，玄参 15g，10 剂水煎服。

二诊（5月17日）：自诉服药2剂时皮疹多发，但瘙痒减轻，因先有医嘱，故继服前药，现诸症均见好转，皮损明显减轻，已无新发皮疹，仍见咽干便燥，脉细略数。前

药中鹄，继宗前法调治，加生地 25g 以增凉血养阴润燥之力。继服 8 剂，皮损全消，临床治愈。随访 3 年未复发。

（石志超 整理）

周鸣岐

凉血润燥 祛瘀解毒

周鸣岐 (1917~1991)，原大连市第三医院主任医师

病审血热血燥

银屑病顽疾，其证百端，临证辨治颇费筹酌，然综论病机，详析证候，由表及里，去粗取精，实可根据病变的标本、虚实、新久、缓急概括为血热、血燥两大类。

血热证候之主要矛盾为血中热毒燔灼，或挟风、湿、燥、热诸邪，伤人肌腠皮表，多见于银屑病急性进展期，症状为皮疹泛发，发展迅速，呈点滴状、斑块状或混合状。皮疹潮红或深红，新生皮疹不断出现，表面覆有银白色鳞屑，皮屑易于剥离，剥后有点状出血点，瘙痒明显，伴心烦口渴，溲赤便燥，舌红苔薄白或黄，脉弦滑数。治宜凉血解毒，清热祛风，方用自拟之银屑病汤1号（又称凉血解毒汤）。药用：

白鲜皮 20g 忍冬藤 30g 白茅根 60g 金银花 20g
生地 20g 丹皮 15g 苦参 15g 重楼 15g 地肤子 20g
丹参 15g 防风 10g

如热盛者，加黄芩、紫草、栀子；挟有湿邪者，加茵

陈、土茯苓、薏苡仁；血瘀重者，加赤芍、红花、鸡血藤；若风盛者，加刺蒺藜、乌梢蛇、荆芥、牛蒡子。

诸药配伍，外散肌表之风毒，内清血中之热毒。

血燥证候的主要表现为久病营血耗伤，阴虚血燥，肌肤失养，多见于银屑病慢性稳定期，症状为久病缠绵，皮损经久不愈，多呈斑块、顿壳之状，色黯红或淡红，干燥易裂，皮面鳞屑增厚，附着较紧，皮损剥离基底出血不明显，新生皮疹也较少，瘙痒轻重不等，伴口燥咽干，五心烦热，大便秘结，舌红少津，苔薄黄而干，脉沉缓或细数。治宜养血润燥，活血疏风，方用自拟之银屑病汤2号（又称润燥活血汤）。药用：

当归 15g 生地 30g 熟地 20g 鸡血藤 50g 玄参 20g 丹参 20g 威灵仙 15g 刺蒺藜 20g 蜂房 15g 白鲜皮 20g 甘草 10g

如阴虚血热者，加知母、黄柏、生槐花、丹皮；脾虚内湿者，加白术、茯苓、薏苡仁；大便秘结者，加何首乌、肉苁蓉、火麻仁。

诸药合用，养血滋阴润燥，活血疏风解毒，能固本疗疮。综而论之，如将复杂纷繁的银屑病病因病机辨证，分为血热、血燥两大类，临床执此二者为纲，则每可执简驭繁。但病多兼杂，虚实互见，变证多端，故临床运用，又当辨证论治，或攻邪，或扶正，或攻补兼施，必能得效矣。

例1：姚某，男，65岁，教师。1986年9月27日初诊。

患银屑病13年之久，曾用过多种药物疗效欠佳，症状时轻时重，但终未能痊愈，1个多月前病情又复加重，头面

及全身泛发斑块状红色皮疹，表面覆有较薄之白色鳞屑，易于剥离，基底鲜红有小出血点，新皮疹不断出现，有剧烈的痒感，口干溲赤，舌红苔薄黄，脉弦滑数。证属血热风盛，治宜凉血解毒，清热祛风，方用银屑汤1号加连翘20g、黄芩15g。

服24剂后皮疹消失大半，瘙痒基本消除，所余未退之皮损色变紫黯。前方加当归15g，莪术15g，赤芍10g。继服30剂皮肤恢复正常，遗留色素沉着斑。随访1年半未复发。

例2：魏某，男，30岁，工人。1987年1月25日初诊。

患银屑病9年，曾经多方治疗，用过牛皮癣软膏、乙双吗啉、白血宁及中药、拔罐等疗法，均无效。现皮疹漫布全身，呈斑块及环状，基底色黯红，上覆银灰色较厚的干燥鳞屑，边界清楚，剥离后基底出血不明显，瘙痒时轻时重，纳呆便溏，舌黯红，有瘀斑，脉沉缓。证属血燥瘀毒，治宜养血润燥，活血疏风解毒，方用银屑汤2号加白术15g，茯苓15g，薏苡仁30g。

连服15剂后，皮疹变薄，依然瘙痒，食欲增进，大便秘，2日一行，前方减白术、茯苓、薏苡仁，加莪术20g，火麻仁15g。继服前方15剂后，大便通畅，瘙痒已除，皮疹明显减少，头部皮疹尚未消失，前方减火麻仁，加白芷10g，蜈蚣4条（研末分冲）。又服15剂后，头部及全身皮疹全部消失。继服20余剂，皮肤恢复正常。随访年余未复发。

顽重银屑病，从“瘀”论治

临床更有一小部分顽固性银屑病患者，曾用过多种药物不效，病久不愈，皮损常年而发，逐年加重，皮疹紫黯，鳞屑坚硬，形如蛎壳，呈斑块或地图状，或兼痛痒，每伴关节僵痛不利，或指（趾）甲混浊、肥厚、变形，临床调治极难。此属银屑病之特殊、顽重者，必有脏腑受损，血气失和，营卫不畅。久病入络，终致邪毒遏伏肌表腠理，新血无充养，瘀毒难以宣泄，药力不达病所，唯以活血化瘀为正治。盖瘀化新生，并使营卫之气畅达肌表，内外之邪得以疏泄宣散，皮肤腠理得以充养濡润，积年顽疾可望得愈。故临床逢此病患，每在整体辨治的基础上，着重从“瘀”论治，并自拟银屑病化瘀汤。药用：

莪术 20g 三棱 10g 鸡血藤 40g 赤芍 15g 红花 10g 威灵仙 15g 大蜈蚣 3条（研末服）白鲜皮 20g 蝉蜕 10g 生黄芪 40g 生地 30g 生甘草 10g

若皮损头部甚者，加川芎、全蝎、藁本；若皮肤干燥或皲裂者，加黄精、何首乌、当归、芍药；瘙痒严重者，加乌梢蛇、刺蒺藜、地肤子；气血亏虚者，重用黄芪，加党参、太子参；脘闷纳呆者，加白术、鸡内金、焦三仙；合并肝经湿热者，加板蓝根、黄芩、茵陈。

例 3：马某，女，42 岁，工人。1987 年 4 月 10 日初诊。

患银屑病已 15 年之久，初病则冬重夏轻，近 7 年皮损常年而发，皮疹紫黯，以四肢躯干为多，表面覆盖灰白色鳞屑，形如蛎壳，头部皮损成片，覆盖头顶，色白而坚硬，

剧痒，搔破后基底出血不明显，曾经多所医院诊为银屑病，内服外擦多种药物未愈，逐年加剧；伴经行腹痛，经来色紫有块，块下痛减，舌黯红隐青，边有瘀斑，脉沉涩。证属邪伤肌肤，营卫失和，毒邪入络，久滞化瘀。治宜化瘀通络，活血疏风之法，方用银屑病化瘀汤加减。药用：

莪术 20g 鸡血藤 50g 红花 10g 丹参 15g 川芎 10g 威灵仙 15g 蝉蜕 10g 全蝎 10g (研末服) 刺蒺藜 40g 白鲜皮 30g

前方连服 20 余剂，瘙痒减轻，头部皮损见软，继按前方加减，增化瘀软坚润燥之品，前方加乌蛇 20g，蜈蚣 3 条 (研末服)、牡蛎 30g，黄精 20g。连服 24 剂后，皮损明显变淡变薄，瘙痒已除，但觉气短乏力，胃胀纳呆。久病虚损，复投攻散之剂，脾虚气弱之象已见，治宜攻补并行之法。前方去威灵仙、白鲜皮、牡蛎，加党参 25g，生黄芪 20g，炒白术 15g，鸡内金 10g。服前方 16 剂，食纳转健，皮损大部分消失，以银屑病化瘀汤加生黄芪、何首乌配丸剂，约 2 月量，以调养善后。1 年后随访，自服丸剂后，皮损全消，临床治愈，至今未发。

(周惠君 石志超 整理)

金起凤

消银解毒汤 治疗银屑病

金起凤（1922～ ），北京中医学院东直门医院主任医师

明辨证候

病分血热证、血燥证。本组病例大多数为血热证属进行期，血燥证属静止期。

一、血热

皮疹散发全身，多呈点滴状或斑片状，色鲜红，银屑多，瘙痒重，皮损基底部呈鲜红或暗红，刮去鳞屑基底有较多出血点，新疹不断出现、扩大。伴口干喜冷饮，溲黄赤或便干，苔黄舌红或绛，脉弦滑或滑数等。证属血热毒盛，兼挟湿热，壅搏肌肤而发。治宜凉血化斑，清热解毒，佐以泄湿消风。用消银解毒一汤。

水牛角片 30g 银花 15～30g 地丁 30g 生地 25g
赤芍 20g 板蓝根 25g 蚤休 30g 白鲜皮 30g 苦参 10
～15g 土茯苓 30g 全蝎 6g 海桐皮 15g

每日 1 剂，水煎 2 次，早晚饭后各服 1 次。

二、血燥

由于病程较久，皮损多浸润增厚、干燥，呈片状、钱

币状、环状或地图状，色暗红或浅红，鳞屑较少，瘙痒或轻或甚，新疹很少出现；多伴咽干口燥，苔薄舌红或暗红，脉弦滑或细滑等。乃热毒蓄久，内伏于里，致阴伤血燥，络阻血瘀，肤失所养。拟育阴润燥、凉血清热，佐以活血化瘀。用消银解毒二汤。

生地 30g 玄参 20g 天花粉 30g 水牛角片 30g 银花 15g 赤芍 20g 丹参 30g 紫草 20g 白鲜皮 30g 乌蛇 15g 灵仙 12g

服法同前。用药加减法：血热型兼咽痛者加北豆根 10g，元参 15g；下肢痒盛者，加地肤子 30g；大便干秘者，加大黄 6~9g；大便溏薄者，加山药 18g。血燥型咽干乏液明显者，加北沙参 30g，麦冬 12g；如斑块肥厚，日久不消者，上方去乌梢蛇，加蕲蛇 10g，威灵仙 15g，以祛风透络消斑。

部分病例配合外用加味黄连膏，10%硫黄软膏或10%黑豆馏油软膏外擦或外涂。

本病多冬春季重、夏秋较轻。据临床观察基本痊愈患者，不论任何季节发病均在服药后 2~6 周内，皮损变薄变平，疹红变淡，或由鲜红渐变暗红，银屑变少，瘙痒显减或消失；大多数在 8~12 周内皮损全部消退或仅残留个别小片斑，消退处留有较多色素脱失或色素沉着斑；但也有少数病例在 13~16 周内皮损才完全消退。

洞察病机癥结，源由血热毒盛

血热的形成与多种因素有关，青壮年阳盛之体，多素

体禀有血热，若又外受六淫之邪所侵，郁久则化火化毒，或过食辛辣厚味、鱼腥酒类，或因急躁、心绪烦扰等情志内伤以及其他因素干扰，均能使气火偏旺，郁久化毒，热毒侵淫营血，使血热毒邪外壅肌肤发为本病。所以说内蕴血热是寻常型银屑病初起的主要因素。

多年来，通过临床大量病例观察，发现大多数病人都有血热征象。在进行期，证见红斑泛布，斑色鲜红，续出不已，银屑纷起，渴喜冷饮，溲赤便干，舌红或绛，苔黄脉数。同时本病皮疹布于阳经部位居多，皮损基底部多呈鲜红或暗红，常多年反复发作而不愈。根据患者多为阳盛体质、斑色鲜红、舌质红绛、苔黄脉数等证，乃属邪热侵淫营血之征象，这给本病的发病为血热毒盛提供了临床客观依据。

发病诱因由感染引起者居首位，证明患有感染病灶的病人，平时就蓄有热毒，当病邪侵犯人体后，邪热郁搏而发为本病。这里所指的“毒盛”，是因血热偏盛，再通过化火化毒的过程而形成的，所谓热愈盛则毒愈重。因此说，本病病机的核心是“血热毒盛”。

凉清血热气火，贵在灵活变通

鉴于本病初起以血热型居多，其发病机制为血热毒盛，兼挟湿热，壅搏肌肤为患，故选用凉血化斑，清热解毒，佐以泄湿消风的“消银解毒一汤”。用水牛角片、生地、赤芍、银花、地丁凉血解毒以化斑，取千金犀角地黄汤之意；板蓝根、蚤休、土茯苓以清热解毒；苦参、白鲜皮清热泄湿

止痒；全蝎味甘辛、性平、有毒，入肝经，功擅平肝熄风定痉，故有镇静止痒作用，又有攻毒通络散结之效，取其以毒攻毒而化消斑片；伍用辛散苦泄、功善祛风除湿杀虫止痒之海桐皮，则止痒之效更著。

对全身皮疹泛发，斑色鲜红，烦热渴饮，便干溲赤，苔黄舌绛，脉滑数有力的较重病例，则采用“盛者泻之”的重剂，方中常重用银花、生地，加玳瑁以增强凉血解毒之功，加生石膏、知母清气分炽热、除烦止渴，药后屡获症、疹显著减轻之良效。如患者兼有胃痛，常寒温并用，原方去苦参、板蓝根、赤芍，加香附、延胡索、高良姜、萆澄茄以疏肝理气，温胃止痛。

血燥型多属于本病的静止期阶段。其病机源由热毒蓄久，内伏于里，致阴伤血燥，络阻血瘀，肤失所养。故选用“消银解毒二汤”以育阴润燥，凉血活瘀，清热解毒。药用生地、玄参、天花粉育阴润燥；水牛角片、银花、紫草凉血清热解毒；赤芍、丹参活血化瘀；白鲜皮清热泄湿止痒；内伍乌蛇、灵仙者，取其味咸辛、性温善走，治大风疥癣瘙痒，擅祛风湿，透骨搜风以消斑。如斑片色黯明显或斑块肥厚，舌暗红有瘀斑或紫暗者，多属血瘀之证，宜酌加三棱、莪术、桃仁之类以增强活血化瘀之效。瘀血不去则新血不生，瘀化血畅，冀斑消块化而获愈。

朱进忠

寒闭热郁银屑病 孰多孰寡首辨析

朱进忠（1933～ ），山西省中医研究院主任医师

银屑病病证，有急慢之分。急者多见皮损基底呈红赤，外罩白色鳞屑多呈点状；慢性，其皮损面积扩大，皮肤增厚呈片状，基底虽亦为红色，其色较黯，鳞屑亦缺乏光泽。从其发病及脉、皮损形态颜色来看，根据白为寒、赤为热的基本辨证方法，应是外寒闭郁，内有实热。由于表寒、实热的比例不同，加之医者多不注意分辨热多寒少，寒多热少，常取效较慢，甚或缠绵岁月而致不治之证。根据多年的临床观察，其分析之法一般有三：一脉象：脉浮紧多寒，弦滑而数多热；二舌象：舌苔白者多寒，苔黄者多热，苔黄燥多实热，黄腻多湿热；三痒：风寒多发于白天，遇冷反甚；风热多发于白天，遇热而剧；血燥多发于前半夜，甚则非至抓破出血而不减，即某些医家所谓泄风而后稍爽。所用方剂，若脉紧而数，冬季甚者，可用葛根汤加减：

葛根 30～60g 麻黄 15～30g 桂枝 10g 白芍 10g
甘草 10g 生姜 10g 大枣 7枚 生石膏 15～30g。

若舌苔黄厚燥或黄腻，便秘尿黄，脉浮紧稍滑者，可用防风通圣散加减。

防风 10g 大黄 3~6g 荆芥 10g 麻黄 10g 赤芍
10g 连翘 10g 甘草 10g 桔梗 10g 川芎 10g 当归
10g 石膏 15g 滑石 10g 薄荷 10g 黄芩 10g 苍术
10g

若便秘较重可加芒硝 3g；并同时用艾叶 10g，花椒 10g，苦参 30g，煎汤外洗。

若病程已久，脉缓，苔黄，可用桂枝大黄汤加减：

桂枝 15~30g 白芍 30~60g 生姜 30g 大枣 12 枚
甘草 15~30g 大黄 6~10g

并用艾叶 30g，苦参 180g，花椒 30g 煎水放入浴盆中浸泡，若能在浸泡时微有汗出更佳。在应用大黄、芒硝时，只可让患者发生微泄，1 日大便 2 次，不可让其大泄，若日大便 5~6 次，即应减量，甚则暂时停用硝、黄，否则其效必然不佳。

邓某，男，59 岁。

银屑病 30 年，开始为小的点状皮损，外罩白色鳞屑，其后逐渐融合成大片，皮肤增厚，近 15 年以来，全身皮肤从头至足均融合在一起，无一处有健康皮肤，不断有白色鳞屑脱落而下，不能出汗，每日因汗出不能而全身憋胀、烦躁不安，头痛目赤，头发亦脱落近半，曾在数所医院皮肤科住院治疗。审其脉浮紧稍滑，面目红赤，舌苔黄厚，大便秘结，小便黄赤。诊为表寒闭郁，里有实热。处以防风通圣散加减内服。并用：

艾叶 100g 花椒 100g 苦参 500g

煎汤洗浴。30 剂后诸证减。50 剂后，目赤消失，全身

皮损明显变薄，用热水洗澡时有的部位微有汗出，有的皮肤已变为正常，鳞屑脱落亦明显减少，由每晨从被褥扫出一升减为半茶杯左右，烦躁易怒，食欲不振大见改善，舌苔黄白，脉缓。此病由太阳阳明转为脾之太阴挟实。治宜桂枝大黄汤，以花椒 30g，苦参 180g，艾叶 30g，水煎放浴盆中，洗浴全身，并令微汗出，继服药 20 剂，愈。

王药雨

援土乌梅汤治愈脓疱性牛皮癣

患者王某，女，32岁。某军工厂化验工。患全身性脓疱脱屑性皮肤病近4年。2年来伴发全身皮肤潮红。于1969年8月腹部出现一黄豆大小的脓疱，以后脓疱逐渐增多，密集成片，流水，结痂，脱屑，自觉痒甚，至1月余已发展成拳头大小。经几所医院诊治，均诊为“脓疱性牛皮癣”。曾先后服用四环素、土霉素、扑尔敏、氨苯矾及氯幢等药，外涂黛蛤粉、氧化锌软膏、水杨酸软膏和鱼硫膏等，但病情仍无好转。于1970年8月继而出现全身红斑伴高烧，住某医院治疗时，诊为“脓疱性牛皮癣红皮症”。住院期间曾用氯化钾、氢化可的松、氟美松、促皮质激素、胰岛素、环磷酰胺、维生素B₁₂、胎盘球蛋白、多粘菌素等药，但病情仍反复急性发作，脓疱、脱屑等皮损进一步泛发全身。每次发作均以高烧、全身起脓疱开始，二三日烧退，疱平继而脱屑，最后遗留皮肤潮红和少量细小鳞屑。由于治疗无效于1973年4月出院。出院后急性发作仍未终止。

患者于1973年12月16日特邀诊视。诊见：病人全身皮肤潮红、干燥，覆有红碎鳞屑及少量粟粒大小的脓疱，头皮部位鳞屑尤为显著。适时正是静止期，故一般情况尚好，体温不高，脓疱不多，但由于长时期应用激素类药物，体

型呈“柯兴氏征”肥胖。只能卧床，不能下地行走。据病家介绍，医院曾经检查患者有“骨质疏松”及“糖尿病”，予以自拟菝土乌梅汤内服。处方：

菝萆 60g 土茯苓 60g 乌梅 30g 甘草 10g

将前3味药，水浸24小时后再纳入甘草同煎，每日1剂，分2次服完。服药期间忌茶。同时外涂擦剂：

蛇蜕 1条 蜂房 1个 全蝎 2条 米醋 300g

将3味药浸泡于米醋内24小时后擦患处。

服药45剂后，脓疱消退，鳞屑脱落，红斑处结皮，尿糖也相应降低（24小时尿糖定量试验微量）。病人不仅能坐起，并能下地散步。1974年2月10日原方加胡连，续服20剂，皮肤接近正常颜色，能从事简单的家务劳动。3月10日，方中再加薏苡仁，以巩固疗效。服药期间未见任何副反应。3月20日下午，由于劳累、生气，突然高烧至39.6℃，躯干及四肢又出现脓疱，全身发红。上方去薏苡仁加紫草根15g，苦参10g。晚10时服药，至半夜热退身凉。翌日脓疱开始消退，鳞屑脱落。

1978年随访，患者一直良好，病无复发。

脓疱性牛皮癣为牛皮癣中很少见的类型，是一种细菌脓疱性损害的牛皮癣病。全身症状严重，可危及生命。目前尚无有效治疗方法。用菝土乌梅汤结合外治法予以治疗，收效显著。方中土茯苓有解毒利尿作用，《本草正》载：“疗痈肿、喉痹，除周身寒湿、恶疮”。可用于治疗反复发作的慢性疮疡、慢性湿疹，菝萆与土茯苓为同科属植物，江西《中草药学》载：“解毒祛风，为疮痈要药。治历节痛风

(类风湿性关节炎)，肌肉麻痹，食道癌，牛皮癣”；乌梅，《本草求真》：“入于死肌、恶肉、恶痔则除”，单用即可治疗牛皮癣。今配合土茯苓、菝葜治疗多年不愈的牛皮癣有相得益彰之妙。

(马崇生 整理)

金梦贤

驱虫疗癣汤治疗牛皮癣

金梦贤（1921～ ），天津市和平区中医医院主任医师

牛皮癣（俗称银屑病）是以皮肤上呈大小不等的红斑及鳞屑性损害为主的一种慢性皮肤病，该病反复发作，顽固难愈。由于病因证型不同，治疗方法各异，多数认为脾胃湿热复感风邪，蕴于肌肤，郁久化燥，皮肤失其所养而成。临床上多用燥湿祛风，滋阴润燥，清热解毒，通宣肺气之法，但效果不尽满意。积几十年临证经验，认为在治疗急性期青少年牛皮癣时，除应用上法之外，加用多味驱虫之品，并自拟驱虫疗癣汤，依据年龄、症状、病程长短，随症加减，效果甚佳。

驱虫疗癣汤组成：

芥穗 10g 蝉蜕 10g 蛇蜕 10g 大黄 10g 乌黑豆 30g 黄芩 10g 麻黄 10g 槟榔 30g 使君子 15g 雷丸 10g 白鲜皮 10g 地肤子 15g 当归 20g 连翘 20g 生地 30g 丹皮 10g 土茯苓 30g 防风 10g 瞿麦 15g

田某，女，12岁，学生。

周身见微红色隆起斑疹已半年，搔之有银白色鳞屑，痒甚，无发热，饮食二便正常，舌红，脉滑数。曾多方治疗

效果不显。

服药 1 周后，复诊时见斑疹由赤变白，瘙痒明显减轻，继续服药 2 周，皮屑脱落。又随症加减服药 2 周后，皮屑基本脱净，治疗 3 个月后未见复发，仅留下色素沉着。

（王永进 整理）

赵炳南

治分四证荨麻疹 寒热滞虚重邪风

赵炳南 (1899~1984), 原北京
中医医院教授, 著名皮肤病学家

本病分为四个类型:

一、风热 (多见于急性荨麻疹)

全身或暴露部位出现风团样扁平皮疹, 稍高于皮面, 呈红色或粉红色, 剧痒, 兼见头痛、发热、心烦口渴、大便秘、小溲赤等症。舌质红、苔薄白或白腻, 脉滑数。治宜辛凉解表, 疏风止痒。处方 1:

荆芥穗 6g 防风 6g 金银花 12g 牛蒡子 9g 丹皮 6g 浮萍 6g 生地 9g 薄荷 4.5g 黄芩 9g 蝉蜕 3g 生甘草 6g

处方 2:

桑叶 9g 菊花 9g 杏仁泥 4.5g 连翘 9g 金银花 12g 薄荷 4.5g 甘草 9g 丹皮 9g 防风 9g

二、风寒 (多见于慢性荨麻疹)

全身泛发粉白色、粉红色风团样扁平丘疹, 作痒, 遇风、遇冷加剧, 或兼有发热恶寒, 无汗身痛, 口不渴等症, 苔白, 脉浮紧。法宜辛温透表, 疏风止痒。处方:

麻黄 3g 杏仁 4.5g 干姜皮 3g 防风 6g 浮萍 4.5g 白鲜皮 15g 芥穗 6g 蝉衣 4.5g 陈皮 9g 丹皮 9g 生甘草 6g

三、滞热受风（多见于急性荨麻疹）

风团、风疹持续不已，反复发作，疹块或白或赤，奇痒不眠，并有中脘痞满，纳呆，胸闷，暖腐吞酸，嘈杂恶心或腹痛等症，大便干燥秘结，小便红赤，舌苔白厚或腻，脉沉涩。法宜表里双解。处方：

防风 9g 金银花 15g 地肤子 18g 芥穗 9g 大黄 4.5g 厚朴 9g 茯苓 9g 赤芍 9g 甘草 9g

四、血虚受风（多见于慢性荨麻疹）

皮疹反复发作，多见午后或入夜加重，而午前或后半夜则轻。兼见头晕、头重、腰酸、体倦、失眠多梦等症。舌质淡或红润，净无苔，脉沉细而缓。法宜益气养血，疏散风邪。处方：

生地 30g 当归 15g 赤芍 18g 白芍 18g 何首乌 15g 黄芪 15g 防风 9g 芥穗 9g 刺蒺藜 15g 麻黄 9g

以上四型中，风热型较风寒型为急，治疗原则以祛风邪为主，用药都是辛散宣达的。对于外邪未深入，正气未虚者效果较好，风寒型及虚型疗效较差。对于慢性患者虽经治愈，近期已无新生皮疹，但为了减少复发，最好在治愈后再服药一阶段，或较长期服用丸药，才能达到减少复发的目的。在治疗期间或在恢复以后，对饮食的禁忌也必须注意，应忌食鱼、虾、辣椒、酒等刺激性食物。

例 1：张某，男，40 岁。1973 年 6 月 9 日初诊。

周身起红色风团伴有发烧4天。4天前，劳动后汗出较多，到室外乘凉受寒，下肢突然出现红色风团，臀部及腰部相继出现，昨天开始发冷、发烧，体温38℃左右，上肢及前胸、后背均起同样大片风团，4天来时起时落，但始终未能全部消退，头面部及上肢也感发胀、发红。风团初起时色淡，并高出皮肤表面，继而肿胀稍消，留有红斑，痒感特别明显，影响食欲及睡眠，大便干。1969年曾有类似发作，后来关节痛又引起化脓性关节炎，生病前未吃过其他药。检查：体温38℃，内科检查未见明显异常。全身散在红色风团，新发皮疹高出皮面，陈旧性皮疹留有红斑，皮疹成大片不规则形，头面、躯干、四肢等处泛发，有明显瘙痒抓痕，头面部及上肢明显肿胀。舌苔薄白，脉弦滑稍数。诊为急性荨麻疹。证属内有蕴热，风寒束表，发为痞瘤。治宜散风清热通里。处方：

荆芥 9g 防风 9g 黄芩 9g 栀子 9g 白鲜皮 30g
地肤子 30g 苦参 15g 刺蒺藜 30g 车前子(包) 30g 泽泻 15g 大黄 9g 全瓜蒌 30g

6月11日，服上方2剂后，体温恢复正常，全身皮疹大部分已消退，但仍有新起的小片风团，肿胀已消。再接前方去川军，继服3剂。6月12日皮疹全部消退，夜间仍有散在新起小风团，其他均属正常，后又继服3剂以巩固疗效，随访未见复发。

例2：李某，女，41岁。1971年2月10日初诊。

10余年来全身不断发生红疙瘩，痒甚。多发于躯干、四肢部位，时起时落，每早晚发疹较重，特别是冬季晚上入

寢后更重，夏日亦不间断，曾经多方治疗不效。检查：四肢有散在指盖大或铜元大不整形之大片扁平隆起，淡红色。舌质淡苔白，脉沉缓。诊为慢性荨麻疹。证属先有蕴湿兼感风寒之邪化热，风寒湿热交杂，缠绵不去，发于皮肤。治宜调和阴阳气血，兼以清热散寒，疏风祛湿。方药：

五加皮 9g 桑白皮 9g 地骨皮 9g 丹皮 9g 干姜皮 9g 陈皮 9g 扁豆皮 9g 茯苓皮 9g 白鲜皮 9g 大腹皮 9g 当归 9g 浮萍 9g

二诊（2月17日）：进服上方7剂，皮疹明显减少，只是早上外出后仍有少数皮疹，晚上也基本不发。

三诊（2月26日）：又继服4剂后，皮疹即完全不发；又服3剂，临床治愈。

朱仁康

风痞癩六证

朱仁康（1908～ ），中国中医研究院研究员

荨麻疹中医称风痞癩。其成因有外因引起者，有内因产生者，也有内、外因相合者。

急性期，多见风热、风湿两型，投以疏风清热或祛风胜湿之法，易于收效。

慢性荨麻疹，多顽固难愈，必须仔细审证求因，方能得治。如风邪久郁未经发泄，可重用搜风药驱风外出。又如卫气失固，遇风着冷即起，则宜固卫御风。又有既有内因，复感风邪触发者，如饮食失宜，脾虚失运，复感外风，而致胃疼、呕吐、腹痛、泄泻，应予温中健脾，理气止痛。此外也有内因血热、血瘀致病者，血热生风，亦不少见。常见皮肤灼热刺痒，搔后立即掀起条痕，所谓外风引动内风，必须着重凉血清热以熄内风。血瘀之证，由于瘀血阻于经络肌腠之间，营卫不和，发为风疹块，应重活血祛风，即“治风先治血，血行风自灭”。更有寒热错杂之证，又当寒热兼治。总之，病情比较复杂，当审证求因，庶能得治。

一、风热

一般见于急性荨麻疹，亦见于慢性者。由于风热外袭，

客于肌腠，伤及营血。证见风疹发红，成片，瘙痒不止，重则面唇俱肿。汗出受热易起，或有咽干心烦。舌红苔薄白或薄黄，脉弦滑带数。治宜疏风清热，佐以凉血。方用消风清热饮或疏风清热饮加减治之。

消风清热饮药用：

荆芥 9g 防风 9g 浮萍 9g 蝉蜕 6g 当归 9g 赤芍 9g 大青叶 9g 黄芩 9g

疏风清热饮药用：

荆芥 9g 防风 9g 牛蒡子 9g 白蒺藜 9g 蝉蜕 4.5g 生地 15g 丹参 9g 赤芍 9g 炒山栀 9g 黄芩 9g 银花 9g 连翘 9g 生甘草 6g

又有风热之邪久郁，未经发泄，以致风痞癩、风疹发作一二年不愈，证见疹发大片焮红，舌质红苔黄。治宜搜风清热，用乌蛇驱风汤，药用：

乌梢蛇 9g 蝉蜕 6g 荆芥 9g 防风 9g 羌活 9g 白芷 6g 黄连 6g 黄芩 9g 银花 9g 连翘 9g 甘草 6g

二、风寒

相当于冷激性荨麻疹。由于卫外失固，风寒外袭，营卫不和。受风着凉后，即于露出部位发病。证见风疹块色淡红或苍白，舌淡苔薄白，脉紧或缓。治宜固卫和营，御风散寒。以固卫御风汤加熟附子治之。药用：

炙黄芪 9g 防风 9g 炒白术 9g 桂枝 9g 赤芍 9g 白芍 9g 生姜 3片 大枣 7枚 熟附子 3g

三、风湿

用于丘疹性荨麻疹一类，小儿患者较多见。由于脾运

失健，外受风湿之邪，周身散发丘疹水疱或大疱，晚上痒重。治宜祛风胜湿汤。药用：

荆芥 9g 防风 9g 羌活 9g 蝉衣 6g 茯苓皮 9g
陈皮 6g 银花 6g 甘草 6g

脾虚失运，加枳壳、白术。

四、脾胃失健

相当于肠胃型荨麻疹。由脾胃失健，外受风寒所致。证见身发风块，胃纳不振，腹痛腹胀或恶心呕吐，大便溏泄，苔白或腻，脉弦缓。治宜健脾理气，祛风散寒。以健脾祛风汤或搜风流气饮加减治之。

健脾祛风汤药用：

茅苍术 9g 陈皮 6g 茯苓 9g 泽泻 9g 荆芥 9g
防风 9g 羌活 9g 木香 3g 乌药 9g 生姜 3片 大枣 5枚

搜风流气饮药用：

荆芥 9g 防风 6g 菊花 9g 僵蚕 9g 白芷 2g 当归 9g 川芎 6g 赤芍 9g 乌药 9g 陈皮 6g

五、血热

多见于人工荨麻疹（皮肤划痕），中医称为风瘾疹。由于心经有火，血热生风。一般起风块较少，每到晚间皮肤先感灼热刺痒，搔后随手起红紫条块，越搔越多，发时心中烦躁不安。舌红苔薄黄，脉弦滑带数。治宜凉血清热，消风止痒。方用凉血消风散：

生地 30g 当归 9g 荆芥 9g 蝉蜕 6g 苦参 9g 白蒺藜 9g 知母 9g 生石膏 30g 生甘草 6g

六、血瘀

由于瘀阻经隧，营卫之气不宣，风热或风寒相搏，证见：风疹块暗红，面色晦暗，口唇色紫，或风疹块见于腰围、表带压迫等处，舌质紫黯，脉细涩。治宜活血祛风为主，方用活血祛风汤或通经逐瘀汤加减。风热加银花、连翘；风寒加麻黄、桂枝。

活血祛风汤药用：

当归尾 9g 赤芍 9g 桃仁 9g 红花 9g 荆芥 9g
蝉蜕 6g 白蒺藜 9g 甘草 6g

通经逐瘀汤药用：

地龙 12g 皂刺 9g 刺猬皮 9g 桃仁 9g 赤芍 9g
银花 9g 连翘 9g

例 1：董某，男，32 岁。1970 年 9 月 10 日初诊。

皮肤瘙痒，搔后起条痕，已半年有余。半年来皮肤发热瘙痒，搔后立即呈条状隆起，尤以晚间为甚，稍有碰触，亦立即发红隆起。检查：背部作皮肤划痕试验（+）。舌质红紫，苔净，脉弦滑带数。诊为风癩疹（血瘀型）。证属瘀滞阻络，血瘀生风。治以活血祛风。处方：

归尾 9g 赤芍 9g 桃仁 9g 红花 9g 荆芥 9g 防风 9g 蝉蜕 6g 丹皮 9g 银花 9g 五味子 9g 生甘草 6g

3 剂，水煎服。

二诊（9 月 14 日）：药后皮肤瘙痒已轻，搔痕已不明显。嘱继服前方加茜草 9g、白蒺藜 9g。3 剂后治愈。

例 2：张某，女，17 岁。1975 年 8 月 23 日初诊。

皮肤瘙痒，搔后条索状隆起已1年多。1年多来，全身皮肤瘙痒，搔后即成片风团或隆起成条索状，尤以晚间受热时为甚，曾服抗过敏药及中药多剂，未见效果。检查：遍体搔痕累累，皮肤划痕试验（+）。舌质红，苔薄黄，脉沉细弦。诊为风瘾疹（风热型）。证属风邪久郁，未经发泄。治以搜风清热。方用乌蛇驱风汤。药用：

乌梢蛇 9g 荆芥 9g 防风 9g 蝉蜕 6g 羌活 9g
白芷 6g 黄芩 9g 马尾连 9g 银花 9g 连翘 9g 生甘草 6g

3剂，水煎服。

二诊（8月30日）：服药后皮肤痒已减轻，搔后风团亦少起。嘱继服原方6剂。

三诊（9月9日）：共服药9剂，皮肤已不痒，风团、划痕亦完全不起。

例3：郭某，男，29岁。1969年5月15日初诊。

反复起风痞瘤4月余。去冬开始，每逢寒冷刺激，即于颜面、四肢裸露部位起风疹块，近4个月来几乎每日发作，伴有关节酸楚不适。曾服抗过敏药物、注射钙剂、内服中药浮萍丸、紫云风丸、防风通圣丸及凉血消风等中药，均未奏效。苔薄白，脉弦细。诊为风痞瘤（风寒型）。证属营卫不和，风寒外袭。治以调营固卫，祛风散寒，处方：

当归 9g 丹参 9g 赤芍 9g 黄芪 9g 防风 9g 炒白术 9g 麻黄 9g 桂枝 9g 蝉蜕 6g 羌活 9g 甘草 6g
水煎，每日1剂，2煎分服。

二诊（5月19日）：服前方4剂后，风痞瘤已少起，关

节疼轻，脉舌同前。前方加生姜 3 片，水煎服。

三诊（6 月 1 日）：服前方 8 剂，于手臂、头面露出部位，稍有冷热不调，仍起风团，前方赤芍改用白芍 9g。服药 4 剂后，有明显好转，风团已基本不发。

四诊（7 月 1 日）：于阴湿天气，两手腕处，尚起少数小片风团，原方去黄芪加荆芥 9g，赤芍 9g。服药 5 剂后，痊愈。

顾丕荣

隐疹祛风应别新久 祛消熄御治分四法

顾丕荣（1912～ ），上海市第四医院主任医师

顽固性隐疹主要有初病风从外袭，久病风自内生二种病机。因风毒之邪，初客腠理，搏于血络，此时当须祛其外风。若久恋不去，风气内通于肝，且屡经耗散，营血内馁，肝阴暗汲，则虚风内生，治当潜熄内风。病机不同，治则自异。自订祛风、消风、熄风、御风四步治法，疗效显著，简介如下：

初病风湿客腠，祛风活血，表里分消

大凡隐疹初病，由于风湿之邪，外客肌腠，而邪之所客，一由汗出肌腠疏松，一由肠胃内挟宿滞，外邪与内滞交搏，以致营卫不和，一身风块奇痒，腕腹不舒，苦楚难名，舌苔薄腻，脉濡滑，尤在泾所谓：“血为风动，则身痒而隐疹”。治当祛风活血，表里分消，俾风祛则血无所扰，里和则邪无所依，内外廓清，隐疹乃瘥。处方：

防风通圣丸 12g（分吞） 浮萍 6g 炒牛蒡 9g 蝉蜕 6g 晚蚕砂 15g 白鲜皮 15g 槟榔 12g 炒枳壳 12g 土

茯苓 30g 炒赤芍 12g 丹皮 9g 生甘草 6g

延月风邪袭络，消风和血，疏养结合

病延匝月，进服祛风化滞，和营凉血之剂，身痒不减，皮肤干燥，逢夜发作更甚，每伴头晕目眩便燥等证，舌红苔薄，脉来弦细，此系外风淫气客于肤腠，而日渐侵袭血络，血属阴，夜亦属阴，所以逢夜为甚，苔膩已薄，外邪祛犹未净，而肤燥目眩，血虚营涩，已具端倪。治当消风和血，所谓治风先治血，血行风自灭也。处方：

炒牛蒡 9g 豨莶草 15g 蝉衣 6g 白蒺藜 12g 晚蚕沙 15g 当归 12g 炒赤芍 12g 丹皮 9g 生地 15g 何首乌 15g 木通 3g 土茯苓 30g 白鲜皮 15g 生甘草 6g

积年营虚风动，熄风养血，潜养相兼

隐疹缠绵年余，肤燥目眩，头晕头痛，性情焦躁，迭进祛风化湿和营活血之剂，未能获效，此缘风气内通于肝，外来之风羁久不解，内耗阴血，而祛风之剂久服，亦消烁肝营。积年隐疹，外风虽解，而肝阴内损，虚风内生，所以舌红苔少，脉来虚弦，邪少虚多之候，若再辛散，非但耗营，且疹发更甚。治当熄风养血，久病调益，毋图速效。处方：

天麻 6g 钩藤 12g 桑叶 12g 白蒺藜 12g 当归 12g 生地 15g 炒白芍 10g 制首乌 12g 胡麻仁 15g 煅龙牡各 12g（先煎） 山药 20g 稽豆衣 12g

历久遇寒易发，御风实卫，养营固表

隐疹多年，发作有时，每于天寒地冻，头面手足外露之处，一受朔风，遂奇痒不堪，风块突起，至春暖则其病自愈，伴见面皯肢冷畏寒，手足麻木，目眩头晕，舌质淡苔薄白，脉来濡细，由于病久气血俱虚，营馁于内，卫虚于外，运行乏力，遂致瘀涩于络，每因感触风寒，内外合邪，隐疹乃发，虽属小恙，但常法难效，宜大剂调护卫阳以御虚风，补养营阴以通血脉，营卫调治，气血冲和，则风寒难犯，风疹何起？处方：

黄芪 20g 焦白术 15g 防风 6g 桂枝 9g 炒赤芍 9g 炒白芍 9g 当归 15g 细辛 3g 木通 6g 红花 6g 川芎 9g 炙甘草 6g 鲜生姜 3片 红枣 7枚 陈绍酒 1小杯兑煎

例 1：苑某，女，50 岁，海门县职员。

一身奇痒，抓处红纹隐约，起于 20 年前荨麻疹后，由于风动于血，久病不已，邪风变为虚风，时有头眩失眠，肝虚风动之证，舌淡红苔薄少，脉细。宜养血熄风治之。药用：

天麻 6g 桑叶 12g 黑芝麻 15g 当归 15g 制首乌 15g 生地 15g 生龙牡各 30g（打，先煎） 丹皮 9g 蝉蜕 6g 晚蚕沙 15g（包） 白鲜皮 15g 炙甘草 6g

上方加减，连服 15 剂，身痒已止，红纹渐消，乃嘱长服桑麻丸，1 次 6g，1 日 3 次，2 个月后随访，皮肤润泽，纳眠均安，身痒未再复发。

例 2：王某，女，22 岁，启东县农民。

入冬朔风扑面，头面奇痒，块癩叠起，手足受寒则痒延肢体，舌质淡嫩苔薄白，脉浮迟无力，病历 14 年。夫阳气卫外，阳虚则卫失外护，营为寒凝，以致络血痹阻，疙痞蜂起，若作风寒疏散，腠理反开，治当护卫阳以驱寒，畅营血以消癩。药用：

生芪 30g 焦白术 15g 防风 10g 桂枝 10g 淡附片 10g (先煎) 当归 15g 鹿角片 10g 细辛 3g 木通 3g 炙甘草 6g 鲜生姜 3 片 细枣 9 枚

上方连服 12 剂，痒癩即失，宿恙告瘳，半年后随访，未曾复发。

(汤叔梁 整理)

周凤梧

荨麻疹夹斑毒，热壅阳明 清邪热透斑疹，重用石膏

周凤梧（1912～ ），山东中医学院教授

杨某，男，45岁，采购员。于1969年8月26日初诊。

该患因外耳道疔肿注射青霉素月余而愈，嗣后患遍身隐疹，疹块焮红肿胀，奇痒难忍，诊断为荨麻疹，曾服中药不应，且紫斑遍身，瘙痒益甚。晚10时，患者身覆厚被，围坐床第，忽又去被下床，坐卧不安，精神烦躁，呻吟不已，恶寒身烧，热可炙手，头面焮肿成片，红斑、紫黑斑遍及四肢后背，奇痒之势，不可名状。由于热敷不慎，两手腕部均起疱流水。胃不思纳，口渴引饮，一日间曾饮开水5暖瓶，大便二日未行，小溲短赤如闭，脉数急而长大，厚苔满布，中心黄燥。此乃风邪外袭，伏暑内发，阳明热极酿成瘟毒发斑之候，亟宜大清阳明邪热，透解斑毒。疏方如下：

生石膏 60g（先煎） 肥知母 12g 大玄参 15g 忍冬藤 15g 金银花 15g 蒲公英 15g 飞滑石 15g 生大黄 9g（后入） 淡竹叶 9g 生甘草 6g 粳米 15g

水煎2次分服。

二诊（8月29日）：药后无甚影响，周身奇痒，通夜未能入睡，口渴身烧，精神烦躁，起坐不宁，六脉数急，苔黄已退，仍白厚满布，推当前病情，应以止痒为先务。并嘱多食西瓜，渴则食瓜代饮。爰内外两方：

内服方：

白鲜皮 12g 净蝉蜕 9g 地肤子 12g 海桐皮 12g
南薄荷 6g 荆芥穗 6g 青防风 6g 银花 18g 赤芍药 9g
生大黄 9g（后入） 生甘草 6g

水煎2次分服。

外用方：

生大黄 60g 香白芷 30g 青黛 15g

上三味共研细粉，茶水调涂斑痒处，日三四次。

三诊（8月30日）：内外双调，并吃西瓜5kg，瘙痒略减，仍身热口渴，大便黑褐如酱，日三四行，腕腿部疹块渐消退，惟胸部又重新出现，咽喉如阻，夜能入睡4小时，脉仍六至而大，舌尖部白苔已退，中心及根部亦稍薄，乃热毒已有涌散下泄之势。仍以清热解毒为治。

生石膏 45g 肥知母 12g 大玄参 12g 苦桔梗 9g
牛蒡子 9g 射干片 6g 南薄荷 6g 金银花 15g 净蝉蜕
9g 白鲜皮 12g 飞滑石 12g 淡黄芩 9g 生甘草 6g

水煎2次分服。

四诊（8月31日）：腿臂背等部斑疹均消失，惟头面胸部未消净，胃思纳谷，渴喜冷饮，仍恶寒身热，粪色如酱，小溲色黄量多，脉仍数，舌苔根部已退薄，嘱继食西瓜。再宗前义加减续进。

生石膏 45g 肥知母 12g 大玄参 15g 南薄荷 6g
净银花 15g 忍冬藤 15g 淡黄芩 9g 净蝉蜕 9g 淡竹叶
9g 荆芥穗 4.5g 白鲜皮 12g 大青皮 9g 生甘草 4.5g
水煎 2 次分服。

五诊(9月2日):斑疹渐消尽,仍感瘙痒,胃思纳谷,
仍口渴饮冷,下午身烧,大便转赤,日三四行,脉数苔白
腻。拟清利暑湿。

生石膏 30g 肥知母 12g 金石斛 12g 青竹茹 9g
扁豆花 15g 净银花 18g 淡黄芩 9g 生黄柏 3g 飞滑石
15g 南薄荷 6g 白鲜皮 9g 地肤子 9g 生甘草 3g
水煎 2 次分服。

六诊(9月4日):斑疹全消,口渴减轻,仍欲饮冷,身
微热,皮肤瘙痒,脉略数,苔转薄白,大便转黄。再宗前
方加北沙参、麦冬、青蒿、白薇,减黄芩、黄柏、滑石、竹
茹等继服 4 剂而全瘥,此时胃口大开,嘱其少量多餐,防
止食复。

本证较为复杂,患者平素嗜酒,每餐必饮,饮辄一醉
方休,加之疔毒暑毒,隐潜内伏,一感风凉,随即暴发。当
初见疹块之时,即宜透疹清热解毒为急务,倘误投辛温腻
补,则温毒得辛温而愈炽,得腻补而弥盛,是以毒势益张,
壅滞肌肉而发为斑。盖温热之毒,抵于阳明,发于肌肉而
为斑,其色红为胃热者尚轻,紫为热甚已重,黑为热极而
危。及至诊治时,斑色已现黑紫,如再热毒内陷,必致神
昏痉厥矣。故一着手即以大清肺胃暑热透解斑毒为主治,冀
其温毒潜消,暑热尽除。迨至病之后期,此时须滋养肺胃

气阴，以复津液，因温病之后，必有余热留于肺胃之间，总宜清解，除热务尽。如以为病后必虚，早用参芪补益，反留其邪，不仅元气不能骤复，反而愈补愈虚。

周鸣岐

内风外风均伤正 治表治里皆治风

周鸣岐（1917～1991），原大连市第三医院主任医师

据多年临床经验认为，顽固性荨麻疹多由急性荨麻疹迁延而来，其特征为风团反复发作，剧烈瘙痒，且多伴有头晕头痛，失眠多梦，腰酸和乏力等症。很多人定时发病，有的在春、秋或冬季，有的在上午或晚上，有的与月经来潮有关。祖国医学认为，其致病多系阴血不足，阴虚生内热，血虚生风，或反复发作，气血被耗，复为风邪所袭，或病久风邪深入营血脏腑，或冲任失调，肝郁不舒。因此本病之治疗，既应抓紧祛邪，更当留心扶正，详审其阴阳气血之盛衰，以燮理阴阳，调和营卫，固卫御风等法为治。血虚宜益气养血，药用：黄芪、党参、当归、生地、白芍、川芎、首乌等；血瘀宜活血化瘀，药用：桃仁、红花、丹参、鸡血藤等；挟风宜疏表祛风，药用：荆芥、防风、刺蒺藜等。又有风邪久羁，疏之不应，则又当行搜风之法，药用：蝉蜕、僵蚕、蜈蚣、乌梢蛇等。对于冲任不调，逢经期而发作者则宜调冲任，和气血，药用：肉苁蓉、仙灵脾、巴戟、柴胡、当归、川芎、赤芍、生地、丹参等。本病缠绵不愈，每致精神紧张，情绪抑郁，故镇静安神之法宜相辅

而用。药用：酸枣仁、夜交藤、合欢花等。胃肠蕴热不清，必熏蒸肌肤，故大便干者又宜润肠通腑，泻热导浊，药用：瓜蒌仁、火麻仁、何首乌等药。此外，苦参、白鲜皮、地肤子 3 味，清热燥湿，祛风解毒止痒效果颇佳，亦常用于本病。

王某，男，23 岁。1979 年 3 月 21 日初诊。

患荨麻疹已 4 年，每至春、秋即发，近年以来，发作加剧，全身泛发风团，瘙痒无度，夜寐不宁，颇为痛苦，大便燥结，舌红，苔薄黄，脉弦细。拟养血活血，祛风清热利湿。药用：

当归 15g 川芎 10g 生地 15g 白芍 10g 何首乌 15g 瓜蒌 15g 火麻仁 15g 丹参 15g 荆芥 10g 防风 10g 刺蒺藜 15g 苦参 15g 白鲜皮 30g 地肤子 15g

服药 5 剂，瘙痒大减，风团亦消失大半，大便通畅，又以上方去瓜蒌、火麻仁，加夜交藤 25g，合欢花 15g。续服 7 剂，诸证悉除。

(郑连成 周 平 整理)

林鹤和

隐疹难求一方治 唯取辨证以应机

林鹤和（1928～ ），萍乡市中医院主任医师

荨麻疹（以下简称本病）为免疫性疾病，由于过敏原使机体致敏引起，中医称“痞瘤”、“风疹块”，“风隐疹”。《医宗金鉴》云，“此证名鬼饭疙瘩，由汗出受风或露卧乘凉，风邪多中表虚之人，往往因当风饮酒，或其他病后而发病，病起皮肤作痒，次则发遍全身疙瘩，形如豆瓣，堆累成片”。从病程来看，本病有急性和慢性两种。急性在除去病因后，选用桂枝汤调和营卫法，佐用凉血熄风药，一般多能取效，但也有不获效者。慢性可反复发作数月，甚至数年，因体质差别甚远，过敏反应所累及的脏腑各异，兼症就不尽然，即使是同一症状也有轻重缓急之分。因此，治疗本病仍需突出辨证，难能一方一法概括之。正如《医宗金鉴》所述，“风邪”是本病的诱发因素，然风与肝的关系密切，并指出“瘙痒”是本病的主要症状，所以在辨证施治的基础上，有选择性的加用熄风止痒、平肝凉血之药，对提高疗效有不可忽略的作用。兹就临床棘手案例举述如下：

例 1：张某，女，44 岁，医生。1981 年 3 月 28 日会诊。去年冬患荨麻疹，发疹期间，病情急重，愈后数日继

发肌肤恶风，皮肤上出现粟粒状风疹，全身瘙痒，抓后融合成环状，潮红灼热，夜卧被覆，灼热瘙痒更甚，昼夜少眠，历时4月。经中西医治疗罔效，故邀会诊。现体温、血压正常，血常规白细胞分类E16%，舌苔黄白稍腻有津，脉微浮紧。诊断：荨麻疹。中医辨证属寒邪郁表，荨麻疹余毒内蕴。治以宣散表邪为主，佐以清利凉血法。方选麻黄连翘赤小豆汤加味：

麻黄 9g 连翘 9g 杏仁 9g 赤小豆 15g 生地 9g
丹皮 9g 防风 9g 蝉蜕 6g 生甘草 3g 生姜 6g 大枣 7枚

3剂。嘱其第三煎取浓汁外擦。复诊时得知，服1剂后显效，疹块大部分消失，仅见上肢及胸部有散在风疹，瘙痒大减，皮肤无灼热，被覆能入睡。脉缓，舌苔净而少津。守上方去麻黄、杏仁、生姜，加太子参、山药、薏苡仁各10g。再进4剂病告痊愈。随访数年未复发。

麻黄连翘赤小豆汤，出自《伤寒论》263条：“伤寒瘀热在里，身必黄，麻黄连翘赤小豆汤主之”。为治湿热在里兼表发黄证，具有解表散邪，清利解毒之功。本案为壮年出麻疹，乃麻毒未尽，余毒内蕴，寒邪郁表，伤及营卫，内外相合，故发疹块灼热瘙痒。用麻黄、杏仁宣散外邪，连翘、赤小豆清利余毒，皮肤灼热选丹皮代生梓白皮，加生地清热凉血，防风、蝉蜕为搜风止痒之要药，生姜助麻黄以散表邪，大枣助丹皮、生地以益营阴，生甘草解毒兼调和诸药。历时4月之顽疾，所以能取得疗效，关键把握住了麻毒未尽，内外相合之病机。

例 2: 何某, 男, 40 岁, 干部。1989 年 5 月 13 日初诊。

患荨麻疹反复 12 年。每吹风或下冷水, 或饮酒后即发全身瘙痒, 起淡红色风疹, 继而彼此融合成不规则状, 抓之益甚。伴汗出恶风, 头痛腹痛, 胃脘隐痛。若用开水待温后擦身则可止痒, 半小时许诸症缓解。舌苔薄白, 舌质嫩, 边有齿印, 脉沉细弦。证属脾胃阳虚, 风木乘之。治以温中补脾, 和里缓急, 佐以熄风止痒。方选黄芪建中汤加味:

生黄芪 30g 白芍 18g 桂枝 9g 生姜皮 9g 防风 9g 蝉蜕 9g 蕲蛇 9g 刺蒺藜 15g 全蝎 6g 大枣 7 枚
炙甘草 5g

服 3 剂后, 瘙痒仅局限于胸腹部, 余症若失。查血常规白细胞分类 E 3%。守方半月, 而竟全功。

从遇冷水诱发和疹色淡红, 头痛腹痛, 胃脘隐痛可知里虚, 汗出为里虚不能固表, 宜用黄芪建中法。风与辛散之酒性均助风木, 故触之而诱发诸症。祁蛇搜风通络之力颇强, 为治内风而首推之; 全蝎平肝熄风力专; 刺蒺藜平肝止痒效佳。诸药合用, 补脾建中, 抑肝熄风, 故能取效。

例 3: 彭某, 男, 22 岁, 学生。1989 年 7 月 20 日初诊。

昨日因食鲜虾过敏, 始出现下肢米粒大小红疹, 瘙痒难忍, 继而波及全身。静注葡萄糖酸钙和肌注非那根, 口服扑尔敏症状缓解。今晨风疹复作, 颜色鲜红, 融合成片, 高出皮肤, 伴有剧烈灼热刺痛, 发热 T39.2℃, 口渴饮冷, 舌质红绛少津, 苔薄黄, 脉弦细数。诊断: 荨麻疹。中医证属邪热传营, 气阴两伤。方选白虎加入参汤合清营汤:

北参须 9g 石膏 60g 知母 9g 大生地 30g 玄参 9g 丹参 9g 紫草 9g 麦冬 20g 钩藤 30g 连翘 9g 银花 15g 生甘草 6g

服 1 剂，体温下降至 38.2℃，风疹大部分消退，舌质红，舌面津液来复。再服 3 剂愈。

本案为食鲜虾过敏的急重证候。热毒炽甚，入营伤及气阴，故以大剂甘寒，佐以甘苦而治之。并根据叶氏“入营犹可透热转气”的理论，加用辛凉的银花和连翘，使邪毒有出路。紫草凉血止血，钩藤平肝熄风止痒，均有一定的协同作用。

(李超医 林斌玉 整理)

李寿山

顽疾瘡癩症 养阴搜风汤

李寿山（1922～ ），大连市中医院主任医师

瘡癩症即今之荨麻疹疾患，顽症者经年累月迁延反复而难瘳也。其所以难瘳之因，约有两端，一是禀赋不足，易感风邪，或饮食不当而诱发瘡癩，病后邪风乘虚内潜血分，郁而化热，燥盛伤阴，血虚伏风而根深蒂固，不易蠲除；二是久病人络，风邪内伏营血，郁久化热，耗伤气阴，导致阴虚内热，血燥伏风之本虚标实的病理状态，而缠绵难解。其证：皮疹平坦成块，色淡红或色同皮肤，瘙痒缠绵，反复发作，迁延日久不愈，午后或夜晚加剧，过劳后加重或发病，伴有心烦易怒，寐少梦多，手足心热，口干不多饮，不耐冷热，舌淡红少津，脉沉细弦。本病用一般疏风透表、宣肺散邪之法，不易奏效。需养阴清热，补血润燥，活血搜剔伏风为法，据临证多年体验，拟养阴搜风汤，用于临床多能获效。药用：

何首乌 15～25g 全当归 10～15g 白鲜皮 10～15g
粉丹皮 10～15g 白薇 10～15g 蚕砂 15～30g 乌蛇
肉 10～15g 白僵蚕 10～15g

方中何首乌、全当归养阴补血润燥，而前者又有解毒

之效，后者有活血之功，为方中主药；白鲜皮、粉丹皮能清热透邪，而白鲜皮燥湿解毒，粉丹皮凉血而祛瘀，二药合用清血分之燥热而无留瘀之弊；白薇、蚕砂清热解毒，白薇入血分消痈肿火毒，蚕砂行气分化湿浊疗风痹隐疹，二药相伍清热化湿祛风透邪；乌蛇肉、白僵蚕善搜剔血中伏风，二药相辅相成增强祛风止痒之效。诸药合用，养阴补血润燥以扶正，清热祛瘀搜剔伏风以蠲邪，为治疗顽症痞瘤有效方剂。

兼表虚遇风加重者，加黄芪、防风；气虚过劳加重者，加黄芪、党参；阳虚遇寒加重者，加仙灵脾、桂枝；痒甚者加全蝎、蝉蜕，剧者外擦百部酒（百部 100g，烧酒 500ml，浸泡三昼夜外用）。

例 1：钱某，女，40 岁，工人。1984 年 10 月 7 日诊。

患慢性荨麻疹 10 余年，每因过劳或经期即发，疹块平坦色淡红，奇痒难忍，入夜尤甚，烦热失眠，手足心热，倦怠短气，口干便秘。今又发病 3 月余，迭经中西医药治疗，效皆不显，甚苦。诊脉弦细，舌淡红少津、苔白薄，面色不华，皮肤失调，搔之即起疹块而痒，此为痞瘤顽症，阴虚气弱，血燥风伏所致。药用：

何首乌 30g 全当归 15g 黄芪 20g 党参 15g 白鲜皮 15g 粉丹皮 15g 白薇 15g 蚕砂 30g 乌蛇肉 15g 白僵蚕 15g 黑芝麻 25g

进药 6 剂疹块减少，瘙痒减轻，便畅，得眠，但未稳定，原方加减，续服 20 余剂，诸证消失，仅在经期小发，原方加川芎、赤芍、熟地，经期前水煎服。连治 3 个经

期，未见发病。观察半年，一切良好。

例2：乔某，男，50岁，干部。1985年3月10日诊。

患顽固性荨麻疹5年多。禀赋体弱，不耐冷热，遇寒冷或过劳即发痞癩或加剧，缠绵不已。今又发病5月余，屡经中西医药治疗未瘳。疹块色淡红，昼轻夜重，痒不释手，影响睡眠，背寒怕冷，面色不华，脉沉细无力，舌质淡嫩无苔，此乃顽症痞癩，气阴两虚，卫阳不振，风邪久伏营血所致。药用：

何首乌 25g 全当归 15g 黄芪 25g 防风 10g 仙灵脾 15g 白术 10g 白鲜皮 15g 粉丹皮 15g 白薇 15g 蚕砂 20g 乌蛇肉 15g 白僵蚕 15g 全蝎 6g 蝉蜕 7.5g

水煎服，日进1剂，临睡前擦百部酒以止痒。

进药6剂疹块减少，瘙痒大减，继进10余剂，诸证消失，嘱常服补中益气丸、金匱肾气丸，以扶正巩固疗效。观察1年未见复发。

（王春玲 李益民 整理）

朱仁康

重内因病表治里 详外治殊途同功

朱仁康（1908～ ），中国中医研究院研究员

湿疹为皮肤科最常见的一种病，大致可分为局限和泛发两大类。湿疹证分两类四型，治分内外，重在内因，病因心火、脾湿为主，治分内外，重在内治。如泛发于全身、浸淫遍体的叫浸淫疮；身起红粟，瘙痒出血的叫血风疮；局限一处，发于耳边的叫旋耳疮；发于掌指间的叫病疮；发于腿足的叫湿毒疮；发于阴囊初起名胞漏疮，日久称肾囊风。婴儿湿疹有干敛、湿敛之分。但不论所发部位在何处，总以辨证论治为准。

湿疹虽属皮肤表病，但本源于内因。中医着重于内治，其次辅以外治。内因以心火、脾湿为主，可因心绪烦扰，心火内生，导致血热；又由于饮食不慎，脾失健运，湿从内生。湿与热合，外走肌肤而病生焉。

治分四证

一、湿热

此系血热脾湿，浸淫肌肤而成，多见于急性湿疹，脂溢性湿疹以及慢性湿疹急性发作期。见有以下症状：发病

速，皮肤灼热红肿，或现大片红斑、丘疹、水泡，渗水多，甚至黄水淋漓，粘而有腥味，结痂后如松脂。可因搔痒太甚而皮肤剥脱一层。大便偏干，小便黄或赤，舌质红、苔黄或黄腻，脉滑带数。此种类型最多见，治则以利湿清热为主，用龙胆泻肝汤加减。出现脓疱加银花、连翘；大便偏干加大青叶。

二、血热

由于内蕴湿热，外受于风，热重于湿而成，相当于丘疹性湿疹。证见身起红粟（以红丘疹为主），搔破出血，渗水不多，剧烈搔痒可见搔痕累累，尤以夜间为甚。舌质红、苔薄白或薄黄，脉弦带数。此种类型，是热重于湿，以血热为主，治则以凉血消风为主，除湿清热为辅，用皮癣汤加减：

生地 丹皮 赤芍 黄芩 苦参 地肤子 白鲜皮
丹参 生甘草

三、脾湿

由于脾失健运，湿从内生，浸淫成疮。多见于亚急性湿疹或泛发性湿疹。证见：皮肤黯淡不红，成片水窠（隐在皮肤内的水泡），搔痒才见渗水，后期干燥脱屑。面色无华，饮食不香，纳差，大便溏薄，小便不黄，或有腹胀等脾胃症状。舌质淡、苔薄白或白腻，脉缓滑等。此型表现脾虚湿胜，热象不显，治以健脾理湿为主，以除湿胃苓汤加减：

苍术 陈皮 茯苓 泽泻 六一散 白鲜皮

胃呆纳差加藿香、佩兰芳香化湿；腹胀加川朴、大腹

皮。

四、阴伤

病延日久，长期渗水过多，致伤阴耗血，血燥生风；亦可因长期服用苦寒燥湿，或淡渗利湿之品，造成伤阴耗血。多见于亚急性、泛发性湿疹。证见：皮肤浸润，干燥脱屑，瘙痒剧烈。主要的辨证指标是舌红苔薄（伤阴），或舌淡苔光（耗血），见到此证时，用滋阴除湿法治疗。药用：

生地 玄参 当归 丹参 茯苓 泽泻 白鲜皮 蛇床子

本方生地、当归、玄参、丹参滋阴养血而不助湿，茯苓、泽泻除湿而不伤阴，用于反复不愈的湿疹及慢性阴囊湿疹（肾囊风）疗效较好。对此证型，切忌重用燥湿或利湿之品，以免重伤其阴，病情越来越坏。

外 治 法

1. 溻渍法（相当于湿敷）：适用于急性渗水多者，用黄柏或马齿苋或生地榆，选用1种。每用30g煎水取汁，置于盆中，待凉，用纱布6~7层或小厚毛巾浸汁，稍拧，然后湿敷于皮损上，每5分钟重复1次，每次共20~30分钟，每日约3~5次。可达到收敛、清热、解毒作用。

2. 药膏：急性、亚急性期，渗水不多，选用缓和性的药膏，不宜敷刺激性强的药膏。可用

湿疹膏：

青黛 60g 黄柏末 60g 氧化锌 620g 煅石膏末 620g
麻油 620g 凡士林 930g

湿毒膏：

青黛 150g 黄柏末 310g 煅石膏 310g 炉甘石末
180g 五倍子末 90g

皮湿一膏：

地榆末 620g 煅石膏 620g 枯矾 30g

慢性期，皮损肥厚浸润，可采用刺激性强的药膏，如
皮湿二膏：

密陀僧末 930g 地榆末 460g 凡士林 2800g

薄肤膏：

密陀僧末 620g 白及末 180g 轻粉 125g 枯矾 30g
凡士林 1870g

利肤膏：

雄黄 枯矾 松香各 125g

皴裂性湿疹可用狼毒膏：

狼毒 90g 槟榔 90g 川椒 90g 蛇床子 90g 大枫子
仁 90g 硫黄 90g 五倍子 90g 朴硝 90g 黄蜡 250g
猪胆 10个 麻油 1300ml

3. 粉剂：用于隐性或亚急性期，一般用药粉加植物油
调成稠糊状，比药膏稍薄，涂于皮损上，此剂型比药膏较
易于渗透。常用如青白散：

青黛 30g 海螵蛸末 90g 煅石膏末 370g 冰片 3g

湿疹粉：

煅石膏末 310g 枯矾末 150g 白芷末 60g 冰片 15g

赵炳南

要在湿热互结 主用全虫验方

赵炳南 (1899~1984)，著名皮肤病学家

内外相因，湿热为主

湿疹是皮科常见病、多发病之一，以红斑、丘疹、水疱、渗出、糜烂、瘙痒和反复发作为主要特点。古代医书中虽然没有“湿疹”的病名，但是对于某些病象的描写与湿疹相符。例如“奶癣”（胎癣）、“旋耳疮”、“四弯风”、“绣球风”、“痼疮”等，不下数十种之多，相当于现代医学的婴儿湿疹、耳周湿疹、肘腋窝部湿疹、阴囊湿疹、盘状湿疹等。根据这些病的特点和中医的理论，统称之谓“湿疡”。“湿”是从其发病的主要因素来考虑的，因为本病的发生条件是各种因素所造成的内湿。湿邪蕴久必然化热，所以湿热互结，渗出流津是其矛盾的主要方面。“疡”是皮、外科疾病的总称。其读音近乎“扬散”的“扬”和“瘙痒”的“痒”，反映了湿疹的弥散、泛发和瘙痒的基本特点。急性湿疹称为风湿疡，慢性湿疹称为顽湿，湿疹合并感染称为湿毒疡，其他特殊部位的湿疹、足底部的称之为田螺疮、臭田螺，掌跖部皲裂性湿疹包括在鹅掌风之内，足胫

部与手背部的慢性盘形湿疹称为痼疮。

本病的发生，虽形于外而实发于内，多由饮食伤脾，外受湿热之邪而致。饮食入胃，由脾所运化，如过食腥发物动风，炙煨厚味、烟、酒、浓茶、辛辣，以致脾为湿热所困，运化失职。更兼腠理不密，经常涉水浸湿，外受湿热之邪，充于腠理，发为本病，所以内在的湿热与外邪湿热相搏结，是本病的实质。从其临床特点来看，湿若与风邪兼挟则游行善变，皮损多泛发，瘙痒明显；湿重于热者，皮损肥厚，色泽暗红，渗液较多；热重于湿者，皮损焮赤，继发感染比较多见。又因湿为重浊有质之邪，湿性粘腻，故缠绵不愈，经常复发。

标本兼顾，内外并治

湿疹的治疗，应本着标本兼顾，内外并治的整体与局部相结合的原则。既重视湿热的表现，又重视脾失健运的根本原因。所以对于热盛者，则用龙胆草、黄芩、栀子、连翘清湿热火邪；黄柏、泽泻、茵陈、车前草（子）除湿利水；槐花、生地凉血解毒；白鲜皮、地肤子、苦参驱风止痒。对于湿盛者，则用厚朴、陈皮、茯苓、木通健脾燥湿利水；泽泻、茵陈、车前子、黄柏利湿清热；甘草和中。临证时多佐用白术以健脾补气，运化水湿。顽湿不化，则用全虫方熄风止痒，除湿解毒。在治法的运用上，当先治其标，待湿热消退之后，则理脾助运以治其本。故理脾化湿为治本病之根本。湿疹可分为热盛型、湿盛型以论治。

一、热盛型（湿热之中以热为主）

发病急，病程短，身热口渴，心烦，大便秘结，小便短赤，局部皮损初起潮红，状如云片涂丹，焮热，轻度肿胀，继而粟疹成片或水疱密集，渗液流津，瘙痒无休，搔抓后有痛感，舌质红，舌苔黄腻，脉弦数洪大。治宜清热利湿，佐以凉血。处方：

龙胆草 6g 黄芩 9g 黄连 6g 泽泻 9g 栀子 6g
生地 15g 车前草 15g 木通 3g 连翘 9g 槐花 9g 生甘草 3g

内热盛，大便秘结者，加大黄、枳壳；下焦湿盛者，加黄柏；渗液多者，加滑石块、茵陈；发于面部者，加菊花；发于头部者，加藁本；发于腰背部者，去龙胆草，加杜仲；发于上肢者，加姜黄；发于下肢者，加牛膝或木瓜；瘙痒明显者，加白鲜皮、地肤子、苦参。

二、湿盛型（湿热之中以湿为主）

多由前型迁延而成，或反复发作，病程日久，缠绵不愈，时轻时重。全身多无明显症状，偶见便溏溲清，舌质淡，周边有齿痕，苔白腻，脉沉缓。局部皮损增厚变粗，有抓痕及搔起之皮屑，色暗褐，渗液较少或无渗液，顽固瘙痒，抓后无痛感。治宜健脾利湿，佐以清热。处方：

厚朴 9g 陈皮 6g 泽泻 9g 炒黄柏 9g 茯苓 9g
猪苓 9g 炒枳壳 9g 炒薏苡仁 9g 炒白术 9g 车前子（包）9g

湿象明显者，加苍术；若湿热郁结日久，则应加用驱风解毒止痒的药物或用全蝎方加减。方药如下：

全蝎 6g 猪牙皂角 6g 皂刺 12g 黄柏 9g 枳壳 9g
苦参 6g 白鲜皮 15g 威灵仙 12g 生槐花 15g

外 治 法

一、急性湿疹

1. 中药湿敷（适用于急性期有渗出者）：

药液：可以选用马齿苋、黄柏或鲜枇杷叶其中一种，60g，毒热盛有继发感染者，加地丁 30g 放在盆内加水约 2000~3000ml，煮沸 15~20 分钟，待冷却后备用。

敷料：纱布 6~8 层，大小与皮损面等大。

操作方法：将纱布在药液中浸透，取出后稍拧挤，干湿合宜，然后将湿纱布平放在皮损面上，稍加压，使之与皮损面均匀密合，5~6 分钟后取下。反复操作 30~60 分钟，每日 2~4 次。结束时用棉球轻轻拭去残留之药液，洗净纱布，置于药液中煮沸 10 分钟，冷却后备用。

注意事项：药液温度要适宜。皮损面积过大时，应分区湿敷。发际与手足部湿疹，可改用泡洗法，每次 30~60 分钟，每日 3~4 次。

2. 鲜芦荟蘸药（祛湿散^[1]、明矾粉，有继发感染者加少许化毒散^[2]）外涂。

3. 甘草油调祛湿散外敷。

注意事项：换药前一定要用甘草油或植物油将残留的药物清拭干净。若有继发感染可于祛湿散中加入少许化毒散或按 0.5%~1% 的比例加入氯霉素粉剂。

二、亚急性湿疹

普连软膏⁽³⁾、止痒药膏⁽⁴⁾各半混合外用，换药时一定要用甘草油清洁皮损后再上药。或用花椒油（香油 50ml 滚开后，放入花椒 6~10 粒，待凉后备用）清拭皮损面。若仍有渗出液者，可加龟板散⁽⁵⁾少许。

三、慢性湿疹

1. 皮肤增厚但角化不明显者，用大枫子油、冰片鸡蛋油、甘草油混合外用，外扑五倍子粉⁽⁶⁾。痒感明显者，加 10% 止痒药粉⁽⁷⁾或 5~10% 古月粉⁽⁸⁾混于五倍子粉中。

2. 皮肤角化明显者，局限性者可用稀释拔膏⁽⁹⁾，皲裂性湿疹可用熏药疗法或用梅花针局部针刺以不见血为度，或用海螵蛸块摩擦。痒感明显者可外用止痒药膏加 5% 止痒药粉、古月粉或银粉散⁽¹⁰⁾；角化明显而且顽固局限性的皮损可外用 5% 京红粉软膏⁽¹¹⁾或豆青膏⁽¹²⁾。阴囊湿疹可用熏药疗法，烟熏以后对于皮损干燥者可外用大枫子油；局部潮湿者可用五倍子粉加古月粉外扑。

例 1：徐某，男，30 岁。

身上起红疙瘩，瘙痒流水已半个多月。半月前腹部出现红色疙瘩，瘙痒，晚间尤甚。搔后皮疹增大，流黄水，局部皮肤大片发红，逐渐延及腰部、躯干等处。诊断为急性湿疹。曾服“苯海拉明”，静脉注射“溴化钙”，用醋洗，均未见效。大便干，小便黄，口渴思饮。

检查：胸、背部皮肤轻度潮红，有散在红色小丘疹，自米粒大至高粱米粒大，下腹部及腰部呈大片集簇性排列，并掺杂有小水疱，部分丘疹顶部抓破，有少量渗出液及结痂。

臀部也有类似皮疹。舌苔薄白，脉沉细稍数。诊为急性湿疹。因湿热蕴久化热，发为急性湿疡，热重于湿。治以清热凉血利湿。处方：

龙胆草 9g 黄芩 9g 栀子 9g 生地 30g 赤芍 15g
茵陈 15g 紫草根 12g 地肤子 15g 茅根 15g 生甘草
6g

上方服 21 剂后，皮疹逐渐消退，疹色变淡，腹部、股内侧偶尔出现红色小丘疹，兼见有风团样损害。按前法佐以养血凉肝之剂。处方：

龙胆草 9g 黄芩 9g 生地 30g 赤芍 15g 当归 12g
茵陈 15g 女贞子 30g 旱莲草 12g 刺蒺藜 15g 生甘
草 6g

上方继服 15 剂，皮损消失，临床治愈。

例 2：侯某，女，21 岁。

四肢皮肤起红疙瘩流水瘙痒已 3 年。3 年前四肢皮肤起红色皮疹，痒，搔抓后流水结痂，以后逐渐加重，经多次治疗未愈。近日来皮疹急性发作融合成片，糜烂渗水，瘙痒不已。大便不干，小便清长。

检查：四肢伸侧散发指盖至铜元大的斑块状浸润性皮肤损害，境界清楚，表面轻度糜烂，微量渗出液，部分皮损附着菲薄之灰白色鳞屑。舌质淡苔白，脉沉缓。诊断：慢性湿疹急性发作。因内有蕴湿，复感风邪，风湿相搏发为湿疡，湿重于热。治以利湿散风，清热止痒。方药：

茯苓 9g 猪苓 15g 泽泻 9g 陈皮 6g 薏苡仁 30g
生黄柏 6g 生枳壳 6g 全蝎 9g 滑石块 30g 车前草

30g

外用 5%~10% 黑豆馏油软膏。

上方连服 6 剂，糜烂面平复，渗出止，痒轻，残留肥厚皮损。继服药 21 剂，基本治愈。

附方：

〔1〕祛湿散

川黄连 24g 川黄柏 240g 黄芩 144g 槟榔 96g

〔2〕化毒散

乳香（醋炙） 没药（醋炙） 川贝母 黄连 赤芍
天花粉 大黄 甘草 珍珠粉 牛黄 冰片 雄黄粉

〔3〕普连软膏

黄柏面 30g 黄芩面 30g 凡士林 240g

〔4〕止痒药膏

止痒药粉 30g 祛湿药膏（或凡士林） 270g

〔5〕龟板散

龟板（砂烫醋炙） 600g 黄连 30g 红粉 15g 冰片 3g

〔6〕五倍子粉

五倍子（研粉）

〔7〕止痒药粉

老松香 30g 官粉 30g 枯矾 30g 乳香 60g 轻粉
15g 冰片 6g 密陀僧 15g 炉甘石 30g

〔8〕古月粉

胡椒适量，研粉。

〔9〕稀释拔膏

每 500g 药油加官粉 210g 樟丹 30g 药面 30g 松

香 60g (药油及药面详见《赵炳南临床经验集》272页)

〔10〕 银粉散

黑锡 36g 水银 60g 淀粉 60g 朱砂 12g 轻粉 30g
冰片每 30g 药粉加 1.2g

〔11〕 京红粉软膏

京红粉 45g 利马锥 15g 凡士林 240g

〔12〕 豆青膏

白降丹 3g 巴豆油 4.5g 青黛面适量 羊毛脂 30g
凡士林 120g

张志礼

急慢湿疹，治分三证 湿热血燥，脾虚湿停

张志礼（1930～ ），北京

中医医院皮肤科中西医结合主任医师

湿疹为皮肤科最常见的一种病，以其发病部位及范围不同而名称各异，其皮损出现红斑、丘疹、水泡、脓疱、渗出、糜烂、结痂为特点，剧烈瘙痒，反复难愈。分急性、慢性两类，其分型不尽一致，但多与湿热、脾湿、血虚风燥有关，此分三证论治：

一、湿热互结，热重于湿

急性发作，皮肤局部焮红肿胀、灼热痒痛，表面有密集红色粟疹或粟粒大小水泡，严重时可有糜烂，津水渗出不止。患者常有心烦不适，口渴思饮，胸脘痞闷，身重懒言，小便黄赤而少，大便燥结或数日不行，脉象弦滑或数，舌质红、舌苔黄腻或白腻。治宜清热凉血，利水消肿止痒。药用生石膏、山栀、黄芩、龙胆草以清热除湿；生地、丹皮以凉血；车前草、车前子、冬瓜皮、马齿苋、六一散以清热利水消肿。局部治疗可用马齿苋 30g，黄柏 30g，加水 3000ml，煮沸后冷却，进行湿敷。待皮损稍干燥时，则

可用祛湿散^[1]、花椒油或甘草油调成糊状，涂患处。

二、脾虚湿盛，湿蕴肌肤

皮肤瘙痒、脱皮屑，或局部皮肤肥厚、色素加深，皮损表面常有粟粒大丘疹或小水疱，有时有轻度糜烂和结痂，时轻时重，反复缠绵发作。常自觉有胃脘满闷，食纳欠佳，口中粘腻，不思饮，大便多不成形或先干后溏，脉象缓，舌质淡，舌体常胖嫩而有齿痕，舌苔厚腻。治宜健脾除湿，养血润肤。药用白术、苍术、薏苡仁、枳壳、厚朴以健脾除湿；车前子、泽泻、茯苓皮、冬瓜皮、猪苓以利水除湿；马齿苋、苦参以除湿止痒；当归、丹参、赤白芍以养血润肤。局部外用黄连膏^[2]、5%~10%黑豆馏油软膏^[3]等。

三、阴虚血燥，气血瘀滞

皮肤粗糙，甚则肌肤甲错，自觉痒甚，皮损有时呈大片融合形成红皮，有大量秕糠状脱屑，有时亦可见红色粟粒大丘疹或小水疱，病程缠绵，日久不愈。自觉有手足心发热，有时可见颧部发红或午后潮热，口干不思饮，大便秘干，脉象细数或沉数，舌质红或淡，苔少。治宜育阴滋燥，养血润肤，除湿止痒。药用生熟地、天麦冬、女贞子、旱莲草、玄参以育阴滋燥；当归、赤白芍、桃仁、红花、丹参、何首乌以养血润肤；白鲜皮、泽泻、茯苓、苦参以健脾除湿止痒。局部外用黄连膏^[2]、清凉膏^[4]等。

分型大略如前，临症时当辨证求本，灵活施治。

例1：李某，男，40岁。

3天前不明原因出现上肢及面部灼热瘙痒，迅即潮红肿胀，并出现密集米粒大红色丘疹及小水疱。发病前未接

触过和食用过特殊物品和食物，但有日晒史。患者家居潮湿，过去有类似病史。自觉口渴思饮，心烦，大便二日未行，小便黄赤而少，脉洪大而数，舌红苔黄腻。此为素有蕴湿，复感热邪，湿热互结，发于肌肤，热重于湿。诊断：急性湿疹。治以清热除湿，利水消肿止痒。药用：

生石膏 30g 黄芩 10g 龙胆草 10g 山栀 10g 生地 30g 丹皮 10g 马齿苋 30g 车前草 30g 冬瓜皮 15g 木通 6g 白鲜皮 30g 六一散 30g（包）

局部用马齿苋、黄柏各 30g，煎水冷敷。

二诊：上药服 3 剂，肿大消，渗出亦止，部分区域仍有糜烂，部分区域已干燥脱屑。再以前方去冬瓜皮、木通，车前草改车前子，加地肤子、泽泻。局部改用祛湿散、甘草油调敷，干燥皮损用黄连膏外擦。

三诊：上药服 5 剂，皮损基本平复，大部脱屑。以龙胆泻肝丸，清解余热而愈。

例 2：常某，女，40 岁。

双手及双下肢发生皮损已 10 余年，时轻时重。局部皮损肥厚，有色素沉着，表面轻度脱屑，左下肢皮损有轻度糜烂。平时下肢感沉重，有时浮肿，口淡无味，不渴，时有腹泻，脉象沉缓，舌体胖有齿痕、苔白略腻。此为脾虚运化失职，水湿蕴阻肌肤。诊断：慢性湿疹。治以健脾除湿，润肤止痒。药用：

炒白术 10g 茯苓 10g 炒薏苡仁 30g 炒枳壳 10g 车前子 15g（包） 泽泻 10g 白鲜皮 30g 厚朴 10g 防己 10g 苦参 15g 丹参 15g 片姜黄 10g

局部外用 5%黑豆馏油软膏加黄连膏等量混匀外擦。左下肢糜烂处用祛湿散、甘草油调敷。

二诊：上药连服 10 剂，局部皮损变薄，已无糜烂渗出，痒已减轻。继服上方去车前子、白鲜皮，加当归、赤芍各 10g。外用药同前。

三诊：又服上药 10 剂，皮损基本平复，已不痒，继以除湿丸^{〔5〕}调理而愈。

附方

〔1〕祛湿散

大黄粉 30g 黄芩粉 30g 寒水石粉 30g 青黛粉 3g
研细混匀外用。

〔2〕黄连软膏

黄连粉 10g 冰片 1g 凡士林加到 100g

〔3〕5%黑豆馏油软膏

黑豆馏油 5g 凡士林加到 100g

〔4〕清凉膏

当归 30g 紫草 6g 大黄粉 4.5g 黄蜡 120g 香油 480g 制法：先将当归、紫草浸入香油内 2~3 天，然后放文火上煎炸至枯黄，去渣，待油温凉后加入大黄粉、黄蜡，搅匀备用。

〔5〕除湿丸

威灵仙 猪苓 山梔 黄芩 黄连 连翘 归尾 泽泻 丹皮各 30g 紫草 茜草根 赤苓皮各 45g 白鲜皮 干生地各 60g 共研细粉，水泛为丸，每服 6g，1 日 2 次。

周慕新

辨幼儿湿疹，重在内虚 祛风湿热毒，法莫拘泥

周慕新（1902～1979），著名儿科专家

湿疹是婴幼儿夏秋季的一种常见皮肤病。类似中医学浸淫疮等。本病与患儿素质有关。“内虚”是发病的先决条件。肤腠不密，卫外不固，外邪容易侵入。风、湿、热、火、毒，乘虚内侵；饮食失节，过食腥发动风之物，伤及脾胃，脾失健运，湿蕴化热。内外相感，相互搏结，乃病所由来。禀赋不足，肝肾阴亏，肝火偏旺，耗血伤阴，化燥生风，缠绵不已，以致反复发作。皮红起疹，多属火盛；搔痒灼热，多属风邪；肿而浸淫，融合成片，汁液量多，湿邪偏盛，或脾胃湿热；溃烂日久，阴亏血耗，肝火上扰。病在上者，多为风盛；病在下者，多为湿盛。

本病的主要特点是痒。初起如粟，皮肤红热，或肿，或流黄水，或脱皮屑，或结痂皮，反复发作，日久皮厚为特征。兼见哭闹摇头，手搔蹭痒，哭啼不安等表现。经云：“诸痛痒疮，皆属于心”，故本病责之心火炽盛，脾胃湿热与风邪相搏而成。其治疗可概括为“祛风、清热、化湿、凉血、解毒、脱敏止痒”诸法。后期辄采用“养阴、润燥”等

法。重在辨证论治，不拘一格。

本病应加强护理，避风寒，适温暖；乳母和患儿一定要节饮食，戒荤腥厚味及刺激性食物，尤当忌食鱼、虾、鸡、蟹、羊肉等

例 1：陆某，女，3 岁。

头面部散在红斑丘疹，搔之流黄水，部分融合成片，奇痒。夜间啼闹不安，逐渐蔓延全身，此起彼伏，缠绵不已，诊为湿疹。西药治疗 3 月不愈。舌苔薄白，脉浮弦。证系浸淫疮。为风邪偏重，拟疏风为主，化湿清热佐之。处方：

地肤子 12g 白鲜皮 12g 荆芥 6g 梔皮炭 12g 凌霄花 12g 丹皮 12g 银花 15g 连翘 15g 浮萍 6g 蝉蜕 3g 黄柏 6g 滑石 12g 生甘草 12g

服 3 剂，皮疹减少，瘙痒大减，安然入睡。脉浮，苔薄白。效不更方，又服两剂愈。

例 2：赵某，男，2 岁。

从耳后及腋部起丘疱疹，发痒，逐渐蔓延至两腿内侧，遍及全身。搔之流黄水，结痂，渐次浸淫，融合成片。昼夜哭闹不止，黄水粘满衣被，舌质红，苔黄腻，脉沉弦滑数，诊为湿疹，屡治罔效。证属脾胃湿热，湿重于热，加以风邪相搏，致成浸淫疮。拟燥湿为主，疏风清热解毒法。处方：

黄连 3g 黄芩 3g 黄柏 6g 梔皮炭 6g 青黛 3g 木通 3g 丹皮 9g 紫草 15g 草河车 10g 银花 15g 连翘 15g 滑石粉 15g 苍术 12g 苦参 15g 荆芥 3g 白鲜皮 6g 茯苓皮 15g 泽泻 2g 甘草 6g

另用青黛 15g，黄柏 15g，滑石 20g 研极细粉外涂。

守方 6 剂，内外兼治，湿邪渐化，毒热渐退，疮面敛收，瘙痒渐除，苔薄黄稍腻，脉弦滑。原方去芩、连，苍术改为 15g，加薏苡仁、生山药。又服 6 剂病愈。

例 3：张某，女，4 岁。

生后两月患湿疹。多方治疗 3 年余，黄水渐少，疮面已减。手足指趾间隙、腋窝部、小腿内侧，仍浸淫成片，稍有湿润，皮肤肥厚，干燥皲裂，仍奇痒，舌红少津而干，脉细数。诊为慢性湿疹，属阴虚血燥证。拟养阴清热，润燥止痒法。处方：

生地 15g 生白芍 15g 白薇 15g 紫草 15g 丹皮 6g 黄柏 3g 白鲜皮 6g 荆芥 6g 青黛 6g 玄参 15g 广犀角 3g 赤芍 3g 草河车 15g 生草 6g

守方加减治疗月余，服药 20 余剂。阴液渐复，湿邪已化，皮疹消失，苔脉复常。原方去荆芥、白鲜皮，又服 4 剂病愈。

（孙克良 整理）

马莲湘

婴儿湿疹热毒伏 内外合治干湿分

马莲湘（1907～ ），浙江中医学院教授，主任医师

婴儿湿疹，俗称“奶癣”，中医古籍中也有称“胎癣”。其顽固者虽无危及生命之严重，但奇痒难忍，缠绵不愈，常至二三岁才渐趋好转或停止，少数至儿童期，甚则青春期亦不愈，严重影响小儿健康成长。

本病起于1～6个月的婴儿，病变以头面部为主，初见面颊痱子样小红粟粒疹，分布密集，随后融合成片状红斑。根据临床所见，有干型、湿型两种。干型皮损干燥起白屑，擦之皮肤樱红脱屑，多发生于先天不足，后天失养或早产、人工喂养等羸弱婴儿；湿型皮损以斑丘疹上发生水泡、糜烂，流脂水为著，严重者连成片，颜面除两眼外几无健康皮肤，皮色鲜红灼热，有腥气，多见于肥胖或饮食过量高糖、高蛋白及有渗出性体质之婴儿。无论干型、湿型均有瘙痒不宁，哭闹少寐，以致日久饮食减少，消化不良或腹泻迁延，或咳喘反复而影响生长发育。

本病的发生与婴儿先天素质有关，是一种全身情况的局部反映，故以内外结合的整体治疗为好。内服用养血祛风，清热解毒法。方用：

何首乌 30g 徐长卿 9g 干蟾皮 6g 银花 6g 野菊花 9g 苦参 6g 生甘草 5g 地肤子 9g 白鲜皮 6g 薏苡仁 9g 茯苓皮 9g

湿型加苍术 6g, 黄柏 4g, 豨莶草 9g。内服每日 1 剂, 每剂煎 2 次, 药液混合约 150ml 左右, 分 4~6 次服。另配以外用药:

野菊花 9g 银花 9g 蛇床子 9g 生甘草 6g

干型浓煎湿敷患处, 每日 2~3 次, 湿型煎汤清洗患处后涂以黄柏软膏 (黄柏粉 3g, 煅石膏粉 9g, 枯矾 4.5g, 青黛 3g, 加菜油适量调和), 每日 3~4 次。

诸某, 男, 10 个月。

头面、眉间、耳后湿疹 8 月余, 近月来加剧, 烦躁不宁, 瘙痒流脂水, 并已蔓延至颈项, 头面部皮肤红色斑丘疹夹水疱、脂水、干痂, 几无健康皮肤, 经中西药治疗至今未见好转, 纳便正常, 舌苔薄黄, 指纹淡紫。治拟养血祛风, 解毒清热。处方:

何首乌 30g 干蟾皮 6g 徐长卿 9g 野菊花 9g 地肤子 9g 白鲜皮 6g 薏苡仁 9g 茯苓皮 9g 苍术 6g 豨莶草 9g 黄柏 3g 生甘草 5g

7 剂。另配银花 9g, 野菊花 9g, 蛇床子 9g, 生甘草 6g, 煎汤外洗患处后, 涂以黄柏软膏, 日 3 次。

复诊时湿疹多数结痂, 蔓延停止, 脂水已减, 患部缩小, 仍处原方 7 剂, 配以外用, 药尽而愈。

祖国医学对湿疹病机多着重于湿、毒、风。而顽固性湿疹病机关键在血分内伏热毒, 日久阴血暗耗, 血虚生风,

故投以生首乌养血祛风为君药；配伍干蟾皮、徐长卿清解血分之热毒为臣药；佐以野菊花、地肤子、白鲜皮、薏苡仁、茯苓皮、苍术、豨莶草、黄柏利湿止痒；生甘草解毒，调和诸药为使药。共奏养血祛风，清热解毒之功。

（盛丽先 整理）

高体三

顽固湿疹寒湿为病 温补脾肾透邪有方

高体三（1921～ ），河南中医学院教授

湿性属阴，顽固性湿疹性质属于寒湿。本病系常见难医病之一，一般多从肌表皮肤论治，着眼于内在因素论治者少。湿疹症状虽表现在皮肤，但其病根内连脏腑，究其病理机制，实为卫气内陷而营血寒湿不能外透为病。盖脾主生化气血，气血循行周身内外，内行脏腑称气血，外行经络名营卫，营卫即经络之气血也。营卫如气血之枝叶行于表；气血似营卫之根本发于里。气血是营卫之后盾，气血内足则营卫外发；气血内虚则营卫内陷。阳气内虚致卫不外发，阴寒内盛致营郁不达，卫陷营郁发为寒湿顽疹。然湿归于脾，寒司于肾，脾肾阳虚不能温化内外寒湿，寒湿郁滞经络肌表营分，卫气内虚无力温营透邪外出，此乃形成顽固性湿疹之关键所在。由此可知，表为卫虚营寒，里系脾肾阳虚。治以温肾健脾利湿，补气充卫透表。以真武汤、五苓散、黄芪桂枝五物汤合用。处方：

茯苓 20～30g 白术 10～15g 附子 10～15g 白芍 10～20g 猪苓 10～15g 泽泻 10～20g 黄芪 30～60g

桂枝 10~15g 生姜 10~15g 大枣 3~6 枚

服用方法：上方为成人量，儿童酌减，每日 1 剂，水煎分次温服，早晚各服 1 次；服后药渣，也可煎水熏洗患处。

配伍变化：初诊寒湿重者，可加干姜 10~15g；如肌表有郁热者，可加少量麻黄及连翘、赤小豆各 10~15g。服药后湿证减轻者，可去猪苓、泽泻。服至症状消失为止。

邹铭西

辨证辨病 明缓明急

邹铭西（1933～ ），中日友好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

湿疹分急性和慢性。急性湿疹发病急，表现焮红赤肿、水疱、糜烂、渗水，痒甚，此为湿热浸淫肌肤，治以清热利湿，用龙胆泻肝汤加减；或龙胆泻肝丸每服10g，1日2次；若黄水淋漓，除用大量利湿药外，仍需加用清热药；如结黄痂或沿皮糜烂，仍需用祛湿药，但忌用散风药；若仅有红粟，瘙痒，日轻夜重，抓破出血，随结血痂者，此为风热，以清热凉血散风为主。慢性湿疹病程缓慢，疮形肥厚黯淡，有的干燥脱屑，此多半为脾湿。治以健脾利湿为主，用除湿胃苓汤加减。

关于某些不同类型和部位的湿疹具体治疗如下：

1. 婴儿湿疹（胎毒疮），若头面皮肤灼红流水多，结黄痂，痒甚，治以清热利湿。方药：

金银花 10g 黄芩 6g 连翘 10g 茯苓 10g 泽泻 10g 木通 3g 白鲜皮 10g

忌用散风药。

2. 面部单纯糠疹（面游风），皮肤灼红，脱屑少许，微痒。在春季发于妇女，又称“桃花癣”，治以散风清热凉血。

散风药选用：

荆芥 10g 薄荷 10g 牛蒡子 10g 浮萍 10g 菊花 10g 蝉蜕 6g 白蒺藜 10g

3. 口唇湿疹，因“脾开窍于口”，故属脾经，治以健脾利湿，选用：

苍术 10g 白术 10g 陈皮 10g 茯苓 10g 六一散 10g 薏苡仁 10g

4. 睑缘湿疹，若慢性久而不愈，睑缘略肥厚，干燥脱屑少许，因“肝开窍于目”，治以养血散风祛湿。养血药选用：

当归 10g 白芍 10g 熟地 10g 何首乌 10g

散风药用：

菊花 10g 浮萍 10g 荆芥 10g 牛蒡子 10g

5. 阴囊湿疹（肾囊风），若慢性者以祛湿为主，可配合行气药，选用：

豨莶草 10g 秦艽 10g 海桐皮 10g 晚蚕沙 10g 青木香 10g 陈皮 10g 川草薢 10g

6. 女阴肛周湿疹，因“肾开窍于二阴”，若慢性者，治以健脾利湿，滋阴补肾，选用：

熟地 10g 女贞子 10g 旱莲草 10g 枸杞子 10g

7. 异位性湿疹（四弯风），自幼患湿疹，病程缠绵，时轻时重，渗水日久，顽固不愈，宜用滋阴除湿法。滋阴药选用：

沙参 10g 天冬 10g 麦冬 10g 玄参 10g 石斛 10g 玉竹 10g

中成药：知柏地黄丸每服1丸，日2次。

8. 小腿湿疹（臃疮），伴静脉曲张者，治以健脾利湿，活血化瘀。可选用：

归尾 10g 丹参 15g 赤芍 10g 桃仁 10g 红花 10g
泽兰 10g 鬼箭羽 10g

治疗急性和慢性湿疹，外治法至关重要，需根据不同皮疹，谨慎选用药物。现介绍外治法如下：

1. 急性湿疹，水疱、糜烂、渗水者，用黄柏 10g，马齿苋 10g，生地榆 10g，任选一味药，水煎湿敷；如伴有脓疱者，每味药可达 15~30g。红粟瘙痒，搔破出血者，用止痒洗剂：

酚 2ml 生石膏 10g 氧化锌 10g 白矾 2g 甘油 5g
蒸馏水加至 100ml，外用。每日外擦 4 次。

也可用生石膏 30g、白矾 10g，凉开水 1 杯约 300ml，调匀外擦，日 4 次。若水疱渗出不多，皮肤灼红赤肿，糜烂结痂者可用青白散：

青黛 15g 海螵蛸 36g 煅石膏 120g 冰片 3g
共研细末，以麻油调敷，日 2 次。或用湿疹膏一号：

蛤粉 80g 黄柏 80g 氧化锌 80g 酚 20ml

液体石蜡适量，凡士林加至 1000g，调成膏外敷，日 2 次。或用湿毒膏：

青黛 150g 黄柏 300g 煅石膏 300g 炉甘石 180g
五倍子 90g

先研前 2 味药，再共研细末，调成 30% 软膏外敷。

2. 慢性湿疹，疮形肥厚黯淡者，外用 5%~10% 黑豆

馏油膏，或外用慢性湿疹膏：

硫黄 15g 雄黄 10g 广丹 8g 白矾 5g 胆矾 3g
轻粉 5g 蛤粉 20g 五倍子 15g 煅石膏 15g

共研细末，配成 20% 软膏。或用皮肤一号膏：

硫黄 30g 雄黄 30g 五倍子 50g 煅石膏 50g 白矾
20g 轻粉 10g

共研细末，无水羊毛脂 100g，液体石蜡适量，凡士林
加至 1000g。或用薄肤膏：

密陀僧 30g 白及 10g 轻粉 6g

研细末，加凡士林调成 50% 油膏。

若干燥皲裂者，可用兰油膏：

青白散 20g 凡士林 80g

调成药膏。

外洗药有：紫背浮萍、土大黄、土槿皮、苍耳子、白
蒺藜、苦参、白鲜皮、地肤子、蛇床子、石菖蒲，任选上
药 2~4 种，水煎外洗。

3. 伴有脓疱、疖、黄水疮者，外敷金黄膏：如意金黄
散，加凡士林配成 20% 软膏。

或用玉露膏：芙蓉叶研细末，加凡士林配成 20% 软膏。

或用黄连膏：川连粉加凡士林配成 20% 软膏。日 2 次。

细菌性湿疹可用以上任何一种膏与湿疹膏一号等量合
用，外敷，日 2 次。

注意事项：力劝湿疹患者发痒勿用手搔抓；忌服辛辣、
鱼腥、海味等物。勿用热水、花椒水或食盐烫洗，忌用
碱水、肥皂或化妆品类等。避免过度精神紧张及疲劳。

赵思兢

湿疹奇效方

赵思兢（1914～ ），广州中医药大学教授

赵思兢教授，治疗湿疹有方。数十年来不断实践，自有独特经验。

湿疹又名浸淫疮、血风疮等。春夏之间，南方湿盛，本病多发，俗称湿毒。有干（多为慢性，患处皮肤粗糙、干燥）、湿（多为急性，患处肿胀、糜烂、渗液）2种，吾师将其称为干痒、湿痒。在治疗上，总以祛风止痒、清热去湿为原则。干痒者，宜先用干痒汤浸洗，再涂上干痒散（每次涂药前均先洗）；湿痒者，先用湿痒汤洗（只需洗一次）后，搽上湿痒散。有过敏性皮炎症状者，宜用桉叶洗剂洗后，撒上桉叶散，对于干痒、湿痒均有效。如全身瘙痒者，则先用火炭母500～1000g煎水洗浴。病情迁延日久，宜用汤洗后，撒上阴香散。具体方药用法如下：

干痒汤：毛麝香、大飞扬草、土荆芥、如意花叶、过塘蛇、紫苏叶、九里明、落马衣等各适量煮汤，在500ml药液中加入10g枯矾末再煮至矾溶，作洗剂。一般病人用水煮汤洗，剧痒者用醋水各半煮汤洗。

干痒散：如意花叶、人地金牛、苏叶、毛麝香、薄荷

叶、扁柏、白花螳螂菊各等分，研为细末。一般用酒水各半调涂，剧痒者用醋水调涂。1日换药3次。

湿痒汤：毛麝香、大飞扬草、如意花叶、一枝香、人地金牛、紫苏叶、薄荷、老虎鬃、半边莲各适量，煮汤法同干痒汤。洗1次净后不需再洗。

湿痒散：毛麝香、扁柏、滑石、紫苏叶、薄荷、一枝香、人地金牛各30g，蛇床子、五倍子各15g，雄黄、枯矾各9g，共研为细末。如洗后仍流渗出液则用湿痒散掺上至结痂为度；如洗后已无渗出液流出，则先涂花生油或茶油后再掺药粉。不须换药，药掉脱则补上；药痂干裂则裂口涂油后再掺药粉。外覆盖消毒纱布，候药痂自然脱落，切忌强行剥落。

桉叶洗剂：大叶桉叶、黑面神各适量捣碎，煮浓汤候微温浸洗患处，洗后有渗出液者掺桉叶散，无渗出者用醋水各半调桉叶散涂敷，溃烂者用花生油或茶油调涂。

桉叶散：处方同桉叶汤剂，加工研为细末。

阴香散：阴香皮12g，如意花叶6g，枯矾3g，共研细末。

本病治疗过程中，忌食鸡、鹅、鸭、虾、蟹、鲤鱼、鳝鱼等发物，并戒饮酒、辛辣食物、糖水等。如接触污水易引起本病复发者，宜于开工前、收工后用白花矾水汤浸洗以作预防（白花矾水汤：白花咸虾花全草500g，切碎，加清水1500ml共煮沸，加入白矾末60g，候溶匀，可供5人1次抹洗）。

（张俊荣 整理）

王静安

黄连消风散治疗小儿顽固性湿疹

王静安（1922～ ），成都市中医医院主任医师

小儿顽固性湿疹的主要原因，乃因小儿素体脾肺两经蕴伏湿热，外受风邪入侵，湿热与风邪相搏、客于皮肤、郁结于腠理、发于肌表而成，《诸病源候论》说：“夫内热外虚，为风湿所乘，则生疮，所以然者，肺主气，候于皮毛，脾主肌肉，气虚则肤腠开，为风湿所乘，内热则脾气湿，脾气湿则肌肉生热也。湿热相搏，故头面身体皆生疮，其疮痛如疱，须臾生汁，热甚者则变为脓，随痒随发。”因此，内有湿热，外受风侵为湿疹的主要原因。造成小儿素体脾肺两经蕴伏湿热的有二：其一为先天禀赋，其母怀胎之时，食物辛、燥；遗热与儿；其二为后天饮食不当，嗜食肥甘厚味、香、燥之品，使湿从内生，而成夙根。复因小儿形气未充，肌肤薄嫩，易于感受外邪，风邪入侵机体，与湿热相搏，经久不愈，而成顽症。临床所见，风、湿、热三者程度不同，其疹形也不同，症状亦有差异。其风偏盛者，皮疹多而瘙痒重，热偏盛者则红肿明显，湿偏盛者则易于糜烂流黄水。因此，在治疗上应从风与湿热入手，抓住这个关键。在临床上对小儿顽固性湿疹，针对其皮疹、瘙

痒、糜烂、渗水四大主症处方用药，在清热解毒，祛风除湿治则指导下，自拟“黄连消风散”治疗久治不愈的湿疹，收效甚佳。

方药组成：

黄连 10g 大青叶 30g 紫草 10g 苦丁茶 30g 白鲜皮 15~30g 土茯苓 15~30g 蜈蚣 5 条 全蝎 5g 僵蚕 10g 丹皮 10g 赤芍 9g 虫壳 30g

方中以黄连为主药，以清热燥湿、泻火解毒，黄连味苦，导湿毒从大便去，使湿毒解，夙根除；配以大青叶、紫草、丹皮、赤芍，既清热解毒，又凉血消斑，使疹去皮肤复原；白鲜皮、土茯苓、苦丁茶、虫壳等祛风渗湿，使湿去痒止；再配蜈蚣、全蝎、僵蚕以祛风通络解毒，使风祛疹消。三组药物相辅相承，共奏清热解毒、祛风除湿之效。

古今皆称小儿脾素不足，苦寒伐胃，中病即止，此言病势衰减其大半而止，或谓病证十去其七为中病。苦寒方药治病，不必尽愈而止。而验证于临床，对于小儿顽固性湿疹，多需应用苦寒解毒泻火之品，方能取效（黄连、大青叶、紫草、赤芍、丹皮皆苦寒之品）。若遵苦寒中病即止之戒，湿疹稍退而停用苦寒，往往造成余热余毒久久不愈，或稍时又而复燃，此皆治病不彻底之故。在苦寒之品中佐以益阴扶脾之品，也未必克伐脾胃，此为“有病病受，无病人受”之故。因此，对苦寒药的使用应针对具体病证具体分析，不可一概而论。小儿顽固性湿疹，长期反复发作，久治不愈，乃风邪侵袭人体络脉，而非单纯袭于肌表，因此，用普通的祛风、解表药取效较差。可选用虫药类的蜈

蚣、全蝎、僵蚕，取其搜风通络之效，使深入络脉之风邪得解。若湿盛者尚可加茵陈、苦参、连翘；风盛者可加乌梢蛇，热盛者可加银花、蒲公英等品。

杨某，女，4岁，住成都市东城区。于1989年盛夏就诊。

患儿于1987年初皮肤部分出现湿疹，逐渐扩大到四肢、头面部，瘙痒、流黄水，经成都某医院等治疗，其湿疹仍时发时止，并蔓延到躯干，症状减轻时，皮肤颜色加深，干燥，脱皮后新皮完好，不留任何斑痕，舌质淡红，苔白腻；反之，症状加重时，皮肤无完好，流黄水，舌质红，苔黄厚腻。患儿就诊时，全身皮肤有血疱疹，奇痒难忍，抓破流黄水，黄水流到那里，就烂到那里，干后结痂，舌质红，苔黄厚腻，脉濡数。此症为湿毒壅盛，用黄连消风散加减治疗近半月余，症状消失。以后以扶正固本的方法治疗而获痊愈。

朱进忠

久病湿疹，扶土以调升降 血中燥热，养血而慎辛温

朱进忠（1933～），山西省中医研究院主任医师

湿疹有急、慢之分。急性者，糜烂渗出明显的，称浸淫疮或黄水疮；丘疹播发于全身称粟疮；婴儿湿疹称奶癣。慢性者，称为湿毒疮或湿气疮。又因发生的部位而有不同：发于耳部的称旋耳疮，发于手部的称痂疮，发于乳头的称乳头风，发于脐部的称脐疮，发于阴囊部的称肾囊风，发于下肢弯曲部的称四弯风。因其多与湿、风有关，故医家多以除湿清热散风治之而取效。然而此法用于急性者尚可，至若慢性，顽固性湿疹，多因脾虚清阳失升浊阴失降，或由气入血，血中燥热所致。若徒予祛邪则正气愈虚，血燥更甚，风湿更盛，而病证反加，因此补气助脾，升阳益胃，养血活血才是正治之法。

例1：张某，男，50岁。

头面、颈项反复发作性湿疹14年，经用西药与中药祛风除湿清热，健脾利湿清热等法，萆薢渗湿、加味二妙、防风通圣等加减治疗，非但不效，而且更加严重，并经常胃脘疼痛，泄泻，纳呆食减，心烦心悸，汗多，反复感冒。细

审其状，头、额、颈、项散在性湿疹，有的数个融合成片，外罩黄色脓痂，掀掉后有少许黄水流出，痒而不痛，舌苔黄腻，脉弦稍大。细辨其证，脉弦而大，此气血俱虚或虚寒相搏，胃痛、泄泻、纳呆食减脾虚所为，心烦心悸脉象见弦乃肝木失达。综其脉证，乃脾肺俱虚、肝木失达，清阳失升，浊阴失降之故耳。因忆升阳益胃汤，内有四君子汤助阳补脾除痰，重用黄芪益气固胃，羌活、独活、柴胡除湿升阳，泽泻、茯苓泻热降浊，加芍药和胃敛阴，少佐黄连以退阴火，使发中有收，补中有散，甚称合拍。乃处方：

黄芪 15g 党参 9g 白术 9g 黄连 9g 半夏 9g 甘草 9g 陈皮 9g 茯苓 9g 泽泻 9g 防风 9g 羌活 9g 独活 9g 生姜 3g 大枣 3枚

服药 26 剂，皮疹竟全部消失，它证亦除。

例 2：耿某，女，成年。

全身散在丘疹，小如针尖，大如高粱 10 余年，曾在某院皮肤科反复住院治疗，效果不显，或者药后反见瘙痒更甚。细审其证，瘙痒甚于前半夜，有时奇痒难忍，非抓破出血不得稍事减轻，舌苔白，脉沉细。综合脉证，夜者阴时也，血者阴类也，此必血燥生风所致。治拟养血活血，凉血散风。

丹参 15g 当归 10g 川芎 10g 生地 10g 白芍 10g 银花 12g 连翘 12g 薄荷 3g

服药 4 剂，奇痒大减，继服 6 剂，愈。

某医询云：此方立法为养血活血，凉血散风，何仅用

薄荷 3g? 而前用防风等味何其痒更甚? 答曰: 本病乃血中燥热而生风, 即血虚燥热为病之本, 风乃血虚所生, 即风为标, 《内经》云: 治病求本, 故仅用少许薄荷以佐之, 至于加防风辛温之反甚, 因防风虽为辛温诸药中之润者, 然其毕竟为辛温之品, 辛温之品用于血中燥热之证, 必动其血燥之风, 使燥热更甚而痒加剧, 故不可用之, 亦本方用辛味之薄荷甚慎重之故耳。

赵炳南

气血凝滞硬皮病 补益肾脾用温通

赵炳南（1899～1984），著名皮肤病学家

例 1：吴某，男，42 岁。1971 年 7 月 20 日初诊。

右小腿有一块皮肤发硬，色淡红，已 4 个多月。2 月间发现右小腿下方有一块皮肤变硬，色淡红，有时稍痒，小腿有时抽筋，范围逐渐扩大。曾经某医院诊断为“局限性硬皮病”。经治效果不显。现纳食不香，便溏泻，夜寐不安，失眠多梦，全身无力。检查：右小腿伸侧中 1/3 处有一块约为 7cm×8cm 及右侧足背有一块约 4cm×6cm 大小之硬皮，色淡红，表皮有蜡样光泽，触之坚实，皮肤之毳毛脱落，皮损四周可见毛细血管扩张。舌质淡红，苔薄白，脉沉细而弱。西医诊断：局限性硬皮病。中医辨证为脾肾阳虚，气血两亏，风寒外袭，经血痹塞不通所致。治宜补肾养血，益气健脾，温经通络。药用：

全当归 9g 党参 15g 黄芪 30g 川芎 9g 白术 15g
茯神 9g 龙眼肉 15g 远志 9g 桂枝 9g

外用：黑色拔膏棍（方见神经性皮炎），加温外贴包紧。服上方 2 周后，失眠情况好转，饮食稍增，局部皮损色转淡粉红，周围粉红晕渐退，全身疲乏已好转。按前方加鹿

角霜 6g，菟丝子 15g，补骨脂 15g。外用药同前。

服前方 2 周后，局部皮损转淡色，渐软，有时局部微微出汗，继服前方。又进上方 2 周，共治疗 6 周后，全身情况基本恢复正常，局部皮肤蜡样光泽消失，接近正常皮肤色，触之柔软，有皮纹出现，并见新生之毳毛，证获显效。

例 2：栗某，女，37 岁。1970 年 8 月 26 日初诊。

10 余年来，眉间有一条皮肤发硬，并逐渐变长，颜色也逐渐变暗。经某研究所诊为“限局性硬皮病”，经多种治疗无效。检查：眉间发际至鼻梁骨约 6~7cm 长沟形病灶，凹陷，皮肤粗糙较硬，边界清楚。舌质淡苔薄，脉沉细。西医诊断：限局性硬皮病。中医辨证为脾虚湿蕴，经络阻隔，气血凝滞。治宜健脾除湿，通经活络、软坚。方用阳和丸、人参健脾丸、人参归脾丸。

外用：脱色拔膏棍 30g。

服药 10 天后，硬皮变软，变红，内服与外用药 20 天后，硬皮红软，中间凹陷变浅，自觉发痒。仍服前药 2 个月后获效。

本病多为脾肾阳虚，卫外不固，腠理不密，风寒之邪乘隙外侵，阻于皮肤肌肉，以致经络阻隔，气血凝滞，营卫不和而痹塞不通。故称之为“皮痹疽”。脾主肌肉，主运化水谷之精微，以营养肌肉四肢；若脾运失职，则肌肉失养，卫外不固，腠理不密，则易感受外邪而得病。本病的治疗，多以健脾助阳，温经通络，佐以软坚为法。在具体施治时，还要根据全身情况，具体分析。例 1 开始见证以

脾虚、血虚为主，所以用归脾汤作主方进行加减，而后加用温肾之鹿角霜、菟丝子、补骨脂；局部用黑色拔膏棍，活血破瘀。例2用丸药，取其势缓而持久的特点，经过一阶段治疗均获得一定的疗效。

临床中尚可用下述验方治疗。药用：

怀山药 30g 生黄芪 30g 云苓 12g 鸡血藤 30g 伸筋草 30g 全丝瓜 15g 白芥子 15g 贝母 9g 三棱 9g 莪术 9g 鬼箭羽 30g 刘寄奴 9g 徐长卿 9g

肾阳不足者加肉桂 3~6g，附片 6g，炮姜 9g，鹿角胶 9g，淫羊藿 6~9g。

局部可用浸浴。药用：

伸筋草 30~60g 透骨草 15~30g 艾叶 15~30g 刘寄奴 9~15g 自然铜 30g

取水 2500ml 至 5000ml 煎 20 分钟后浸浴。或用虎骨酒局部按摩，或用脱色拔膏棍加温外贴。

朱仁康

论治硬皮顽症 主用独活寄生

朱仁康（1908～ ），中国中医研究院研究员

硬皮病，临床上可分局限性硬皮病和系统性硬皮病二种类型。局限性硬皮病，皮损为硬化性斑疹，表面光滑发亮如蜡，消退后可呈菲薄萎缩，色素沉着或脱光等，其形态之大小、数目不等；系统性硬皮病，初起皮损呈实质性水肿，以后渐变硬化而干燥，最终皮肤、皮下组织和皮肤附属器均呈萎缩。相当于中医痹证范围，有皮痹、风痹、风湿痹之称。其治疗颇为棘手。

例1：王某，女，34岁。1974年10月30日初诊。

1年前，先从左大腿屈侧上端1/3处皮肤肿胀，后向小腿至足踝部伸展，呈带状，皮肤发紧发硬。平卧时躯体转侧不利，伴有腰痛，日常行走不便，影响工作。查见：从左大腿屈侧上端起，伸向足踝部有50cm×10cm大小皮肤硬化光泽之损害，捏之皮肤发紧，不能上提，大腿屈伸困难，皮肤未见萎缩。脉细滑，舌质红，苔白腻。中医诊断：皮痹。西医诊断：局限性硬化病。证属风湿着于肤腠，气血痹滞。治宜祛风除湿，通络和血。药用：

独活 9g 当归 9g 赤芍 9g 桑寄生 9g 桂枝 9g

杜仲 9g 川断 9g 狗脊 9g 地骨皮 9g 红花 9g 仙灵脾 9g 仙茅 9g

水煎服，每日 1 剂，2 煎分服。

二诊（1974 年 12 月 3 日）：服上方 30 剂后，左下腿硬化皮损渐见软化，但仍见腰痛，转身不利，肢倦无力。脉弦细，苔薄布。治拟益气活血，补肾扶腰。药用：

当归 9g 川芎 9g 党参 9g 赤芍 9g 白芍 9g 红花 9g 地骨皮 9g 川断 9g 狗脊 9g 怀牛膝 9g

水煎服，隔日 1 剂，2 煎分服。

三诊（1975 年 1 月 3 日）：较前改善，但仍感下肢乏力，宗前方加苍术 9g，五加皮 9g 以健脾益气，仍隔日服 1 剂。

四诊（1975 年 1 月 19 日）：皮肤渐见软化，从二诊方中加桃仁 9g、伸筋草 9g，水煎服，隔日 1 剂。

五诊（1975 年 2 月 14 日）：腰痛已瘥，已能半日工作。左小腿屈侧皮损软化，已趋正常，局部色素加深，脉细弦，舌净。拟方：

当归 9g 川芎 9g 赤芍 9g 地骨皮 9g 红花 9g 伸筋草 9g 鸡血藤 30g 怀牛膝 9g 杜仲 9g 川断 9g

水煎服，隔日 1 剂。

六诊（1975 年 4 月 17 日）：左下腿原有皮损除足踝上角有小块约 3cm×3cm 大小皮肤稍见硬化外，大部分已恢复正常，局部留有色素沉着，嘱继服前方，以竟全功。

例 2：马某，女，4 岁半。1973 年 4 月上旬初诊。

（其母代诉）患儿寄居外祖母家，1971 年 3 月来京，发现左少腹部有一片银元大小皮肤硬化斑块，发亮，未加处

理。1973年又来京，见左少腹部有8cm×5cm大小皮肤硬化斑块，同时在背部又有3片，每片约5cm×5cm大小之皮肤硬化斑块。经会诊，诊断为限局性硬皮病。

1973年4月方来本院治疗，认证属于风湿阻络，气血痹滞所致。治宜祛风胜湿，通络活血。因患儿服汤药不便，拟丸药方如下：

独活 30g 桑寄生 30g 当归 60g 川芎 30g 赤芍 60g 鸡血藤 60g 伸筋草 30g 红花 30g 仙灵脾 30g 地骨皮 30g

研为细末，炼蜜为丸，每丸6g，每日早晚各服1丸。

1975年4月上旬追踪，其母携带患儿来复查，称服上列丸方，持续半年，皮肤即逐渐变软，检视皮肤已完全正常，留有色素沉着斑。

例3：刘某，女，3岁。1975年5月8日初诊。

患者于去年8月出水痘后，左足外侧出现条状皮肤硬化，今年1~2月又发现右小腿内侧皮肤发硬，左足由于皮肤发硬，致行走不利。曾在某医院治疗，口服维生素E，复合酶，肌注胎盘组织浆，效果不显。查见患儿消瘦，营养不良，左足外侧沿小趾以上至踝稍上有2cm×10cm一带状皮肤变硬，呈蜡样光亮，摸之坚硬，捏之不起。右小腿内侧从足踝上至胸窝可见15cm×4cm大小皮肤硬化，触之坚硬。在胸部右侧有一2cm×5cm的类似损害。

脉细无力，舌淡，苔薄布。中医诊断：皮痹。西医诊断：限局性硬皮病。证属先天不足，经络痹阻，营卫不和。治宜补气行血，通经活络。药用：

独活 60g 桑寄生 60g 黄芪 30g 当归 60g 川芎 30g 赤芍 60g 红花 30g 地骨皮 30g

共研细末，炼蜜为丸，每丸 6g，早晚各服 1 丸。

二诊（1975 年 7 月 29 日）：药后部分皮损逐渐变软，但左小腿后侧又出现一片 3cm×3cm 皮肤发硬。从前方加党参 30g，陈皮 30g，炼蜜为丸，每丸 6g，日服 2 丸。

三诊（8 月 26 日）：患儿未来，其父代诉，皮肤大部分变软，嘱配前方丸药 1 料，继续服用。

四诊（11 月 6 日）：随访复查，右胸部及右小腿皮损大部变软，左足背外侧条状皮损亦基本恢复正常，后起的左小腿一片亦已变软，未见新起损害。嘱配初诊时药方加桂枝 15g，配成丸药继服，以竟余功。

例 4：石某，女性，27 岁。1964 年 4 月 25 日入院治疗。

脸面、肢端皮肤发硬、紫绀 5 年。1958 年第一胎足月顺产后，约经半年，当时适居东北，气候寒冷，双手指关节肿胀，但未见紫绀。1960 年每遇寒冷肢端即现紫绀，握拳时不能紧握，且肢端皮肤亦见发硬。1962 年指端皮肤发硬，扣衣扣时亦觉困难，且脸部皮肤发紧，伴有轻度浮肿。1963 年第二胎分娩后，病情加重，脸部皮肤发硬缺乏表情，尤以脸下半部为明显。当时某医院诊断：肢端性硬皮病，雷诺氏征。经用维生素 B₁₂、普鲁卡因、维生素 B₂、EDTA 等药治疗，未见明显改善。

入院时查见：脸面皮肤紧张、发硬、光泽、失去弹性，举眉时前额尚见皮肤皱纹，鼻及双颊下面部肌肉活动受限制，脸面缺乏表情，上唇变薄但尚可闭口，耳廓皮肤亦现

坚硬，双手握拳不紧，双手背、前臂、上臂伸侧发硬不能捏起、有蜡样光泽。脉沉细，舌质淡，苔净。西医诊断：弥漫性硬皮病。中医诊断：皮痹。证属风寒湿之邪，阻于经络，以致痹滞不行；营卫失和，阳气虚不能达于四末，以致肢端凉而发紫，脸面手臂等皮肤发硬。治以温经通络，和营活血。药用：

桂枝 9g 干姜 3g 白芥子 3g 炒白术 9g 羌独活（各）9g 桑寄生 9g 防风已（各）9g 伸筋草 9g 桑枝 15g 丹参 9g 炒赤芍 9g 怀牛膝 9g

后以上述基本方加减，如当归、鸡血藤、连翘、桃仁等。住院 3 个月，眼药 80 余剂。同时外用：

桂枝 30g 松节 30g 炒赤芍 15g 细辛 9g 桑枝梗 30g

煎水 2000ml，乘热浸渍患处，1 日 2 次，每次 20 分钟。出院时病情已有好转，笑时脸部皱纹增多，加深，且较前自然。双前臂及手背部皮肤亦较前软润，双手握力正常，能从事正常工作。

1974 年复查，皮肤已基本变软，参加工作已多年。

硬皮病之发病机制多为气血亏虚，肾阳不足，卫外不固，腠理失密，复因风寒湿邪乘虚外侵，凝涩于经络肌表血脉之间，导致营卫不和，气血凝滞，痹阻不通而致皮肤顽硬，形如制革，关节屈伸不利，手僵足挺，重则状如尸蜡。其治疗方法依据类型不同而有区别。若气血凝滞型，当活血化瘀，通络理气；肾阳虚损型，当温肾壮阳，主要从痹证角度来考虑，以治痹证的主方——独活寄生汤化裁。常

用当归、川芎、丹参、赤芍、红花活血祛瘀；独活、桑寄生、防己补肝肾祛风除湿；鸡血藤、伸筋草、牛膝、桑枝通行经络；地骨皮以皮行皮。肢端紫粗发凉，重用温补肾阳之品，如巴戟天、仙茅、仙灵脾、胡芦巴、菟丝子。后期病情稳定，或现萎缩，宜补气活血，温经通络，前方加用太子参、黄芪、熟地、熟附、桂枝之类。

重在辨证论治，故收到预期效果。

张锡君

肌痹通经络，在肾治肾 皮痹调气血，在脾治脾

张锡君（1913～ ），重庆市中医院主任医师，临床家

皮痹（硬皮病）

房某，男，4岁。1965年7月19日初诊。

3个月前不明原因出现全身轻度浮肿，2个月前浮肿渐退而肢体消瘦，面色苍白，上肢皮肤逐渐变紧，经某医务室治疗无效。半月前发现颈背、前胸和上肢皮肤肿胀僵硬，难以捏起，光滑如涂蜡，活动受限，呼吸困难。拟诊为硬皮病。患儿面色苍白，颈背、前胸和上肢皮肤肿胀僵硬，肌肤麻痹，不知痛痒，难以捏起，光滑如涂蜡，肤色淡褐，呼吸困难，四肢不温，纳食减少，舌淡胖嫩，舌苔白，脉沉细。诊断为皮痹，证属脾肾阳虚，气血瘀滞，血脉不荣。治以温补脾肾，调和气血，化瘀软坚。药用二仙汤合乌蛇蝉衣汤加减：

黄芪 30g 党参 30g 仙茅 10g 仙灵脾 30g 补骨脂 18g 土鳖虫 9g 丹参 15g 蜈蚣 2条（米炒研冲） 乌梢蛇 15g 蜂房 9g 蝉蜕 9g 砂仁 6g 红花 9g

6剂。同时口服蜂王浆，每日早晚各5ml。复诊（1966年7月26日）：服药后诸症同前。遂于上方去补骨脂、红花，加穿山甲9g，当归尾9g，虎杖20g。10剂。

三诊（8月10日）：药后四肢渐温，皮肤颜色由淡褐转黄，饮食增加，舌质胖嫩，舌苔白，脉沉细。药用：

黄芪30g 党参30g 熟地15g 仙灵脾30g 仙茅10g 土鳖虫9g 丹参15g 乌梢蛇15g 蜂房9g

10剂。配合服金鸡虎丸，并早晚各服蜂王浆5ml。

九诊（1967年2月7日）：精神较佳，面色转好，皮肤变软，已能活动，饮食如常。仍四肢欠温，夜尿较多，舌淡苔白，脉缓。继续温肾阳，补气益精，佐化瘀通络之品。药用：

制附片10g（先煎2小时） 干姜10g 肉桂5g 黄芪15g 山药15g 仙灵脾15g 仙茅9g 当归尾9g 土鳖虫9g 夜关门30g

并服用金鸡虎丸、胚宝片。

十诊（2月20日）：四肢转温，夜尿减少。效不更方，仍守1966年8月10日处方继服半年而愈。1980年9月13日随访，愈后未见反复，身体健壮。

肌痹（系统性硬皮病）

张某，男，23岁，学生。1980年7月27日初诊。

四肢末端发冷、溃烂，冬季加剧已2年，两上肢乏力已1年。患者于2年前不明原因面部起红斑，四肢末端发冷，以上肢为甚，继之双手指发生溃疡，同时两上肢乏力。1年前曾先后在中、西医院就诊，并服“扩张血管药”和中

药，疗效不显。20天前赴渝治疗，在市某医院检查：鼻两颊部隐见蝶状分布红色斑点，见毛细血管扩张，双上眼睑浮肿，面额及胸上部有蜡样光泽，胸及上腹部广泛毛细血管扩张，腹部系裤带受压处见一带状褐色色素沉着，皮肤触之稍硬。双手指甲苍白，温度较正常人低，指端皮肤僵硬，两小指尖有溃烂愈后癍点损害，指呈尖削，双足皮肤及趾甲苍白。诊断：系统性硬皮病；皮肤炎。

除上述体征外，常感四肢不温，手指疼痛，肢体倦怠，精神不振，大便溏薄，小便清长，舌淡苔白，脉象沉涩，证属肾阳虚弱，血瘀脉络。治以温补肾阳，化瘀通络。以煎剂、散剂、针剂等配合治疗。药用：

仙茅 10g 仙灵脾 30g 巴戟天 10g 桂枝 10g 鹿胶 10g (蒸化) 熟地 15g 香附 10g 丹参 15g 蜂房 9g 鸡血藤 30g 虎杖 30g

10~30剂。毛冬青注射液每次肌注 2ml，日 2 次。复方丹参针每日肌注 4ml。归芪蜂王浆上下午各服 1 支。

二诊 (1980 年 9 月 9 日)：服用上方药 30 余剂怕冷减轻，大便稀溏，日 2 次，余症同前。药用：

仙茅 10g 仙灵脾 30g 巴戟天 10g 桂枝 10g 熟地 15g 当归 10g 鹿胶 10g (蒸化) 乌梢蛇 15g 蜂房 9g 丹参 15g 鸡血藤 30g

当归针剂，每日上午肌注 4ml。丹参针剂，每日下午肌注 4ml。归芪蜂王浆，每日上下午各服 1 支。龟龄集 4 瓶，共分 24 包，每天服 1 包。并嘱每天练习太极拳 1 小时以上，禁生冷，注意保暖。

三诊（11月4日）：用上方药50日后，四肢渐温，手指疼痛减轻。舌质淡，苔薄白，脉细。药用：上方加阿胶10g，香附9g，再进1个月。鹿茸针剂3盒，每日肌注1支。当归针剂，每日肌注4ml。参芪蜂王浆，1支分2次服。

四诊（1981年2月16日）：用上方药30余日后，自觉肢体冷进一步好转，皮肤弹性有所恢复。药用：

仙茅9g 仙灵脾30g 巴戟天12g 桂枝9g 鹿胶10g（蒸化） 黄芪30g 黄精30g 当归10g 山楂30g 鸡血藤30g 红藤9g

丹参针剂，每日肌注4ml；参芪蜂王浆，每日服2g；龟龄集3瓶，分成36包，每日服1包。

五诊（9月25日）：以上方药连续服用半年，病情改善较大。因患者上学，看病不方便，故改以丸剂和酒剂。药用：

仙灵脾200g 鹿胶150g 乌蛇肉200g 制附片100g
三七粉100g 黄芪200g 九香虫100g 土鳖虫100g
桂枝100g 蝉衣60g 当归150g 红花100g 蜂房100g
僵蚕100g 丹参200g

共研细末，蜂蜜为丸，每丸重10g，每次服1丸，每日3次。感冒停药。

药酒方：

麻黄30g 桂枝50g 川乌30g 骨碎补30g 细辛30g 地鳖虫30g

共研细末，泡白酒1kg，一周后每天用酒擦患处10余次，禁内服。每次擦前先将患肢用热水浸泡，然后用棉签

浸药酒涂擦，涂后用手心摩擦 50~100 次。

鹿茸针剂，每 2 天肌注 2ml。当归针剂每日肌注 4ml。以上两种针剂交替注射。

六诊（1982 年 4 月 24 日）（信函）：“自服丸剂和注射针剂后，手冷明显减轻，冷的范围缩小，腰部褐色基本消失。胸部毛细血管扩张亦消失，精神转佳，体力增加。”遂嘱仍以五诊丸剂和酒剂加减治疗，针剂停用。

七诊（8 月 13 日）（信函）：“现情况更好，精神较佳，饮食睡眠均正常，手指已转红润，胸部毛细血管扩张完全消失，皮肤已恢复正常。”仍处以丸药善后。药用：

党参 100g 麻黄 100g 桂枝 100g 三七粉 100g 当归 150g 细辛 100g 乌梢蛇 150g 蜈蚣 50 条 全蝎 30g（米炒） 地鳖虫 50g 鹿胶 150g 枸杞子 200g 鸡血藤胶 100g 仙灵脾 150g

共研细末，蜂蜜为丸，每丸重 10g，每日服 3 丸。

根据其临床表现，硬皮病属祖国医学“肌痹”、“皮痹”和“脏腑痹”的范畴。《诸病源候论》云：“痹者……，其状肌肉顽厚或疼痛，由人体腠理开，故受风邪也。”二案均具阳气虚弱，气血运行不畅，脉络瘀阻等特点。但案一之病机脾肾阳虚，气血瘀滞，血脉不荣，故治以温补脾肾，调和气血，化痰软坚，方以仙茅、仙灵脾、补骨脂与黄芪、党参、蜂房、蜈蚣等药配伍；案二是由于肾阳虚衰，血脉瘀滞所致，故治以温补肾阳，化痰通络，方以仙灵脾、仙茅、巴戟天与虎杖、鸡血藤、蜂房等药配伍。

（余朋千 张大国 整理）

丁济南

从痹论治硬皮病 乌头桂枝方建功

丁济南（1913～ ），上海市第二医科大学教授

硬皮病属于痹证范畴，见皮肤干槁而发硬，状如制革，张口闭目受阻，合于经文所述之“皮痹”；肌肉消瘦，不能屈伸，合于“筋痹”、“肉痹”；全身骨节酸痛，骨萎缩变形，合于“骨痹”。临症以乌头、桂枝为主进行治疗。基本方是：

制川乌 9g 制草乌 9g 桂枝 9g 羌活 4.5g 独活 4.5g 秦艽 6g 炒防风 6g 汉防己 9g 伸筋草 12g 连翘 12g 白芥子 15g 生黄芪 12g 全当归 9g 桑寄生 9g 川牛膝 9g 玄参 9g

加减：雷诺氏征明显者减玄参，加附子、丹参、泽兰、漏芦；肌肉关节酸痛麻者加泽兰、丹参、白薇、贯众；咳嗽加麻黄、前胡、桔梗；尿蛋白阳性者加白术、黑料豆、玉米须、薏苡仁；肝脏损害者加黄芩、香附、丹皮。

例 1：胡某，女，36 岁。

发病已 4 年，曾在多处住院，用各种中西药物无效。1958 年初来医院住院时，先用大剂量强的松治疗 3 周，但全无起色，四肢关节活动均受阻，不能活动，近乎尸蜡，口仅能轻度张开，需由他人喂饭。乃停去一切药物，改服用

上方，4剂后自诉有全身松动感；8剂后两手开始能动，一手能摸到对侧上臂；14剂后能起坐；40剂后能自行翻身；3个月后能梳头及料理自己生活。

例2：葛某，女，45岁。

1979年开始出现雷诺氏征，以后面部和胸部皮肤变硬，脸色发黑，伴有偏头痛、阵咳、乏力。曾服过多种中药，1978年秋至1980年还在某处住院1年半，服用蛇类药物治疗，但均无明显好转，且面部出现多数红斑。1980年10月起服用本方，同时停用其他药物，半年后皮肤开始变软，脸部的黑色和红斑也开始减退。服药2年余，面色已与正常人相同，偏头痛和阵咳已不再发作，雷诺氏现象减轻，目前皮肤已完全变软，张口幅度从服药前的2指增至3指半。

例3：耿某，女。

1972年因硬皮病来医院住院，因惧怕乌头之副作用，不肯服用，故方中未加入，虽配合强的松等西药同用，但好转甚微，出院后旋又加重。经说服患者后，在方中加入乌头，此后病情即渐趋稳定，至今皮肤已全部变软，由连续服药减为间断服药以维持。此例似可提示乌头的重要性。

硬皮病属于痹证范畴，其治疗颇难，今以乌头、桂枝为主而治愈。方中制川草乌为大辛大热之品，能祛寒湿，散风邪，治风寒湿痹，《珍珠囊》谓川乌“去寒湿风痹，血痹”，《药类法象》谓草乌“治风痹血痹，半身不遂”，故重用以收功，桂枝辛温入血分，可除“肢节间痰凝血滞”，助二乌以逐风寒湿之邪；佐以秦艽、防风、羌独活、汉防己、

伸筋草以祛风除湿；白芥子、连翘消痰散结；黄芪、当归培气血；桑寄生、牛膝益肝肾、强壮筋骨；复以玄参制诸阳药之辛热太过。上述各药合用外则散风寒湿以止痹痛，内则补气血益肝肾而培本，故屡见功效。但方中二乌之量要运用确当，以防中毒。

（余人则 整理）

徐宜厚

温阳通痹治疗硬皮病

徐宜厚（1940～ ），武汉市中医院主任医师

硬皮病分为局限性和系统性2种类型。局限性硬皮病可使部分皮肤硬化，进而影响关节运动，无内脏损害。系统性硬皮病，可使全身大部分皮肤硬化，并伴有内脏器官病变。在系统性硬皮病中，按其皮损发生、发展及全身症状，又分为两种：一是肢端硬皮病，二是弥漫性系统性硬皮病，此型病情重，呈进行性。

硬皮病与中医的痹证相近。明代的秦景明《症因脉治》有云：“邪在肺烦满喘呕，逆气上冲，右肋刺痛；邪在心脉闭不通，心下鼓暴，嗝干善噫，心下痛；邪在肾腰痛，小便时时变色；邪在脾四肢怠惰，大便时泻，不能饮食；邪在肠气窒小腹，中气喘争，时发殄泄；邪在胃食入即痛，不得下咽，或时作呕。”上述脉症的描述基本符合弥漫性系统性硬皮病的临床表现。

本病多属阳虚血瘀，因而用温阳通痹法常可收效。应用本法的辨证指标是：主观症状：怕冷，心慌，气短，神疲乏力，食少，双目干涩，皮肤发痒，性欲减退，月经不调，腹泻每日2～3次，呈清稀状乃至完谷不化。客观体征：

面色皓白，肤色灰黯，皮肤轻度甲错，舌质淡呈龟裂状，苔薄白，脉象沉细，尺部尤沉。治宜温阳通痹，方用温阳通痹汤。药用。

黄芪 12~15g 山药 12~15g 赤芍 12~15g 党参 9~12g 当归 9~12g 丹参 9~12g 茯苓 9~12g 白术 6~9g 陈皮 6~9g 制川草乌 6~9g 桂枝 6~9g 路路通 9g 炙甘草 9g

脾阳虚加炮姜、姜半夏、广木香、砂仁；肾阳虚加制附片、巴戟天、淫羊藿、仙茅、鹿角片（胶）、淡苁蓉；肢端冰冷、青紫加细辛、鸡血藤、红藤；皮肤硬化加甲珠、皂刺、川芎；溃疡不敛加白蔹、赤小豆。

曾治硬皮病患者 8 例，坚持服药多则 280 剂，少则 84 剂，平均 159.2 剂。结果近期治愈 3 例，显效 5 例，未发现恶化病例。

雷某，女，42 岁。1979 年 6 月 1 日初诊。

自 1974 年冬天起，始觉皮肤麻木紧张，继而如绳所缚，曾在院外确诊为弥漫性系统性硬皮病，予激素、维生素等药治疗，病情略有控制，停药后又明显加重。检查：颜面皮肤光亮，如蜡所涂，口张不大，舌体活动受阻，鼻翼缩小变尖，表情淡漠，躯干和四肢皮肤硬化，难以用手捏起，指端冰冷，伸屈不利。平素特别怕冷，经常气短乏力，性欲淡漠，指端冰冷，冬天更重，大便清稀，偶有完谷不化，每天 2~3 次，舌质淡白，少苔，脉沉细，双尺尤沉伏。证属脾肾阳虚，气血亏损，亟宜甘温扶阳，佐以通痹法。处方：

黄芪 15g 党参 12g 鹿角片 12g 干地黄 12g 丹参
12g 茯苓 12g 当归 9g 赤芍 9g 白术 9g 路路通 9g
桂枝 6g 制川草乌 6g

水煎服，每日 1 剂。

守上方增减调治 3 个月后，全身皮肤柔软，紧张感完全消失，损害区有毳毛生长和汗出现象。后坚持每周服药 5 剂，前后经 10 个月的治疗，皮肤和内脏诸症俱见显著改善，已能上班工作。

弥漫性系统性硬皮病应属于中医的虚劳及痹证范畴。其病机主要在肺、脾、肾三脏。先起于皮毛（肺），后病及骨（肾），即从上损及于下的一种虚损证。故治疗要以调治脾肾为主，活血通痹为辅，在通痹中尤要重视疏通孙络之瘀痹。因本病后期病及脾肾，故补脾补肾是治疗本病之根本大法。但在具体运用中，既应不足者补之以温，又要寓驱邪于补正之中，使之邪去而正不伤，方为顾全之法。

姜树荆

标实本虚 两期四证

姜树荆（1920～ ），西安市中医医院主任医师

硬皮病临床上分为系统性和局限性 2 种，目前尚无有效治疗方法。

本病的发生因素有脾肾阳虚，腠理不密，卫外不固，若寒邪乘虚侵袭，凝结于腠理，进而经络痹阻，气血不通，导致营卫不和，腠理失养所致。又因病程迁延，邪可循经入脏，造成脏腑功能失调，更加重其皮肤损害。由此可见，病机的要点在于寒凝腠理，经络痹阻和脏腑失调三方面。这是病情由轻到重的三个过程，它们之间互相联系，互相影响，又互相转化，不能截然分开。

正气不足为本，皮肤硬化萎缩为标。前者属虚，后者属实，故本病为一本虚标实之证。根据扶正祛邪的原则，应采用温经解肌，活血通络，益气养血之法予以治疗。

根据本病的临床症状和病机转化，将其归纳为以下两期四型辨证施治。

缓慢进展期

一、寒凝腠理，脾肾阳虚

畏寒肢冷，关节疼痛，腰部酸痛，性欲减退，齿摇发落，食纳减退，口不渴，大便稀。局部表现为：眼睑、面部及手背发紧肿胀，握拳不紧，局部坚硬，皮肤多呈粉红色或黑白相兼。舌体胀大或胖嫩，质淡暗，苔灰滞无泽，脉沉细濡。治宜温肾散寒，健脾利湿，活血化瘀。药用阳和汤加味：

熟地 30g 鹿角霜 15g 炒白芥子 12g 肉桂 10g 炮姜炭 10g 炙麻黄 10g 薏米 30g 鹿衔草 30g 红花 15g 炙甘草 10g

另服回阳通脉汤 1 号：

附片 30g（开水先煎 1 小时） 肉桂 30g 干姜 30g 黄芪 30g 苍术 30g 甘草 30g 党参 15g 白芍 15g 桂枝 15g 穿心莲 30g 当归 15g

二、寒侵络脉，肺卫不宣

低热恶寒，身痛肌痛，或有咳嗽、痰稀、口不渴、大便软。皮肤局限性或弥漫性发硬，具蜡样光泽，甚至萎缩紧贴于深层组织之上。关节活动障碍，张口困难，皮色暗褐，毛发脱落，无汗或多汗。舌淡红，苔薄白，脉沉细数。治宜解肌散寒，宣肺利湿，通络化瘀。药用荆防败毒散加味：

荆芥 10g 防风 10g 前胡 10g 柴胡 10g 羌活 10g 独活 10g 茯苓 10g 枳壳 10g 甘草 10g 桔梗 10g

川芎 10g 生姜 10g 薄荷 6g 黄芪 15g 当归 10g 乌梢蛇 10g 地龙 15g 地鳖虫 15g 全蝎 3g 蝉蜕 10g

虚甚者酌加党参、熟地、白芍各 15g；有热象者加金银花、连翘、蒲公英、地丁各 15g；瘙痒者加白鲜皮 15g，白蒺藜 10g。

三、寒热错杂，肝郁血瘀

情绪易于激动，女性患者多有月经不调或恶心呕吐，齿龈出血，便溏，完谷不化，或时稀时干。局部表现除同 2 型外，尚有局部发白、发紫、发凉、灼热、瘙痒及雷诺氏现象。舌质暗红，苔薄白，脉弦。治宜舒肝解郁，健脾和胃，通络化瘀。药用丹栀逍遥散加味：

丹皮 10g 栀子 10g 柴胡 10g 当归 10g 白芍 15g 茯苓 10g 白术 15g 甘草 10g 生姜 10g 薄荷 6g 木香 6g 荆芥 10g 地骨皮 15g 红花 15g 薏苡仁 30g

四、气血双虚，脉络痹阻

疲乏无力，食纳减退，体重减轻，肌肉疼痛，心慌、气短，头昏，肢体麻凉。局部症状：皮损或轻或重，颜色瘀暗，四末发凉，舌淡暗，苔薄，脉细弱。治宜气血双补，通络化瘀。药用逐痛汤加味：

黄芪 60g 当归 30g 天花粉 15g 肉桂 6g 延胡索 15g 车前子 30g 牛膝 15g 秦艽 30g 落得打 30g

急性发作期

在四型中均可能有急性发作，常因累及内脏出现咳嗽气短，心慌心跳，黄疸，眩晕等症；也可因寒邪郁久化热

或经络痹阻，气血俱闭而发生指、趾端湿性或干性坏死，低热，齿龈出血，舌红脉数等证。治宜滋阴降火，清热解毒，舒肝理气。药用1号苏脉饮：

当归 15g 玄参 15g 金银花 30g 甘草 15g 郁金 30g 泽兰 30g 紫草 30g 夏枯草 30g 赤芍 60g

鉴于病机为寒凝腠理，经络痹阻，脏腑失调，治疗则着眼于寒凝。寒凝既成，解其病损绝非一日之功，用药也殊难短期见效。因此，应用本文方药治疗，疗程应定为半年至1年为宜，方可最后确定疗效。

徐某，女，28岁，工人。

1964年夏发现左上臂外侧皮肤有指甲大黄褐色皮损，不痛不痒，未进行治疗。1967年蔓延至两上臂之内外侧，局部稍硬。在某医院检查，病理诊断为“硬皮病”，曾用油剂青霉素、胎盘组织液等治疗。1970年就诊时，有畏寒肢冷、关节疼痛，两上肢、左季肋区及两下肢内侧均有片状黄褐色皮损，发硬，舌淡暗，苔白腻，脉沉。予阳和汤加味服用1年余，病情渐好转。1973年怀孕期间，病情尚稳定，产后1月余，症状复加重，身疼肌痛，原病损部位皮肤发硬，无汗瘙痒，面部有紧束感，皮肤由粉红转为暗褐，右手指被动屈曲，不能伸展。即予荆防败毒散加味内服约半年，皮肤变软，皮色减退，汗出不痒，手指活动好转。后改服丹栀逍遥散加味等。于1975年再次孕产，病变未见复发。1年后复查，病理报告为“硬皮病治疗后显著进步”，现躯体、面部皮损已恢复正常。

（张秉正 整理）

邓铁涛

硬皮病治验举隅

邓铁涛（1916～ ），广州中医学院教授

张某，女，35岁，已婚，工人。住院号：005853。因皮肤硬如皮革3年余，于1971年11月3日入院。

患者于1968年5月起，出现低热、乏力，面部及两上肢浮肿，后又延及两下肢。三四月后，皮肤逐渐变硬如皮革样，颈部并出现白色脱色斑，手、腕关节活动不灵，1969年5月在某医院皮肤科确诊为“硬皮病”。经用西药（强的松等）治疗1年，无明显好转，但仍能坚持骑自行车上班。1970年到1971年又先后在两所医院进行中医中药治疗，但病情仍继续发展，皮肤发硬及脱色斑的范围继续扩大，并觉心跳，失眠，开口困难，胃纳差，全身肌肉萎缩，手足麻木，下半身无汗，四肢关节疼痛。

查体：慢性病容，面部缺乏表情，四肢及面部、颈、肩部皮肤发硬，呈蜡样光泽，不易捏起，颜色加深呈棕色，并夹杂有大片的脱色斑，四肢闭汗，无明显毛发脱落现象。心尖区二级吹风样收缩期杂音。肺部正常。肝脾未扪及，手指关节，腕关节呈轻度强直僵硬，无病理神经反射。

诊见：舌质淡瘦嫩，伸舌不过齿，苔薄白，脉细，两

寸脉弱。

实验室检查：血、尿、大便常规及肝功能检查均属正常，红细胞沉降率 27mm/时；血浆总蛋白 61.6g/L，白蛋白 36.4g/L，球蛋白 25.2g/L。X线检查：胸透：心、肺正常。诊断：系统性硬皮病（硬化期及萎缩期）。病属肺、脾、肾俱虚（阴阳俱虚）。治宜：补肾健脾，活血散结。

鹿角胶 6g（溶化） 阿胶 6g（溶化） 鳖甲 30g（先煎） 熟地 24g 淮山药 15g 枸杞子 9g 仙茅 9g 巴戟天 9g 红花 4.5g 桂枝 9g 党参 15g 白术 12g 赤芍 12g 炙甘草 6g

服药 1 个月后，关节疼痛减轻，但月经来潮量多。舌瘦、嫩红，苔黄，脉虚。证以阴虚为突出，乃改用六味地黄汤加行气活血药物。处方：

山萸肉 9g 淮山药 18g 茯苓 9g 熟地 18g 丹皮 6g 泽泻 6g 枸杞子 9g 鹿角胶 4.5g（溶化） 党参 15g 黄芪 12g 当归 12g 丹参 15g 麦芽 15g

上方加减，服至 1972 年 4 月出院。出院时手足麻痹感减轻，皮肤较松弛，颜面及左手皮肤可见皱纹并可捻起，指腕关节活动较前灵活，精神转佳。

出院后仍照第二方加减。以滋养肾阴健脾益气为原则。

赵炳南

虽无明征亦祛湿 幸有良方用全虫

赵炳南 (1899~1984)，皮科大家

神经性皮炎相当于中医的牛皮癣。因其皮损状如牛领之皮，厚而且坚，故名。

本病是因脾经湿热，肺经风毒客于肌肤腠理之间，兼感风湿热邪所致。热盛则肌肤起瘰，风盛则明显瘙痒，湿性粘腻，故时起时伏，缠绵不愈。通常认为局部有渗出液而瘙痒明显的皮损为湿盛。而神经性皮炎不但没有渗出液，反而皮肤肥厚，粗糙，高出皮面，何以辨为有湿？盖湿有内湿、外湿之分，湿为重浊有质之邪，其性粘腻，湿邪蕴久可以化热生虫，湿热凝固聚结于肌肤腠理之间，则皮肤粗糙肥厚，明显瘙痒。神经性皮炎以内湿为主，而且非常顽固，可谓之“顽湿”；湿性粘腻故反复发作缠绵不愈，所以不能单纯根据有无渗出液而辨湿，应根据发病机理和临床特点综合来看，这一点在临床上是很重要的。根据上述看法，在实践中总结出全虫方为治本病的主方。不但用于神经性皮炎，而且适用于其他顽固瘙痒性皮肤病疾患。

对于神经性皮炎的治疗，既重视整体治疗，也重视局部治疗。

全虫方药物组成：

全蝎 6g 皂刺 12g 猪牙皂角 6g 刺蒺藜 15~30g
炒槐花 15~30g 威灵仙 12~30g 苦参 6g 白鲜皮 15g
黄柏 15g

急性泛发全身的，可加川槿皮、海桐皮以驱风除湿止痒；皮损肥厚角化过度的，可加养血润燥之剂，如鸡血藤、当归、白芍、天冬、麦冬；瘙痒明显的，加白鲜皮 15~30g，地肤子 15~30g，刺蒺藜 15~30g；心烦失眠的，加莲子心 6~9g；病情较久，血虚血热现象明显的，加生地、丹皮、白茅根、紫草根、茜草根等养血润燥，凉血活血之剂。

局部治疗：

急性期：泛发面积较大，皮损较薄者，用龙胆草搽剂：

龙胆草 5000g，水煎，第一次加水 20000ml，开锅后煮 1 小时；第二次加水 10000ml，开锅后煮 40 分钟，2 次药液合并过滤，浓缩为 9600ml，装瓶。

或用鲜芦荟蘸擦黄药粉，加入 5% 化毒散；

黄药粉药用：

栀子 30g 雄黄 12g 朱砂 12g 轻粉 12g

化毒散组成为：

乳香（醋炙） 没药（醋炙） 川贝母 黄连 赤芍
天花粉 大黄 甘草 珍珠粉 牛黄 冰片 雄黄粉

或擦绿药粉加入 5% 化毒散；

绿药粉方：

硼砂 90g 自然铜 30g

或雄黄解毒散外擦；

雄黄解毒散方：

雄黄 30g 寒水石 30g 生白矾 120g

亚急性期：夏天用茄蒂、鲜黄瓜、鲜地黄根，冬天用白菜头、荸荠蘸擦黄药粉或擦绿药粉或雄黄解毒散外上；或用鲜楮桃叶白浆擦局限性皮损处；或用楮桃叶煎水外洗，有润肤止痒之功；或用癣症熏药外熏，药用：

苍术 9g 黄柏 9g 苦参 9g 防风 9g 大枫子 30g
白鲜皮 30g 松香 12g 鹤虱草 12g 五倍子 15g

熏药只能用于局限性皮损，泛发性皮损熏药不适宜。或用癣症熏药 20% 加凡士林做成癣症熏药油膏（将癣症熏药经减压后干馏成焦油物质，用凡士林或祛湿药膏制成 5%~10% 油膏）外用；或用大青盐 9~15g 开水溶化后外洗，有止痒解毒之功。

慢性角化肥厚皮损：较薄的用止痒药膏或豆青膏。止痒药膏为：

止痒药粉 30g 祛湿药膏（或凡士林）270g

豆青膏组成：

白降丹 3g 巴豆油 4.5g 青黛面适量 羊毛脂 30g
凡士林 120g

肥厚角化的皮损用三棱针刺后再外敷药膏作用较好。一般常用黑色拔膏棍或稀释拔膏，3~5 天换 1 次。换药前用海螵蛸块摩擦，将其粗糙的皮损摩擦掉后再换新药；用熏药疗法熏局部。

黑色拔膏棍：

鲜羊蹄根梗叶（土大黄）60g 大枫子 60g 百部 60g

皂刺 60g 鲜凤仙花 30g 羊蹄躅花 30g 透骨草 30g
马钱子 30g 苦杏仁 30g 银杏 30g 蜂房 30g 苦参子
30g 穿山甲 15g 川乌 15g 草乌 15g 全蝎 15g 斑蝥
15g 金头蜈蚣 15 条

将香油 4000ml、生桐油 1000ml 倾入铁锅内，浸泡上药后，文火炸成深黄色，离火后过滤；再将药油置武火熬炼至滴后成珠（温度大约 240℃ 左右），然后下丹。

每 500ml 药油加章丹 300g 药面（白及面 30g，藤黄面、轻粉各 15g，硃砂面 9g）90g 松香 60g

稀释拔膏：

上述每 500ml 加章丹 30g 官粉 210g 药面 30g 松香 60g

例 1：关某，女，35 岁。1965 年 8 月 13 日初诊。

颈部、两下肢皮肤瘙痒变粗糙已 1 年多。1 年多前开始于颈部、两下肢皮肤瘙痒，逐渐发展至全身，皮肤变粗变厚，晚间瘙痒加重，致使不能入睡，饮食、二便尚正常。曾多次治疗效果不显，来院求治。检查：颈部及双下肢伸侧面和躯干部有散发铜元大之皮损，肥厚角化，边缘不整齐，皮纹变深，颜色较正常皮肤稍暗，表面有菲薄落屑，皮损周围可见散在抓痕、血痂。舌苔薄白，脉沉弦。诊为泛发性神经性皮炎，证由汗出当风，风邪客于肌肤所致。治宜活血散风止痒。处方：

全蝎 9g 干生地 15g 当归 12g 赤芍 9g 白鲜皮 15g 蛇床子 9g 浮萍 6g 厚朴 9g 陈皮 6g 炙甘草 9g

外用：止痒药膏、黑蒺软膏（白蒺 10g 用 10% 黑豆馏

油软膏加到 100g)

前药连服 9 剂，痒止，皮损变薄，后以紫云风丸巩固疗效，5 日后已基本痊愈。

例 2：侯某，男，67 岁。1972 年 8 月 14 日初诊。

周身散发片状肥厚、粗糙之皮损，奇痒，已 10 年余。于 10 年前四肢、躯干、颜面、臀部均有粗糙、肥厚之皮损，奇痒。曾经某医院诊断为泛发性神经性皮炎，多次治疗不效。来我院诊治。检查：患者表情痛苦，精神不振，颜面耳廓有轻度糜烂皮损，渗出液不多，作痒，躯干及尾骶部皮损肥厚，上覆少量血性痂皮，有明显抓痕。舌苔薄白，脉弦。诊为神经性皮炎。证属血虚风燥，肌肤失养。治以疏风止痒，养血润肤。处方：

全蝎 9g 威灵仙 18g 白鲜皮 30g 丹参 15g 地肤子 30g 干生地 15g 黄柏 9g 刺蒺藜 30g 生槐花 15g 猪苓 9g 金银花 18g

外用：普连软膏、珍珠散。普连软膏药用：

黄柏面 30g 黄芩面 30g 凡士林 240g

服上方 7 剂后，皮损糜烂平复，渗出液减少，痒感已减轻，可以入睡。继服前方，局部只残留原粗糙之皮损，较正常皮肤稍厚，随之以秦艽丸、除湿丸内服。

秦艽丸药用：

秦艽 30g 苦参 30g 大黄 30g (酒蒸) 黄芪 60g 防风 45g 漏芦 45g 黄连 45g 乌蛇肉 15g (酒浸焙干)

除湿丸药用：

威灵仙 30g 猪苓 30g 枳仁 30g 黄芩 30g 黄连

30g 连翘 30g 归尾 30g 泽泻 30g 紫草 45g 茜草根
45g 赤苓皮 45g 白鲜皮 60g 粉丹皮 30g 干生地 60g

外用：五倍子粉、止痒药粉（老松香 30g，官粉 30g，
枯矾 30g，乳香 60g，轻粉 15g，冰片 6g，密陀僧 15g，炉
甘石 30g）配合熏药疗法。

前后共计治疗 2 个月左右，痒感消失，粗糙肥厚皮损
变薄，局部皮肤已基本正常。

朱仁康

病分两类疗顽癣 证列三型治内外

朱仁康（1908～ ），中国中医研究院研究员

神经性皮炎，中医统称为“顽癣”。临床上由于皮损形态的不同又有牛皮癣、风癣、刀癣等不同名称。

本病以内因为主，由于心绪烦扰，七情内伤，内生心火而致。初起皮疹较红，瘙痒较剧，因心主血脉，心火亢盛，伏于营血，产生血热，血热生风，风盛则燥，属于血热风燥。病久，皮损肥厚，纹理粗重，呈苔藓化者，此因久病伤血，风盛则燥，属于血虚风燥。

临床分为局限性和泛发性两大类型。局限性好发于颈部，其次为肘部伸侧、大腿内侧、骶部、会阴部等；泛发性则泛发于四肢、躯干部，以及头面部。例如：牛皮癣，状如牛领之皮厚而坚；风癣，即年久不愈之顽癣也，搔则顽癣，不知痛痒；刀癣，轮廓全无，纵横无定。局限性以外治法为主，泛发者以内治法为主。可分3型论治：

一、血热

多见于初发不久泛发性皮损。由于心经有火，血热生风，风胜则痒。证见：成片红色小丘疹，痒甚，舌质红，苔薄白，脉弦滑。治宜凉血清热，消风止痒。方用皮癣汤。药

用：

生地 30g 丹皮 9g 赤芍 9g 苍耳子 9g 白鲜皮 9g
苦参 9g 地肤子 9g 黄芩 9g 生甘草 9g

二、风燥

多见于日久泛发性皮损。由于日久风燥伤血，肌肤失养。证见：瘙痒无度，皮肤浸润肥厚，呈苔藓化，舌淡苔净，脉细滑。治宜养血润燥，消风止痒。以风癣汤治之。药用：

熟地 12g 当归 9g 白芍 9g 丹皮 9g 红花 9g 荆芥 9g 苦参 9g 白蒺藜 9g 苍耳子 9g 白鲜皮 9g

三、风盛

多见于弥漫性皮肤浸润肥厚的皮损。证属：风邪郁久，未经发散，蕴伏肌腠。证见：几年至几十年顽固之症，周身剧痒，状如牛领之皮，舌质红，苔黄，脉弦。治宜搜风清热，以乌蛇驱风汤。药用：

乌梢蛇 9g 蝉蜕 6g 荆芥 9g 防风 9g 羌活 9g
白芷 6g 川连 9g 黄芩 9g 金银花 12g 生甘草 6g

限局性或泛发性皮疹初发损害宜以内服药为主，外用较为缓和药物；慢性限局性皮损肥厚苔藓化者，宜采用刺激性较强的外用药物。。

1. 药膏：初起较薄的皮损可外搽新五玉膏；较厚皮损，可外搽皮癣膏或薄肤膏。

新五玉膏药用：

祛湿散（黄柏末 30g 白芷末 30g 轻粉 30g 煅石膏 60g 冰片 6g）1560g 硫黄末 150g 五倍子末 150g 铅

粉 150g 玉黄膏（当归 30g 白芷 9g 姜黄 90g 甘草 30g 轻粉 6g 冰片 6g 蜂白蜡 90~125g）2200~2500g

皮癣膏药用：

黄柏 25g 白芷 25g 轻粉 25g 煅石膏 30g 蛤粉 30g 五倍子 30g 硫黄 15g 雄黄 15g 铜绿 15g 章丹 15g 枯矾 6g 胆矾 6g

薄肤膏药用：

密陀僧末 620g 白及末 180g 轻粉 125g 枯矾 30g 凡士林 870g

2. 药水：较薄的皮损可外搽普癣水或斑蝥醋；较厚的，可外用皮癣水、羊蹄根酒。以上可选用 1 种，或几种交替作用。

普癣水药用：

生地榆 50g 苦楝子 50g 川槿皮 95g 斑蝥 15g（布包）

斑蝥醋药用：

（1）土槿皮 180g 蛇床子 125g 百部 125g 斑蝥 3g（布包）

（2）硫黄 125g 樟脑 18g 白矾 18g 轻粉 18g 研成细末。

先将（1）药加入米醋 5000ml 内，浸泡 1 月后去渣，再加（2）药。

皮癣水药用：

土槿皮 620g 紫荆皮 310g 苦参 310g 苦楝根皮 150g 生地榆 150g 千金子 50 粒 斑蝥 100 只（布包）

蜈蚣 30 条 樟脑 310g

羊蹄根酒药用：

羊蹄根 180g 土槿皮 180g 制川乌 30g 槟榔 30g
百部 30g 海桐皮 30g 白鲜皮 30g 苦参 30g 蛇床子
15g 千金子 15g 地肤子 15g 番木鳖 15g 蛇蜕 15g
大枫子 15g 蜈蚣末 9g 白矾 6g 斑蝥 6g (布包)

例 1：杜某，女，39 岁，工人。1967 年 8 月 24 日初诊。

2 年来先后于颈后、两肘伸侧、下肢等处起成片皮癣，
瘙痒无度，昼轻暮重，难于入眠，屡治无效。皮肤检查：颈
后、双肘伸侧、胸前、下肢等处，有较为对称成片轻度苔
藓化皮损，呈淡红色，搔痕累累，结有血痂，稍见溢水。苔
黄膩，脉弦细。西医诊断：泛发性神经性皮炎。中医诊断：
风癣。证属血热内盛，风胜化燥。治宜凉血清热，消风止
痒。方用皮癣汤加减。药用：

生地 15g 丹参 9g 赤芍 9g 荆芥 9g 防风 9g 茜
草 9g 马尾连 9g 黄芩 9g 苦参 9g 苍耳子 9g 白鲜
皮 9g 地肤子 9g

水煎服，每日 1 剂，2 次分服。

二诊（8 月 31 日）：服前方 7 剂后，大部分皮损显著变
薄，略见脱屑，痒减。继以前方加红花 9g，以活血消风，服
药 10 剂后，病情略见起伏，此后断续治疗约 2 个月，在前
方中加熟地 12g，何首乌 9g，以养血润燥、消风止痒。局
部外搽苦参酒而治愈。

例 2：李某，女，27 岁。1970 年 5 月 9 日初诊。

全身泛发皮癣，痒甚 2 年。2 年前先在项后长癣，继之

两肘伸侧亦起皮癣，剧痒，曾用多种药物，均不见效。后来有人介绍土方，其中有斑蝥，外用后，局部立即起疱、糜烂，同时前胸、腰腹、两侧腹股沟等处泛发皮癣，瘙痒更甚，多方求治，仍不见效。患者彻夜瘙痒，影响睡眠，精神萎靡，面色无华，大便干秘。检查：后颈偏左侧有一片原发性皮损约8cm×10cm大小，肥厚浸润，呈慢性苔藓样损害，双肘伸侧各有一片手掌大的类似皮损。前胸两侧及腋下可见大片红色扁平丘疹。腰部、腹部两侧，腹股沟及大腿部，可见大片深褐色苔藓化损害，抓痕血痂累累。舌质红，苔薄白，脉弦细。西医诊断为泛发性神经性皮炎。中医诊为顽癣，证属风热郁久，伤血化燥。治宜凉血清热，养血润燥。药用：

生地 15g 熟地 15g 丹参 9g 茜草 9g 蛇床子 9g
金银花 9g 苍耳子 9g 苦参 9g 白鲜皮 9g 地肤子
9g 火麻仁 9g 生甘草 6g

5剂，水煎服。

外用：皮癣膏。

二诊（5月14日）：药后瘙痒有所缓解，颈后皮损趋薄，前胸红色丘疹渐淡，两腿皮损未见改变，苔脉同前。上方去茜草，加乌蛇9g，黄芩9g。5剂水煎服。

三诊（5月20日）：由于瘙痒减轻，已少搔抓，颈项及两腿皮损渐有减薄，前胸、腰腹部丘疹趋于消退。大便已通畅。改拟养血润燥，祛风止痒。处方：

生地 15g 熟地 15g 丹参 9g 当归 9g 红花 9g
乌梢蛇 9g 荆芥 9g 赤芍 9g 苦参 9g 白鲜皮 9g 地

肤子 9g 麻仁 9g 枳壳 9g 甘草 9g

嘱服 7 剂。颈部、腿部外用药同前。

四诊(5月28日): 瘙痒显著减轻, 前胸腹部皮损基本已消退, 项后、腿部皮损亦明显转轻, 大便畅通。嘱服前方去乌蛇, 又经 2 周后痊愈。

例 3: 樊某, 男, 61 岁。1970 年 9 月 13 日初诊。

周身瘙痒, 泛发皮癣 1 年多。去年 8 月在两腋下出现两片皮癣, 瘙痒, 用过各种癣药膏及慢性皮炎药膏外贴无效。因饮酒后引起剧痒, 同时在前胸、腰腹、后背、两臂、两小腿部泛发大片焮红皮癣, 瘙痒甚剧, 彻夜不眠, 曾多方治疗, 未见效果, 迄今已 1 年。皮肤变厚呈深褐色, 瘙痒难忍, 精神不振, 纳食减少。检查: 从颈以下, 胸、腹、后背、四肢可见大片慢性苔藓样损害, 搔痕血痂累累。舌质红, 苔薄黄, 脉弦细。西医诊断: 泛发性神经性皮炎。中医诊断为风癣, 证属风湿郁滞, 日久化燥。治宜搜风败毒, 除湿止痒。药用:

乌梢蛇 9g 蝉蜕 6g 当归 9g 茜草 9g 荆芥 9g
防风 9g 蛇床子 9g 苍耳子 9g 白鲜皮 9g 地肤子 9g
苦参 9g 生甘草 6g

7 剂, 水煎服。

外用: 皮癣水。

二诊(9月21日): 药后瘙痒显著减轻, 皮损较前为薄, 嘱继续服前方 7 剂。外用药同前。

三诊(10月25日): 服药将近 20 剂, 原来皮损大部分已转薄, 接近正常皮肤, 痒已不甚, 但这几天不明原因, 在

胸前、腹部等处又出现新的红色丘疹，瘙痒，心中烦躁。舌质红，苔黄，脉弦滑。证属心火血热，生风化燥。治宜凉血清热，熄风止痒。药用：

生地 30g 丹皮 9g 赤芍 9g 茜草 9g 蝉蜕 4.5g
白鲜皮 9g 金银花 9g 地肤子 9g 生甘草 6g
5 剂，水煎服。

四诊（11 月 5 日）：服 10 剂后减轻，新起皮损已消，偶感瘙痒。前方去茜草加苍耳子 9g，嘱服 5 剂巩固疗效。

例 4：张某，男，38 岁。1975 年 2 月 17 日初诊。

颈项长癣已三四年。3 年前颈后长一片皮癣，曾涂多种药膏、贴膏，均不见效，晚上瘙痒剧烈，影响睡眠，半月前于前胸遍起红色皮损，瘙痒更甚。检查：颈后偏左可见手掌大小边界清晰，浸润肥厚呈苔藓样皮损，双肘伸侧亦见类似皮损，前胸、腋下可见散在之红色小丘疹。舌质红，苔薄白，脉弦滑。西医诊断：泛发性神经性皮炎。中医诊断为顽癣，证属血热生风，日久化燥，肌肤失养。治宜凉血清热，消风止痒。药用：

生地 30g 当归 9g 赤芍 9g 黄芩 9g 白蒺藜 9g
白鲜皮 9g 地肤子 9g 苦参 9g 苍耳子 9g 甘草 6g
水煎服。

外用：新五玉膏。

二诊（2 月 28 日）：服药 6 剂后未见效果，仍然刺痒。改拟凉血清热，祛风除湿。方用：

生地 30g 丹皮 9g 赤芍 9g 地肤子 9g 白鲜皮 9g
苍耳子 9g 茜草 9g 红花 9g

服 6 剂。外用薄肤膏。

三诊（3 月 17 日）：药后稍能止痒，但效果不显，因将出差，改服活血消炎丸 10 包，日服 1 包。

四诊（3 月 25 日）：称仍痒不减轻，皮损亦无改变。改拟搜风清热法。药用：

乌梢蛇 9g 马尾连 9g 黄芩 9g 羌活 6g 蝉蜕 6g
金银花 9g 连翘 9g 丹皮 9g 荆芥 9g 生甘草 6g

服 6 剂。

五诊（3 月 31 日）：药后瘙痒明显减轻，前胸皮损逐渐趋退。前方继服 6 剂。

六诊（4 月 8 日）：前胸皮疹已退，项后及两肘皮损明显变薄，痒已不甚，仍服前方，6 剂后皮损全部消退。

周鸣岐

通补并行鱼鳞病 疏风解毒天疮疮

周鸣岐（1917～1991），原大连市第三医院主任医师

鱼 鳞 病

鱼鳞病是一种角化障碍性先天性皮肤病，中医称之为蛇身、蛇皮癣、鱼鳞风等，常有家族史，多于儿童时期发病，冬重夏轻。其主要损害为患者四肢、躯干，甚至全身皮肤干燥粗糙，有灰褐色鱼鳞状鳞屑，边缘略翘起，状似蛇皮，多数对称发于四肢伸侧面，重者皮肤干燥皴裂，僵硬坚厚，毛发稀少，且有痒感。中医历代典籍对本病论述颇少，治疗方法鲜见。本病极难调治，属现代医学难治病范畴。其病机多为精气难生，津血失布，皮肤肌腠失于煦养，而发鱼鳞顽疾。若推求病本，五脏虚损中尤以肾、脾、肺三脏为要。而其病根在肾，病本在脾，病标在肺也。临床当以调补此三脏为辨治关键所在，其中肾、脾先后天二脏为虚，治宜滋补温润以培养；肺脏多实少虚，每宜宣散畅达以调理。执此三脏论治，每可执简驭繁，事半功倍。鱼鳞病之发病，既有真气虚衰，精亏血燥，皮肤无以荣润之因；又有真气失布，精微难达，皮肤无能畅养之由。乃标

本俱病，虚实夹杂之候，治当两顾之。而临床运用紧要之处，在于分辨正邪、标本之孰甚孰微，灵活加减调治，则多能无过矣。

鱼鳞病虽为皮肤顽疾，其实质乃是内在脏腑气血亏虚失和，致病发于外。究本穷源，当以内治为主，标本兼顾，通补并行。自拟鱼鳞汤，疗效较佳。

自拟鱼鳞汤药用：

生黄芪 25~50g 桂枝 10g 黄精 20g 山药 20g 生地 20g 熟地 25g 制首乌 15g 枸杞子 20g 当归 20g 黑芝麻 25g 红花 10g 丹参 10g 生麻黄 10g 蝉蜕 10g 苍术 20g 白鲜皮 20g 威灵仙 10g 甘草 10g

若气虚甚者，见倦怠乏力，气短头晕，脉虚弱，加入参、白术以补养先后天之气；若脾胃素虚，服药后见壅胀臃膈者，多见纳呆腹满，大便稀溏，减生熟地、枸杞子、黑芝麻之壅臃，加炒白术、鸡内金以助脾消食；血虚而神失所养者，见心悸怔忡，健忘失眠，加炒枣仁、合欢花以养心安神；皮肤血滞甚者，见肤色黯红，鳞屑黑褐坚厚，兼见痛痒，加川芎、鸡血藤、合欢皮活血祛风，散瘀活络。服法：每剂药水煎3次，分4次服，早晚各1次，作2日量，小儿酌减。

鱼鳞汤中生黄芪、桂枝、山药、黄精等药，温补脾肺，益气通阳，以温壮宣通之性畅行周身，温煦充养皮肤腠理，共为主药。制首乌、黑芝麻、生熟地、枸杞子、当归等药，滋补肝肾，益精养血，以濡养滋荣之性助主药行使充养皮肤之功，同为辅药。生麻黄、蝉蜕疏达皮肤，宣达肺郁；红

花、丹参、威灵仙活血散邪，通络行经；白鲜皮祛风止痒；苍术发汗畅表，共为方中佐药。甘草甘缓，调和诸药，乃为方中使药。诸药合用，相得益彰，共奏补气养血，畅荣肌肤之功，而收“熏肤、充身、泽毛”之效。

治疗鱼鳞病，何首乌、生熟地、黑芝麻、枸杞子等益精养血、荣肌润肤之药虽属正治之法，但临症若要取效，必配以益气、散瘀、疏表药物，方可畅荣肌肤而奏功。而益气升阳之黄芪，活血散瘀之红花，疏表宣肺之麻黄，三者必不可少。

治疗鱼鳞病，首推生黄芪，入脾、肺二经而大补宗气，既可补气以生血，又可统领周身血气精津，内养脏腑，外达皮肤，以充身泽毛，荣肌润肤，气虚而难汗者可发，表疏而多汗者可止，诚如《本草备要》所言：“生用固表，无汗能发，有汗能止，温分肉，实腠理”。实为补气诸药之最，故鱼鳞汤中以之为君。若配合大补元气之人参，先后天共济，则效更倍矣，只是人参价昂，久服自难为续，每多割爱。

活血散瘀药首推红花，鱼鳞病乃周身皮肤失荣之顽疾，病机滞虚相杂，其瘀滞不散，则新血难荣，故当以散瘀之品佐养血药中，以活泼血气滋长营运之生机，则可效矣。红花辛温宣散，“入足厥阴肝经，手太阴肺经”（《本草经解》），为血中气药，乃调血和血之神品，以其花穗轻扬散漫之体，走表宣散开郁，用治鱼鳞病等皮肤顽疾，较之其他活血药远胜矣。临床伍蝉蜕之辛散达表，配威灵仙之畅行十二经络，则益增轻扬宣散，活泼畅达之能，用以攻散

皮表瘀滞，可望事半功倍。

生麻黄辛散温燥，主入肺、膀胱二经，因鱼鳞病多有阴虚内燥，每有鱼鳞汤中颇多填养滋腻之味，生麻黄佐之，既可缓诸药之滞腻，麻黄之燥性，又因诸阴柔之品而得缓，尤利宣肺开郁，解表散邪，辛散宣通，一举多得。又鱼鳞病虽内在脏腑气血多有虚损，但外在皮表每多实、滞之象，肺卫郁闭失宣，腠理瘀滞难荣。所谓“其在皮者，汗而发之”，故非辛散重剂不效。麻黄轻可去实，为发表第一要药，《本草正义》言：“麻黄轻清上浮，专疏肺郁，宣泄气机，是为治感第一要药，虽曰解表，实为开肺，虽曰散寒，实为泄邪，风寒固得之而外散，即温热亦无不赖之以宣通”。鱼鳞汤中之用麻黄，立意殊多，而效验自见。

鱼鳞病属病久痼疾，调治极难，疗程亦长，实非旦夕可取效者。故治疗当以平补缓调为要，鱼鳞汤通补并行，补益无壅腻，攻散无霸道，实属王道之剂，故应针对本病的病机、病程特点，守方久服，则疗效自显。临床多以半年为一疗程，所谓“王道无近功，多服自有益”（《临证指南医案》）。切不可急功近利，妄求速效。若妄投重剂，病必不除，而反生他证矣。同时，亦不可因服药数剂，疗效未见，而言顽疾难愈，徒劳无功而终止用药。又因鱼鳞病乃慢性亏损病患，故饮食无须忌口，只要营养丰富，易于消化者皆可服食。有条件者，应当配合饮食疗法，即“谷肉果菜，食养尽之”（《素问·五常政大论》），每可与药物治疗互相配合，相得益彰。

例 1：王某，男，14 岁。1983 年 2 月 15 日初诊。

生后半月即见下肢伸侧皮肤干燥，随年龄增长，全身皮肤均干燥，糙裂，微痒，冬重夏轻，曾经多处治疗，内服外用药物均无效。现周身不适，食欲尚可，二便自调，查其四肢、胸腹及躯干皮肤为鱼鳞状鳞屑，色灰褐，干燥粗糙，触之似甲错，毛发干而少泽，舌质淡苔白，脉虚缓。证属先天不足，后天失养，气血精津失其煦养充润肌肤之能。治宜通补并行之法。应用鱼鳞汤，每剂药水煎3次，混匀后分6次服，每日早晚各服1次，连服9剂。

二诊（3月14日）：皮肤干燥略减，并有脱屑，食后胃脘不适，轻度胀闷，前药中鹄，但填补之中略嫌壅腻，原方加鸡内金15g，炒白术15g，连用8剂。

三诊（4月9日）：皮肤转润，鳞屑大减，食欲良好，按鱼鳞汤原方制成药丸，每丸10g，每日早晚各服1丸，连用4个月。

四诊（8月6日）：皮肤已润，汗毛生长，已无鳞屑，体力增强，食欲良好，临床治愈。半年后随访，皮肤恢复如常人，未再发病。

例2：韩某，女，18岁，学生。1982年1月初诊。

患者自幼皮肤粗糙，随年龄增长，皮肤颜色加深呈深褐色，似蛇皮状，干燥粗糙，汗腺分泌极差，冬季尤重，纳食、二便正常，月经后期，量少，舌淡，脉沉缓无力。证属气血精津俱虚，皮腠血气郁闭。治宜煦养疏散，通补并行之法，应用鱼鳞汤加鸡血藤25g，连用20剂，皮肤已较前柔软，脱屑明显。继服30余剂，全身皮肤光滑柔软，汗腺分泌正常，临床治愈。继服鱼鳞汤丸剂以善后调养，1年

后追访无复发。

天 疱 疮

天疱疮乃皮肤顽疾，因其病发水疱，遍及全身，日久成疮而得名。本病发生，素体湿热蕴毒是内在之本，而致病则多由外感风热、风毒之邪诱发。风毒之邪最易伤人肺表，故风热湿毒每蕴蒸胶结，搏结肌肤，伤人为患，且顽重难医。故急重期治之，清热利湿，疏风解毒为大法，以求病邪表里双解，邪去病痊。但因湿热风毒，蕴蒸化燥，耗气竭阴；而疱疮破溃，汁水流淫，最耗津气；同时苦燥寒凉之药每易伤及气阴，终至邪未去而正先伤，病必不愈。故本病治疗中后期，定要逐渐加用补气益阴扶正之品而辨证调之，以期全功。详论之，又因风邪易散，热邪可清，而湿毒阴浊之邪最难驱除，故天疱疮论治时，祛湿化浊解毒之法，必应贯彻始终，方可无虞。

刘某，男，50岁，工人。1979年2月26日初诊。

于4个月前口腔粘膜发生疱疹，破溃糜烂，继而躯干部又发水状疱疹，经某医院皮肤科诊为“寻常性天疱疮”，曾用多种西药治疗罔效，故来诊治。现症皮损疼痛，痛苦不堪，烦躁焦虑，倦乏畏冷，发热，夜寐不安，溲黄便秘，腹胀纳呆。查皮损遍发周身，疱疹呈褐色，周围红晕，疮壁薄而上有皱褶，部分疱疹破溃糜烂，不易愈合，尼氏征阳性，舌红苔白黄而腻，脉弦滑略数。证属毒火内盛，湿热蕴蒸，复感外邪，伤人肌肤，发为疱疮。治宜清热利湿，疏风解毒。药用：

白鲜皮 20g 苦参 15g 黄柏 15g 地肤子 15g 生大黄 5g 银花 25g 蒲公英 25g 赤芍 10g 薏苡仁 30g 蜈蚣 2 条（研末服） 蛇蜕 10g（研末服） 生甘草 10g
6 剂，水煎服。

二诊（3 月 14 日）：患者自述服前方略有好转，后又自服 6 剂。现烦躁、腹胀均减，已无寒热，大便已畅，疮疮已见萎缩，周围红晕已退，舌红苔白微腻，脉弦缓。毒热渐清，诸症好转，前药中鹄，继宗前法方药调治。前方去蜈蚣，加土茯苓 20g 以利湿解毒，威灵仙 5g 通行十二经以散湿浊。继服 10 剂水煎服。

三诊（4 月 17 日）：诸症均见好转，疮疮皱缩、结痂，自觉倦乏、畏冷、纳呆、口干，舌黯淡红苔白而干，脉细缓略无力。毒火湿热内蕴，病久耗气灼津，辨证求之，气阴两伤之象已见端倪。再拟养阴益气护正，清热除湿解毒之法。药用：

生地 25g 玄参 15g 石斛 20g 山药 30g 生黄芪 20g 丹皮 10g 苍术 15g 地肤子 15g 白鲜皮 15g 蛇蜕 10g（研末服） 生甘草 15g

8 剂，水煎服。

四诊（4 月 26 日）：疮疮结痂脱落，精神转佳，食欲增进，舌淡红苔白，脉细缓。湿浊去，毒热清，正气渐复，继宗前法调治。前方 8 剂，以冀全功。1 年后随访，愈后未发。

初治以清热利湿，疏风解毒为法，方中白鲜皮、苦参、大黄、黄柏、地肤子清热燥湿；银花、公英清热解毒；蛇蜕、蜈蚣祛风解毒，既达皮腠，又入经络，搜剔邪毒；赤

芍凉血化瘀；薏苡仁、生甘草化浊解毒。方证合拍，诸症向愈，继则辨治，因风毒渐去，故减方中蜈蚣，加土茯苓、威灵仙，以增利湿化浊之力。病久因见气阴受损之象，而改扶正祛邪之法，增生黄芪、山药、生地、石斛等补气益阴之品，去大黄、公英、苦参、黄柏等苦燥寒凉之药，辨治精详，丝丝入扣，邪毒得去，正气得复，终令顽疾痊愈。

（周惠君 石志超 整理）

奚九一

辨治周围血管病 慎勿胶执用化瘀

奚九一（1923～ ），上海周围血管病研究所主任医师

常见脉管病有动脉、静脉及皮肤血管等 30 余种，并各有不同的病因与病理演变。一般均视为“血瘀”之证，故论因皆作“瘀”，方药皆攻“瘀”，几成通律。奚九一教授“衷中参西”，积 40 年经验，穷究致瘀之因，认为各种脉管病都由邪所致，故治病必以辨邪，选药必以祛邪。形成了独特的“因邪致瘀，祛邪为先”的新观点。在辨病上采取“病”与“期”的双辨法，即“分病辨邪”与“分期辨证”；在治疗上采取缓急分治的原则，即急性活动期以祛邪法，好转期以活血生新法，恢复期以扶正康复法。

血栓闭塞性脉管炎四肢型

急性溃疡——辨邪与瘀

刘某，男，31 岁，住院号：134598。患血栓闭塞性脉管炎 8 年。本次发作，右手、足溃疡 2 月，曾在当地用大量活血解毒中药未控制。诊见：右手中指甲沟溃疡，右足 1、2 趾浅溃疡、潮红、分泌脂水。局部疼痛剧烈，昼夜不得眠，间跛行程仅 200m。右桡动脉、两足背动脉及胫后动

脉搏动均消失，两手紫绀。舌质嫩红、苔薄腻，脉象细数。诊断：血栓闭塞性脉管炎四肢型急性期缺血溃疡——络热夹湿证。治宜清络化湿法。处方：(1)内服本所制剂清脉791冲剂（土山漆15g，半枝莲15g，甘草10g），每日3包分3次冲服。(2)外用一枝黄花15g，半边莲15g，黄精30g，每日煎汤待温后浸洗患处1次。治疗1个月后，手足3处溃疡均干敛。病情进入好转期，辨证为气虚瘀留证，改用益气养阴活血生新法。药用：黄芪30g，党参15g，石斛15g，鸡血藤30g，甘草5g。煎服，巩固2个月。1年后随访，手脚均稳定完好，可以行走2000~2500m。病程进入恢复期，嘱再用温补扶正法，金匱肾气丸长服。随访8年未复发。

奚师对血栓闭塞性脉管炎的辨病要点：急性活动期，多属湿热或湿毒之邪犯络，以致络热发生新瘀，故欲迅速制止新瘀发展，认为非祛邪不为功，极不主张活血，尤其禁用温热攻瘀药。即使有“外寒”之象，仍属“络热”之证，此点亦易为“瘀”象所蔽，常使初学者误为“攻瘀”目标。本病发作之初，因大队活血而激惹起邪势反张、溃坏继续扩大者，已较常见，本例改用清脉791、一枝黄花等清热解毒祛湿之剂，内外兼治，并无一味活血药，效果应手而得。因其溃疡面所形成之湿邪，最多为极顽固之真菌、厌氧菌等混合感染，此类感染，西药抗生素难以制伏，而又非中药活血法所能胜任，所以常用几味草药对证功效卓著。

本病根据邪与瘀发展的分期辨治规律，急性期，总以祛邪为先，一旦病情进入好转期，邪去瘀留，可改用益气活血，促进肢体侧支循环的建立，改善血气供应，待到稳

定期，多以八味之类补肾巩固，亦勿须长期活血。肾主一身之阳，温煦四末，可预防复发。

系统性红斑狼疮伴肢端

坏死性血管炎——真热假寒之辨

江某，女，26岁，住院号：134756。患手指端坏疽1月余，系统性红斑狼疮（SLE）5年，经常发热、关节痛。本次发作先有雷诺氏现象，手足发冷，苍白-紫绀，在当地热疗数次后，指端就出现坏疽，更为厥冷。住某院给强的松50mg/日，坏死发展益严重，转来我院治疗。诊见：两手3、4、5指端干黑坏死，上界浸润发展趋热，厥冷疼痛剧烈，同时两脚十趾也散见瘀斑浅坏，鼻尖、两颊隐红，心烦、口渴、恶热。舌质红、苔腻，脉细数。两桡动脉搏动存在。诊断：SLE伴肢端坏死性血管炎急性期——邪热入营灼络致瘀证。治以清营凉血解毒法。处方：

牛角片（先煎）30g 生地 30g 人工牛黄（吞服）1.5g
丹皮 15g 紫草 15g 白花蛇舌草 30g 蛇莓 30g 白英
50g 甘草 50g

煎服。连服7剂，疼痛缓解，坏死发展停止。2月后指端坏死出现分解趋势，同时递减激素。历时2月，激素减至20mg/日。精神良好，指端坏死已呈环沟状完全性分解。病情稳定，给予手术清除，改用益气养阴解毒法调理半年，激素减完，长期补肾巩固5年未发。

本例手指局部、外形无论望诊或触诊均系一派“寒象”，坏疽干黑，更成“血瘀”表象，但用温阳活血法反不

见效，奚师认为这是 SLE 活动期邪重热炽伤络，邪热是因，血瘀是果。因免疫性疾病所致急性血管炎的指端干黑、指掌厥冷，是孙络燔灼成炭，“热极生寒”。其实细问，患者口干、恶热、心烦，面颊红、舌质偏红、脉细数等里热之证非常显著。这种“真热假寒”现象，完全符合“热深厥深”的病机。所以温阳活血法犯了热证用热药的“实实之戒”，药不对证，故病益甚。后改用犀角地黄汤清营凉血合白英、白花蛇舌草等解毒，又有调节免疫之功，两者联合应用，既符合“热者寒之”的辨证治则，又符合抑制免疫反应的辨病治本原则，孙络邪热得以清泄，所以血瘀坏疽就自然停止。

糖尿病足伴动脉硬化性 闭塞溃疡——内外分治

肖某，男，76岁，住院号：146765。患者出现右脚趾及小腿胀痛，趾凉且发紫，溃烂已近5个月，静息痛显著并伴阵发性抽掣痛。有糖尿病30年及间歇性跛行史，曾服外院活血化瘀解毒类中药70剂，疼痛有增无减，转来诊治。诊见：两脚轻度水肿，右1、2趾紫绀，趾间浅糜性溃疡，血压17.3/7kPa，尿糖(++)，右股动脉可闻及Ⅱ级杂音，胫动脉搏动消失。舌质干红绛、苔剥，唇紫，脉弦带数。诊断：糖尿病足伴动脉硬化性闭塞、趾端湿性溃疡，属气阴两伤，痰热夹湿毒之证。治宜益气养阴，软坚化痰，佐以外治清化湿邪法。处方：

(1) 内服：党参 15g 生地 30 玄参 30g 白术 15g

葛根 15g 菝葜 60g 海藻 30g 牡蛎(先煎) 30g 豨莶草 30g 泽泻 15g

(2) 外治: ①苦参 15g, 蛇床子 15g, 地肤子 15g, 一枝黄花 15g。煎洗。②密陀僧、滑石、大黄研细末, 麻油调涂。

治疗 1 周, 趾间浅溃疡干敛, 脚肿及趾端抽痛缓解, 继续内服药 2 个月, 基本痊愈, 已能恢复行走 500~1000m。

这是一例三症(糖尿病、动脉硬化闭塞症、霉菌感染)并病, 虚实夹杂(里虚而外实)的病例。奚师辨证认为: 舌红绛、脉细数、高年消渴证, 气阴虚损已毕露。内有瘀热阻络, 外有湿毒浸淫, 虚不胜邪。虽为有瘀之证, 但仅凭通治脉管炎的大量活血“动药”, 与苦寒清热燥湿的“劫药”, 只能使阴虚痰热愈结不解。故改用益气养阴除消软坚法治其内, 而清燥之药治其外, 经治症状很快缓解。本例患者疼痛由浅溃疡外感湿邪浸淫所致, 因为湿邪较表浅, 尚未侵入筋骨, 故直接外用清燥之剂即可, 不仅收敛快, 且可避免内服燥湿药劫阴之弊。这是奚师辨证采取内外分治方法之一例。

结节性皮肤血管炎——痰结似瘀

刘某, 女, 35 岁, 住院号: 136527。两下肢散发结节红斑持续发作已 3 年, 月经前症状尤甚。发病时, 持续高热不退 1 月, 曾住某院, OT 试验 (+), 用强的松、异烟肼、山海棠等治疗, 热退, 但结节反复发作至今未愈。诊见: 右足跟部及左胫中部皮下结节 2 个约 0.5cm×0.5cm

大小，压痛，伴皮肤粘连呈浅褐色，两脚无紫绀，舌质淡、苔薄腻，脉细滑。诊断：结节性皮肤血管炎迁延期——风痰郁结证。治宜软坚祛风化痰法。处方：

昆布 15g 海藻 15g 生牡蛎(先煎) 30g 象贝 10g
僵蚕 12g 蝉蜕 5g 姜半夏 12g 茯苓 15g 甘草 12g

上药服 7 剂后，结节较快消退，连服 3 月未发，月经前后也无影响，但两小腿胀感，两脚偏凉，入夜抽筋。舌质嫩胖，苔薄腻，脉细。辨证：痰结已去，转以温补脾肾以杜痰源。处方：炙黄芪 15g 炒党参 15g 仙灵脾 10g 苍术 15g 白术 15g 茯苓 15g 熟附片 5g 桂枝 10g 熟地 15g 山萸肉 12g 白芍 10g 甘草 5g

奚师辨证经验，本病常见血热、风热、风痰等类型，前两型最为多见，结节发作时，局部热肿重、潮红、灼热明显。可有季节性。风痰型较为少见，结节色暗淡，隐痛，灼热不著，无季节性，但可与月经有关。

本例风痰郁结，为似瘰非瘰之证。痰由湿凝，风助痰窜，因此治疗上选用咸寒软坚、祛风散结、健脾化湿 3 组药协同，使风痰湿俱得制。

痰结既去，预防复发尤为重要。脾肾虚是痰湿之源，所以用益气温补脾肾巩固。现代医学认为本病与免疫有关，补脾肾可以改善免疫功能，防止复发。

红斑性肢痛症——阴虚络热

梁某，女，34 岁，住院号：134603。两脚对称性阵发灼热作痛已 4 个月，夜痛尤甚，步履胀痛，热水洗澡可引

起发作。无间歇性跛行史。曾经某院诊为“脉管炎”，服丹参等活血药及止痛药无效。诊见：两脚喜凉恶热，无紫绀，按之轻度灼热。两足背动脉搏动较强，抬高苍白试验正常，两脚无结节条索，舌质嫩红、苔薄，脉细数。诊断：红斑性肢痛症——阴虚络热证。治宜养阴凉血清络法，处方：

生地 15g 玄参 30g 生白芍 12g 地榆 15g 槐花 15g 生石膏（先煎）50g 知母 12g 甘草 15g

服药 3 剂，即起效。7 天减轻，夜已能睡。继续治疗 2 周，两脚灼热痛基本缓解，可以步行。上方去石膏，再服 2 周巩固，恢复工作，1 年未复发。

奚师对本病证候分为常见 2 类，一类是外感风邪，郁于孙络化热之证。这类多表证，且可有集体发病趋势。另一类是肝肾阴虚，滋生络热之证，其中偶有家族禀赋者。此类无表证，治不对证，每易迁延年月，不得缓解。

本例辨为阴虚络热的依据在于：①痛虽 4 月，但无关节痹阻的风邪表现，又无紫绀、瘀斑的“血瘀”之证。②热痛的特点是阵发搏动性，而且自觉灼热，但无显著潮红，说明此证非实热，即无湿热之证。

本例阴虚络热，虽有疼痛，不属瘀证，一般苦寒清热祛风药是不易奏效的。因病在阴分血热，现代医学属血管植物神经功能失调——肢端小血管扩张现象，原因不明。奚师常选用滋阴凉络之剂，收效甚著，这是符合《内经》“诸寒之而热者取之阴”，亦即王冰所谓：“壮水之主，以制阳光”的理论。此治法可能起到调整血管植物神经功能之效。如遇热盛者，急则可重用生石膏，以清透气分之热；又有

郁热潮红者，可配伍牛角片、紫草以清营，均可顿挫其热势。

邪与瘀的因果关系，奚师根据血管病变的基本过程，提出“因邪致瘀”的辨证观点，其中心是：虚是本，邪是标；瘀是变，损是果。虚：指人的正气不足，免疫抗病能力差；邪：指各种血管病的致病因子，如感染、变态反应、代谢紊乱、物化因素等，辨证以湿、热、痰、风、寒等邪较为多见；瘀：多为血管痉挛，血栓引起，表现为疼痛、麻木、紫绀、结节斑块、条索等变化；损：可包括循环障碍性的缺血、郁血、瘀血、组织损害的溃疡、坏疽等。

邪与瘀有因病因时因人的不同情况，奚师治疗脉管病的经验是不主张一法（如活血化瘀法），不主张一方（如四妙勇安汤）。血管病有不同病因，病变也有不同阶段，病人有不同体质，应综合辨治，制定不同的治疗方案。首先辨病邪，本病由什么邪所致，是一种邪还是几种邪，谁为主邪谁为次邪。然后区分急性或慢性期，选择祛邪、活血、扶正的三大治疗原则。祛邪药要因病而异，急性期祛邪为先，可以及时控制病情的发展，有顿挫病势的作用。如病情缓解，自然不必祛邪。化瘀药要因时而用，通常适用于好转缓解期。奚师不主张广泛长期使用，尤在急性发作期，如用过早过多的大剂活血药，可能延迟缓解期，甚至恶化。扶正药要因人而施，在疾病缓解稳定阶段，特别是易反复发作的血管病（如胶原性或代谢性等因素所致的血管病），在缓解期，奚师十分注重扶正固本，增强体质，提高免疫力，预防复发。扶正采取不同培补之方剂，如“六味丸”、“八

味丸”、“生脉散”、“补中益气丸”等，较长期的治疗，并根据体格与爱好，采取不同内容的体育锻炼法，达到“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的目的。

施汉章

虚寒当归四逆 热毒四妙勇安

施汉章（1922～ ），北京中医学院东直门医院教授

血栓闭塞性脉管炎，好发于男性青壮年，病变部位以下肢多见，发病原因由于情志内伤，肝肾不足，寒冷入侵，导致肢端络脉痹阻，气血流行不畅而瘀滞，日久，缺少气血温养而发生坏疽。在临床中我采用辨证与辨病、内外相结合的原则，用中药治疗，取得了较好的疗效。常见的证型有以下2种。

虚寒型

表现为患肢胀痛、麻木发凉，皮色苍白，趺阳脉（足背动脉）减弱或消失。或伴有迁移性浅静脉炎，舌苔薄白，脉沉细或迟。治宜温经散寒，活血通络。余常用当归四逆汤加减：

当归 10g 桂枝 10g 丹参 20g 乳没各 10g 鸡血藤 30g 细辛 5g 干姜 10g 牛膝 10g 炙黄芪 15g

若苔白质淡红，脉缓尺弱或沉迟，患肢冰冷者，可用阳和汤加减：

麻黄 3g 桂枝 10g 熟地 20g 鹿角或鹿角胶 10g

炮姜 10g 生甘草 10g 丹参 20g 乳没各 10g 川乌 6~10g

外敷阳和散：丁香 30g 肉桂 30g 川草乌各 15g 樟脑 10g 急性子 20g 乳没各 10g 红花 15g。共研细末，醋调外敷患趾（指），日换药 1 次。

曾治胡某，男，37 岁。半年前由于受冻发生左下肢凉痛，尤以拇趾较重，伴有间歇性跛行，后因甲沟炎，在当地医院进行拔甲术，术后疮口不愈，已 2 个月左右，最近剧痛，不发热，夜间难以入睡，患足冰凉，疮口有少量脓性分泌物，周围皮肤发黑；舌质淡苔白，脉弦缓。检查：左足背趺阳脉消失（其他化验检查略）。证属寒邪外袭，络脉痹阻，治以温通，用阳和汤加减：

麻黄 3g 桂枝 10g 炮姜 10g 熟地 30g 当归 10g
赤芍 10g 川芎 6g 延胡索 10g

外敷药：初用溃疡油纱条（川芎 30g，白芷 30g，大黄 30g，香油 270g，将药煎枯去渣，过滤。消毒纱布条备用），肉芽新鲜加敷珍珠层粉（市售成药），隔日换 1 次，住院 80 多天，疮口愈合，全身症状消失，临床治愈出院。

热 毒 型

证见患趾红紫或坏死发黑，甚则五趾相传，延及足背，剧痛难忍，夜不安眠，常伴有发热，食欲不振，舌质红苔黄，脉弦数，治以清热解毒为主，佐以滋阴活血，我常用四妙勇安汤加味：

当归 10g 玄参 20~30g 银花 15~30g 紫花地丁

15~20g 蚤休 15~20g 连翘 1020g 石见穿 10~15g
乳没各 10g 生甘草 10g 蜈蚣 1 条（研细分冲）或全蝎 4
只（研细分冲）

舌苔黄腻，局部湿性坏死加薏苡仁 30g，苍术 10g，黄柏 10g，以清热燥湿；舌质红绛无苔，加女贞子 15g，生地 15g，石斛 10g，以滋阴生津。局部外敷药：干性坏死以溃疡纱条或藤黄膏（藤黄粉 30g，白蜡 20g，香油或猪油 90g，先将油煎沸，入白蜡溶化，再兑入藤黄调匀）。经上述方法治疗后，局部全身症状好转，疼痛轻微，体温正常，脉象缓和，应改用益气活血，清热解毒法，药用：黄芪 20g，当归 10g，丹参 20g，川芎 10g，天花粉 10g，玄参 10g，金银花 10g，蒲公英 10g，赤芍 10g。局部用药：干性坏死，以溃疡油纱条或藤黄膏外敷，具有清热解毒，活血祛瘀之功；湿性坏死，以三黄液湿敷（黄芩、黄连、黄柏各 10g，加水 200ml，煎至 100ml，消毒纱布块浸入），每日或隔日换药 1 次。肉芽新鲜时，改用生肌散、溃疡油调敷（珍珠 2g，海螵蛸 10g，血竭 5g，象皮粉 5g，冰片 2g，共研细末）或生肌玉红膏（《医宗金鉴》方）外敷。

对坏死组织和腐骨的处理，可用蚕食方法，或作一次性清除。如能很好地掌握手术适应症和时机，这对促进疮口愈合，缩短疗程，提高疗效是有益的。

本病虽以内治为主，但外治亦很重要，尤其是恰当结合有效的手术疗法。在外用药方面，应慎用祛腐药物，如升丹之类。另外，为了巩固疗效，不论何种证型，临床治愈后，还需服药，我常用调补气血，活血通络法，药以炙

黄芪 100g, 当归 100g, 丹参 150g, 鸡血藤 200g, 熟地 100g, 川芎 100g, 白芍 100g, 乳没各 50g, 红花 100g。共研细末, 蜜丸, 每丸 10g, 1 日 3 次, 服 1~3 个月。平时应注意保暖及预防外伤, 不吸烟等也很重要。

顾伯华

病分三期 攻补兼施

顾伯华 (1916~?), 原上海中医学院教授

寒湿型, 相当于血栓闭塞性脉管炎初期。治以温经散寒祛湿, 和营活血。方以独活寄生汤加减, 常用药物有制川乌、川桂枝、独活、桑寄生、当归、杜红花、川牛膝、川断、赤芍等。肝肾虚象明显者, 加鹿角粉或仙灵脾、菟丝子; 痛甚者, 加乌梢蛇粉吞服, 以及延胡索、乳香、没药。

血瘀型相当于中期, 治以活血化瘀, 理气通络, 方以桃红四物汤加减, 常用药物有当归、赤芍、川芎、益母草、莪术、桃仁、红花、丹参、延胡索等。热甚者, 加黄柏、蒲公英; 寒甚者, 加制川乌、川桂枝; 湿盛者, 加汉防己、野赤豆; 气血两虚加党参、生黄芪、白术; 肝肾虚象明显加仙灵脾、菟丝子; 伴迁移性静脉炎者, 加醒消丸或新消片, 每日2次, 每次4片, 有肝病者禁用, 每服药2周后, 检查白细胞, 如少于 $4 \times 10^9/L$ 者停用, 无不良反应者, 服药3周后亦需停药1周后再服。

热甚伤阴型相当于后期患肢干性坏死。治以和营活血, 养阴清热解毒。方以解毒济生汤或四妙勇安汤加减, 常用药物有当归、赤芍、金石斛、玄参、大生地、银花、川牛

膝、知母、黄柏、紫花地丁、垂盆草、生甘草。疼痛剧烈不止者，加延胡索、乳香、没药，或地龙粉吞服，或全蝎、蜈蚣等分研粉吞服，或西黄醒消丸吞服，上药可交替使用；失眠者，加夜交藤、柏子仁、丹参；便秘者，加生大黄；腐肉死骨难脱者，加生黄芪、汉防己。气血两虚型相当于后期患肢肌肉萎缩，治以益气养血活血。方以人参养荣汤加减，常用药物有党参、黄芪、当归、赤芍、白芍、茯苓、大生地、川牛膝、杜红花、炙山甲、银花、生甘草。不论何型，我的经验是每日可用赤豆 60g，红枣 5 枚，红糖适量，煮熟后代茶代点。患者应穿着宽大舒适的鞋袜，避免因局部磨擦、挤压而引起外伤；寒冷季节穿长统棉套，使患肢保暖，同时全身亦不宜受凉；要注意卫生，患肢常用温水或肥皂清洗，保持清洁。常修剪趾（指）甲，积于趾间的污垢，尤要去除，能常用 1：3000 过锰酸钾溶液洗涤更好，可避免足癣的发生和减少感染。

汪渭忠

温化寒湿或清解 或用补益气血虚

汪渭忠（1919～ ），江西省景德镇市中医院主任医师

我将本病分为 3 种类型进行治疗。

一、寒湿型

患肢沉重怕冷，麻木疼痛，久则间歇跛行，局部皮色苍白，触之发凉，遇寒痛甚，得热痛减，趺阳脉、太溪脉搏动减弱或消失，舌质淡，苔薄白，脉沉细。治宜温阳散寒，活血通络。药用：

当归 赤芍 地龙 鸡血藤 制附子 红花 怀牛膝
甘草 干姜 桂枝 鹿角霜 丝瓜络

二、热毒型

患肢剧痛，喜凉怕热，周围皮肤肿胀紫暗，如蒸熟红枣，痛如汤泼火灼，彻夜难寐，日久渐见腐烂成脓，溃后味臭难闻，舌红绛，苔黄燥，脉洪数或洪大。此时常有心火炽盛之征，如心烦不眠，躁扰不安等。治宜清热解毒，活血通络。药用：

金银花 野菊花 地丁草 蒲公英 甘草 玄参 当归
赤芍 连翘 蚤休 制乳香 石斛 苍耳子 祁蛇

三、气血两虚型

患者多面容憔悴萎黄，消瘦无力，患肢小腿肌肉萎缩，肌肤甲错，疮口肉芽暗红或淡红，脓液稀少，溃疡久不收敛，舌淡少苔，脉细无力，治宜补益气血。药用：

党参 生黄芪 熟地黄 炒白术 白芍 川芎 当归
甘草 茯苓 柏子仁 丹参

临床实践证明，分型辨证，治疗脱疽，疗效较为满意。同时，在辨证论治的基础上，适当配合外治是必要的。早期肢冷，用药渣再煎温洗患肢，可温散寒湿，促使气血通畅；后期溃烂，外掺药敷贴，可去腐生肌，使创面愈合；到恢复期，鼓励患者活动锻炼，有利于患肢功能早日恢复。

李廷来

炎变阶段重清解 慢性缺血主化瘀

李廷来（1919～ ），济南市中医医院主任医师

笔者根据临床实践，将脉管炎的临床辨证分为5型：

一、虚寒型

患肢麻木、疼痛，皮肤苍白或暗红，触之冰凉，喜暖怕冷，遇冷则甚，舌苔薄白，舌质淡，脉沉细或迟。治宜温经散寒，通阳活络。内服阳和汤加减，药用：

熟地黄 30g 白芥子 6g 鹿角胶 9g 肉桂 3g 麻黄 1.5g 炮姜炭 1.5g 甘草 3g

病变在上肢者加桂枝、川芎；下肢者加牛膝；血虚者加当归；气虚者加党参、生黄芪。

二、瘀滞型

患肢发凉怕冷，持续性疼痛，皮色紫红或潮红，或有瘀斑，行动后患肢苍白或苍黄，跛行步态，苔薄白，舌质紫暗有瘀斑，脉沉细涩。治宜活血化瘀，通脉活络，内服血府逐瘀汤：桃仁、红花、当归、生地、川芎、赤芍、牛膝、生甘草。原方去枳壳、桔梗加延胡索、五灵脂破瘀止痛；去柴胡加地龙、鸡血藤、土鳖虫等活血通脉之品。或用活血通脉汤：

当归 30g 赤芍 90g 桃仁 9g 藏红花 3g 丹参 30g
牛膝 9g 制乳香 9g 制没药 9g 穿山甲(土炒) 9g 金
银花 30g 延胡索 9g 甘草 3g 蜈蚣 2~3 条。

三、湿热型

患肢喜凉怕热、酸胀、肿痛，肢体沉重乏力，面色灰滞或萎黄，胸闷食少，口渴不欲饮，小便短黄，舌苔白腻或黄腻，脉象滑数或细数。若有局部红肿疼痛、溃疡，多为湿性坏疽。治宜清热利湿，芳香化浊，佐以通络。内服茵陈赤小豆汤（自拟方），药用：

茵陈 24g 赤小豆 12g 薏苡仁 18g 炒苍术 9g 黄柏 9g 苦参 12g 防己 9g 泽泻 9g 佩兰 9g 白蔻仁 9g 木通 9g 栀子 9g 生甘草 3g

若患肢红肿热甚者加黄芩、金银花、地丁，重用栀子、黄柏以助清热解毒之力；瘀阻者加赤芍、泽兰、地龙等活血通脉、祛瘀之品；湿重者酌加赤茯苓、滑石、车前子、猪苓等分利淡渗之品。

四、热毒型

患肢溃烂，坏疽，红肿热痛，脓液较多，有恶臭，发热，喜凉怕热，口渴引饮，小便灼热色黄，舌苔黄燥或见黑苔，脉洪数或弦数，此乃热毒炽盛。治宜清热解毒，凉血清营，佐以活血养阴。内服四红汤（自拟方），药用：

紫草 9g 丹参 30g 紫参 24g 茜草 30g 金银花 30g 蒲公英 30g 炒山栀子 12g 黄芩 9g 板蓝根 24g

兼服紫雪丹 3g，日服 3 次；牛黄解毒丸 1 粒，日服 3 次，白开水送服。壮热口渴、心烦者，加生石膏 60g，知母

12g, 佐以大剂量的清热解毒之品。如热入营血, 高热不退, 神昏谵语, 宜内服清营汤: 犀角、生地黄、玄参、竹叶心、麦门冬、丹参、黄连、金银花、连翘。加栀子、黄芩清营解毒, 透热养阴。心烦不宁者加莲子心、板蓝根, 兼服安宫牛黄丸、紫雪丹; 如阴虚有热者, 内服四妙勇安汤: 当归、金银花、玄参、生甘草, 以滋阴降火, 清除虚热。

五、气血两虚型

患者身体虚弱, 消瘦乏力, 面色憔悴, 精神疲惫, 疮口久不愈合, 苔薄白, 舌质淡红, 脉象沉细或濡弱无力。治宜补养气血, 扶正固本, 内服八珍汤, 药用: 高丽参、茯苓、炒白术、熟地黄、杭白芍、当归、川芎、生甘草; 或人参养荣汤: 人参、黄芪、当归、白芍、白术、云苓、肉桂、陈皮、远志、熟地黄、五味子、甘草、生姜、大枣。若肾阴虚者加山萸肉、菟丝子、女贞子等滋补肾阴; 肾阳虚者加何首乌、甘枸杞、淡附子等以助肾阳; 口干欲饮者加麦门冬、霍石斛等以生津。若面黄肌瘦, 肌肉生迟或仍有脓液者, 用顾步汤: 高丽参、黄芪、当归、金银花、石斛、牛膝, 大补气血, 以解其毒。

此外, 须要注意本病的两个阶段:

1. 急性炎症期(炎变阶段) 为热毒型或湿热型(Ⅲ期一级以上的患者多为炎症期), 患者高热, 恶寒, 溃烂, 坏疽继发感染。此时应以大剂量的清热解毒药, 适当配合抗炎药物治疗, 才能清除血管的炎变因素, 以控制血栓的发生。如采用大量的活血化瘀药或扩张血管的药物, 可能适得其反, 不但不能控制炎症的发展, 势必加重病情的进

展，促进局部坏疽的恶化。

2. 慢性缺血期（稳定阶段） 病情逐渐得到缓解，且趋于稳定，使用活血化瘀法，使其祛瘀生新，疏通血脉，加强血液循环，就能缩短疗程。如久病体虚，可采取补虚扶正的方法，用顾步汤、人参养荣汤等，佐以活血化瘀，此为攻补兼施之法。如是，方能加速病人的康复。

唐祖宣

脱疽三证

唐祖宣（1942～），河南省邓州市中医院主任医师

血栓闭塞性脉管炎属祖国医学“脱疽”范畴。我的老师周连三生前诊治此病经验丰富，他认为：此乃心、肝、肾三经之病，属阴证范畴。治疗主张以温经疏肝，通阳复脉之法，用白芍、白术、茯苓、炮附子、桂枝、潞党参各 30g，干姜、甘草各 15g，黄芪 60g。疼痛甚加麻黄；湿重加苍术、薏苡仁；病在上肢加桂枝；病在下肢加牛膝；气血郁滞加桃仁、红花、水蛭、乳香、没药；发热者去干姜，但附子不可去，否则无效。他谓此病患肢厥冷，虽盖棉被而不暖，疼痛入暮阴气盛时加重，溃破多流毒水而少脓，故用温阳之剂矣。

吾继承周师用温阳法治此病的经验，将其分为 3 型论治。

一、阳虚型

患肢疼痛，喜暖恶寒，扪之冰冷，痛时内觉发凉，气候变化和夜晚疼痛加重。患肢苍白麻木，肌肉萎缩，伤口白腐、脓液清稀，舌胖淡白多津，脉沉细迟。治宜温经散寒，益气通络。药用：炮附子、白芍、潞党参、丹参、甘

草、红花、水蛭、虻虫、当归、黄芪加减。病在上肢加桂枝，病在下肢加川牛膝。

二、热毒型

畏冷怕热，局部红肿，昼夜剧痛，如汤泼火燎，伤口腐烂，异臭难闻，发热或不发热，烦躁不安，大便干燥，小便黄赤。舌质红、苔黄燥或黄腻少津，脉多滑数或细数。治宜清热解毒、化湿。药用：生地、蒲公英、金银花、玄参、天花粉、麦门冬、当归、大黄、黄柏、石斛加减。

三、气虚血瘀型

患病日久，气血耗伤，精神疲困，面黄少华，伤口白腐，肉色不鲜，久不能敛。患肢不温，疼痛入夜加重，或阳萎早泄，小便带白，脉沉细涩。舌质紫暗或淡白，内夹瘀斑。治宜益气温阳，养阴活络。方用：当归、黄芪、白芍、丹参、玄参、金银花、潞党参、炮附片、五味子、麦门冬。

在创面处理上，对于湿性坏疽，可选用三黄酊湿敷创面，若脓多者，于脓腔内注射碘酒及高渗溶液和脱水剂，促进由湿转干，坏死组织局限、分界线清楚后，可用0.5%硝酸银溶液湿敷，分离坏死组织。待创面新鲜并有新的肉芽组织生长时，可用玉红膏等药物。

由炎症和感染引起的坏疽和疼痛，宜在清热祛湿、益气养阴的同时兼服犀黄丸，外用三黄酊、黄连油纱布及九一丹等药物处理伤口。

方致和

化瘀通脉为大法

方致和（1928～ ），苏州市中医医院主任医师

本病的辨证治疗，本人在临床实践中，总结分型如下：

一、寒湿型

为寒凝血瘀，经络痹阻所致。临床表现患肢特别怕冷，按之冰凉，皮色苍白、疼痛，跛行，舌苔薄白质淡，脉象沉细，当活血化瘀，温经通络。药用：

当归 30g 赤芍 30g 桃仁 10g 牛膝 30g 泽兰叶 12g 陈皮 6g 制附子块 10g 川桂枝 6g 忍冬藤 30g 生蒲黄 30g 五灵脂 12g 鹿角霜 10g 炙乳香、没药各 6g

二、湿热型

主要表现为患肢皮色紫红，暗红肿胀，皮肤温度由冷转热，肢端出现轻度溃疡，疼痛剧烈，夜不能寐，舌苔黄腻质红，脉象细数，病由寒湿郁久化热所致。治宜活血化瘀，清利湿热。药用：

川黄柏 12g 生地 30g 牛膝 30g 当归 30g 桃仁 20g 赤芍 30g 泽兰 12g 泽泻 12g 苏木 12g 玄参 30g 金银花 30g 陈皮 6g 桂枝 6g 干地龙 10g 生甘草 6g。

三、热毒型

主要表现为患肢红肿热痛，发生溃疡或坏疽，继发感染，严重者有恶臭，伴发热、恶寒等症状，舌苔黄腻或黄糙，舌质红绛，脉象细数或弦数，病由血瘀脉阻，湿热炽盛化火，热胜肉腐而致。治宜清热解毒，活血化痰。药用：

川黄连 6g 川黄柏 12g 牛膝 30g 知母 12g 赤芍 30g 桃仁 10g 泽兰、泽泻各 12g 金银花 60g 丹皮 30g 玄参 30g 当归 30g 陈皮 6g 生甘草 6g 失笑散 30g (包)

四、正虚型

乃病至后期，气阴耗涸。患者精神萎靡，乏力，纳呆，患肢皮肤干燥，肌肉萎缩，疮口久不收合，舌苔薄白质淡，脉细无力。此病久气阴两伤，余毒留恋之征。治宜补养气血，和营通络。药用：

党参 12g 生黄芪 12g 当归 30g 赤白芍各 12g 玄参 30g 鸡血藤 30g 银花 30g 陈皮 6g 大熟地 30g 谷芽 30g 生甘草 6g

通过大量的临床实践，观察到患本病的多数病人过去都有不同程度的寒湿接触史，故本病的初期症状多为寒湿凝滞，血行不畅，阳气不能宣达于四末的表现。随着病情的发展，寒湿郁久可以化热，故病至中期，每见湿热甚或热毒征象，而致溃烂缺损。从本病的辨证治疗来说，多见正虚邪实之证。所谓正虚是指脏腑虚损，故临床上每见阳虚或阴虚之证；所谓邪实，是指寒湿凝滞于经络或热毒内蕴，腐筋蚀骨，而其真正的病理机制在于血瘀。瘀血凝滞，

脉络不通则疼痛剧烈。故本人在治疗本病时，不论正虚还是邪实，其治疗的基本点还在于活血化瘀，只有血行通畅，才能使疼痛停止。因此活血化瘀、宣通经络，是本病最基本的治疗法则，在此基础上再审辨寒热、虚实，才能效如桴鼓。

朱仁康

血栓闭塞性脉管炎五证

朱仁康（1908～ ），中国中医研究院研究员

本病大致可概括为下述五型：

一、寒郁血瘀

相当于脉管炎初期。由入水履冰，寒湿阻络，气血不调，气滞血瘀而致。证见脚痛不能履地，小腿肚作胀，走路跛行，下肢发凉发白，脚趾、脚背、足踝略现潮红，足背趺阳脉尚能触及，舌苔薄白，脉弦。治以祛风散寒，理湿通络，理气活血。方用独活寄生汤加减。药用：独活、桑寄生、茯苓祛风理湿，桂枝、细辛温经散寒，香附、当归、赤芍、川芎理气活血和营，加鸡血藤、伸筋草等通络活血。

二、寒凝络痹

相当于脉管炎二期。由寒湿阻于经络，血瘀脉络，气血不能贯注，阳气不能下达而致，不通则痛。证见患肢冰凉，脚趾、足背色现黯红，抬高患肢则现苍白、疼痛，不能踏地，行动困难，趺阳脉沉弱，舌苔白，脉沉细。治以温经散寒，通络活血，回阳止痛。方剂以阳和汤合当归四逆汤出入。用熟附子、桂枝、麻黄温经散寒，炮姜、鹿角胶回阳，白芥子温通，当归、赤芍活血和营，炙甘草缓以

和之。

三、寒郁化热

相当于脉管炎三期。由病久寒郁化热，热盛化毒，气阴两伤所致。证见患肢端发黑、腐溃、疼痛，坐立不安，常抱膝而坐，面色苍黑，心情急躁，口渴引饮，脉沉细数，舌绛。治宜补气行血，养阴清热，清解热毒。方用顾步汤。药用：生黄芪、当归、牛膝补气行血，玄参、石斛、天花粉养阴清热，蒲公英、地丁、金银花清解热毒。疼痛甚者，加犀黄丸或醒消丸或加罌粟壳、炙乳香、炙没药；黑腐不脱加穿山甲、皂角刺；夜不入眠者加茯苓、酸枣仁。

四、气血两虚

本证多出现于后期、恢复期。证见身体虚弱，面色萎黄，消瘦无力，疮口生长缓慢，历久不合，舌淡苔薄白，脉虚细弱。治当大补气血，调和营卫。方用十全大补汤、人参养荣汤加减。药用：太子参、黄芪、炒白术、茯苓补气以生血，当归、白芍、川芎、熟地补血养血，五味子生肌敛疮，陈皮和胃。

五、湿热下注

本证多见于下肢湿性坏疽者。由湿热下注，热胜化毒，毒胜则腐所致。证见患肢紫红、浮肿，溃腐色黑，迅速向上扩展，舌红苔黄而腻，脉滑数。治当利湿清热，和血化毒。方以龙胆泻肝汤合五味消毒饮加减，药用：

龙胆草、黄芩、山栀子、赤茯苓、泽泻利湿清热，地丁、菊花、蒲公英、金银花、连翘、生甘草清热解毒，当归、赤芍、牛膝和血，车前子、木通导湿下行。

曾治苑某，男，21岁。左足第四五两趾先起豆大结节，发红疼痛，渐变黑色，阵发剧烈疼痛，痛时大汗淋漓，四肢厥冷，心悸心慌。体查见下肢呈可凹性水肿，左足第四五趾干性坏死，脉虚大，舌淡而胖，苔薄腻。证属气虚血滞，瘀阻脉络，不通则痛，热胜肉腐。治宜补气活血，通络止痛。药用：

生黄芪 30g 香附 9g 赤芍 12g 桃仁 12g 参三七 3g (研末冲) 干地龙 9g 鸡血藤 30g 炙乳香 9g 炙没药 9g

另服醒消丸，每次 3g，每日 3 次。宗前方加减调治月余，痊愈出院。

顾伯华

祛瘀乃静脉炎之大法

顾伯华 (1916~?), 上海已故外科名医

静脉炎有深、浅之别，浅者既可发于四肢，又可见于胸腹壁，中医称之为“恶脉”、“青蛇毒”。

静脉炎总的病理表现是“瘀阻脉络”，因此不论发于何部，都要抓住一个“瘀”字，再从寒热虚实的各种病证进行施治，我对本病的临床辨证为：

一、寒凝血瘀

本型由于寒邪外侵，凝聚经络，血遇寒凝，瘀滞不通，阻于脉络，不通则痛，呈现条索状的肿块。患肢喜热恶寒，肢端不温，肌肤浮肿，按之不起，皮色苍白或紫绀，麻木疼痛，舌质淡，脉沉细或迟。治以温经活血，通络散结。方用加味当归四逆汤：当归、桂枝、赤芍、丹参、泽兰、川芎、红花、王不留行、鸡血藤、牛膝等。痛甚者加乳香、没药；条索肿块经久不消者，加水蛭粉 0.6g，分 2 次吞服。

二、湿热瘀滞

由于湿热之邪外侵，以致气血瘀滞、脉络滞塞不通，不通则痛，湿热之邪蕴阻则皮肤呈红斑水肿。临床表现：局部静脉疼痛、肿胀，沿静脉走向可摸到一条硬索条状物，压

痛明显，周围皮肤出现红斑，有时可伴有水肿。局部浅静脉炎、肿痛可持续二三星期，然后逐渐消退，但遗留条索状块物长期不退。如多次复发，静脉周围皮肤则有色素沉着。对湿热瘀滞型的治疗，我又分为早期和后期二类。早期治以清热利湿、活血通络，常用：当归、赤芍、川芎、丹参、虎杖、泽兰、蒲公英、金银花、黄柏、防己、赤小豆、薏苡仁、益母草等。后期重用活血化瘀、通络消肿。药用：当归、赤芍、川芎、红花、三棱、莪术、穿山甲、桂枝、白芥子、益母草、牡蛎等。益母草是一味活血调经药，补新血而不滞瘀血，具有攻补兼能的功效。虎杖和蒲公英二味既有清热又有活血作用，用于炎性血管疾患有卓效。

三、气虚瘀滞

多见于术后、产后、外伤及长期卧床者。久卧伤气，气伤则气行不畅，气虚不能行血，以致瘀血阻于络道，脉络滞塞不通，营血回流受阻，水津外溢，聚而不湿，流注下肢则肿。可见于下肢血栓性深静脉炎后期，神疲乏力，舌质淡，舌体胖边有齿痕。治当益气和营，活血通络。常用：黄芪、党参、当归、赤芍、桃仁、红花、丹参、泽兰、三棱、莪术、广地龙等。静脉炎病情反复迁延者，我应用自拟方新消片（生雄黄、生乳香、丁香3味研粉轧片，每片含生药0.3g），每次5片，每日2次。适用于血栓深静脉炎及浅静脉炎，有明显的祛瘀消肿，解毒止痛之效。但白细胞过低、孕妇及肝肾功能不良者忌用。治疗静脉炎，我尚用单味地龙及当归，研粉轧片，每日3次，每次5片，每片含生药0.3g。对慢性迁延性的静脉炎，可以长期服用，无

副作用，缓缓图治。浅静脉炎无论在红肿急性期，或是在条索肿硬迁延慢性期，均可采用砭镰法外治，用刀锋沿静脉管壁，飞刀轻刺放血，刺其皮而不伤其肉，放瘀血而不伤其络，砭镰后外敷金黄膏、红灵丹。砭镰法对静脉炎的消肿止痛，有明显效果，见效迅速。静脉炎后期管壁肿硬，皮色紫暗，可用红灵酒外擦，有活血止痛消肿散结的功效。

夏 涵

静脉血栓形成的阶段治疗

夏涵（1926～ ），上海中医学院附属岳阳医院主任医师

笔者在临证中常将静脉炎分3个阶段而治之。

一、急性期

证见局部静脉肿胀作痛，浅者可见索条状或网状皮肤红斑，灼热、压痛明显，有时可伴有水肿，肢体活动欠利，甚者可有形寒身热等全身症状，舌质红，苔黄腻，脉弦数或滑数。此乃湿热之邪蕴阻，以致营气不从，脉络滞塞不通。治当清热利湿，和营通络。药用：金银花、连翘、黄芩、生槐花清热利湿解毒，赤茯苓、川萆薢清利湿热，丹参、赤芍、丹皮佐以凉血活血，制大黄、生甘草泻火解毒，便秘者制大黄改生大黄泻火通便。外用：金黄散水调涂敷局部，每日换1次。

二、中期

局部静脉疼痛减轻，沿静脉走向可摸到较硬的索条状肿块，皮色暗红，压痛减轻，舌暗红，苔薄腻，脉细涩。此乃气滞血瘀，以致瘀血阻于络道，久瘀化热，脉络滞塞不通。治以活血化瘀，清利脉络。药用：当归尾、炒川芎、泽兰叶、桃仁、牛膝活血化瘀，若病变在上肢，则把牛膝改

为桑枝；若病变在躯干，则将牛膝改为青、陈皮；红藤、生地、赤芍清热凉血化瘀；赤小豆、黄柏、苍术清利湿热；金银藤佐以清解通络。外用：金黄膏或金黄散酒调外敷，每日换1次。

三、后期

局部硬索不消，皮色紫暗，或有瘀斑、色素沉着，压痛不明显，肿势久退不尽，舌质紫暗，边有瘀紫，苔薄，脉濡涩或沉缓。此乃病久伤气，气行不畅，而致气滞血凝，瘀血阻于络道，新血不生，筋脉肌肤失养。治宜活血破瘀，舒筋活络。药用：三棱、莪术、地龙活血破瘀；全当归、赤芍、白芍、炒川芎、桃仁、红花活血化瘀；天仙藤舒筋络；夏枯草散瘀结；金银藤、生甘草兼以清解。外用：金黄膏或金黄散醋调掺桂麝散外敷，每日换1次。

施汉章

血栓性静脉炎的辨治体会

施汉章（1922～ ），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

血栓性静脉炎有深浅之分，二者治疗同中有异，常以清热解毒，活血利湿法。慢性期为湿瘀未尽，治以活血化瘀，健脾利湿，疗程较长。

1. 浅静脉炎

发生于小腿内侧，病变的静脉疼痛，伴有索状物，或片块状肿物，皮色发红，有压痛，间有发热，舌苔黄白腻，为湿热瘀阻筋脉，治以清热利湿，解毒活血。我常用

草薢 10g 薏苡仁 30g 土茯苓 15g 金银花 15g 蒲公英 15g 赤芍 10g 丹皮 10g 络石藤 20g

发于上肢加桑枝；下肢加牛膝。经治局部炎症消退，留下索状或片块状物，色暗红微肿（慢性期），苔薄白，脉象缓和，证属筋脉瘀滞，治以活血化瘀为主，清热利湿为辅，以桃红四物汤加减，药用：

桃仁 10g 红花 10g 赤芍 10g 川芎 10g 乳没各 10g 防己 10g 茯苓 10g 银花藤 20g 土鳖虫 10g。

外贴阴证膏（川草乌、皂刺、白芷各 60g，丁香、肉桂、土鳖虫、川芎、麻黄各 30g，马钱子、乳没各 30g，紫荆皮

90g, 急性子 150g, 香油 2100g, 樟丹 800g, 熬膏后摊于布上)。经临床实践, 急性期也可使用。它具有活血化瘀、温经通络之功, 配合使用, 要比单用内服药治疗效果好。

胸壁静脉炎: 证属肝气不舒, 筋脉气血瘀滞, 治以疏肝理气、活血化瘀, 常用血府逐瘀汤加减, 药用:

柴胡 10g 枳壳 10g 赤芍 10g 当归 10g 川芎 10g
桃仁 10g 红花 10g 乳没各 10g 生甘草 6g

气郁化火, 苔黄, 脉弦数者加丹皮、山栀, 外贴阴证膏, 其效更佳。

二、深静脉炎

多发生于小腿深静脉或髂静脉, 发病较急。

1. 小腿深静脉炎 主要临床表现为小腿肌肉疼痛, 肿胀压痛, 或伴有发热, 踝关节以下水肿和浅静脉怒张。将患肢足向背侧急剧弯曲时, 可引起小腿肌肉疼痛。舌苔黄白腻, 脉数(急性期)。若局部炎症消退, 留有索状物或片块状物, 色暗红或不红, 患肢微肿(慢性期)。

2. 髂股深静脉炎 发病急剧, 数小时内整个下肢出现疼痛, 肿胀明显, 大腿内侧股管处有明显压痛, 皮肤颜色苍白, 严重者青紫, 伴有发热, 全身不适, 倦怠乏力, 舌苔黄腻, 脉数(急性期)。炎症消退, 留有患肢肿胀, 日久不消(慢性期)。小腿深静脉炎及髂股深静脉炎急性期辨证均为湿热络瘀, 治宜清解为主, 活血利湿为辅, 药用:

蒲公英 20~40g 金银花 15~30g 地丁 15~20g
虎杖 10~15g 大黄 6~10g 大戟 3g 赤小豆 30g 赤芍 10g 黄柏 10g

慢性期辨证均属筋脉湿瘀未尽，治宜活血化瘀，健脾利湿，常用四物汤合防己黄芪汤加减，药用：当归 10g 川芎 10g 赤芍 10g 水蛭 2g（研末冲） 防己 10g 黄芪 12g 茯苓 10g 大戟 2g 生苡仁 30g

舌苔黄腻加黄柏。上药加量配成丸药，长期服用。

曾治梁某，男，66岁，住院病人。2月前突然感觉左大腿根部疼痛，继而下肢肿胀，行走不便，不发热，在某医院诊断为左髂股静脉血栓形成，经用青霉素、抗凝血药物治疗，28天后肿胀好转出院。半月前右下肢同样发病而来住院，症见右下肢明显肿胀，皮肤发亮，股静脉处压痛，活动受限，不发热，苔薄黄，脉弦微数。经检查，诊断为髂股深静脉炎，辨证为湿热瘀阻筋脉，治宜清热解毒，活血利湿。药用：

蒲公英 40g 金银花 15g 黄柏 10g 赤芍 10g 桃仁 10g 薏苡仁 30g 大黄 6g 大戟 3g 赤小豆 20g 牛膝 10g

10剂后右下肢肿胀消退，测量双侧等粗。继以原方治疗数日，肿胀基本消退而出院。

本病治疗，也应辨证与辨病相结合。正确地辨证施治，是提高疗效的关键。虽有较好的疗效，但深静脉炎慢性期之轻度肿胀，久立远行加重的后遗症，还不能完全避免，治疗起来，疗程较长，有待今后共同研究解决。

唐祖宣

静脉血栓形成治疗三法

唐祖宣，河南邓州市中医院主任医师

静脉血栓形成多由风寒外侵，湿热下注，外邪引动内热，导致气血凝滞，故湿、热、瘀为此病的主要病机。

一、湿热蕴毒

发病突然，肢体肿胀严重，发热恶寒，热多寒少，体温在 38~39℃ 之间，肢体疼痛行走加重，患肢扪之发凉，但内觉灼热，大便干或不畅，舌苔黄腻或黄燥。舌质多红绛，脉象滑数或弦数。治宜化湿清热解毒。药用：黄柏、玄参、薏苡仁、当归、苍术、金银花、连翘、甘草、黄芪、板蓝根。

二、湿热瘀阻

肢体肿胀，多无寒热，患肢胀痛，扪之尤甚，活动加重，色呈紫暗，舌苔黄腻或白腻，舌紫有瘀斑、脉缓迟涩兼见。治宜清热祛湿，和瘀通络。药用：苍术、黄柏、丹参、红花、赤芍、当归、玄参、金银花、黄芪、甘草。

三、阴虚瘀阻

患肢肿胀，扪之疼痛，色多紫暗，遇热加重，形体瘦弱，肌肤不仁，口渴不喜饮，舌体瘦少津无苔兼见紫斑，脉

细涩数。治宜养阴清热，益气活血。药用：黄芪、白芍、丹皮、生地、红花、蜈蚣、全蝎、水牛角、当归、金银花。

此病分型不是绝对的，有时可从一个类型转化为另一个类型，应根据不同的临床症状，适当加减治疗。在盛夏炎热湿气盛时病情加重者，加防己、防风，重用苍术、黄柏、薏米。对寒冷敏感者，重用当归、黄芪。若合并表浅性游走性索条状结节静脉炎者，可加虫类走窜之品，用水蛭 30g，虻虫 1g，蜈蚣 3 条，全蝎 10g，每能取效。

尚德俊

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的治疗体会

尚德俊，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主任医师

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是常见的下肢静脉回流障碍性疾病，属于祖国医学“瘀血流注”、“血瘀证”、“肿胀”等范围。根据我多年临床经验，分型如下：

一、湿热下注型

发病早期，处于深静脉炎阶段，可见发热，肿胀，疼痛，舌苔白腻或黄腻。治应清热利湿，活血化瘀，内服四妙勇安汤加味：金银花、玄参各 30g，当归、赤芍、牛膝各 15g，黄柏、黄芩、山栀子、连翘、苍术、防己、紫草、生甘草各 10g，红花、木通各 6g。

二、血瘀湿重型

此型发生于炎症基本消退，血栓形成阶段。可见下肢肿胀明显，浅静脉曲张和毛细血管扩张，苔白腻，舌质红绛或有瘀斑。治当活血化瘀，利湿通络，内服丹参活血汤：丹参、赤芍、当归、金银花各 30g，川牛膝、漏芦、泽泻、木瓜各 12g，川芎、红花、黄柏、地龙、防己各 10g。

三、瘀结型

多见于深静脉慢性炎症阶段。局部静脉呈硬索状，胀

痛不易消退，小腿色素沉着，舌苔白，舌质红绛或有瘀斑。治宜活血化瘀，软坚散结。以活血通脉饮加味，药用：丹参、银花、夏枯草、生牡蛎、鸡血藤各 30g，赤芍、土茯苓各 60g，当归、海藻、橘核、象贝母各 15g。

四、脾肾阳虚型

此型多见于疾病后期，肢体沉重，肿胀，疼痛，腰疼畏寒，晨轻晚重，倦怠无力，纳少不渴，苔薄白，舌质淡。治以温肾健脾，利湿通络。内服温阳健脾汤治疗，药用：黄芪、党参、白术、当归、山药、怀牛膝、鸡血藤、丹参各 15g，制附子、干姜、陈皮、木瓜各 10g，薏苡仁、茯苓各 30g。

五、气血两虚型

可见于此病的后期。患者身体虚弱，面色苍白，肢体肿胀，可并发小腿慢性溃疡，久不愈合。苔薄白，舌质淡。治当补气养血，活血化瘀。以十全大补汤加减治疗：党参、白术、当归、黄芪各 10g，熟地、白芍、茯苓、怀牛膝、鸡血藤各 12g，川芎 6g，肉桂 3g。

目前，对大多数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的病人，多以中西医结合保守治疗，仅对少数病人施行手术治疗。临床治疗效果，取决于能否早期诊断、早期治疗。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属于血瘀症。血瘀在本病的发病、发展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所以，活血化瘀法是治疗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的重要法则，应贯穿于整个发病过程中。对急性期病人，应以清热利湿为主，佐以活血化瘀治疗，以四妙勇安汤加味合活血通脉饮治疗，必要时应佐以通里攻下法，以

增强清热逐瘀之效，达到“消”、“通”的作用。这对控制深静脉炎症、血栓形成和消除肢体瘀血肿胀有良好效果。如在辨证论治的基础上，配用低分子右旋糖酐加丹参注射液静脉滴注，可取得更好的疗效。对慢性期病人，遗留下肢静脉功能不全，则应以活血化瘀，利湿通络为主治疗。为了提高临床效果，还可在辨证论治的基础上加用虫类药物，以活血通络，软坚散结；应用活血消肿的洗药，煎汤乘热熏洗患肢，或湿热敷局部。

周次清

大动脉炎治验举隅

周次清（1925～ ），山东中医药大学教授

杨某，女，40岁，小学教师。

初诊：1978年3月12日。主诉头痛、头胀15年。1964年在当地医院诊断为高血压病，曾用各种降压药物治疗，效果不明显。1977年某军区总医院确诊为“腹主动脉炎”，用青霉素、扩张血管药及中药活血化瘀治疗，并不见效。初诊时主症为头痛、头胀，心慌气短，口干口渴，口苦，小便黄，两下肢发凉，酸麻无力，走路酸痛。

检查：上腹部可闻及收缩期杂音，主动脉瓣区闻及舒张期杂音。血压23.4/15.6kPa，足背动脉搏动消失。舌质暗红，苔黄腻，脉沉弦滑。心电图示左室扩大及心肌劳损。

诊断：腹主动脉炎。中医：脉痹。

辨证：脉痹的病因，多由元精内损，脏腑移热，复遇外邪，客于经络，留郁不去所致。由于湿热郁阻，阴阳升降失司，同时病久入深，荣卫行涩，经络时疏，故不通”，从而出现上热下寒，虚实兼见的征象。

治法：初用祛湿清热，佐以益气活血通络以治标，继用益气养血通络复脉以固本，方用四妙丸合桃红四物汤加

减。方药：

土茯苓 30g 薏苡仁 30g 黄柏 9g 牛膝 12g 生黄芪 30g 丹参 30g 赤芍 12g 川芎 6g 当归 9g 桃仁 9g 红花 6g

水煎服，15剂。

二诊：1978年6月16日，患者自述服药15剂症状无增减，因来诊不便，持方继服27剂后，自觉头痛、头胀明显减轻，口已不干、苦。服至60剂，两腿不觉酸痛。仅在气候阴冷时下肢有凉麻感、行走乏力。足背动脉已能摸到搏动，血压15.6/11.5kPa。舌质淡红，苔薄白，脉沉细。此时证以本虚为主，方用阳和汤合圣愈汤加减。

熟地 12g 鹿角胶（烊化）9g 肉桂 6g 炮附子 9g 麻黄 3g 生黄芪 30g 当归 9g 白芍 9g 川芎 6g 党参 30g 水煎服 30~60剂

三诊：1980年10月12日，患者持上方服用300余剂，自觉无任何症状，血压始终维持在18.2~16.9/11.7~10.4kPa，听诊腹部杂音消失，已恢复正常工作1年。

大动脉炎属祖国医学“脉痹”范畴，患者初诊时，证候表现为寒热夹杂，虚实兼见。其当时的病机有两种可能，一是湿热内蕴、经络瘀阻、荣卫不行，因实而致虚；二是脾肾内伤、湿热留滞、因虚而致实。不论标本虚实，二者皆以湿热的征象出现，因此，首次治法拟以祛湿清热为主，预计服15剂后如湿热已除，需要益气养血以固本。湿热不除，亦当扶正以逐邪。而患者服药15剂症状不觉增减，继服60余剂，症状始减，血压渐降。二诊后患者持方服用300

余剂，症状完全消失，血压恢复正常，使疾病达到痊愈。事实证明，该患者能使多年痼疾得以消除，一方面与辨证用药准确有关外，另一方面与患者的坚持服药，“遵法守方”亦有重要的关系。由此而想到，有些慢性疾患得不到治愈的原因，一是患者求愈心切，抱着“有病乱求医”的想法，走南跑北，到处求治，一医不应，又更一医，结果都是蜻蜓点水，无济于事。再是医者对日积月累的慢性疾病了解不够，心中无底，一法不效，又改一法，到头来法穷方尽，束手无策，以致疾病缠绵难愈。这些原因都与不能遵法守方有一定的关系。

跋

余曾受教于吉林省名老中医洪哲明先生，耳提面命，受益良多。读书稍多，始悟及老中医经验乃中医学术之精粹，舍此实难登堂入室。自七九年滥竽编辑之职，一直致力于老中医经验之研究整理。寝馈于斯，孜孜以求，倍尝艰辛几近二十年矣。登门拜访，每受教益，茅塞顿开；鱼素往复，展卷捧读，亦如亲聆教诲，快何如之！

编纂、重订《当代名医临证精华》丛书，蒙国内名宿嘉许，纷纷应征，惠寄佳构。展阅名家之作：一花一世界，千叶千如来；真知灼见，振聋发聩；灵机妙绪，启人心扉……确不乏枕中之秘，囊底之珍，每每喜不自禁。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胡国臣先生，嘱余汇集古今名医临证经验，并赐名曰“古今名医临证金鉴”，立意高远，实先得我心。爰以告竣之《重订当代名医临证精华》为基础，酌选古代文献，而成是编。

古代文献之选辑，乃仓促之举，殊欠砥砺。况不才识浅学疏，阅历有限，实难尽人意，尚祈诸贤达不吝赐教，使其臻于完善是幸。

著名学者，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副总编辑傅芳、张年顺先生，对本丛书编纂惠予指导。本丛书责任编辑们也都花

费了不少心血，余之挚友吴少楨主任付出的劳动尤多，于此谨致谢忱！

本丛书蒙各位老先生鼎力支持，尤其是著名中医学家朱良春先生在百忙中为本书作序，奖掖有加，惓惓于中医事业之振兴，意切情殷，余五内俱感，没齿难忘。

中国首届杰出青年中医十大金奖的获得者陈子华研究员，石志超教授协助我做了一些工作，对于他们的支持，余亦十分感谢。

杜甫客居蓉城，论诗有“戏为六绝句”之作，其六云：
未及前贤更勿疑，递相祖述复先谁。

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

杜甫虽有“未及前贤”之论，但主张不可轻率地抑此扬彼，盲目地贵古薄今，关键是别裁伪体，转益多师。诗圣之论，用来指导中医治学亦切中肯綮。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如果说《当代名医临证精华》曾为诸多中医前辈所垂青，为临床界的朋友们所关爱，相信《古今名医临证金鉴》更会对提高临床水平有所裨益，更会得到朋友们的认可，不会因时间的推移成为过眼烟云而流传下去。

单书健

一九九九年春节于不悔书屋